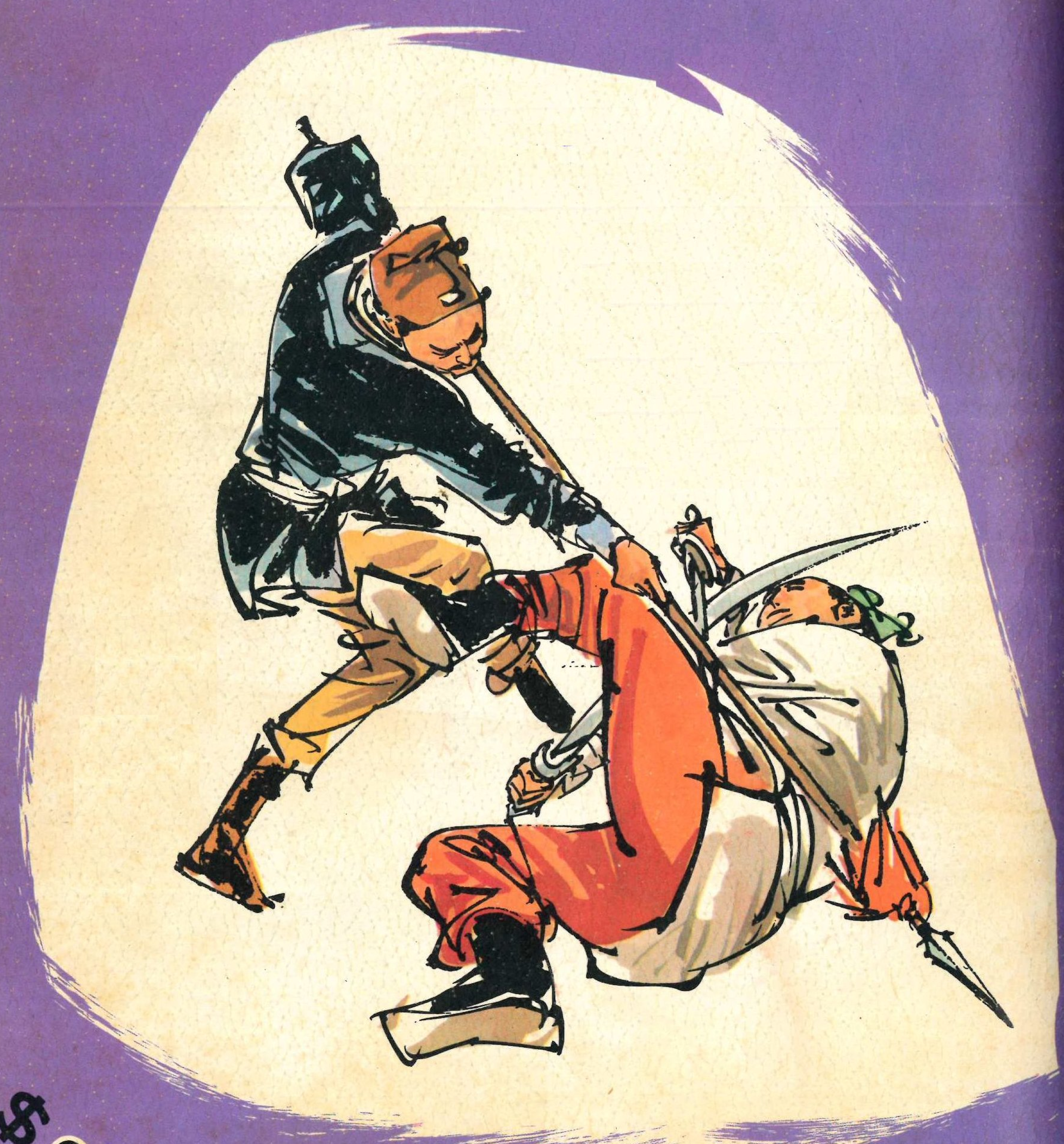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6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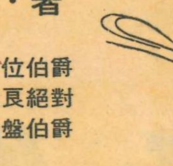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輪 盤 伯 爵** 馬雲・著





有一位來自某帝國的貴族，逢賭必贏。據說他是一位伯爵，幸運之神常常降臨在他的身上。但「鐵拐俠盜」呂偉良絕對不相信這是事實，所以他希望揭開他必勝的秘密。「輪盤伯爵」這個新故事，將於下期在本刊隆重刊出，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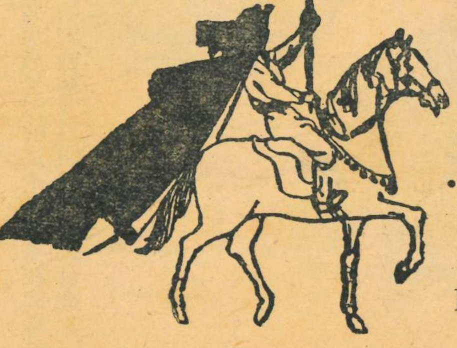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侠世界

第63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新書陸續出版

有離奇曲折的內容
有生動活潑的描寫
有富人情味的故事
有意想不到的結局

一個跛了一條腿的殘廢者，就憑一枝鐵拐杖，配合他的機智頭腦和敏捷身手，令到湖海中羣魔喪胆，這個人是誰？他，就是「鐵拐俠盜」呂良偉。警方爲他而煩惱；惡勢力視作眼中釘；富貴人家敬畏他；貧苦人家則把他當是救星。他的亦俠亦盜行徑，早已在讀者的心坎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書316頁定價港幣三元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綫）

一期完新派俠情小說

十二魔煞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無邊風月上高樓

才過笄年，初綰雲鬟，便學歌舞，席上樽前，已經隨公相許。莫等閒，酬一笑，但千金慵覷，常只恐容易，瞬華偸換，光陰虛度！　已受君恩顧，好與花爲主，萬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去，永棄却，烟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雲暮雨！

黃鶯出谷般的歌聲甫落，可裂金石般的簫韻，也逐漸轉弱，室外明月，偸偸的閃在雲後，彷彿也被這闋小詞迷醉住了！

滿座佳賓無語，樽前紅燭却發出了「劈拍」之聲，豆大的燈花爆開了！

燭花報喜，這兒正是大有可喜之事！

這是座落在天台山下萬方廣寺右側一處小峯之上的一棟小樓！

樓高雖只有兩層，但却廣達六間大小！

那簫韻歌聲，便是由這小樓之中傳了出來！

時間是二更左右，樓外一天明月，顯得甚是孤寂，樓內却是燈火輝煌，人影幢幢，充滿了洋洋喜氣！

六間房的隔板，此刻全都打開了！整座的樓，成了一個大廳，在燈火照耀之下，一共擺了四桌酒席。

當中的案上，點了兩枝兒臂粗細的紅燭。使得這小樓上顯出了一股少見的氣氛，每個人幾乎都是在笑！

那縷簫聲，終於沉寂了！

持簫在手的，是一位三十不到的青年人，他長的温文洒脫，氣宇不凡，坐在靠上首一席的客位之上。

這時，他打口邊取下洞簫，哈哈一笑，道：「韓長平在諸位方家面前獻醜了……」

他吐語清亮，中氣十足，入人耳中，如同金鳴玉振！

話音一落，坐在他身邊的一位長髮垂肩，蛾眉淡掃，出落得有如仙女臨凡的黃衫少女，嫵媚的一笑道：「韓公子，獻醜的是妾身啊！」

她䀹了䀹大眼，又說道：「想韓公子既是武林大家，又是宇內名列第一的弄簫仙客，如果韓公子自稱獻醜，那麼，豈不是天下間，絕對無人再敢吹簫了麼？」

敢情這位看來瀟洒風流的文士，竟是在武林之中大有名望的人物，號稱「石樑隱士，天台簫客」韓長平。

韓長平淡淡一笑，道：「宛姑娘，你太瞧得起韓某人了……」

他話音畧畧一頓，目光橫掃在場諸人一眼，接道：「姑娘瞧瞧，在座諸位，那一位又不是稱得上武林大家，一時俊彥？而且，談到弄簫之術，韓某縱然被朋友們封贈了一個雅號，但就韓某所知，比我更强之人，至少還有三位以上！」

姓宛的美女嫣然一笑，搖了搖頭，道：「妾身不信……」

韓長平道：「姑娘莫要不信，在座之中，就有一位，比之韓某，不稍遜色！」

宛姑娘瞪大了一雙妙目，說道：「你說是那一位呢？」

韓長平一指右手席位上的一位白衣少年，道：「這位來自衡山的謝不凡謝大俠，就比韓某人弄簫之術高明不下一倍……」

他此言一出，在座之人，一半以上都覺得驚奇！不由得掉頭向謝不凡望了過去。

謝不凡却皺了皺眉頭，朗朗一笑，說道：「韓兄過譽了！小弟不過稍懂音律，怎可與韓兄相提併論？」

他生得魁梧健壯，氣概不凡，與他那不凡的名號，則也十分恰稱！這時開口說話，只使人覺得，他的每一個字音響亮有力，縱然他也許在音律之學上不比韓長平，但看其內力充沛，氣勁內功的功夫，至少叫人覺得，他的一身武功，八成不在韓長平之下。

韓長平聞言，微微一笑，道：「謝兄如此自謙，韓某倒感到臉上有些無光了……」

臉上雖然在笑，語氣顯然已有些不快！

那姓宛的少女此刻格格一笑，道：「韓公子，除了謝公子，在座還有人會弄簫麼？」

韓長平沉吟了一下，搖頭道：「如果還有，區區也不知道了！不過……」

他畧畧的頓了一頓話音，又道：「武林之中，還有兩位前輩高人，極擅音律之學……」

這時，坐在韓長平左側的一位青衫少年哈哈一笑道：「韓兄，他們是誰？」

韓長平對這青衣少年，似是甚爲親熱，聞言笑道：「倘是別人相詢，兄弟也許不願多說，但是，今宵盛會的主人動問，兄弟不說，就是大大的失禮了！」

敢情這位青衫少年，竟是今日盛會的主人！

青衫少年淡淡一笑道：「韓兄瞧得起小弟，當眞是叫人高興……」

韓長平大笑道：「鄭兄，抛開你是主人的身份不說，就冲着你身爲武林『南北雙仙』之中，『南劍』嫡派傳人的身份，有事相詢，兄弟只怕也不敢不說的了！」

原來這青衫少年名叫鄭洪濤。武林中稱他「南天一劍」，正是「南北雙仙」之中「南劍」鄭仙吾的獨子！

鄭洪濤這時劍眉聳動了一陣，心中似是對韓長平這幾句話感到不怎麼受用，但因身爲主人，韓長平又是主客，當下强自忍耐，笑了一笑道：「韓兄，你我交往，少說也有十七八年了！總角相知，近在比隣，這多年來，依韓兄看，兄弟可是仗恃父執之名，在外招搖之徒？」

韓長平聞言一怔，立即又笑道：「鄭兄，言重了！兄弟多吃了幾杯，少不得有些醉言醉語，得罪鄭兄之處，尚祈鄭兄莫怪才是！」

鄭洪濤嘆了一口氣，道：「韓兄，話既說明白了，兄弟又怎會再怪韓兄呢？」

韓長平朗聲一笑，道：「鄭兄大量，兄弟這厢謝過了！」

雙手捧杯，一飲而盡，放下酒杯，又是一笑，接道：「鄭兄詢問之事，兄弟這就回答……」

他話音未已，突然有人大聲道：「韓兄且慢說出，且容兄弟猜上一猜如何？」

韓長平目光一轉，看了這位說話之人一眼，道：「原來是『辣手快劍』丁兄，區區所說，丁兄在江湖上素以博學多聞見稱，既然有意一猜，想必是十拿九穩的了！」

這位「辣手快劍」，姓丁名一泓，他在江湖上雖然不如韓長平所說的當眞是博學多聞，但因終日在外間行走，是以見識之廣，到也當眞高人一等，韓長平話音一落，他立即笑了一笑，說道：「韓兄所說的兩位武林前輩，其中之一，是不是那位苦行大師？」

韓長平怔了一怔道：「不錯！丁兄可是有機會聽過這位大師的雅韻？」

丁一泓笑道：「一曲未終，便被這位老和尚發現了兄弟這個門外漢，是以雅韻未曾聆畢，實是生平憾事！」

韓長平哈哈一笑道：「丁兄，你的耳福不淺了！那苦行大師精於音律，但生平決不在人前吹奏，當代之中，能够知曉大師精於此道之人，認眞說來，又能有幾？依區區看來，丁兄不用遺憾啦！到是另外一位，不知丁兄可也猜得出來？」

丁一泓笑了笑，道：「可是『青雲醉俠』沐天宏麼？」

韓長平搖了搖頭道：「沐大俠麼？算不得甚二高手！」

丁一泓皺眉道：「不是沐老，兄弟就猜不出來了！尚望韓兄指教！」

韓長平道：「武林中有一處聖地，喚作『埋劍谷』，諸位想必知道的了！」

丁一泓道：「久聞其名，只不知座落何處，韓兄可是去過了麼？」

韓長平搖頭道：「韓某那有這等仙緣？至於埋劍谷的地址，不瞞諸位說，連區區也不知道！」

那姓宛的少女忽然一笑道：「韓公子，那埋劍谷之事，妾身到是聽得師父提過……」

韓長平臉色一變，道：「風月教主，知道那埋劍谷在什麼地方麼？」

宛姑娘一笑道：「家師知不知道，妾身沒有問過，韓公子如有機會去到本教之時，何不問問家師哩？」

韓長平笑了笑，說道：「區區自當向風月教主請教……」

他話音一頓，接道：「當代另一位還曉音律之人，就要數那埋劍谷的主人了！」

鄭洪濤笑道：「韓兄既是連埋劍谷座落何處，皆不知道，劍谷主人之事，未悉韓兄可是怎生打聽得來？」

韓長平微笑道：「兄弟是由苦行大師之處聽得來！」

丁一泓大聲道：「這麼說來，那苦行大師一定是見過埋劍谷的主人了？」

韓長平道：「這個麼？兄弟沒有機會向苦行大師請教，丁兄所問，恕兄弟無法回答了！」

鄭洪濤眼見韓長平答話的語氣有些不對，當下哈哈一笑道：「韓兄，今日之會，本是吟風弄月，評酒話美，至於那什麼埋劍谷也好，武林中稀奇古怪的傳說也好，咱們都大可不必多談，免得煞了我們風景……」

韓長平朗朗一笑，哈哈道：「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鄭兄之言有理，有風有月，有美有酒，咱們如是不知領畧，反倒多談此瑣事，眞是無聊的很了！」

鄭洪濤笑向黃衫少女道：「小鶯姑娘，這一巡酒已罷，可否勞駕再爲我等低吟一曲？」

這黃衫少女原來名喚宛小鶯，難怪她的歌聲婉轉得直似出谷黃鶯一般了！

宛小鶯嫣然一笑道：「公子之命，妾身焉敢不從！」

她柳眉低轉，看了韓長平一眼，道：「公子，可要麻煩你再爲妾身一展身手了！」

韓長平笑道：「姑娘，這回你可莫要找我，現成的另一位高手在座，何不請他伴奏一闋，新一新我等耳目？」

宛小鶯先是一怔，繼而微笑說道：「是謝公子麼？」

韓長平道：「姑娘爲何不自己相請？」

宛小鶯嬌滴滴的笑了一笑，擰動了纖腰，深深的隔席向謝不凡福了一福，道：「謝公子，妾身大胆，但求公子爲妾身一展新聲……」

謝不凡呵呵一笑，道：「韓兄抬舉，姑娘錯愛，謝某縱然不自量力，少不得也要在賢主佳賓面前出一次乖，露一次醜了！」

解下了繫在腰畔的紫竹洞簫，就口吹了一個宮字低調，這才向宛小鶯道：「姑娘愛唱什麼？說個牌名，且看謝某會也不會！」

宛小鶯姍姍移步，行至四席中心，低聲道：「妾身就獻醜一曲桂枝香吧！」

謝不凡點了點頭，道：「柔腸小調，謝某只怕難得其中神韻，姑娘莫要見怪啊！」

洞簫就向唇邊，起了一個低調，宛小鶯櫻唇輕啓，纖纖十指，扣向玉板，歌道：

「因他別後，懨懨消瘦，粉褪了雨後桃花，寬了風前楊柳，這相思怎休，這相思怎休？害得我天長地久，難禁難受，泪雙流，滴破芙蓉面，却似珍珠斷綫頭……

「萬種風流，今日反成一段愁，泪盈眸，雲山滿目恨悠悠，漫追求，情女柳絮風前鬪，性似桃花逐水流，沉吟久，因他數盡殘更漏……」

她一曲未已，突然間，打那小樓之外，傳來一陣龍吟般長笑之聲，道：「名曲名奏名歌手，三美齊集，這可是老夫的耳福不淺了！」

話音未已，由那面向前山的一扇窗戶之中，閃電般的飛落一道人影！

此人說話之時，彷彿尚在百丈之外，眨眨眼之間，便已抵達樓前，其速度之快，當眞是驚人萬分了！

落地現身，不聞一絲聲息，樓內男女，凝目望了過去，赫然是一位白髮垂肩的身裁高大，駝背的老叟！

身爲主人的鄭洪濤，一見此老，立即按桌而起，大步上前，抱拳長揖到地，高聲道：「小侄叩見孟伯父……」

駝背老人一揮手，笑道：「罷了！賢侄，你們的雅興不淺啊！」

鄭洪濤退開半步，笑道：「小侄等人，一時高興，在這風月樓上小聚，不知伯父竟然來到天台，當眞是罪過的很……」

聽得鄭洪濤如此稱謂，在座之人，大半已然知

曉，這來者必是「南北雙仙」中的另一位，「北杖」孟長庚了！

孟長庚在武林中號稱「北邙駝翁」，他一向使的是一根烏木神杖，但今天現身此間，却是未帶那根神杖了！

孟長庚目光在樓上十多人身上一轉，皺眉道：「賢侄，令尊不在山上，去了那裏？」

敢情他是來尋「南劍」鄭仙吾的！

鄭洪濤道：「家父去了月清寺，大概是和一心大師在下棋！」

孟長庚略一沉吟，看了那韓長平一眼，道：「適才度簫之人，可是韓老弟？」

韓長平笑道：「不是！」

孟長庚似是有些意外，道：「除了天台簫客，還有什麼人能有這等能耐？」

韓長平笑道：「謝大俠謝不凡，孟老莫非不知道麼？」

孟長庚掉頭望了那持簫在手的謝不凡一眼，道：「就是這位老弟？」

鄭洪濤笑道：「孟伯父，謝兄乃是小侄二叔的衣鉢弟子，算來正是小侄的師兄！」

孟長庚笑了一笑，道：「是麼？那可不是外人了！」

話音一頓之間，謝不凡已然走過來見禮。

孟長庚略略的還了禮，望着鄭洪濤道：「賢侄，在座諸人，可都是你的朋友？」

鄭洪濤道：「正是小侄的朋友！」

孟長庚瞪了瞪眼，道：「賢侄，你不為老夫引見一番？老夫也好認識一下，你們這年輕一代的好手……」

鄭洪濤笑道：「他們正要拜見你老……」

小樓之上，共有四席，每席之上，坐了四人，除了孟長庚已然見過的三人而外，尚有九人，在鄭洪濤一一介紹之下，趨前拜見。

孟長庚對這九個人，瞧的十分仔細，他們依次序是：「風月教主」的三弟子「紫雲玉女」宛小鶯，「辣手快劍」丁一泓，「神劍公子」齊仲魁，「斷魂三刀」嚴少卿，「萬里俠丐」黃長風，「絕情幫主」羅璇，「鐵劍神笛」趙無影，「南荒狂劍」柴弘，以及「東海俠女」田小萍。

鄭洪濤一一介紹過了，孟長庚却是揮了揮手，道：「賢侄，他們的來歷，你都清楚麼？」

鄭洪濤笑道：「知道！不瞞孟伯父說，小侄等在此相聚，還有着一個嶄奇的構想……」

孟長庚道：「什麼嶄奇的構想？」

鄭洪濤道：「狂歌痛飲三天之後，打算共同歃血為盟，義結金蘭！」

孟長庚笑道：「那可是好事啊！但不知你們已經結拜過了？」

鄭洪濤笑道：「還沒有！今兒乃是聚會的第一天！」

孟長庚長長的呼了一口氣，道：「你們十二人如是結拜金蘭，可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啊！武林中年輕的一代精英，可說是全在此間了！」

韓長平這時一笑道：「孟老，晚生等一旦結義，今後將打算用那武林十二宿之名，在江湖上露面呢？」

孟長庚兩眼一翻，道：「好一個武林十二宿之名！也虧得韓老弟想得出來！」

他話音一頓，忽然冷冷一笑道：「老夫只恐怕，你們這十二宿出不了道，就要被人一手掌握，作為工具了！」

鄭洪濤不禁呆了一呆，說道：「伯父之言，是說……」

他回顧在場諸人一眼，竟是說不下去了！

敢情，剎那之間，他想到了一件事！

那便是，這十二人中，到是有幾個人的來歷可疑！

韓長平也是怔了一怔，方道：「孟老，誰能利用我等？此人胆量到是不小啊！」

孟長庚哼了一聲道：「不是遠在天邊，就是近在眼前！老夫差幸早來了一步，否則……」

突然，有人格格一笑，冷冷說道：「孟駝子，你以為你來得很是時候麼？老身却認為你來的太遲了啦……」

孟長庚立地旋身，怒喝一聲道：「你是什麼人？竟敢直呼老夫的名號？還不現身出來，讓老夫瞧瞧？」

敢情，這發話之人，乃是個女的！而且，其人還不在這小樓之上！

這時，鄭洪濤等人，也無不為之一驚！

小樓之外，居然有人在隱身一側，這倒是天大的意外！

足見孟長庚之言，果然有着幾分道理在了！

韓長平赫然立起，冷冷喝道：「尊駕是誰？躲躲藏藏，算得什麼貨色？」

那格格笑聲又起，冷冷接口道：「娃兒，爾等已然身入牢籠，成了老身手下十二都天魔煞之一，居然還敢如此大胆，看來，老身到也沒有看錯了你們了……」

孟長庚這時臉色一變，失聲道：「妳……懂得運用十二都天魔煞麼？」

那格格笑聲道：「為何不懂？否則老身又怎會

想盡了辦法，促成這十二個娃兒結義呢？孟長庚，你莫非還沒想出老身是誰麼？」

「北杖」呆了一呆，他皺眉沉吟道：「魔道中有此等功力之人，不會超出三位……」

孟長庚語音略歇，忽然冷冷一笑道：「老夫已然知道你是那一位了！」

格格的笑聲，忽地近在耳邊，一位白髮龍鍾的黑衣老婦，由室外一閃而入。

孟長庚後退了一步，喝道：「谷心寒，果然是妳！」

在座之人，聽到了谷心寒三字，有一半為之動容！

敢情他們全都聽說過這個老魔女，乃是魔道中第一高手，自號「天魔女」，與「劍殘」「刀缺」，是同一時代的人，她居然沒有死，說來真是驚人了！

「天魔女」谷心寒滿布皺紋的臉上，掠過一絲陰笑，哼了一聲道：「孟駝子，你還記得老身麼？算你的眼力不錯！」

孟長庚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谷心寒，妳的命可真長啊！」

谷心寒冷笑道：「閻王不下帖，小鬼不來拿，老身自然是要活下去了！孟駝子，你不在北邙山享受，巴巴的跑到這天台山中，為了什麼？」

孟長庚道：「孟某人高興出來走走，難道也碍着你的事麼？」

谷心寒三角眼一翻，道：「差不多！你正是有些妨碍老身行事！不過，倘是你很知機，即時退去，也許於你於我，都有好處。」

孟長庚冷笑道：「魔婆子，你可是打算要為難這些孩子們麼？」

谷心寒道：「不為難他們，只要他們聽命老身，替老身辦事便是！」

孟長庚冷冷一笑道：「他們願意麼？魔婆子，你別低估了他們十二人聯手之力啊？」

谷心寒格格一笑，說道：「駝子，老身幾時做過沒有把握的事來着？如是老身沒有把握控制了他們，又怎麼會冒着你駝子在場的危險，現身和你們相見？」

孟長庚心中一震，脫口道：「你在他們身上做了手脚了？」

谷心寒道：「不錯！算你駝子還聽明……」

孟長庚看了鄭洪濤一眼，道：「賢侄，你可曾覺得有什麼地方不適？」

鄭洪濤笑道：「沒有啊……」

但他話音未已，陡然臉色一變，失聲道：「孟伯父，小侄似是中了什麼毒物了！」

孟長庚轉向韓長平道：「韓老弟呢？」

韓長平仍然氣定神閒，平靜的應道：「鄭兄說的不錯，晚生也已發覺，丹田之間無力，眞力無法提聚！」

谷心寒格格的笑道：「如何？孟駝子，你相信了麼？老身勸你莫管閒事，快快走開，老身看在你師父份上，不計較於你了！」

孟長庚臉色一變，喝道：「谷心寒，你少以老賣老了！老夫雖然沒有你年紀大，但自信在武功上却不會讓你分毫！這種事既叫老夫瞧見，老夫豈能罷手不管？魔婆子，你想支使這孩子，可先得闖過老夫這道關口！」

天魔女谷心寒臉上的皺紋，越發的增多，兩眼一陣翻動，恨恨的說道：「孟長庚，你太不識好歹了！看來為了不讓你壞了老身大事，那只有殺你滅口一途了！」

孟長庚哈哈大笑道：「你殺的了麼？」

谷心寒沉着臉道：「老身放你一條生路，你卻不知感激，自以為在武林中小有名氣，便想跟老身一較長短，老身若不下一次辣手，諒你也不知厲害了！」

說話之間，龍鍾之態忽斂，彎下的腰板，也挺得筆直，右手拄着的短拐，剎那間橫抱胸前，宛如一支利劍！

孟長庚手中沒有木杖，但他探手長衫之下，竟然取出了一支短劍來。

「北杖」乃是以杖成名，此刻不用成名兵刃，而改用短劍，似是大出谷心寒意料，她聳了聳肩，冷笑道：「孟長庚，你的那根烏木神杖呢？是不是遇上什麼高手，被人家給折了？」

孟長庚淡淡一笑道：「谷心寒，對付妳這等魔頭，大概還不用我動用木杖，有此一劍在手，已經足够消遣消遣你的了！」

這幾句話說得人很輕描淡寫，但聽的人就不大受用了！

谷心寒眉梢眼角，陡然殺機暴現，怒喝了一聲道：「駝子，你太大胆了！」

抱在胸前的短拐一震，但見寒光乍閃，一支長劍，脫鞘而出。

原來這支短拐，內中藏的竟是一支寶劍！

孟長庚微微一驚，道：「拐中劍麼？」

谷心寒道：「不錯！天下第一利刃，你可是心中有些害怕了？」

孟長庚長長的噢了一口氣，道：「老夫不曾害怕，只是替這柄神劍可惜！」

谷心寒道：「可惜什麼？用這等名兵取你首級

，你姓孟的還有什麼死得不值麼？」

孟長庚冷笑道：「老夫可惜的是，當年拐仙李侗爲何不把這支利刃帶入墳墓之中，任令它落入像你這等魔頭之手，當然太可惜了！」

谷心寒道：「孟長庚，你雖然可惜也沒有用了！拐仙神劍落入老身手中已有十年，不過，一直還沒有機會試試它的鋒利，今天第一次試手，竟會遇上南北雙仙之一，說來也不辱這支利器了！」

語音一頓，接道：「你準備好了麼？」

孟長庚冷冷一笑道：「請出手吧！孟某到要瞧瞧這拐中劍究竟如何鋒利！」

谷心寒皺了皺眉，道：「老身豈可先向你出招？駝子，你是晚輩，老身讓你一步先機！」

孟長庚高大的身軀一陣震動，倏然間似是暴長了數寸，只見他鬚髮蝟張，大喝一聲道：「好！孟某人恭敬不如從命了！」

短劍一揮，唰的一聲，攻出了一招三式。

在場的人，都是年輕一代中的表表者，自是瞧得出孟長庚出手的劍招看似平淡，實則犀利無比，那一招三式之中，隱隱的藏了不下十種變化之多。

谷心寒也似是微微一楞，脫口道：「好小子，你劍上的功夫，可也不含糊啊！」

說話之際，身子一轉，已然退到左手的第四席之後。

這樓上的地方不大，她如此一避，迫得孟長庚只有收手撤劍，否則，準要傷了別人！

孟長庚白眉一揚，喝道：「谷心寒，咱們到樓下去動手吧！」

谷心寒格格一笑，道：「爲什麼？善戰者不論地方大小，如果你有些施展不開，那還是認輸了算了！」

孟長庚大怒道：「鄭賢侄，把酒筵撤除，免得這老婆子東逃西躲，就誤時間！」

其實，不待孟長庚叫喝，鄭洪濤和韓長平等人，已然七手八腳，將酒席桌椅，移到椅外走廊上去了！

而且，就當孟長庚說話之時，谷心寒更是飛身一躍，揮動手中利劍，迎面向孟長庚分心的刺了過來。

以天魔女之名，這種攻人不備的招式竟也使得出來，足見魔道中人，與那正派人物，就是有着差別！

孟長庚一揚短劍，護在胸前，左手一掌，凌空拍出。

天魔女谷心寒右手拐中劍來勢不及，左手一揮那截當作拐杖用的劍鞘，橫戮孟長庚的左手曲池大穴！

孟長庚側身一轉，短劍反削谷心寒右臂，十分巧妙的避開碰觸那天下第一利刃的劍鋒，左手掌式却變成了曲指一彈，打出一股指風，直襲谷心寒眉心！

這兩招應變之快，只看得韓長平高聲喝采！

谷心寒一時之間，自救要緊，迫得退了一步，回頭向韓長平喝道：「小子，你吼什麼？吃裏扒外，到時便有得你好受的！」

韓長平淡淡一笑道：「北邙駝翁，名下無虛，比你這魔頭而言，高明了不少！以這等出神入化的應變招術，如是無人喝采，豈不可惜麼？」

謝不凡這時大聲道：「鄭兄，令尊既在月清寺中，何不快快差人前去送信？莫非咱們眞要落入這女魔頭手中，作她那什麼魔煞麼？」

鄭洪濤笑道：「謝大哥不必緊張，小弟早已差人送了信去了！不出盞茶時光，家父和一心大師，定能趕到此間！」

他這句話到底是眞是假，誰也不敢肯定！

但是，聽在了谷心寒的耳中，却是叫她大吃一驚！

只見她厲吼一聲，滿頭白髮忽地披散下來，右手長劍在自己左臂之上一劃，一條血痕，滲出了黑衫之外！

孟長庚一見，大笑道：「谷心寒，你可是怕得想自殺了麼……」

話音未已，谷心寒已然踏前一步，揮動長劍，直向孟長庚凌空一斬！

燈光月色之中，但見那劍尖之上，伸出一條長達丈許的淡紅尾芒！

孟長庚笑聲戛然而止，失聲呼叫道：「碧血魔劍……」

高大的身軀一躍而起，撞穿了小樓的屋頂，帶着洒下的血雨和碎瓦塵埃，破空而去！

顯然，這位北杖身受之傷，必是不輕！不過，他雖然身在百丈外，仍大聲喝道：「鄭賢侄，爾等保命要緊，老夫自當設法營救你等……」

頃刻之間的突變，只把鄭洪濤、韓長平等人瞧的呆了！

谷心寒一劍之威，竟然使得「北邙駝翁」身負重創！錯非他們親眼見到，任誰說將出來，他們也不會相信的了！

何況，這「碧血魔劍」的武功，更是頭一遭聽到。

他們在發呆，但谷心寒却在頓足懊喪的喃喃道：「這駝子居然能夠躲得過老身的魔劍，眞是太小看了他了！留下他這等禍害，叫老身心中好生不是

滋味……」

她還劍入鞘，掏出一顆丹丸，咬碎了敷在左臂創口之上，刹那之際，血上肉生，神效之速，近乎奇蹟！

谷心寒先自安頓好了自己，這才目光一轉，陰陰的向鄭洪濤道：「娃兒，你爹和一心大師如果敢來，孟駝子的下場，就是他們榜樣了！」

鄭洪濤冷冷一笑道：「不見得！家師武功，高出妳甚多不說，一心上人更是佛法無邊，只要他們兩人一到，天魔女只怕就要變成死魔女了！」

谷心寒沒有生氣，格格一笑道：「是麼？那一心禿驢，可是把般若禪功習成了？」

鄭洪濤笑了一笑，不肯回答。

但韓長平却道：「豈止般若禪功？連無相神功，一心大師也有了九成火候了！」

對於鄭洪濤的話，谷心寒並不在意，但韓長平這兩句話却使她白眉微微的皺了起來，思忖了一下，突然大喝一聲道：「很好，既然那禿驢連無相神功也已經習成，老身到是犯不着跟他較那一口閒氣了，且待十二都天魔煞練成，老身再試試他的火候便是……」

話音一落，只見她木拐迅快的，凌空一轉，樓上的十二名青年男女，竟然在同一時之間，呆若木鷄！

武林出現十二煞

黑白兩道的十二名青年高手，一夜之間，在天台山失踪的消息，很快的傳入了江湖！

這簡直是武林中近十年來的第一驚人大事！

因爲，這十二人的長輩，都是一世之雄，或是一方霸主，對於自己子弟，忽然失踪，自是關心已極！

第一個受到責難的，便是南北雙仙中的南劍鄭仙吾！爲的是那些人，乃是在他所隱居的石樓中走失的！

但鄭仙吾又能解說什麼呢？

他自己與所有人一樣，完全不知道這些孩子們是怎樣忽然在人世間消失了！

他問過家中那晚執事的僕婦，她們的回答，十分叫人奇怪，原來到了三更左右，每一個人都忽然間倒地睡去，直到第二天正午，方始醒來。

鄭仙吾猜也猜得到，那是因爲他們被人點了穴道！

是什麼人點的？簡直是一點綫索也沒有！

更怪的是，連那位破空遁去的「北杖」駝翁孟長庚也並未去到月清寺，否則，鄭仙吾又怎會不知其中因果？

孟長庚那裏去了呢？

這又成了一個謎！

只要是個謎，總有個答案，也總會有解開的一天！

× × ×

這是一個秋雨綿綿，寒風刺骨的夜晚！

衡山青岑峯下的大慈山莊，依然燈火輝煌！座落在第二進天井後面的大廳之中，正擺着一桌十全大席，圍着圓桌，坐了約有十一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不是武林中人，也許不知道這一桌上，坐的這些人是何等身份，但只要稍涉武學之人，便會發現，這桌上的十一人，無一不是當代頂尖人物！

紅燭高燒，角燈如畫，如此深夜當在飲宴，按理應該是遇上大喜之事，才會如此，但桌上之人，却無一人臉上現出笑容，看樣子，眞如在辦喪事一般沉痛。

爲首的一位，是個面容枯瘦，身裁短小的高年老僧。

老僧的左首，是一位白髮白袍，年約八十的老人。

老僧的右首，則是大慈山莊的主人，現任的武林盟主「大悲神劍」鄭天心。

鄭天心身邊，是位白衣少年。

白衣少年身畔，坐的是位白髯黑袍老者，此人乃是「迷魂堡」的堡主嚴素翁。

左邊白袍老人身畔，則坐了一位金袍老者，赫然竟是名震武林的「劍王宮」主人「孤劍天王」齊伯玉。

齊伯玉身邊，是位看上去只得三十左右的少婦，穿了一身粉紅羅衫，滿頭珠翠，生得柳眉鳳目，美艷無比！

這少婦的身旁則是一對中年夫婦，正是那來自東海光明島的小瑯琊仙境主人田中玉和他的妻子「劍琴樓主」辛孝義。

最下手的一男一女，則是「大悲神劍」鄭天心的愛女鄭雨嵐和曲江陵。

這時，只見鄭天心向那白袍老人道：「大哥，洪濤侄兒失踪之夜，天台山可有什麼可疑人物出現過？」

敢情那白袍老人就是「南劍」鄭仙吾！

鄭仙吾搖頭道：「沒有啊！」

他忽然看了首座的枯瘦老僧一眼，道：「大師的門下，常有上山採樵之人，不知他們可曾有什麼發現？」

枯瘦老僧合十道：「老衲寺中僧侶，如有發現，應是早向老衲言明了！當夜施主與老衲奕棋之時，老衲曾說心緒有些不寧，也許就是應在此事身上了！」

原來，這位枯瘦老僧，竟是月淸寺中的一心上人。

「孤劍天王」齊伯玉忽然長嘆一聲道：「此人行事，乾淨俐落，不着一絲痕迹，老朽可眞還想不出，這武林之中，又有何人能够如此高明？」

那紅衣少婦揚眉道：「齊天王說的不錯，別人不說，就拿小徒小鶯來講，一身武功，也得了妾身九成眞傳，只要有她和『天台簫客』韓長卆聯手，武林中想勝得了他們的，除了在座諸位而外，恐怕還找不出幾個呢！……」

她話音一頓，妙目掃向對面的白衣少年，接道：「方公子，你說是不是？」

這紅衣少婦是宛小鶯的師父，自然也就是那位在武林中，艷幟高張，自稱爲「風月教主」的黃瑟了！

至於那方公子，則正是武林第一奇南海聖心禪師的傳人方石寒。

方石寒皺了皺眉道：「在下未曾見過韓長卆和令徒，不知他們的武功深淺，教主相詢，區區則難以作答了！」

言下之意，似是有些不大願意和她說話！

「風月教主」黃瑟雖然碰了個釘子，但她並未生氣，反而默默含情的，多看了他一眼！

「大悲神劍」鄭天心似是知道方石寒心意，連忙接道：「黃教主之言不無道理，此事奇怪，也正在這一點上，以他們十二人武功而言，最高的應數齊兄愛婿柴弘，韓長卆，洪濤侄兒和小徒謝不凡，如說有人能一舉將他們不着痕迹的格斃，只怕天下無人相信……」

敢是那柴弘已成了齊伯玉的乘龍快婿了！怪不得齊伯玉也參加了大慈山莊之會了！

齊伯玉沉聲道：「鄭兄，相不相信，是一回事，他們無踪無影，又是一回事，咱們如果只是這等談來談去，只怕談上十天半月，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來！」

鄭天心一怔道：「依齊兄之意呢？」

齊伯玉道：「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最好是發動江湖全部可用之力，立卽展開全面搜索！」

一直未曾說話的嚴素翁道：「不錯，齊兄之言，甚是有理：爲了查探犬子下落，老朽迷魂堡中人，已然派出不下百人在外了！」

鄭仙吾望了乃弟一眼，道：「二弟，你是武林盟主，這事可得你通知各門派了！」

鄭天心道：「小弟自當遵命！只是……」

鄭仙吾道：「怎麼？二弟還有爲難之處麼？」

鄭天心道：「碍難之事到也沒有，只因此事本與那六大門派中的五大門派無涉，依小弟之見，只消通知丐帮一聲也就够了！」

鄭仙吾想了一想道：「却也使得，但不知丐帮今日爲何不曾有人前來？」

鄭天心道：「丐帮楊帮主之首座弟子黃長風失踪，小弟已有函件通知他們，未有人來，連小弟也感到意外……」

他話音未已，突然大門之外，當値弟子大喝一聲道：「丐帮楊帮主駕到……」

這時已然將近二更時分，忽傳楊騰趕來，衆人自是少不得怔了一怔！

鄭天心剛自應得一聲：「快快有請……」

只見那丐帮帮主「千里神乞」楊騰，領着兩名長老和七八名丐帮子弟，踉踉蹌蹌的由大門之外，大步走了進來。

方石寒劍眉聳動，低聲道：「鄭老，楊帮主好像出了什麼事了？」

不用他說，鄭天心也已瞧出不對來了！

他迅快的立起身來，搶了出去，一把拉住了那搖搖欲墮的丐帮帮主楊騰，大聲道：「楊兄，你怎麼了……」

楊騰兩眼一瞪，道：「十二魔煞出現……」

話音未已，人已倒了下去。

那隨在他身後的兩名長老，更是未進大廳便已倒在天井之中！至於那幾名門下弟子，則全都倚靠在大門口的上馬石旁，暈迷了過去。

鄭天心伸手探了探楊騰鼻息，沉聲道：「嵐兒，快取保命金丹來！」

鄭雨嵐應了聲是，如飛般向後堂而去，不多時，取來一個小小瓷瓶，遞給了鄭天心。

齊伯玉皺了皺眉，道：「鄭兄，楊帮主傷的很重麼？」

說話之間，人已走了過來。

鄭天心這時已撬開楊騰牙關，倒出一粒菉豆般大的金丹，就着曲江陵端過來一杯熱酒，頃入楊騰口中，然後扶着楊騰坐好，這才應道：「不錯，若非楊兄拚聚全身功力，護住心脈，只怕早已回天乏術了……」

齊伯玉道：「傷在何處？什麼人能够有這等功力？」

問得好！

這也正是在座之人，所想欲知道的事！

鄭天心搖頭道：「齊兄，看楊兄的傷勢，似是

中了極爲惡毒的掌力，但是奇怪的却是，看不出傷痕何在！」

鄭仙吾沉吟道：「楊帮主那句十二魔煞，恐怕就是他負傷的極大關鍵了！」

齊伯玉道：「不錯！但等楊帮主醒來，便可揭開這個關鍵了！」

鄭天心搖頭苦笑道：「齊兄，不瞞你說，楊帮主傷勢之重，只怕不是一時三刻便能說話哩！」

齊伯玉皺眉道：「不論多久，咱們可也只有等候了！」

這時，隨同楊騰同來的人，也都由曲江陵招呼了莊中武士們將他們抬到後面醫治去了！

方石寒自從聽到楊騰那句十二魔煞四字以後，便一直仰頭向天，目光滯頓，似乎在想着什麼重大之事。

容得齊伯玉話音一落，方石寒突然大聲道：「在下想起來了！」

田中玉夫婦對他，自是知之甚深，聞言之後，田中玉不由得接口說道：「方公子，你想起什麼來了？」

方石寒道：「自是那十二魔煞了！」

他此言一出，滿座之人，爲之動容。

一心上人合十道：「小施主，那十二魔煞的來歷，你聽說過麼？」

方石寒道：「晚輩記得，家師曾經說過！」

一心上人口宣佛號道：「既是聖心大師所說，那想必是不會錯的了！小施主可否說將出來？」

方石寒道：「家師在教誨晚輩之時，提起過魔教武功，其中就有一種極爲惡毒的魔功，便是這十二魔煞！」

田中玉皺眉道：「聖僧可曾說出這種魔功是什麼人所練的？」

方石寒道：「沒有！」

衆人臉上，頓時又大爲失望！

但一心上人却嘆了口氣，道：「聖心大師雖然不願說出來，但老衲却是知道……」

齊伯玉脫口道：「上人知曉，何不早說？」

一心上人瞑目應道：「不是老衲不肯早說，實因能够煅煉這等功力之人，按理應是早已不在人間了！」

鄭仙吾道：「此人是誰？」

一心上人道：「摩什尊者！」

他語音一頓，又道：「施主當必記得，想這摩什尊者乃是百年前的魔道第一高手，而且物化已有七十餘年，試想他又怎能練成十二魔煞來爲害武林呢？」

齊伯玉搖頭道：「不然，齊某認爲，摩什尊者雖死，魔教中說不定另有高手，也練成了這等功力了！」

鄭仙吾點頭道：「齊兄之言，老朽同意！」

一心上人沉吟了一下道：「兩位施主之意，老衲明白，但是……」

方石寒這時忽然接道：「家師在五年之前，好像暗示過晚輩，說魔教之中，尚有一位高手未死，將來可能會形成武林一次大劫……」

一心上人目光暴閃，輕喝道：「小施主此言當眞？」

方石寒道：「自然是眞的！可惜的是，家師並未明言那位魔道高手是誰！」

一心上人口中喃道：「聖心大師不肯明言，其中必有道理！」

鄭仙吾道：「諸位不用心焦，只要聖心大師之言不假，老朽相信，咱們應是可以想得出這位不曾死去的老魔頭是誰！」

齊伯玉道：「不錯，鄭兄，咱們就先數一數看吧！」

鄭仙吾沉吟道：「最早的一位，自是應該那位摩什尊者數起了！」

齊伯玉接道：「高野和柴大痴也死了！」

鄭仙吾道：「不錯，再數下來，應該是劍殘刀缺二怪了！」

方石寒道：「這兩位老人也死啦！」

鄭仙吾看了他一眼，說道：「老弟怎知他們已死？」

方石寒道：「晚輩見過這兩位老人的弟子『西陵樵叟』祝蒼祝老，是以得知他們已死……」

一心上人接道：「除了他們，就應數到簫仙凌玉芳和飛天神叟奪命閻羅公孫揚了！」

鄭天心道：「上人，這位也死去了！」

一心上人道：「施主怎知他們已死？」

鄭天心道：「這乃是方老弟和華山現任掌門人葛姑娘親眼所見，自然不會錯的了！而且，公孫兄還把那柄天下第一戒刀，交給方老弟，帶還了聖心禪師！」

一心上人怔了一怔，陡然合十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佛門第一神刀已然物還原主，老衲好生高興！」

老和尚看了方石寒一眼，道：「如此看來，小施主的際遇，當眞是使人欽羨的很了！」

方石寒抱拳道：「弟子乃是奉命行事，算不了什麼！」

齊伯玉這時搖了搖頭，說道：「大師，武林中有名的魔頭，豈不是死得差不多了麼？還又能有誰

呢？」

一心上人道：「老衲到也想不出還有什麼人來了！」

不止是一心上人想不出什麼人，似乎在座的人，都彷彿想不出還有什麼老魔頭了！

田中玉長長的呼了一口氣，道：「方公子，那十二魔煞，究竟是怎麼樣的武功，聖心大師可曾說過？」

方石寒道：「家師曾經說過，分別而言，就等於是魔道中的身外化身，如果集體而言，則是有十二個武功與那魔頭相等的高手，同時在武林之中出現……」

田中玉身旁的辛孝美道：「公子，若是如此，那……也並不怎麼可怕啊！」

方石寒搖頭道：「不然，眞正說起來，那十二魔煞根本已經算不得是人了！」

風月敎主黃瑟嬌聲道：「爲什麼呀？」

方石寒似是很討厭黃瑟，聞言皺眉道：「當然有原因的了！」

一直沒有插過一言的嚴素翁，這時大聲道：「方老弟，你不用跟這種女人鬥爭，快把原因說出來吧！」

黃瑟聞言，臉色一變，但却並未發作。

方石寒接道：「家師說過，那十二魔煞如是煉成，他們都已失去了人性，除非你將這魔煞刺成肉醬，否則，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仍然還會聽命於那魔頭，與敵對之人死纏不休！」

顯然，這等話叫聽到的人，全都難以相信！只因乃是出自方石寒恩師之口，他們縱是不信，也未曾反駁！

鄭仙吾苦笑了一聲道：「若是如此，要想除去這十二魔煞，豈不十分棘手麼？」

一心上人應道：「善哉！善哉！如此殺劫，老衲聽了都覺得罪過！」

田中玉目光轉向方石寒，說道：「方公子，聖心大師可曾說及，要破除十二魔煞，應該從何着手呢？」

方石道：「說了……」

齊伯玉迫不及待的說道：「怎麼破法？」

方石寒道：「家師說，那十二魔煞受命於主人，除了憑藉魔法中的心靈感應之外，每人身上還有一塊本命眞靈的令牌，如能將那令牌毀去，或是將那魔頭用以指揮十二魔煞的魔令毀去，都可使十二魔煞神智清醒！」

齊伯玉嘆了口氣道：「如此就好了！只要有可制之法，老夫不信他們就當眞那等厲害了！」

鄭仙吾接道：「齊兄，老朽的看法，也許與齊兄要稍有出入了！」

齊伯玉一怔道：「鄭兄有何高見？」

鄭仙吾道：「楊帮主武功，據老朽所知，似是不在咱們之下吧！」

齊伯玉道：「不錯！」

鄭仙吾又道：「隨同楊兄同行的這兩位長老，青龍杖游天華，風塵怪丐方安德，他們的武功，也差不到那裏啊！」

齊伯玉道：「可以列入一流高手之林，鄭兄忽然提出這等問題，莫非……」

鄭仙吾不等齊伯玉再說，吁了一口大氣，道：「不算楊兄隨行的子弟，就以他們三位之能，又豈是一般高手所能傷得了他們？足見那十二魔煞，必非好與之輩了！」

齊伯玉皺眉道：「照鄭兄之見，那是說十二魔煞的功力，還要強過你我了？」

鄭仙吾道：「強過汝等，不敢一定，但不在你我等人之下，那是一定的了！」

風月敎主黃瑟突然尖聲道：「鄭老前輩之意，妾身到是明白的了！」

齊伯玉瞪了她一眼道：「妳明白了什麼？」

黃瑟嬌聲道：「齊天王，鄭老的意思是，在座之人，任何一個，今後也千萬不可落單，否則，一旦遇上十二魔煞中人，必死無疑！」

齊伯玉聞言，陡然大怒道：「老夫不信！丫頭，妳少長他人的志氣了……」

誠然，齊伯玉是何等身份之人？黃瑟竟會說他落了單就必死無疑，他又焉能不火冒三丈呢？

一心上人睹狀，却口中唸了一聲佛，道：「齊施主，黃敎主之言，并非長他人志氣，施主如能稍稍深思一番，也許就不會這等光火了！」

齊伯玉沉聲說道：「上人，你要齊某往何處深思呢？」

一心上人道：「只往血肉之軀四字上想一想便是！」

齊伯玉聞言，先是一怔！

不但他，連鄭天心，嚴素翁，田中玉等人，也都在心中暗感不解！

不過，他們既能身爲當代武林領袖人物，自然具備了極高的智慧，畧畧的想了一下，也就恍然大悟了！

齊伯玉立卽也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太息道：「不錯！不錯！以老夫的身份，與人動手，也不過點到而已，如是要我將一個沒有靈魂的血肉之軀，寸磔成爲虀粉，那是永遠辦不了的！」

鄭仙吾苦笑道：「齊兄明白便好！是以，對付

那十二魔煞之事，咱們還得從長計議才成！依老朽之見，咱們第一步還是先行設法打聽那羣孩子們的下落！」

他這個意見，立卽被衆人所接受！

但是，方石寒却冷冷一笑，道：「老前輩，有一件事，只怕你們都忽畧了！」

鄭仙吾道：「什麼事？老弟不妨快說！」

方石寒道：「就各位之見，那丐帮楊帮主在身負重傷以後，仗着精純的內力支持，最多能够支持多久？」

鄭仙吾道：「一個時辰，應無問題！」

方石寒道：「如是他還得盡力奔行呢？」

鄭仙吾道：「那……也許要減去一半……」

陡然，他話聲一頓，失聲尖叫道：「老弟之意，那十二魔煞竟是在大慈山莊不遠之處，傷了楊帮主的了？」

方石寒道：「事實上也許就是如此！因此，晚輩的看法，咱們恐怕都得稍作準備，莫讓魔煞滲入莊中最好！」

鄭天心頓了頓足，道：「是啊，莊中子弟，可不是那魔頭們的對手……」

話聲一頓，招呼了鄭雨嵐和曲江陵，迅快的轉入後邊，去佈置防魔之策去了！

齊伯玉這時却豪氣大發，朗朗一笑道：「方老弟，你可願與老朽出去瞧瞧。」

方石寒笑道：「晚輩正有此心……」

話聲一落，人已向大廳之外行去。

齊伯玉邁開大步，搶了個併肩而行。

田中玉和辛孝美互看了一眼，雙雙起身，也跟了出去。

「風月敎主」黃瑟剛自和嚴素翁站了起來，鄭仙吾已搖手道：「兩位不用去了！老朽認爲，就由齊兄等四人前去，已經很够了！」

嚴素翁和黃瑟自是不便再說什麼，一心上人却接道：「施主，咱們可也不能在這大廳中閒着，老衲担心，鄭盟主這座大慈山莊的人手，不足以擋那強敵，最好是咱們也爲他分担一些責任！」

鄭仙吾笑道：「老朽亦有此想，只是大師如不提出，我可不好意思代二弟相請啊！」

一心上人道：「在這等時刻，還能講什麼客氣麼？」

嚴素翁一拂白髯，說道：「大師，老朽等敬候分配！」

一心上人道：「楊帮主現在大廳調息，就由老朽坐鎭此間，爲他護法，鄭施主可陪同嚴，黃兩位，會同令弟及莊中第一流高手，分掌重要方位，監視莊外，千萬不可容那什麼魔煞闖入！」

鄭仙吾道：「老朽遵命！只是……大師一人在此，照顧的了麼？」

一心上人淡淡一笑道：「够了！除非他們闖不進來，如是容他們闖進來兩人以上，雖然多幾個人在此，只怕也難保楊帮主不受傷害了！」

鄭仙吾心中一震，不再躭擱，招呼了嚴素翁和黃瑟，迅快的向後堂奔去！

一心上人，目睹鄭仙吾等人去後，向停立廳外的兩名莊中弟子交代了幾句話，便横身坐在楊騰身前，瞑目入定！

× × ×

莊外，齊伯玉，方石寒和田中玉夫婦，已攀上了左側的一處崗巒，站在那山頭上的一間茅屋之前，和一名白衣壯漢說話！

敢情這處崗巒，俯視下去，可把大慈山莊看的明明白白的，山上的茅屋，乃是輪値守望之人的居所！

此刻守望之人，乃是武林盟主手下五大神君之一的「大殺手」白飄雲。

據白飄雲相告，於莊外五里之內，尙未發現過人踪。

齊伯玉在峯頭打量了一刻，却向方石寒笑道：「老弟，咱們要不要再走的遠些？」

方石寒笑了笑道：「老前輩要去，晚輩自當奉陪！」

他指了指遠處的一座石峯道：「那處石峯，離此八里，大慈山莊已設有守衞之人，要再走遠，就不如先到那邊看看！」

田中玉看了那石峯一眼道：「方公子，那兒距南嶽廟多遠？」

方石寒道：「十里不到！」

田中玉道：「方公子和齊天王去那石峯，區區夫婦去探探南嶽廟，分頭而行，也許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方石寒知道田氏夫婦之能，當下笑道：「就依田大俠所言，晚輩陪齊老去那石峯之上一行！」

話聲一落，齊伯玉已當先向山下奔去。

方石寒向田中玉夫婦一抱拳，目送田氏夫婦向右側南嶽廟行去，這才下得崗頭，追上「孤劍天王」齊伯玉。

八里距離，眨眨眼便已抵達！

齊伯玉來到這座拔地約有廿餘丈，寬約卅丈左右的石峯之下，抬頭向上一望，不由得雙眉一鎖，道：「老弟，這上面可有守望之人？」

方石寒道：「當然有！老前輩可是發現什麼不對的事情麼？」



谷心寒施展碧血魔劍，孟長庚不敢硬接，疾飛身冲破瓦面遁去。

齊伯玉吁了口氣道：「老弟，鄭兄大概太以大意了，未曾交代過他們，不可攀在懸崖之外，向下張望吧！」

方石寒聞言一怔道：「什麼？……」

懸頭上望，不由呆了！

只見那守望之人，果眞探出了半截身，在向下方招手！

齊伯玉指着那人道：「老弟，不知道石峯之上，派的莊中那一級武功的弟子，這等大胆妄爲，老朽到是頭一遭遇到！」

方石寒却直覺的感到有些不對勁，心想那有担任守衞之人，全彎下身子，兩手不停的揮動呢？何況又一直不曾出聲？

方石寒打量了一下月色，搖了搖頭，道：「齊老，這人似乎是有些不對勁了，咱們還是上去看看的好！」

齊伯玉聞言，似是忽然想起一般，失聲道：「不錯！他果然不大對勁……」

飛身一躍，抓住巖石，便向石峯頂上攀去。

方石寒自也不甘落後，兩人上得峯頭，一眼看到那俯身在峯上之人，依然原樣的一動也不會動的爬在原處，就算他們是呆子，這時也明白，此人必已出了事了！

方石寒急步上前，凝目望去，刹那間不由得大驚失色道：「齊老，這人果然被人殺害了！」

齊伯玉這時也已看出，那俯在地上之人，後心之上，被人揷上一根長約尺許的短叉，死去已多時了！

那短叉的柄上，掛了一張白紙，映着月光，可以看出，白紙之上，還有字跡。

方石寒話音一落，齊伯玉已伸手拔出那柄短叉，并且將那張白紙取下，就着月光，看清楚了紙上字跡！

原來那是寫着：

「字諭武林盟主鄭天心知悉，限見字後於第一個月圓之夜，將盟主令旗，親送太白山孤劍峯頭；否則，本座將犂平大慈莊山及中原武林！」

下面的署名是「十二都天魔主手泐」，八個大字。

嘿！好狂的口氣，好大的氣派！

齊伯玉忍不住發出了冷笑！

方石寒則看得皺起了劍眉！

「誰是十二都天魔主？」

這一老一少，滿腦子都是這個問題！

但，却找不到答案。

方石寒終於嘆了一口氣，道：「齊老！家師之言，有了徵兆了！」

齊伯玉道：「不錯，老夫也嗅到無邊的血腥氣味了！說出來，這正是武林中百年難見的大殺劫出現了！」

方石寒道：「齊老，咱們回莊去吧！對方既是寄達了這封短柬，又重傷了楊幇主示威，眼下八成已不在這大慈山莊附近了！」

齊伯玉道：「不錯，老弟所見甚是！咱們快快與鄭兄商量一下，也好早作打算！」

兩人轉身下了石峯，迅快的向着大慈山莊疾奔回去。

這時，田中玉夫婦，也已抵達了南嶽廟大門之前。

田中玉打量了這三重有如宮闕的南嶽廟正門一眼，向辛孝美道：「娘子，你我要不要跨入那九楹正殿瞧上一瞧？」

辛孝美蛾眉低轉，沉聲道：「夫君之意，可是不想入內查看麼？」

田中玉道：「不錯！如是愚兄猜想得不錯，這大殿之中，只怕不會有什麼人在內。」

辛孝美道：「夫君之見，他們又在何處？」

田中玉說道：「這南嶽廟兩側，左爲僧寮，右爲道觀，若是有什麼可疑之處時，應是在這兩邊才是！」

辛孝美道：「那……那麼，咱們入內去看上一看麼？」

田中玉道：「正是要入內查勘一番！」

他語音一頓，接着又道：「不過，娘子不用去了！」

辛孝美一呆道：「爲什麼？」

田中玉道：「娘子，妳且爲我巡風便是！」

辛孝美略一沉思，似是想出了乃夫用意何在，當下笑道：「妾身遵命便是！」

敢情，田中玉之意，乃是那僧寮，道觀，均是男人，這等三更半夜之中，辛孝美入內，自是不大方便的了！

田中玉微微一笑，飛身先向右側道觀行去。

辛孝美則守在那南嶽廟的大門之前，雙目盯着四週，不停的轉動，她可眞担心，怕有什麼人此刻忽然出現！

也不知過了多久，敵人到沒有出現，出現的只有乃夫田中玉！

辛孝美含笑走了上去，低聲道：「夫君，那兩側可有什麼可疑之事？」

田中玉搖了搖頭，一言不發，拉着辛孝美便向大慈山莊疾奔。

辛孝美大爲吃驚，心中想間，却又不敢，雖然兩地相距也不過十多里路，但在辛孝美而言，眞比千里還遠。

好不容易，他們終於到了。

跨進大廳，只見所有人都在廳中，山莊四週的戒備，也大部份撤去了，這情形當然使得辛孝美越發的不解，但當她目光觸及排在當中桌上的那方白紙留字以後，自然也就明白了。

鄭仙吾眼見田中玉夫婦回來，立即迎上前來，問道：「田兄伉儷可有什麼發現？」

田中玉直到此刻，方始呼出了一口大氣，道：「鄭老，晚生中毒……」

話音未已，人已向後倒去！

辛孝美大驚失色，一把將乃夫抱住，失聲道：「夫君，你……怎麼了？……」

兩顆豆大的珠淚，順腮而下。

鄭仙吾臉色大變，望着那暈厥過去的田中玉，向辛孝美道：「嫂夫人，田兄究竟是怎麼了？」

辛孝美含淚把田中玉前去查看那南嶽廟僧、道兩處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鄭仙吾聽得呆了一呆，道：「這個……太奇怪了！」

一心上人合十道：「施主，先行察看田施主傷勢要緊，什麼原因，以後再問不遲！」

話音一落，當即走到田中玉身前，抓住右腕，細細切拿！

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心大師身上，只見他那枯眉一陣掀動，深深的呼了一口大氣，沉聲道：「田施主所中之毒，頗似當年苗疆一王，武狂柴大痴的『七毒斷魂散』，不知那位施主身上携有解毒之藥？先行餵給田施主吞下，壓制毒力侵心，老衲再行爲他行法解毒便是！」

鄭天心道：「本莊有的是萬應祛毒丹，不知合不合大師所需？」

一心上人道：「快快取來，如能有十顆此丹服下，也許老衲不要費多大手脚，便可將田施主之餘毒除盡了！」

說話之間，鄭雨嵐已將「萬應祛毒丹」取來了一瓶，交給了辛孝美，用溫和酒餵那田中玉服了下去。

一心上人盤膝坐在地上，向鄭仙吾道：「施主，要救田施主，還得要勞動四名高手與老衲一同下手！」

鄭仙吾道：「大師但請吩咐便是！」

一心上人道：「七毒斷魂散的毒性極强，萬應祛毒丹雖可將毒性阻遏，但却無法化解此毒，因此老衲想再請四位高手合作，用每人的眞炁，助那田施主將毒逼在一處，然後迫出體外！」

鄭仙吾微微一驚，說道：「這七毒斷魂散，竟然如此之毒麼？大師，要什麼人相助，請即指定便是。」

一心上人道：「兩位鄭施主，加上齊施主，方小施主，應是够了！」

四人自是義不容辭，當即走了過來，聽從一心上人指示，圍在田中玉四週坐定，每人伸出一手，分別按在田中玉的泥丸宮，華蓋穴，命門穴及丹田穴。

一心上人自己，則按住田中玉的人中穴，然後，在他一聲輕喝之下，五人同時以本身眞氣，緩緩向田中玉的體內送去。

田中玉本來坐的都似是坐不住，但片刻之後，便額際見汗，呼吸漸漸的沉重起來。

頓飯時光過去，田中玉的臉色，逐漸由黑轉白，由白轉紅，沉重的呼吸，也慢慢的變得均勻了！

辛孝美長長的噗了一口氣，那顆懸在喉頭的心，終於落了下去。

足足過了頓飯之久，只見那田中玉張口嗆咳出一團腥臭難聞的紫黑色血塊，五人這才同時收手立起。

田中玉雙目暴睜，大聲道：「鄭盟主，你一向居住衡山，那南嶽廟的僧道，可都是十分邪惡之人嗎？」

鄭天心搖頭道：「不是！田兄中毒，莫非是那南嶽廟中的僧道所爲麼？」

田中玉道：「不錯……」

他似是想了一想自己中毒時的情景，又道：「不過，在下也覺得有些可疑的是，那些僧道均已入睡，怎會……」

鄭天心道：「田兄，你何不把怎樣中毒的經過，說上一遍呢？」

田中玉道：「在下走到那道觀中查看之時，只見全觀之人均已入睡，容得轉入右面的僧寮，則發現有兩名僧人，尚未入定！」

鄭天心道：「田兄跟他們打過照面沒有？」

田中玉道：「沒有，在下並無打擾他們之意，是以便轉向後進雲房……」

他忽然哦了一聲道：「是！想必在下要去的所在，乃是那僧侶們極爲隱秘之處了！」

齊伯玉大聲道：「南嶽廟僧人，又有什麼隱秘可言，田兄，只怕你料錯了！」

田中玉道：「不會錯的了！在下要去的所在，乃是在那排僧寮之後，一處花不扶疏的小小禪院，因爲那兒尚有燈光……」

一心上人忽然接道：「施主可曾見到那禪院之內，是什麼人住在其中？」

田中玉道：「在下如是瞧到了，也就好了！」

言下之意，根本就不曾見到那禪院之內是什麼情景！

齊伯玉道：「田兄想必就在此時，遭受了暗算了？」

田中玉道：「正是如此，在下剛自踏上那禪院的矮牆，不見絲毫預兆，突然嗅入一絲異香，在下便知不妙，不敢停留，便退出禪院，趕快拉了內子，奔了回來！眞想不到，這絲異香，竟是七毒斷魂散！」

鄭天心聞言，沉吟道：「田兄，依你想法，那暗算之人，可是埋伏在矮牆之上？」

田中玉道：「很難說，但在下跳上矮牆之前，也曾查看過了，並未見到有人埋伏。」

齊伯玉冷笑道：「老夫則明白了！」

田中玉道：「齊老已知曉是什麼人暗算在下的麼？」

齊伯玉沉聲說道：「必是那禪院中匿有高手，趁着田兄踏上牆頭之際，運用指力，彈出了那等毒散了！」

田中玉道：「在下也正是這麼想！只是那禪院的庭園不小，此人指力之强不說而能將毒散彈出三丈，至少叫人難以相信的很！」

嚴素翁忽然接口道：「不難！嚴某就有這等能耐！」

齊伯玉道：「嚴兄練過這等指力麼？」

嚴素翁笑道：「那到不必了！因爲那人彈出毒散之際，毒散並非粉狀，而是揉成菉豆大小的粉團，休說三丈距程，卽使是五丈，七丈，也算不得是什麼難事啊！」

田中玉道：「嚴兄一說，在下到是記起來了！在下一闖到異香之際，果然似有什麼東西打在了在下的肩頭衣衫之上，八成就是那毒粉了！」

嚴素翁道：「這種手法，武林中只有兩個人擅長，一個是老朽，另外一個，則是不久之前，死在方老弟劍下的孫若虛了！」

方石寒一怔道：「孫若虛麼？他正是柴大痴老人的弟子啊！」

嚴素翁道：「正是，此事有些透着令人不解，孫若虛已死，柴大痴的武功，難道還另有了什麼傳人？」

方石寒脫口道：「怎麼沒有？齊天王的嬌婿，便是柴老人的獨子啊！」

嚴素翁呆了一呆，道：「是麼？那這就更奇怪了！齊兄愛婿，自然不會要傷害田兄的了！」

「風月教主」黃瑟忽然格格一笑道：「那可不一定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在事情沒有水落石出之前，總不能說他們沒有嫌疑吧！」

誰也料不到黃瑟會說出這等話來，不由得人人爲之皺眉不已！

齊伯玉則臉色一變，冷笑道：「黃姑娘，小婿名列在那天台山同時失踪的十二人之中，如果他能傷了田兄，咱們又何必在此聚會，商討尋找之策呢？老夫若不是看妳是晚輩，你這一句話，就够老夫好好教訓你一頓！」

黃瑟嫣然一笑道：「哎喲，齊天王生那麼大的氣幹什麼？妾身只是說說而已，也並沒指明說田大俠就是令婿傷的啊！」

鄭天心這時忙道：「齊兄，你不必與黃姑娘計較了！她到底是晚輩，又年輕的很，縱然說錯一句話，齊兄也不用放在心上了！」

鄭仙吾也道：「不錯，齊兄，兄弟到覺得，咱們最好再去看看那南嶽廟的僧院，也許能找出什麼蛛絲馬跡……」

齊伯玉道：「鄭兄，不用你說，老夫也要去查上一查，否則，小婿豈不是被人誤解了麼？」

話音一落，就待大步而去。

一心上人突然低咄了一聲，說道：「齊施主留步！」

齊伯玉一怔，道：「大師有何指教？」

一心上人緩緩道：「施主可有預防七毒斷魂散之藥？」

齊伯玉道：「沒有！」

接着又冷冷一笑道：「老夫只要留心一些，諒他們也暗算不了老夫！」

一心上人口宣佛號道：「施主，對方乃是魔道高手，鬼魅伎倆，防不勝防，施主並未練到萬毒不侵的境界，貿然前去，在老衲看來，可是大大的不妥！」

齊伯玉冷笑一聲，道：「畏首畏尾，豈是大丈夫所當爲？」

一心上人道：「妄逞匹夫之勇，只恐也不是大丈夫所當爲吧？」

齊伯玉一時爲之語塞，皺眉道：「依大師之見呢？」

一心上人道：「待到日出之後，再去不遲！至少，對方無可隱匿暗算。」

齊伯玉道：「大師，待到日明，只恐那些魔頭們已然遠走高飛了啊！」

一心上人終於長長一嘆道：「施主，老衲本是想置身事外，不打算直接參與那爭鬥殺戳之役，但此刻看來，此願只怕難以得償了！」

鄭仙吾笑道：「大師好說了！以殺止殺，亦屬佛祖降魔正道，大師何必太過執着呢？」

鄭天心接道：「上人可是已然煉就萬毒不侵的佛體了？」

一心上人苦笑道：「老衲還沒有這等能耐，不過，除了穿腸毒藥入腹而外，別種毒物，已然難不到老衲而已！」

齊伯玉大聲道：「既然大師不懼七毒斷魂散，老夫奉陪大師前去南嶽廟一行如何？」

一心上人道：「施主要去，老衲並不反對，但老衲還得邀請一人助陣！」

目光轉向方石寒，道：「小施主，如果老衲料想得不錯，在座之中，只有小施主才眞正是身具萬毒不侵之能了！」

方石寒抱拳道：「大師說的不錯，晚輩承蒙大師錯愛，當眞是不懼各種毒物！」

齊伯玉陡地大喝一聲道：「大師，方老弟，咱們早去早回！」

身形一縱，飛身出了大廳！

一心上人看了鄭天心一眼，道：「盟主，有老衲等三人前去，已然够了！你們不妨策劃一下太白之約……」

大袖雙揮，掠身而起，去勢之快，捷逾飛鳥，一眨眼之間，竟已平飛丈八，掠過了天井，趕上齊伯玉。

方石寒則是極爲淸靜的向在座諸人一揖，這才轉身大步而去。

三人來到了南嶽廟前，也不過四更剛過。

道觀，僧院的早課，尚未開始，連綿的屋宇之內，仍然一片靜寂。

一心上人向齊伯玉道：「施主，你在外間巡視

，由老衲和方小施主入內尋找，倘有什麼人溜了出來，老施主可千萬莫要放他逃去。」

齊伯玉道：「那是自然！」

一心上人指一指那一排僧房，和方石寒兩人，分由兩頭飛身，躍上屋頂，然後再聯袂直趕最後一進禪院。

兩人均是不懼毒物侵身，自是不怕對方再施暗算手段，上得矮牆，更大大方方的向那庭園的花木叢中走去。

禪房仍然一片靜寂。

一心上人指指那靠近南嶽廟方向的一頭，用傳音之術向方石寒道：「小施主，那兒尚有燈火；咱們且先去窗下瞧上一瞧！」

方石寒自是沒有意見，當下輕手輕脚，向那露出一絲燈光的窗邊走去。

隔着窄小的窗格，向內望去，方石寒不由得大大的吃了一驚！

只見那禪房之內，共有三人，其中赫然竟有兩個人正是自己熟識之士！

一位是承繼「雪谷秀仙」曲心柔衣鉢的「絕情幫幫主」羅璇，另一位則是身爲武林盟主衣鉢傳人的「摘星手」謝不凡！

不認識的一位，則是個長髮垂肩，頂門上束了一道金箍的紅臉僧人。

此僧年紀，看來已在六十出頭，此時正打坐在面對方石寒所立方向的一張雲床之上。

羅璇和謝不凡，則分別在那僧人身前不遠的地方上，盤膝而坐。

方石寒此時心中眞正不但吃驚，而是奇怪了！

謝不凡等十二人，明明在天台山忽而失踪，此時他和羅璇竟又在衡山南嶽廟禪院中打坐，事情就已有些不對勁，而謝不凡不會不知自己的師父和大師伯對他失踪極爲關切，就算自己因爲某種任務，不便回莊，至少也得捎一個信回莊，好讓師長們放心才對啊！

他不此之圖，那又爲什麼？

方石寒一時之間，竟是如墮了在五里霧中，完全想不透這是什麼原故！

一心上人此時則皺了皺眉頭，用傳音向方石寒道：「小施主，這三人之中，你必是有那認識之人了？是麼？」

方石寒道：「不錯，這兩位年輕人，晚輩全都認識，其中之一，乃是鄭盟主衣鉢弟子！」

一心上人聞言，吃了一驚，道：「小施主沒有認錯麼？鄭施主的弟子，怎會坐在此處？難道他並未失踪？」

方石寒說道：「大師，可認得那位出家人是誰麼？」

一心上人道：「小施主，長髮尊者之名，不知你曾否聽人提到過？」

方石寒一呆道：「長髮尊者？可是那魔刹尊者的最小弟子？」

一心上人道：「不錯，正是他的最小弟子！如今想起來，那十二都天魔煞，八成便是這個佛門敗類玩的花樣了！」

方石寒道：「大師，那……鄭盟主的大弟子謝兄，此刻竟坐這魔頭身前，那又爲了什麼？」

一心上人沉吟道：「只有兩種可能！」

方石寒道：「那兩種可能呢？」

一心上人道：「其一，是他們已被對方收買過去了！」

方石寒皺眉道：「不大可能吧！休說謝不凡兄不會，連那位羅璇姑娘，她不但是絕情幫的幫主，而且又是青城曲心柔前輩的弟子，爲人甚是正派，怎肯投身魔僧手下呢？」

一心上人道：「其二，則是他們可能已發現了長髮尊者有什麼陰謀，故意投靠於他，想作釜底抽薪的打算！」

方石寒道：「這到或有可能……」

他話音未已，突聞那室內的長髮尊者冷冷一笑道：「室外是什麼人！膽敢在洒家面前鬼鬼祟祟的張望？」

一心上人和方石寒不禁一怔，互望了一眼，心中忍不住沉思，這長髮尊者憑了什麼原因，察知室外有人！

方石寒劍眉一陣聳動，正待和一心上人商量，是不是要現身一見，只聽得靠左面牆頭的一扇小窗之外，有人應聲道：「瞧你這副尊榮，一定是那個魔刹妖僧的徒兒，昔年在君山漏網，落水遁走的長髮禿驢了……」

致情，另一面窗外，也還有人！

而且，這聲音一入方石寒耳中，他便已然聽出，乃是大慈山莊的兩大天曹之一的「鐵面天曹」雷鳴雷大哥！

頓時，方石寒不由得暗暗叫糟！

而一心上人也搖了搖頭，用傳音說道：「小施主，這位雷施主不是五日之前奉了鄭施主之命，去了川中麼？怎地如此之快就趕了回來？」

方石寒道：「可不？晚輩也正在奇怪他突然回來，其中必有什麼道理，只怕雷大哥一定在路上遇到了什麼奇怪的事情了！」

一心上人道：「小施主，咱們……」

他話音未落，只見那長髮尊者突然曲指一彈，

一點銀星忽地向窗外奔去，口中喝道：「你能認識洒家，那可不是平凡之輩了，洒家到要瞧瞧你是什麼來路……」

方石寒目睹此情，連忙舉手拍出一掌，强勁的掌風，將那窗格震斷，也將那長髮尊者彈出的銀星，震的反向那長髮尊者電疾射了過去。

雙方發動之快，都是在間不容髮之際，那長髮尊者陡然發覺正面窗下，居然也有高人在側，彷彿大大吃了一驚，尤其是見到自己彈出的銀星倒飛而回，更是面變失色，狂喝一聲道：「二神煞快退……」身子一轉，便已避向雲床一側，翻身落下地來。

那謝不凡和羅璇，聞得長髮尊者暴喝之聲，動作快得有如閃電一般，分向兩邊，平平的橫移了三尺！

適時，方石寒大喝一聲，說道：「謝兄，羅幫主，兩位請快快出來，那妖僧彈出的銀丸，乃是毒散……」

方石寒話音未已，謝不凡和羅璇果眞十分聽話，向那欄杆已斷的窗口行來。

方石寒笑了一笑，正待與謝不凡招呼，陡然之間，他心中忽生警兆，一拉一心上人，低聲道：「大師，他們眼神不對……」

一心上人道：「不錯，兩眼發直，神情呆滯，只恐……」

說話之間，只見謝不凡和羅璇，已然雙雙伸手，直向方石寒和一心上人撲了過來。

同時，長髮尊者也直向另一道窗口奔去。

一心上人臉色一變，大喝道：「孽障……」

只見他雙袖驀地揚起，向着那謝不凡和羅璇揮去。

那謝不凡和羅璇竟眞是大不對勁，眼見一心上人的大袖揮來，竟是不會發招相應，仍舊原式不改的，直向一心上人方位撲來。

這時，方石寒已然車轉身子，向另一面窗口奔去。就在他轉到牆角之際，只見那個鐵面天曹雷鳴，已經揮動着一支鐵筆，跟那長髮尊者，纏鬥在一起！

方石寒斯時沉聲大喝一聲，道：「雷大哥，小弟來了！」

他突然拔出短刄，晶光一閃，削向長髮尊者後肩。

長髮尊者雖然雙手空空，但他掌力之强，却是十分驚人，左手一拍，逼得雷鳴退了三步，右手亮掌一圈一吐，方石寒只覺一股凌厲的掌風，迎面而來，若非自己迅快的側轉身軀，斜走了兩步，只怕手中短刄，要被對方這一掌震落地上。

方石寒眉頭一皺，向雷鳴道：「雷大哥，你去看看一心上人，這長髮妖僧，交給兄弟了！」

雷鳴大聲道：「使得，那謝老弟居然會背叛了盟言，雷某要拿下他好好的問上一問！」

語音未已，人已轉開。

長髮尊者哼了一聲道：「小娃兒，你死到臨頭，好像還不知道哩……」

方石寒冷笑道：「妖僧，區區有一句話首先向你問明白，不知你敢不敢回答。」

長髮尊者一怔道：「什麼話？洒家幾時怕過人來？小娃兒，你如要問什麼，儘管說出來便是！」

方石寒道：「那謝不凡和羅璇，原是在下朋友，他們怎會跟你聚在一起了！」

長髮尊者冷冷大笑道：「這個麼？那只因洒家的佛法無邊，他們也想成佛成仙，自是應該改投洒家門下了！」

他語音微微一頓，又道：「娃兒，洒家看你的根骨之好，就在他們之上，如果你肯投入洒家門下，將來得傳魔教教主衣鉢，非你莫屬了！」

方石寒大笑道：「好主意！」

長髮尊者兩眼一翻，冷冷的道：「怎麼？你答應了？」

方石寒道：「如果區區答應了，又有什麼好處？區區才發現，那謝不凡和羅璇，彷彿已然喪失了本性，一個人縱然練有通天武功，結果却沒有本性，那又有什麼趣味呢？乾脆不如凡人更好！」

長髮尊者道：「娃兒，你如果自願投入魔教之中，自然不會使你迷失本性的了！」

方石寒說道：「十二都天魔煞，可也是你的門下？」

長髮尊者道：「不錯！」

方石寒心中一直在轉動念頭，套取對方實情，這時聞言，暗暗吃了一驚，連忙又道：「謝不凡和羅璇，是幾時投入了你的門中？」

長髮尊者道：「在一月之前，在天台山風月樓中！」

方石寒大大一震，脫口道：「可是他們有十二個人聚在一起之時！」

長髮尊者大笑道：「誰說不是？洒家的大師姊爲了煉就十二都天魔煞，也不知花費了多少精神，費了多少心血，才看中了他們，又好不交易，才能將他們聚在一處，同時制服，少說吧，也足足觀察了他們有一年之久，娃兒，如今洒家的大師姊也將他們煉成金剛不壞之身，除了像洒家這等魔教長老，可以指揮他們而外，只要他們有六人同行，可說天下已無敢於跟他們爲敵之人了！」

方石寒只聽得頭皮都發了麻。

眞想不到那十二都天魔煞，竟然便是鄭洪濤等人！

一時之間，他不由得呆了一呆！

長髮尊者振聲笑道：「娃兒，如果你是魔教衣鉢傳人，到那時，他們也便聽你的指揮，成了你的替身了！」

方石寒這時却大為焦急，担心起正在另一面和一心上人雷鳴展開苦鬥的謝不凡，及絕情帮主羅璇了！

長髮尊者見他一直沉吟不語，只道他正在考慮，當下又道：「娃兒，這等大好的機會，別人想找都找不到，你還這等沉吟考慮什麼！」

經過這一陣子時間，方石寒已然明白，這位曾是魔刹尊者的小弟子，所以能脫過當年君山大刦，乃是在於他為人木訥耿直，不知道用那心機，計算別人，就憑這一線純眞，使他不似別的魔教中人，多數死在正教高人之手！

敢情，這位長髮尊者，原是一位誠厚之士，因為考場失意，落髮為僧，結果被魔刹尊者看中他的根骨絕佳，便收了他作為關門弟子，把全身魔功，傾囊相授。

事實上，這長髮尊者雖然因為練習魔功，有時不免行為乖張一點，但是，他有生以來，却還未曾開過殺戒！

否則，楊騰等人，又焉能保住性命！

方石寒智慧過人，想出其中原因，他忽然發生了奇想，暗道：「我何不將計就計，投入他的門中，相機行事，設法將鄭洪濤等人救了出來……」

一念及此，立卽面南而立，在心中默禱，祈求其師寬恕。

這時，只聽得不遠處傳來一心上人緩緩禪唱之聲！

長髮尊者臉色一變，道：「娃兒，那老和尚是什麼人？竟然習成了天龍禪唱？」

方石寒說道：「尊者，你……你莫非害怕了麼？」

長髮尊者笑了笑，道：「洒家怎生會害怕？只是！……」

此刻禪唱之聲，越發清朗，長髮尊者陡然發出一聲長嘯，聲如獅子吼一般。

一心上人的禪唱忽止，只見兩條人影，如飛一般的向禪院後方追去。

方石寒眼光犀利，這時已然看出，那遁走之人，乃是謝不凡和羅璇。

顯然，適才一心上人幾乎將他們從噩夢中救醒了！

但是長髮尊者這一聲長嘯，却又使他們跌入深淵。

方石寒可以在這時一揮短刄，暗算長髮尊者，但他乃是極其正派的人，要他做出這等事，他可不大願意！

於是，他放棄了這個大好的機會！

長髮尊者似是也想到了適才那一瞬間，確實是危機暗伏，對於方石寒不曾出手，大感愉快，只道他眞個有心投入自己門下了！

因此，他冷冷一笑道：「娃兒，洒家相信你眞有投入魔教門下的決心了！」

方石寒淡淡一笑，冷冷說道：「在下還得想上一想……」

長髮尊者忽然皺眉道：「娃兒，這麼辦，洒家此刻急於離去，你娃兒如果有意投入洒家的門下，那就不妨趕快脫離武林盟主等人，去到終南山神翁崖畔的苦行洞中等候洒家便是……」

語音一頓，不等方石寒回答，僧衣一擺，人已破空而去。

方石寒緩緩收好那柄天下第一刀，只見一心上人和雷鳴已大步走來。

雷鳴大聲道：「方老弟，那妖僧呢？」

方石寒道：「溜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雷大哥，謝兄和那位羅姑娘怎麼樣了？」

雷鳴道：「也溜了！」

方石寒看了看一心上人，笑道：「大師，他們兩人的武功，可是十分惡毒麼？」

一心上人合十道：「他們施展的武功，並不十分惡毒，但是，他們在動手之際，那等不知生死的打法，却是惡毒之極……」

方石寒道：「如此看來，他們莫非便是十二魔煞中的兩人了？」

一心上人說道：「不會錯的了！說不定，天台石樓中的十二名男女，全都成了這魔頭手下的煞星了！」

方石寒長嘆一聲道：「大師說得不錯，晚輩已從長髮尊者口中套出了一些口風，那指揮全局與控制謝不凡等人之人，乃是他的大師姊……」

雷鳴道：「長髮尊者還有個大師姊麼？」

方石寒道：「雷大哥，當年那魔刹尊者曾經收過女弟子麼？」

雷鳴道：「這個……」

他轉首看了一心上人一眼，說道：「也許上人知曉！」

一心上人沉吟道：「他曾否收過女弟子，老衲也不大明白，不過，傳聞中這位魔刹尊者收留過一名孤女，作為養女之事，却是不少人知道！」

方石寒道：「莫非那長髮尊者口中的大師姊，便是此女了？」

一心上人道：「有此可能！」

雷鳴說道：「大師，這女人是誰？她叫什麼名字？」

一心上人道：「知曉她姓名之人到是不多，老衲當年也曾參與過君山誅魔大會，彷彿記得那女娃兒的名字，乃是谷心寒！」

方石寒道：「谷心寒？魔刹尊者姓谷的麼？」

一心上人道：「這個……這個……老衲就不大明白了……」

雷鳴目光一閃，接道：「大師，如今他們已然逃去，咱們要不要追去看看？」

一心上人道：「追不上了！」

方石寒道：「這座禪院呢？要不要好好的搜查一下，瞧瞧還有什麼餘黨？」

一心上人緩緩道：「以老衲之見，也似是不用了！」

方石寒道：「為什麼？」

一心上人道：「老衲認為這禪院之中，決不會再有魔教中人了！」

方石寒笑了一笑，未置一言。

雷鳴却道：「大師並未查看，怎知已然沒有那魔教中之人呢？」

一心上人合十道：「施主，倘是此間還有魔教中人，那長髮尊者又怎會匆匆而去？須知魔教中人行事，雖然甚是邪門，但對屬下却是十分關顧，長髮尊者決不會丟下他們不管而去的！」

方石寒道：「大師，若是此間已然沒有了對方之人，咱們還是早些會同齊天王，回轉大慈山莊去吧！」

一心上人道：「正該回去才是！」

三人迅快的出了禪院，來到嶽廟門外。

遠遠看過去，只是那個齊伯玉正在和人對面而立。

一心上人道：「小施主，那齊施主怎會有了伴了？」

沉吟之間，三人已來到齊伯玉的身旁。

方石寒隨着朦朧月色，已然瞧出，那站在齊伯玉面前之人，乃是一位白髮蒼蒼身着長衫的長眉老人。

雷鳴這時則雙手抱拳，向那老人道：「許老，久違了，你……怎地也來了中原？」

敢情，他認得此人。

那長眉老人，本是在和齊伯玉說話，聞言大笑，說道：「雷老弟，你可是認為老朽不應該來到中原麼？」

雷鳴聞言也朗聲大笑道：「晚輩失言了！試想，武林之中，又有誰敢說不許你這位長眉狂劍老前輩踏入中原呢？許老言重了！」

方石寒一聽，暗道：「此老乃是長眉狂劍許濤揚，豈不是與那無影拘魂公孫弘，子午神鞭辛天正合稱東海三老的武林高人麼？」

他心中轉動念頭之間，只聽得一心上人微微一笑，雙手合十道：「許施主，別來無恙乎！老衲有禮了！」

許濤揚連忙抱拳，還禮道：「大師好說，十年不見大師佛駕，但看大師滿面紅光，便知大師佛法又更上一層樓，大乘之道可期了！」

原來他們也是舊識！

一心上人道：「施主也好說了！但不知施主怎會突然由東海駕臨中原？莫非玉環島上也發生了什麼事故了麼？」

許濤揚笑道：「那到沒有，老朽本是想來這南嶽廟中找一個朋友，不想却碰上了齊老兒，而且也獲悉中原武林竟出了如許大事，是以一時之間，就跟齊兄聊上了！」

齊伯玉長嘆了一聲，扭頭向方石寒說道：「老弟，你們在那禪院之中，可曾發覺了什麼怪異之事麼？」

方石寒道：「正是發覺不少怪事，齊老，咱們還是快快回轉大慈山莊吧！」

齊伯玉點了點頭，許濤揚笑道：「齊兄，這位老弟是誰？」

他聽得齊伯玉竟然稱呼他老弟，自然而然的也跟着稱呼方石寒為老弟了。

齊伯玉道：「許兄，這位老弟乃是聖心大師傳人，姓方名石寒……」

許濤揚一怔道：「方老弟麼？老朽早已聽得公孫兄提過老弟，並推為武林百年難見的優秀之才，今日一見，果然不假……」

方石寒連忙抱拳見禮，說道：「許老前輩大名，區區久已仰慕不已，今朝幸能拜見，眞是高興萬分……」

說話之間，深深一揖！

許濤揚趕忙還了半禮，道：「老弟不要多禮，你們有事，急於要回大慈山莊，老朽不再耽擱你們了！且等老朽去過南嶽廟，見過朋友，自當趕來大慈山莊一見！」

方石寒道：「晚輩遵命……」

許濤揚身形一轉，已向南嶽廟中奔去。

方石寒等人則迅快的回轉了大慈山莊。

這時，天色已近五更。

鄭天心等人，仍在大廳之中，鵠候他們。眼見他們回來，而且，還多了「鐵面天曹」雷鳴，使得鄭天心頗爲意外！四人剛自跨入大廳，他便不由得大聲道：「雷天曹怎地回來了？」

雷鳴搶先一步上前，抱拳道：「屬下行至衡陽，突然發現不少形跡可疑之人，心中大感驚訝，便追踪他們，結果，在衡陽城外的一處小廟之中，聽得那夥人在一起商談，說是要去南嶽廟叩見一位活佛，屬下這也改變了主意，打算查出這活佛是什麼來路，便跟踪這夥人到了南嶽廟，孰料這夥人要叩見的活佛，竟是魔教中的長髮尊者！」

鄭天心一怔道：「長髮尊者？這個魔頭怎地又出現於江湖之中了？」

這時，方石寒等人也已進了大廳，當下由一心上人把此行經過，畧畧的說了一遍。

鄭仙吾等人，只聽得呆了半晌！

他們可沒有想到，自己失踪的子弟，竟然成了魔教中的十二都天魔煞！

而丐幫幫主楊騰，却原來傷在他們手下！

這等大變，非僅他們始料所不及，而且也使得他們個個都大感慌亂！

一時之間，滿座之中，不聞一人說話！

一心上人看了看衆人，高宣一聲佛號，接道：「施主，此事本來甚是紛亂，眼下長髮尊者這一現身，可就解除了不少疑問，當前要做的工作，應是怎樣破除對方禁制這十二魔煞的魔法了！」

鄭仙吾長長嘆了一聲，說道：「大師說的極是！但是……」

他忽然頓住了話音，不把下面要說的話說將出來。

齊伯玉大聲道：「鄭兄如是想出了什麼爲難之處，還是說出來的好！」

鄭仙吾道：「齊兄，照方老弟所言，要破這等魔法，必須有那機會與魔頭等接近才成，目前連那魔頭何在都不知道，又怎生破得了他們的魔法？」

齊伯玉怔了一怔，道：「是啊……小弟到是忘了！」

方石寒劍眉微微一揚，道：「這事晚輩也許可以想得出解決辦法……」

齊伯玉，鄭仙吾同時問道：「什麼辦法？老弟何不快說？」

方石寒笑了一笑，便簡畧的把長髮尊者要收他作爲魔教傳人之事，說了一遍。

鄭仙吾聞言，沉吟道：「這……豈不太委屈老弟了？」

齊伯玉則搖頭道：「老朽認爲，似此詐騙行爲，不足取法！」

「孤劍天王」齊伯玉究竟不失爲正人君子，對於這等騙人的事體，雖然是對自己等人有利，居然也不贊同！

方石寒聽得心中大爲欽佩，笑道：「齊老心地光明，晚輩甚爲敬服，但眼下之事，却又當別論了！爲了搶救武林大刦，行此一時權宜之計，那也沒有什麼不妥啊！」

嚴素翁這時突然大聲道：「不錯，方老弟之言，老朽完全同意！」

一心上人雙手合十，道：「要想挽此浩刦，老朽已然默默思想了很久，方小施主得天地之造化，蒙聖心長老悉心培育，隱然已成領袖一時之俊傑，只要他自己不以爲然，容他投入長髮門下，那也沒有什麼不可？」

言下之意，也是表示贊同方石寒投入長髮尊者的魔教門下。

齊伯玉看了一心上人一眼道：「大師居然同意麼？」

一心上人道：「兵不刃血之策，老衲自是同意的了！」

鄭天心長長嘆了口氣道：「若是別無他法可想，委屈方老弟，而能解一大刦，老朽也不反對用此騙人之計了！」

田中玉也道：「盟主之言，極是有理，看來方老弟必得去那終南山一行才是！」

顯然，在座之人，都同意此舉，唯一沒有表示意見的，便是那位「風月教主」黃瑟！

齊伯玉眼見衆人都已同意，他爲了愛子親情，自然也就不再獨持反對意見，深深的吐了一口大氣，道：「諸位均是這等看法，齊某如再多口，那未免顯得矯情了！不過，齊某人一生行事，雖然有時不免失之獨斷獨行，但是，却從來不曾昧心弄詐，此番爲了武林百萬生靈，出此下策，但願蒼天可以諒我！」

一心上人口宣佛號道：「施主此心，可對天日，就是不說出來，老衲等也會明白！」

鄭仙吾却向方石寒道：「老弟，你打算幾時前去終南山一行？」

方石寒道：「長髮尊者并未說明時間，何時前去，想必都沒有關係！」

嚴素翁道：「事不宜遲，老弟既是要去，還是早些動身爲是！」

方石寒點頭道：「不錯，在下也正打算立即動身！」

鄭天心接道：「老弟，可要老朽派人陪你同去？還是由老朽暗中策應？」

方石寒搖頭道：「不必了！此事最好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齊伯玉道：「有道理！不過……」

鄭天心道：「齊兄還有什麼高見麼？」

齊伯玉道：「這暗中派人策應，兄弟則是讚同，而且，鄭兄不妨指定由兄弟前去。」

鄭天心道：「怎好勞動齊兄？本莊現有人手，已然足够支派了！」

風月教主黃瑟突然格格一笑道：「齊天王，鄭盟主，此事你們大可不用費心，有妾身一人前去，就够了！」

敢情，她自己想去了！

方石寒不由得爲之皺眉不已！

齊伯玉冷哼了一聲，說道：「婦道人家，豈可前去？」

黃瑟笑道：「齊天王，你莫要忘了，照方公子所說，那眞正在支配十二魔煞之人，乃是那魔刹尊者的義女，也是婦道人家呢！」

齊伯玉頓時爲之語塞！

鄭天心沉吟道：「姑娘要去，老朽原是認爲不可，但老朽也明白，倘是姑娘决心如此，咱們可也攔阻不了……」

黃瑟格格一笑道：「盟主認定妾身定會私自前去的了？」

鄭天心道：「正是如此！因此，老朽並不反對姑娘在暗中策應，但那谷心寒可不是善予之人，姑娘稍不小心，就會惹下殺身之禍！」

黃瑟笑了笑，道：「妾身省得，盟主不必放在心上！」

她話音剛落，齊伯玉陡然冷冷一笑道：「黃教主，妳個人的生死事小，方老弟隱瞞身份的事大，如果因爲有了妳前去而惹出了什麼牀煩，妳可是無臉見天下武林了！」

黃瑟柳眉聳動，冷冷答道：「齊天王，如果妾身連這一點都不明白，風月教還能在江湖上立足如此之久麼？」

齊伯玉道：「很好！老夫不再多說了！如果妳壞了大事，到那時老夫第一個不會放過於妳！」

黃瑟格格一笑，道：「妾身記下了！」

這時，雷鳴突然大聲道：「盟主，屬下想請命前去終南，暗中保護方兄弟！」

鄭天心道：「這個且容方老弟去後再說吧！反正咱們也都不可能閒着，如何安排一切，尙得從長計較！」

雷鳴聞言，自是不好再說什麼！

一心上人却高宣一聲佛號，道：「小施主，令師之處，老衲親自前去面呈一切，你不用惦記在心了！但願你能情守性，莫爲魔頭擾了道心……」

方石寒心中不禁一懍，莊容肅然道：「晚輩記下了……」

雙手抱拳，向在座諸人一揖，轉身而去。

終南捨身入魔道

半月之後。

終南山神翁崖畔，突然在深夜中出現了一條行動快捷的人影！

他步履輕健，攀山越嶺，有如平地，不消半刻時光，已將神翁崖四週走遍！

映着淡淡的月色，可以看的出，這人正是那來自衡山大慈山莊上的方石寒！

敢情他正在尋找那「苦行洞」。

而他繞行了神翁崖一週之後，却並未發現那苦行洞何在！

整個的神翁崖，連一個洞府也不曾見到！

方石寒大感意外，站在向着深谷的一面懸崖邊緣，正拿不定主意，是否還要再搜查一遍之時，陡然發現那谷中似有一絲星火閃耀。

方石寒定了定神，極目向深達百丈以上的谷中望去，只見那點星火，閃耀了一下，竟然不再出現了！

如是換了別人，定然以爲是自己看走了眼，或是有什麼螢火之類虫物，在谷中飛動，而放棄了追查！

但方石寒却不曾放棄！因爲他很自信，相信自己决不會走眼！而且，這等遙遠距離，即使有螢火，那也不可能瞧得如此明白淸楚！

轉念至此，他立即暗中作了决定，不理那是什麼所在，也得下到谷中查勘一番！

身形一展，沿着削壁，施展了絕頂輕功，向下降去。

眨眨眼之際，他已然下降到那深谷不足三十丈高的所在！

陡然之間，方石寒站定了身子，臉上露出點喜色！

原來他這時竟是落脚在一處高出丈許的大石之上！

而在他的身後，却有着一個高約四尺見方的洞口！

這莫非便是「苦行洞」麼？

方石寒一念及此，霍地轉過身來，便待向洞內

張望！

驀地，一陣低沉的呻吟之聲，由那洞中傳了出來。

方石寒暗暗吃了一驚，心想，這洞不是苦行洞麼？怎地會有這等怪異的呻吟之聲呢？聽來好像有人受了重傷，輾轉反側，掙扎不已，又像什麼野獸藏在其中……

方石寒乃是大慈大悲的少年豪俠，想到這裏，不由得興起了助人之念，不管洞中是人是獸，一頭鑽了進去！

此洞，入口不大，洞內也十分陰暗，但方石寒仗着有過人的目力，却依然可以看到三丈之外的事物！

他小心的順着甬道般的石壁向內行去，走了足足不下二十餘丈，突然走過了一處，眼前見到了亮光！

方石寒心頭一震，站住身子，放目打量，只見立身之處，突地顯得甚爲寬朗，兩壁之上，各有一顆明珠，發出濛濛白光。

兩丈之外，有着一道青石雕成的門戶，門上懸着一方石匾，刻着「苦行地府」四個斗大的楷書金字。

石門，這時是開着的！

方石寒目光所及，那石門好像比外間更爲寬大，而且也亮得多多，頓時，他忍不住長長的吁了一口大氣！

這可眞的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苦行洞，原來在這山中，而是個洞中之洞！

方石寒微微一笑，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這才大步向那門內行去。

身入其中，這才看得出，進門處是個大敞廳般的大洞，洞內空無一物，但對面的石壁之上，却左右各有一道三尺寬，七尺高的窄門。

方石寒沉吟了一下，正不知要從何門而入，突然由那右邊的門中，傳來了一陣與先前聽到的一般的呻吟之聲！

他不再猶疑，立卽舉步，由右門跨入。

目光所及，門內乃是一間禪房！

一鼎，一桌，一榻，一椅。

桌上放着一本薄薄書册。

牆上掛了一柄斑爛古劍。

榻上坐了一名長髮枯僧。

除此而外，別無長物！

那長髮老僧，在方石寒看來並不陌生，正是那曾在衡山南嶽廟禪院中見到的長髮尊者。

也正是要他前來投奔，學習魔教秘法之人！

但是，奇怪的是，那長髮尊者睜着雙目，在方石寒身上不停的打量，彷彿完全不曾相識一般！

方石寒心中惑然不解！

這一刹那之間，他完全猜不透這位魔道中高手，究竟在弄什麼玄虛。

兩人對望了一會兒，那長髮枯僧嘆了一口氣，道：「你是何人門下？什麼出身？姓名來歷，快一一向老僧說來！」

方石寒只聽得大大一怔，暗道：「他眞的忘了我的姓名了？奇怪啊！奇怪！」

心中如此的想，口中却道：「小別不到兼旬，尊者怎的就忘記了在下名姓呢？」

長髮枯僧苦笑了一聲道：「小施主，老僧與你素昧平生，怎會認得施主呢？」

語音略略一頓，又道：「是了！想是有人長的老僧模樣相同，和施主碰過面了？是麼？」

方石寒心想，這倒是可能的很了！

只是，他猜不透的是，這假冒之人又會是誰？那一身武功之高，直與「長髮尊者」不相上下呢？

想到此處，方石寒不由得抱拳道：「大師可是長髮尊者？」

那老僧道：「不錯！」

他嘆了口氣，又道：「小施主，老僧當年，乃是魔教中第一流高手，自從歷刦以後，從未在江湖中走動，小施主，竟然知曉老僧名號，叫老僧極生詫異……」

方石寒此刻已然可以確定，眼前這位長髮老和尚，是那眞的長髮尊者了！

在南嶽廟中所見，則是冒牌貨色！

但是，使得方石寒心中不安的却是，那假冒之人，要他來見長髮尊者，用意究竟是爲了什麼？

如果說是惡意，他可想不出這惡意的背後，安排的是什麼陷阱！

反正，既來之則安之，縱然有什麼意外的變故，那也得憑藉着自己的機智和武功，來小心應付的了！

他心中打定了主意，便道：「尊者名號，在下先前並不知曉，正因在那南嶽廟中，曾經遇到了一位長得與尊者貌像相同之人，要我來此看他，他自稱是長髮尊者，現在方知尊者名號……」

語音一頓，又道：「在下此刻已然明白，那位要在下來此之人，八成是假冒之人了！」

長髮尊者道：「小施主，你能到來此處，足見才智不凡，但不知你是何人門下？」

方石寒道：「區區方石寒，乃是南海潮音岩門下，家師釋諱，上聖下心……」

長髮尊者聞言，陡然臉現喜色，失聲道：「施主是聖心長老門下麼？」

方石寒道：「不錯！」

長髮尊者突然仰天嘆了口氣道：「天道好還，看來老僧尚有出頭之日了……」

方石寒聽得怔了一怔，詫異道：「尊者此言何意？」

長髮尊者凄涼的笑了一笑，說道：「小施主，看來那假冒老僧要你來此之人，到也是個有心之人了！」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那人不是壞意麼？」

長髮尊者道：「就老僧猜想，這位要你來此之人，必是存心想拯救老僧的了！」

方石寒道：「尊者可知那假冒人是誰？」

長髮尊者搖頭道：「不知道！但此人既是沒有存下惡意，八成是與老僧相識的了！」

方石寒略一沉吟，道：「尊者想想看，也許可以想得出來！」

長髮尊者道：「老僧熟識之人，多是七十出頭的老翁了……而且，知道老僧在此困居的朋友，爲數也極少，如果眞要老僧來想，大概只有三個人有此可能！」

方石寒道：「那三位？」

長髮尊者道：「劍缺，刀殘，以及苗疆一王，武魔柴施主！」

方石寒呆了一呆，說道：「那怎麼可能呢？他們……」

長髮尊者皺眉道：「小施主，你知道這三人的下落何在麼？」

方石寒道：「不瞞尊者說，他們三人，眼下都已經不在人世了！」

長髮尊者道：「小施主，老僧猜也可以猜想得出，這三位施主，都已不在人世了！是以，老僧我才會認爲這位假冒了我，約你來此之人，極爲神秘啊！」

方石寒道：「此事果然透着些奇怪了……」

他劍眉一揚，又道：「尊者適才聽在下出身南海，立卽面露喜色，莫非在下來此，對尊者有什麼事可以効力之處麼？」

長髮尊者道：「正是如此！」

他目光在方石寒身上一轉，苦笑道：「但是，如果小施主認爲老僧乃是魔教中人，而不願相處，自然又當別論的了！」

方石寒微微一笑，說道：「尊者自稱困居此處多年，不知可是由洞庭君山脫困之後，便來了這裏嗎？」

長髮尊者道：「小施主對當年老僧死裏逃生之事，知曉多少？」

方石寒搖頭道：「在下只是聽那天台月清寺的一心上人偶而提起，其中詳情，在下可說是絲毫不知！」

長髮尊者一怔道：「那一心上人還羈留在紅塵之中麼？這倒眞是出乎老僧意料了！」

他長嘆了一聲，接道：「一心上人，可算當代禪宗第一高僧，直到如今仍未槃涅，八成是滔滔人世，還有什麼無邊大劫，等待他盡一份善心，成一番功果麼？」

這幾句話似是自語，也似是向方石寒問詢！

方石寒心中一動，笑道：「不錯，眼下武林，就遭遇了一件前所少見的大劫……」

長髮尊者皺眉道：「小施主，莫非武林之中，又有什麼大魔頭出現了麼？」

方石寒肅聲說道：「在下有一件事，想向尊者請教！」

長髮尊者道：「小施主請說便是！」

方石寒說道：「尊者出身，傳聞是魔煞尊者門下……」

長髮尊者不容再往下說，立卽接道：「不錯，老僧正是這等出身，不過，老僧因爲一心想以魔教功夫，修煉正果，故而生平之中，幷未爲惡，小施主可肯相信？」

方石寒道：「在下相信！」

長髮尊者怔了一怔，看了方石寒一眼，道：「小施主爲人，乾脆的很啊！」

方石寒笑道：「如果尊者爲人不是十分正直慈善，那君山之劫，何獨唯你能夠全身而遁？這道理明顯的很啊！」

長髮尊者合十道：「小施主身具大智慧，將來必能成大功果……」

語音一頓，接道：「昔年君山之劫，正如小施主想的一樣，正派人士，對我當眞是有心網開一面，尤其是少林掌門尊弘大師，可說是成全老僧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他知道老僧精通水性，有心一掌將老僧拍落洞庭湖中，老僧又怎能脫得了身？」

方石寒暗道：「尊弘大師乃是現任少林掌門大道禪師的師祖，看來這洞庭之戰，早在六七十年之前了！」

長髮尊者又道：「不過，當時老僧已然身受三種掌傷，跌入水中以後，潛入岸邊水下石窟之中又躲了一夜，傷勢未能及時治療，方始弄得長困終南六十餘載……」

方石寒道：「原來尊者之傷，乃是因此而起的麼？」

長髮尊者道：「可不是？老僧潛在水中一日夜之後，爬出水來，先蒙漁家相救，然後，才由劍殘、刀缺將我護送來此，並承柴大痴施主之情，將這座洞府，送給了老僧，並留下一名啞奴，照應老僧的飲食……」

方石寒心中暗道：「原來這洞府，乃是武魔故居……」

但他口中却道：「那名啞奴，在下怎地未曾遇到？」

長髮尊者道：「十年之前，便已過世了！」

方石寒呆了一呆道：「啞奴已死，尊者這食用之物，又怎生解決？」

長髮尊者道：「小施主，老僧在十五年前，已然不食烟火之食了，這些年來，老僧更通曉了幾句猿語，因此每日只招呼一下那寄居外洞的一對猿猴，送我應時鮮菓，也就可以活下去了！」

方石寒只聽得大爲吃驚，他可沒有想到，這位長髮尊者已然修到辟穀的階段了！

是以，他立即笑道：「尊者現已可以辟穀，又有什麼事要在下効力呢？」

長髮尊者道：「辟穀是一回事，老僧雙腿所受之傷，是另一回事，若無小施主之助，老僧此生，只恐永難活離此苦行洞外十步了！」

他語音微頓，立即笑道：「小施主，咱們似乎扯遠了！你說有事要問老僧，何不快說？」

方石寒道：「尊者可知，令師當年曾有收養了一位義女之事？」

長髮尊者說道：「有！那算得上是老僧的師姊了！」

方石寒道：「她可是叫谷心寒？」

長髮尊者說道：「不錯，不錯！她正是叫做谷心寒的！」

他忽然目光一亮，接口說道：「小施主提她作甚？」

方石寒不答所問，反道：「君山之劫，她未曾在場，是麼？」

長髮尊者道：「她一直不曾隨同家師在江湖上走動，武林中自然不會注意到她了！其實，那時她也在君山，只是，藏在一家農戶家中，不爲人知而已！」

方石寒道：「原來如此！」

長髮尊者道：「小施主，可是老僧這位谷師姊最近在武林中露面了麼？」

方石寒道：「不錯！武林中如有大劫，那就應在尊者這位大師姊的身上了！」

長髮尊者臉色一變，道：「她……作了什麼爲害武林的大事麼？」

方石寒略一沉吟，便把那谷心寒在天台山制住了鄧洪濤等十二名少年男女之事，以及自己在南岳廟中遇到假冒長髮尊者，約他來此相見，允於傳授魔教道統之事，約畧的向長髮尊者說了一遍。

長髮尊者只聽得臉色變幻不已，連聲長嘆，說道：「老僧一直小看了她，想不到她已盡得家師眞傳了……」

話音一落，口中不斷低聲唸佛！

方石寒劍眉一揚，沉聲道：「尊者如今知曉了此事，不知有何打算？」

長髮尊者道：「這個……谷師姊此舉，也許是想爲家師報仇，其實，這些年來，老僧又何嘗不爲師父殺身之仇未報，而心中耿耿於懷……」

方石寒目中陡現奇光，冷冷接道：「尊者可知，令師一生之中，曾經害了多少武林高手性命？白道高手齊集君山，傷了令師，那不也是爲他們親友子弟報仇麼？尊者當知，仇仇相報不已，天下武林永無安寧之日了！」

長髮尊者苦笑道：「小施主，老僧若是不懂其中道理，這枯洞之中，又怎能守住六十餘年？小施主教訓之言，老僧早已想明白了！家師之仇，老僧雖是於心不安，但家師之死，則確屬罪有應得！是故，老僧這些年來，可從未想過要爲家師報仇之事了！」

方石寒道：「尊者明白便好！」

他稍一沉吟，又道：「谷心寒煉成了十二都天魔煞，尊者可有破他之法？」

長髮尊者道：「有！」

方石寒道：「尊者如是能爲武林大義設想，可肯替天下除此大患？」

長髮尊者道：「小施主，你這可難倒老僧了！按理，老僧自是應當爲武林蒼生着想，正我魔教門風，親手除此大害！但是，就情字而言，恩師雖然不仁，但他對我終有傳藝授業之恩，師父死後，弟子既不便爲他報仇，對他唯一有着一點骨肉之情的義女，老僧又怎可下的了手？」

方石寒道：「尊者這是白說了！事在兩難之間，那可要尊者痛下決心了！」

言下之意，就要長髮尊者立即作一決定。

長髮尊者苦笑了一聲，道：「小施主，不用你說，老僧也不會放手不問的啊！」

方石寒道：「尊者莫非已有成竹在胸了？」

長髮尊者道：「老僧胸中幷無成竹，只是，那假冒老僧之人，到是指明了我一條可行之路！」

方石寒道：「什麼可行之策？」

長髮尊者道：「由老僧代師傳藝，假手小施主

，正我魔教門風！」

方石寒道：「這個……」

他雖然抱了決心而來，但一旦發現那約他來此之人，乃是假冒者之後，不由得又有了另外一種想法，打算勸動長髮尊者，親自下手，對付那谷心寒了！

是以，長髮尊者雖是十分謙虛的不肯自己收徒授藝，而是說代師傳藝，但方石寒仍然有些徘徊不定……

長髮尊者見他沉吟不語，立即笑道：「小施主，魔與佛，只差在方寸之地的動念之間，施主已是聖心長老弟子，這一點應是省得的啊！」

方石寒聞言，心中一震，暗道：「是啊！師父不也曾如此向我說過麼？我怎的只因自己的自私之念，而置武林大劫於不顧呢？」

轉念及此，立即應聲道：「尊者教訓的是，在下應約而來，也就是爲了想找到救助武林同道之門，至於其他名義，在下均可不予計較了！」

長髮尊者喜道：「如此老僧就放心了……」

方石寒道：「只是，有一件事，在下還得說明在先！」

長髮尊者道：「什麼事？」

方石寒道：「尊者的傷勢，在下如有可効勞之處，尊者何不先行說明治療之方，由在下試上一試呢？」

長髮尊者似是大爲激動，深深的吁了一口氣，良久方道：「小施主，老僧六十多年都忍耐過去了，又那在乎這短短的時間？還是待小施主魔功已成，再行爲老僧治療也就是了！」

方石寒搖頭道：「且等尊者行動方便之後，再說別的吧！」

說話之間，人已向長髮尊者走了過去。

長髮尊者已然覺出，這少年人行事，甚爲果斷，自己如是不允，只怕他很可能不顧接受代師傳藝的諾言了！

因此，長髮尊者長長的呼了一口氣，道：「小施主盛意相助，老僧再若不允，那就未免太過矯情了！」

話音一落，接道：「小施主，令師聖心長老的大衍神掌，須從坎離互濟禪定入手，不知小施主練有幾成火候？能否做到水火相交陰陽幷濟程度？」

方石寒道：「區區不才，這坎離神功，大約練到了家師的八成火候！」

長髮尊者喜道：「小小年紀，能有這等成就，當眞不凡得很了！」

方石寒笑道：「尊者的傷勢，莫非要仗恃坎離神功方可治療麼？」

長髮尊者道：「不錯！老僧乃是重傷之後，未能及時運功調理，特別是中了玉杖仙子竺芸娘的玄陰指，陰寒之氣所積，再加水下寒氣交流，使得陰寒之氣，進入了老僧血脈之中，當年正當力强之際，自以爲不太嚴重，容得孟，霍兩位施主將老僧移居此間，雖經他們兩位和柴施主合力醫治，終因寒毒已成附骨之蛆，勉强將它壓制在兩腿經脈之中，不使其擴散發作，暫時保存了兩腿，但又怎會料到，斯時老僧若能痛下決心，將寒毒逼在左臂，或是一條腿中，頂多日後斷去一腿一臂，也就不會困居此洞六十多年了……」

方石寒笑道：「尊者在這六十餘年來不曾移動過麼？」

長髮尊者道：「那也不是，老僧雙掌已可作爲雙足，要想隨意行走，那也不難，但老僧自從君山之劫後，此心早如枯井，否則，又怎能修到辟穀之境？」

方石寒悽然笑道：「尊者成就之高，眞是叫人欽羨！但不知那竺芸娘，可就是隱居在西湖阮公墩的那位女俠？」

長髮尊者道：「正是此女！小施主，你認得她麼？」

方石寒道：「數月之前，在下也曾見過她一次，昔年女俠，如今已是神婆了！」

長髮尊者吁了口氣道：「那時竺姑娘不過十七八歲，如今怕不也已八十出頭了！稱作神婆，幷無不當啊！」

方石寒從他這句話中，已然聽出，長髮尊者對昔年那些恩怨，早已不曾放在心上，是以笑道：「尊者的傷勢，要怎生治療，就請吩咐！」

長髮尊者畧一沉吟道：「療傷之際要委屈小施主不少，尚望小施主見諒！」

方石寒笑道：「尊者但請指示如何療治，其他的事，不用放在心上了！」

長髮尊者合十一禮，道：「如此，老僧恭敬不如從命！」

他移動了一下身子，推開下擺僧袍，露出雙脚來。

方石寒凝目望去，只見長髮尊者那雙腿自膝蓋以下，均已萎縮得有如枯枝一般，兩脚也只剩下了皮包骨頭，不見半絲血肉。

六十年不曾走動，仍能保持這等形狀，錯非是長髮尊者這等魔道高手，如是換了一般武功之士，只恐早已腐爛不堪了！

長髮尊者長嘆一聲道：「小施主，有勞你按住老僧雙足掌心湧泉穴，然後運起坎離禪定功夫，交

替以水火神功催動老僧雙腿枯死的氣血，配合老僧羅刹魔罡之力，如無意外，也許就能迫擠那雙腿寒毒，集中在某一定點了！」

方石寒皺了皺眉道：「莫非仍不能全部排出體外麼？」

長髮尊者道：「時間太久，雙腿毛孔已然淤塞，自是無法排出體外了！不過，老僧尚望能將寒毒迫聚在左足小指之內，然後斷此一趾便是！」

方石寒道：「聽尊者言下之意，可是弄的不好，還得斬除一足麼？」

長髮尊者輕嘆一聲，道：「老僧担心的正是這等下場……」

方石寒沉吟道：「如只斬去一指，對於尊者行動，應是沒有什麼不方便吧？」

長髮尊者說道：「縱是斷去五趾，老僧行走，也不會有什麼不方便之處，只是，老僧幷不敢作此奢想……」

方石寒這時已然盤膝坐在那禪榻之上，雙手平伸，按在長髮尊者雙足掌心湧泉穴，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道：「在下這就動手，尊者也可調息運炁了……」

雙目一閉，頓時運起坎離禪定，把一口純陽眞氣，由雙手向長髮尊者足心送去。

長髮尊者這時也緩緩催動體內眞力，與方石寒眞力，形成旗鼓相應之勢。

片刻之間，兩人均已進入忘我之境。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長髮尊者額際，已然現出汗珠。團團熱氣，由他頂門長髮中升起，蔚成一股雲氣。

方石寒則依然神清氣舒，綽有餘力。

又是半個時辰過去，長髮尊者的僧袍，已然袍重汗濕透了！

方石寒的鬢角，也閃耀着晶瑩的汗珠！

顯然，兩人都十分吃力的在催動本身眞力！

× × ×

炁機相持，足足行功了兩個時辰之久，只聽得方石寒陡然雙目暴睜，大喝一聲，道：「尊者你小心了……」

但見他雙手掌心一吞一吐，兩股眞炁，有如山洪爆發一般，冲向長髮尊者體內。

長髮尊者混身大大一震，突然之間，他那枯瘦的小腿，竟然掙脫了方石寒的掌心，可以自由移動了！

方石寒雙手一收，緩緩起身，跳下雲床。

長髮尊者則十分疲憊，但又十分激動的張眼抬目方石寒道：「小施主，辛苦你了！」

方石寒笑道：「尊者，恭喜你寒毒盡祛，但不知尊者打算斷去那隻足趾？」

敢情由於方石寒一身坎離互濟的神功，功力高到九成，是以那寒毒已有十之七八，被他離火化去，餘下十之二三，已可由長髮尊者自行運氣移動了，是以，方石寒才會有此一問！

長髮尊者低聲道：「小施主功力之强，大出老僧意料，這餘下的些許寒毒，雖不排出體外，那也沒有什麼問題，老僧有意將它逼至左足小趾，並且自行切斷小趾血脈，即使不斷此肢，寒毒也不會再行發散了！」

方石寒笑道：「如此甚好，尊者且行調息，區區爲你護法！」

長髮尊者感激的笑道：「大恩不敢言謝，此處極爲隱秘，小施主不妨也調息一番，諒也不會有人找到這裏！」

方石寒笑道：「區區遵命……」

話音一落，坐在石地之上，便自運功調息。

長髮尊者深深吁了一口氣，也自閉上雙目。

× × ×

在寂靜中，不知過了多少的時光，方石寒竟然一驚而醒！

舉目望去，只見長髮尊者依然入定未醒！

但是，石洞之外，却隱隱約約的傳來了乒乒乓乓之聲！

他略一凝神，便已發現，這等聲音，似是有人正在拚力搏鬥！

方石寒心中一震，回顧了長髮尊者一眼，立即騰身而起，大步向洞外行去。

轉過了內洞的石門，那搏鬥之聲，入耳越發清晰！

方石寒急行兩步，穿過外洞，到了洞口！

只見那洞外的兩丈寬的巨石之上，這時有三條人影，在飛快的閃動！

其中之一，是一身紅衫。

另外兩個，則全身棕色，因爲此時已是半夜，月光不太明朗，山影掩映之下，方石寒也瞧不明白，那兩條人影身上，穿的是什麼衣物！

他略一尋思，立即大喝一聲道：「什麼人胆敢在此撒野？」

話音一落，人已向外奔去！

這時，他方才看清，那紅衣人，正是「風月教主」黃瑟。她揮動着一支短劍，顯然是打的甚爲吃力。

那兩個棕色之人，其實根本不是人，而是兩隻身具武功的猿猴！

方石寒明白了！敢情是長髮尊者的守洞兩猿猴

，想阻止黃瑟入內。

他話音一落，那「風月教主」黃瑟立即嬌呼道：「方公子，這兩個畜牲眞是可惱，快替妾身將牠除去！」

方石寒笑道：「教主，這兩隻靈猿，乃是爲長髮尊者守洞的，教主可千萬莫要傷了牠們！快些住手……」

黃瑟嬌喘連連的說道：「方公子！這一對猴頭，武功甚是了得，牠們若不先行停手，妾身可抽不開身子啊！」

方石寒聞言，怔了一怔，心想：難道還眞得要我出手助她，將這兩隻猿猴逼退麼？

忽然之間，正待舉步上前，只見那一對猿猴，忽然呼嘯了一聲，同時收手，疾如閃電般，打方石寒身邊穿過，退入了洞內。

方石寒吁了一口氣，暗道：「牠們到也通靈得很……」

但口中却道：「黃教主，妳受驚了！」

黃瑟這時顯得甚是狼狽，一面收好短劍，一面喘息不定的向方石寒道：「方公子，你見到長髮尊者了？」

方石寒道：「見到了！」

說話之間，那黃瑟已香汗淋漓，嬌喘不已的走到方石寒身前，眨動着大眼，道：「公子，那長髮尊者怎麼說了？」

方石寒道：「尊者正在入定，區區尚未與他深談！」

黃瑟心是怔了一怔道：「公子，他……可是不願把魔功傳授給你麼？」

方石寒聞言，心中一動，暗道：「她如此關心長髮尊者是否傳授魔功，莫非有什麼企圖麼？」

一念及此，不由得笑道：「沒有啊！」

黃瑟忽然嬌笑道：「那就好！否則，妾身可眞担心死了！」

方石寒忖道：「她果然是別有用心的了！」

但他口中却未點破，只淡淡一笑道：「黃教主，妳是一個人來的麼？」

黃瑟搖了搖螓首，笑道：「不是！」

她這時的神情，十分嬌媚，那混身緊裹在粉紅勁裝中的手滿的胴體，隨着她的美容，突出的部位，不住的顫動。

方石寒只看得心中一蕩，暗道：「這女人身爲風月教主，果然是狐媚惑人得很……」

不過，方石寒口中却接道：「教主是與何人同來？」

黃瑟道：「一心上人！」

方石寒原以爲她必是與齊伯玉或是鄭仙吾同來，結果竟是一心上人，自然使他大爲詫異，脫口道：「怎麼？一心上人竟來了麼？他現在何處呢？」

黃瑟格格一笑道：「上人與妾身分頭在這神翁崖畔查勘公子下落，妾身是谷底上行，上人則在崖上等候，此刻只怕上人還在崖上。」

方石寒笑道：「這可眞不敢當了！尤其是適才，使得教主飽受虛驚，區區心中甚是不安！」

黃瑟又走前了兩步，突然媚笑着嬌聲說道：「公子說那裏話了！適才遇險，那也只能怪妾身自己武功不足啊！再說，妾身本是担心公子安危，才趕來終南山，但又怎料得到會被兩個畜牲所欺侮，反而要公子來解危呢？妾身想想，眞是後悔多此一行的啊！」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教主不用自責了！區區對教主如此關懷之意，感激得很！」

黃瑟對方石寒的這句話，到是聽得十分受用，舉手一掠髮角，低笑道：「公子，說眞的，那長髮尊者可曾應允傳你魔教武功了？」

方石寒笑道：「當然應允了！」

黃瑟道：「各部魔功，都傳授給你麼？」

方石寒道：「教主一再追問不已，莫非……」

他忽然止住話聲，故意不往下說！

因爲，他突然覺悟到，風月教主如是有什麼企圖，那也得由她自己親口說將出來。

黃瑟大眼睞了一睞，深深的吐了一口氣，道：「公子，妾身當眞是私心欲有所求啊……」

方石寒只感到一陣如蘭之氣，由黃瑟口中，吹到自己臉上，不由得心神又是爲之一蕩，只覺得這位看來美極，艷極的風月教主，竟是如此誘惑人，使人興起一股衝動得不克自持的慾望！

他呆了一呆，眞想一把將她摟了過來！

除却巫山不是雲

但是，方石寒究竟是當代第一聖僧的弟子，雖然這頃刻之間，使他如飲醇醪，心中充滿了醉意，然而，也只限於這一刻之間而已！

黃瑟那雙水汪汪的大眼，閃爍着迷人的光彩，此時正默默含情的注視着方石寒，但方石寒却淡淡一笑道：「教主如有所求，那必是魔教中極爲高明的獨門功夫了！」

黃瑟見他居然能不被自己迷心亂意大法所惑，不禁心中大爲敬佩，也着實的吃驚不小！連忙笑笑道：「可不是麼？自然是很玄奧的獨門功夫了！」

方石寒陡地冷笑道：「魔教武功，教主如此急於了解，那又是爲了什麼？可是想用來害人麼？」

黃瑟聽了，先是呆了一呆，繼而忽然咭咭一笑道：「公子，你瞧妾身是個害人的人麼？」

方石寒沉吟道：「很難說！」

黃瑟婉然低首，嘆了一口氣道：「公子，你有這等想法，妾身不能怪你，誰叫我承繼這風月教主之位呢？」

她語音幽怨，越發顯得楚楚動人。

方石寒聽得一皺眉，道：「教主言外之意，可是妳並不喜歡充任這風月教主的榮耀麼？」

黃瑟幽幽一哼道：「也許，說來使公子難以相信，妾身對這風月教主的身份，當眞是早已厭倦了啊！」

方石寒說道：「教主此言，果然使人難以相信了！」

黃瑟道：「公子，在你的印象之中，風月教的口碑，應是如何？」

方石寒淡淡一笑道：「門下多是淫蕩女子，常使江湖人物，墮其陷阱。」

黃瑟嘆了一口氣道：「公子責備的不錯，風月教的門下，果眞是爲諸多正直人士所不恥！」

方石寒道：「教主明白便好！」

黃瑟遲疑了一下，低聲道：「但……妾身的作爲，說將出來，只恐公子也不相信了！」

方石寒道：「教主作爲，可是有什麼不同之處麼？」

黃瑟道：「風月教武功，欲想大成，少不得要藉陰陽採補之術，來彌補女子先天體力上的弱點，是以，本教門下的少女，個個都被人目爲淫娃蕩婦了……」

她說出這等話，似是還有些害羞，一雙大眼，竟是不敢朝方石寒望去。

方石寒冷冷一笑，說道：「教主是想爲她們辯白麼？」

黃瑟搖了搖頭：「妾身並不想爲任何人辯白，不過妾身只要向公子說明一件事！」

方石寒道：「什麼事情？」

黃瑟道：「妾身不是那等人……」

她那嬌柔的粉臉，微微的泛起紅暈。

方石寒看了她一眼，忽然覺得心中有些不忍，接口說道：「教主，妳說的在下似是不能不信了！倘若妳不會騙我，這風月教主，又怎會落到妳的身上呢？」

黃瑟心中大感高興，柔聲道：「公子，接掌風月教主，乃是恩師遺命，妾身想不應允，也由不得自己啊！」

方石寒道：「上一任教主麼？在下彷彿記得，她姓崔，名叫幻影，是不是？」

黃瑟道：「不錯，但她不止是妾身的恩師，而且，也是妾身的姑母，是故，妾身雖然不想接掌風月教主之位，但卻無法拒絕！」

她語音頓了一頓，又道：「只是，妾身當時曾要求姑母應允了我的一個條件，我才同意接任教主的！」

方石寒道：「什麼條件？崔教主答應了麼？」

黃瑟道：「姑母若不應允，妾身是決不會接掌教主之位，所以，姑母當然是應允了啊！」

她低頭一笑，又道：「妾身的條件，乃是向姑母要求，允許妾身保持女兒清白之體……」

最後幾個字，聲如蚊蚋，顯然，她的羞澀之態並非做作出來的，到底，她當眞的還是一位黃花閨女啊！

方石寒心中一震，暗道：「這可能麼？」

這一段時間，方石寒認爲黃瑟乃是淫婦，因此，也認定她的年紀已在二十四五歲以上，但這時聞言，再凝目向黃瑟看去，方始發現，她雖然很成熟，很艷麗，但似乎全是由於化粧技巧而勾繪出來的！看她眞實的年紀，頂多不會超過二十！

黃瑟被他看的大爲不安，略一忸怩，低聲道：「公子，妾身接掌門戶兩年，可從來沒有親近過男人……」

她說到這裏，嬌靨如被火炙，紅到耳根。

方石寒則陡感心中血氣大震，忖道：「倘眞如此，這位姑娘可眞叫人欽佩的很了！」

口中不由接道：「教主守身如玉之事，不知你屬下之人是否知道？」

黃瑟緩緩搖頭，道：「除了我貼身四侍女而外，其餘的門下，全不知道……」

她嘆了口氣道：「其實，那風月四侍，根本就是妾身的身外化身啊！」

方石寒說道：「原來如此，那眞是難爲了教主了！」

黃瑟俛首一笑，道：「公子，妾身因爲一向守身如玉，所以對於本教武功，無法更上一層樓，教中有幾個對心的淫婦，更在不停的動着歪念頭，想將妾身趕下教主之位，若非四侍得我指點，武功日有精進，恐怕妾身早已喪生在她們手中了！」

方石寒怔了一怔道：「教主的處境，這不是十分危險麼？」

黃瑟幽幽一嘆道：「武林中人，本就時時刻刻都置身在危機瞬息的險境之中，妾身倒並不怕一己的生死，而是風月教如果落在這班人手裏，那後果可就眞的有些叫人不敢想像了！」

方石寒暗暗吃了一驚，忖道：「這可不是假的

！紅顏禍水，那時武林中眞不知道要被她們擾得成個什麼人慾橫流的世界了……」

一念及此，不由得接道：「教主能有這等用心，區區深感欽佩，但不知教主適才相詢之意，是想知曉那一種魔教功夫？而且……這種功力，教主想學來作甚？」

敢情，方石寒才智過人，黃瑟心中所想，十之七八均已被他料中了！

黃瑟聞言，漲紅了臉道：「妾身因爲不願親近男人，故而至今仍是純陰之體……」

她似是不大方便說出某些露骨之詞，只好用紅衫窄袖，掩住自己嬌靨，彷彿喃喃自語般，慢慢的停了一下，方始又道：「聞得魔教中有一種『烈火陰罡』功夫，乃是專從純陰路徑，修練陰極陽生之道，妾身就是想知道這門功夫修練法門……」

方石寒恍然一笑，道：「教主之心，在下明白了！」

他略略一頓，又道：「不過，這事還得待在下問過尊者，方能應允教主！」當即把見到長髮尊者以後的一切情形，說了一遍，那言下之意，不啻已然答應了黃瑟，只要長髮尊者不反對，他定然可以將這門功夫修練方法，轉授於她了！



方石寒看到黃瑟正與二猿猴激鬥。

黃瑟聞言，大喜過望，睜着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看了方石寒半晌，兩顆晶瑩的淚珠，順着香腮流了下來。

方石寒心中深感快慰，因爲，他忽然間發覺，像她這種身份，處身那種環境中的少女，居然能出污泥而不染，委實是太以難得！這比那在禮教束縛下長大，而自認爲三貞九烈的女人，要堅強，可靠的多多！

在這一刹那之間，他對她的觀念，有了絕對改變！

是以，他不禁改口笑道：「姑娘，那一心上人久等你不曾上去，只怕有些着急了……」

黃瑟伸出纖纖玉手，抹去淚痕，莊容道：「公子說的是，妾身這便去請上人來此！」

方石寒本想要他們在崖上相談，但繼而一想，長髮尊者是否可以馬上行動，尚在未定之數，要他們在崖上等候，又要等到何時？反不如由他們下來，縱然時日稍長，也有個遮風擋雨的棲身之所！當下忙道：「如此甚好！」

黃瑟福了一福，飛身一躍，上崖而去。

方石寒只望着她的嬌影在林石間隱沒，這才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自語道：「想不到我以前竟錯看了她……」

他語音未已，突然有人笑道：「小施主，如此可人，的是人間難覓，你……莫要辜負了她那一片向上之心……」

方石寒吃了一驚，回頭望去，只見長髮尊者不知何時已來到了自己的身後。正露出微笑，望着自己！

看清了是誰之後，方石寒不由得俊面之上窘得發熱！

但他口中却道：「尊者醒來了……」

長髮尊者合十道：「老僧這裏先行謝過小施主再造之恩了！」

方石寒連忙還禮，微微一笑，說道：「晚輩已要黃教主去請一心上人來此，但望尊者莫要責罵晚輩擅自……」

長髮尊者笑道：「老僧豈是那等不通情理之人？何況，一心上人，與老僧不但同是佛門弟子，而且，昔年也曾有過數面之緣，故人能够刧後重逢，老僧可眞正是高興都還來不及呢……」

長髮尊者語音未竟，頭頂上，已然傳來一聲佛號！

接着，兩條人影一躍而下。

方石寒剛自道得一聲道：「上人來得好快……」

」只見那一心上人已合十向長髮尊者道：「一別六十餘年，想不到仍有相見之日，老衲深信這因緣兩字，眞是絲毫不爽了！」

長髮尊者連忙還禮合十，說道：「大師昔日戲言，總算種下了前因，得有今日之果，那也並不是意外……」

兩人對答，在方石寒聽來，似是隱含了什麼玄機一般，不由得笑道：「上人既與尊者乃是舊友，那天在南嶽廟中，上人爲何不曾指明那位尊者乃是假冒呢？」

一心上人哈哈一笑道：「施主，當時老衲只是略有疑心而已，其實，如果不是那位長髮尊者走的太快，老衲只怕少不得要冒認了他了！」

長髮尊者笑道：「能使大師錯認，足見這位冒我之人，易容之術，已到爐火純青之境了！可恨的是，老僧還不曾想出，此人竟會是誰？」

上人一笑道：「適聽黃姑娘相告，老衲還不大相信，但此刻一見，老衲自然不得不相信那南嶽廟中之人，乃是個冒名頂替之人了！」

長髮尊者笑道：「何以見得？」

一心上人道：「那人故作魔頭之態，與尊者一向不似魔頭之態，正好相反！」

長髮尊者大笑道：「上人之意，那是說先前你已經認爲老僧變得兇狠狠的眞魔頭了，是麼？」

一心上人道：「那也不全是了！老衲只道你在那兒表演做戲！却不料，那人果然不是眞的！」

長髮尊者道：「大師既然來了，就請入內一敍吧！」

一心上人笑道：「正要入內一談……」

話音一頓，回顧風月教主道：「姑娘，妳也進來，說不定正有不少好處！」

黃瑟笑道：「晚輩也正想叩見尊者！」

說話之間，向長髮尊者檢衽爲禮。

長髮尊者呵呵一笑道：「姑娘少禮，老僧已知妳的心意，自當成全姑娘成此功德……」

黃瑟先是一怔，繼而却滿面通紅，低下頭去。

方石寒這時却道：「上人來了，不知大慈山莊可還派有他人追隨？」

一心上人道：「也許會有，不過，他們不會露面，鄭盟主用心，無非不想讓小施主出什麼岔子而已！」

長髮尊者笑道：「老僧本是魔教中人，正道諸公，對老僧不放心，那也是情理中事！大師，咱們且到洞內坐坐敍敍吧！」

四人相偕進了那苦行地府，就在長髮尊者打坐的那間石室內坐定。

一心上人吁了一口氣，道：「這些年來，當眞是難爲了尊者了！」

長髮尊者合十道：「大師好說！如此生涯，憑心而論，老僧過得倒也心安理得的很！」

一心上人點頭道：「處此苦行之境，正是自求更新之地，聽尊者這麼說，這些年來，你必已大有所獲了！」

長髮尊者道：「不敢，小有所悟而已！」

語音畧畧一頓，接道：「大師，當年那句話，你沒有忘記吧？」

一心上人道：「一副狂妄的念頭，惹得老衲羈身紅塵，無法超昇，這個玩笑，開得不算小了！不過，由此也給老衲一個教訓，佛門弟子，可千萬莫要輕易然諾，否則，那因果相連，必有報應！」

長髮尊者道：「大師，魔教中子弟，如是只剩老僧一人，大師的心願，可說已然達成了！」

一心上人道：「不錯！可惜的是，這魔教中子弟，非但不止你一人，而且，還多的可怕！」

長髮尊者道：「可是指那谷師姊而言？」

一心上人淡淡一笑道：「昔年老衲原只道令師的這位養女，根本未習武術魔功，而尊者又是本性未泯之人，方始戲謂，不將令師魔教中人全部度入正果，老衲決不脫身紅塵，怎料只此一言，竟然遺下莫大後顧之憂呢？」

長髮尊者也微微一笑道：「大師，老僧個人，已可不列入大師顧慮之中了！」

一心上人微微一笑，道：「十年之前，老衲已發覺了！」

長髮尊者笑道：「十年之前，老僧果然通悟了心鏡魔緣之旨，不想大師遠走千里之外，居然還能發現，這可眞是難得的很了！」

一心上人道：「但老衲當時唯一不解的却是，尊者道成的感兆，老衲既已發覺，而靈台之際，却

依然蒙有暗影，難成正果，只道是尊者又有傳人出世爲禍，千不料，萬不料，居然會是令師那位養女，竟將魔教功力，全部習就，並且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

長髮尊者合十道：「我佛慈悲，大師所願，老僧相信，必可如願以償！」

一心上人道：「倘若不成，老衲也只有以身殉魔一路可走了！」

他目光一轉，向方石寒道：「小施主，有關你來此目的，可曾與尊者研究過了？」

方石寒道：「談過了！」

一心上人道：「小施主有何打算？上人可曾應允……」

方石寒道：「尊者倒是滿口承認了！只是，在下突然覺得，先前之計，可以更改了！」

長髮尊者道：「小施主莫非變了主意？那可不成，老僧好不容易尋到小施主這等人材，你不答應傳我魔教教統，老僧豈非死不瞑目了麼？」

一心上人大笑道：「小施主，人命關天，你可玩笑不得了！」

方石寒皺眉道：「尊者如此看得起晚輩，本是晚輩之幸……」

長髮尊者道：「小施主，你這話可言不由衷了！老僧比不上聖心長老遠矣，老僧要你傳我衣鉢，爲的無非是想不使魔道功力失傳，不使魔教再被惡人用以爲惡而已！」

一心上人道：「就憑尊者此言，小施主已然無可推辭之理了！」

方石寒道：「上人之意，也是要晚輩習練那魔刹尊者的魔功麼？」

一心上人道：「有何不可？」

方石寒道：「上人應知，大慈山莊定計之時，原以爲長髮尊者與谷心寒乃是一路之人，事實上眼下尊者的爲人，與谷心寒乃是背道而馳，那又何必晚輩再習魔功，假意置身谷心寒手下呢？」

一心上人沉聲道：「這……倒也有理……」

但長髮尊者却道：「什麼有理！難道大師要我親自出面去對付谷師姊麼？那可就先對先師大不敬了！諸位本是正道中人，這等不孝之行，豈可逼人去做？」

一心上人一怔，說道：「這個……似是更有理了！」

方石寒不禁一呆，道：「大師仍要晚輩依計行事麼？」

一心上人道：「要不要置身谷心寒手下，並沒有多大關係，只是，魔教武功，小施主却是不可不學！」

黃瑟此刻望了方石寒一眼，道：「方公子，尊者一片苦心，公子莫再推辭了！」

長髮尊者微微一笑道：「小施主，老僧乃是代師傳藝，你也不用對老僧有什麼禮遇，而且，花費的時間，也不會太久，只要小施主應允，咱們只消先在此間停留個十天半月卽可！」

方石寒沉吟了一陣，道：「大師和尊者都如此寄望在下，晚輩若是不允，未免太不通情了！」

言下之意，已然應允了！

一心上人笑了笑，道：「小施主果然是個明白人了！」

長髮尊者更是十分高興，大笑道：「大師，方小施主應允了傳我魔教道統，對老僧而言，實實在是了却了一樁極大的心願了！這番老僧再度出山，今後也不用再回此間，說不定要陪上人去到天台，完此正果，棄此皮囊了！」

一心上人合十道：「善哉！善哉！老衲正是求之不得，得一有道良伴，老衲那西天路上，必不寂寞！」

方石寒接道：「大師，咱們要不要先回大慈山莊？」

敢情，他忽然想起，這處山洞，沒有食用之物，倘是眞要住上十天半月，自己和風月教主的三餐，又如何才能解決？

是以，他才有此提議。

一心上人笑道：「回轉大慈山莊作甚？」

方石寒道：「此間沒有食用之物，大師和上人已然可以絕烟火之食，而區區和黃姑娘則無此能，十天下去，咱們豈不餓死了麼？」

一心上人大笑道：「只是爲了這個麼？」

方石寒道：「可不是？」

黃瑟也笑道：「是啊，公子不提起，晚輩倒也不曾想到呢！十天不吃東西，那可不成！」

一心上人道：「你們不用担心，吃的事，保在老衲身上便是！」

長髮尊者看了一心上人一眼道：「大師可是要下去化緣麼？」

一心上人道：「此處臨近長安，大戶人家不少，老衲下山走上一趟，諒也不會空手而返！」

長髮尊者笑道：「那又何必？其實，終南山中，僧院不少……」

他話音未已，一心上人已失聲道：「是呀！老衲想起來了！」

長髮尊者一怔道：「你……想起什麼了？」

一心上人道：「終南普賢下院，離此不遠，飲食委由他們代爲料理，又有何不可？」

長髮尊者道：「這倒使你……」

他目光在方石寒身上一轉，道：「小施主，你放心了麼？」

方石寒自然不好再說什麼，當下笑了笑道：「大師既然如此不解辛勞，晚輩只覺心中有些不安而已……」

一心上人道：「小施主，老衲乃是爲武林蒼生着想，你又何必於心不安呢？」

話音一頓，向長髮尊者說道：「老衲這就去那普賢下院一行，尊者代傳道統之禮，不妨先行舉行了！」

身形一轉，向外行去。

黃瑟道：「大師，晚輩可要與你同去？」

敢情，她懂得武林中規矩，這等代師傳藝的拜師大禮，是否可任由旁人在一邊參觀，各家的規律不同，她如此說，乃是想避開這一段時光。

一心上人頭也未回，道：「不用了！」

說話間，人已出了石洞。

長髮尊者適時笑道：「姑娘不用避諱，魔教中傳藝大禮雖然向來極爲隱秘，但對於姑娘，却是例外！」

黃瑟聞言喜道：「尊者厚待晚輩，叫晚輩好生感激！不過，晚輩還是到洞口護法爲是！」

長髮尊者笑道：「姑娘，有一句話，老僧想說已久，不知姑娘願不願接受？」

黃瑟一怔，說道：「什麼事？尊者只管吩咐便是！」

長髮尊者道：「方施主傳我魔教道統，但他眼下却不便混入我師姊手下，因此……」

他看了方石寒一眼，方道：「老僧想變通一下，那置身谷師姊門下之事，改由姑娘前去，妳願是不顧？」

黃瑟的芳心之中，大出意外的怦怦一跳，須知長髮尊者此言，不啻向她點明了一點，連她在內，也將成爲魔教中的一名傳人了！

她自是心中十分願意的了！

不過，她此刻對方石寒可是情有所鍾，因而，她雖然關心高興，口中却道：「這個……但不知方公子會不會同意？」

方石寒豈會聽不出長髮尊者言外之意？

黃瑟話音一落，他立即笑道：「此事安排甚好，在下怎會不同意呢？」

長髮尊者笑道：「姑娘，方施主已然應允，以後可要委屈姑娘了！」

黃瑟道：「晚輩理當効勞……」

長髮尊者緩緩起身，由身後的石壁上一處狹洞之中，取出了一幅眞像，掛了起來。

八方風雨動中原

方石寒縱目望去，只見那紙上乃是一位手抱長劍的披髮僧人，濃眉大目，神態威武不凡，錯非抱了支長劍，却也看不出一絲殺氣，那件白色僧衣之上，斑斑駁駁的沾了幾點血漬。

方石寒心想，這必是魔刹尊者的眞像了！

長髮尊者當先拜了三拜，這才向方石寒道：「小施主，這便是先師眞像了！老僧代師傳藝，少不得要小施主和黃姑娘委屈一下，拜上四拜！」

方石寒道：「那是自然！」

雙膝一曲，跪了下去。

黃瑟也隨着他，挨着他，拜倒在地！

長髮尊者口中喃喃自語一陣，三人同時又拜了四拜，行了叩師大禮。這才起身向方石寒黃瑟道：「師弟師妹請起說話！」

方石寒，黃瑟又行了拜見師兄之禮，這才站起身來。

長髮尊者笑了一笑道：「師弟師妹，你們已是魔教中弟子，愚兄別無叮囑，只望你們光大魔教，不濫殺生靈，愚兄便已心滿意足了……」

方石寒恭聲道：「小弟記下了！」

他轉頭看了黃瑟一眼道：「師妹，大師兄之言，妳可要牢牢記住啊！」

黃瑟道：「兩位師兄放心，小妹如有越軌之處，但憑師兄處置便是！」

長髮尊者哈哈大笑道：「師弟放心，小師妹心性善良，決不會作出越軌之事，到是師弟英華外放，一身殺孽不少，此後千萬稍體上天好生之德，莫要妄動殺機纔好！」

方石寒聞言，心中一凜，暗道：「恩師也曾如此告誡於我，看來我眞要收歛一些了！」

口中却道：「大師兄告誡的極是，小弟今後，敢不常記在心……」

長髮尊者笑道：「師弟，由明天起，愚兄即將師門心法傳授你們，魔教武功雖然走的偏門，但與師弟所習亦可謂大同小異，因此，有關小處的招術，愚兄就不加解說，如是一切順利，三天時光，師弟應可領悟其中一切了！」

方石寒一怔道：「那怎麼可能呢？」

長髮尊者道：「師弟一代奇材，愚兄說的三天，事實上也許并用不着呢！」

黃瑟笑了一笑道：「大師兄，據小妹所知，魔教武功走的固然是速成捷徑，但功力深淺，却與小妹等過去修煉一般，大師兄所謂三天可傳心法，那

必是只指口訣和如何修習的門徑了！」

長髮尊者道：「不錯！至於本教別有幾套武功招數，愚兄早已錄成手卷，傳與兩位之後，你們何時習練皆可！」

方石寒這纔恍然大悟，說道：「原來如此……如依照師兄這等說法，小弟倒希望不必浪費三天時光了！」

長髮尊者道：「師弟急於想救助那十二名少年高手之心，愚兄甚是了解，但是，也不必在這一兩天啊！」

說話之間，一心上人已然回轉。

他手中捧了一個尙達三層的飯盒，笑道：「小施主，如果餓了，這些素菜，也可將就着一些食用了！」

方石寒和黃瑟到眞是餓了，聞言笑道：「有勞上人奔波了……」

一心上人大笑道：「不瞞兩位說，老衲并未辟穀，因此，老衲可比不得長髮師兄，沒有五穀雜粮，老衲可也支持不了……」

說着，打開飯盒，擺出六七樣素菜，三人便在那石洞的地上吃用起來。

當晚，長髮尊者便開始將魔教心法，傳給了方石寒和黃瑟，以兩人才智而言，自然是一點即透的了！

三天時光，一幌眼便過去了！

方石寒最是關心的事，便是魔教中是否另有破解十二都天魔煞被制的方法，但出乎他意料的却是，長髮尊者并未提及！

方石寒幾次想問，都忍住沒有開口！

因爲他也曾想到，如果有什麼特別破解之途，自己不問，長髮尊者也會自動的告訴了自己，他既然不說，必然是只有取到本命令牌的一途可循了。

一心上人也沒有問，這三天之中，除了到了要吃飯的時候，他便去普賢下院拿來飯菜，其他時間，連個影子也找他不到！

第四天一早，四人離開了那苦行地府。

× × ×

方石寒等三人離開大慈山莊到終南山去找長髮尊者，其間也不過只有半個多月時光，但武林之中，却在這十多天中，出了幾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六大門派中的華山派，在一夜之間，被人毀去，派中弟子，幾乎全部橫屍華山仙掌崖前，據由外行返山，處理後事的天璇劍諸葛元，在檢點屍體時，却未發現他們的掌門人葛青青蹤跡。

第二件大事，則是傳聞埋劍谷這一代主人，突在中原現身。

第三件大事，便是「風塵三俠」竟然同時橫屍在嵩山少室峯頂，每人屍體的後心之上，都印了一隻掌印，屍體之旁，留下警告字句，要少林和尚，立即封閉山門，不得過問武林中事。

第四件大事，便是嶽麓山鐵劍門的總壇，被人放了一把火，燒得精光，除了「無影叟」呂昊夫婦女兒呂燕，及幾位高手逃出了火窟而外，其餘的人幾乎死光！

這幾件事，說大不大，說小，那可眞不小了！幾乎任何一件，都足以引起一場血腥屠殺！

但是奇怪的却是，武林中并未曾出現什麼大屠殺事件，靜得很，靜得使人有些難以相信眞出過這些大事！

四人悠哉遊哉的回到了大慈山莊。

他們到達的時候，乃是凌晨。但是，莊中子弟却早已起身，下田的下田，做活的做活，竟然也是出奇的安靜！

方石寒原也担心大慈山莊，會不會在這些天中，出了什麼變故，眼見一切如舊，他可是放下了心了！

因爲，他們尙未獲悉武林中發生了這幾樁大變故。

四人進了莊門，直奔大廳而去。

天井之中，却也未見一人，這等光景，倒叫方石寒大感意外。

他回顧了一心上人一眼，笑道：「老前輩，這莊中可是有些不對勁啊！」

一心上人沉吟道：「果然與往常不大相同，但看這等平和，諒也不是出了什麼不祥之事……」

說話之間，四人已然到了大廳之中。

這時，纔有一名莊中子弟，由側門走了過來，一眼見到了一心上人和方石寒，自是連忙上前請安問候。

方石寒雖在莊中住過很久，但也未能將莊中子弟人人都會記得姓名，當下笑道：「兄弟，莊主老前輩呢？今日早課，怎的停了？」

那中年莊丁恭聲道：「啓禀方少俠，早課習武，已然停了七八天了！」

方石寒一怔道：「爲什麼？」

莊丁的回答，使他大感意外；因爲他深知大慈山莊的規矩，錯非有什麼天大的事情發生，這早午兩次練功，決不會取消不練的！

那莊丁接道：「小的也不知爲了什麼，據駱神君說，莊主這些天要在後莊和幾位朋友聚會，抽不出工夫來監督莊中子弟練功了。」

方石寒怎會相信？

就算鄭天心抽不出空，莊中的五位護法神君，難道也抽不出空來麼?而且，眼下這前廳沒有莊中首要人，彷彿大慈山莊已然變成了一座普通的農家，而不是武林盟主的府第，顯然這中間有着極不平凡的原因！

不過，他也明白，再問下去，只怕也問不出什麼更多的名堂來了。當下笑了笑道：「莊主現在後莊麼?」

那莊丁道：「不錯！方少俠，可要小的前去通報?」

方石寒搖頭道：「不必了……」

當下引着長髮尊者，四人直向後莊行去。

穿過幾進房舍，越過一處花木扶疏的花園，不遠之處的一片松林，便是那大慈山莊的後莊所在。平時，這後莊一帶是甚少有人來此，但今天却又有些例外，只見那松林之外，有着幾名莊中弟子在打掃落葉枯枝，林右的幾畦山田之中，也有着幾名在那兒栽種什麼作物。

方石寒心中一動，暗道：「如此光景，只恐莊中有了什麼大變……」

尋思間，四人已然到了松林之前。

那本是在清掃落葉的莊中子弟，突然有兩名走了過來，他們一見方石寒，立卽垂手肅立，恭聲道：「見過方少俠！」但却擋住了四人去路。

方石寒皺眉道：「莊主可在林內?」

那兩名弟子道：「在！」

說話之時，目光却落在長髮尊者身上。

方石寒心中明白，鄭天心在林內，林外不用高手警衞，而用莊中一般弟子，那必是別有原因，而且，有着掩人耳目之意，當下向那兩名弟子說道：「快去通知老莊主，就說在下已請得長髮尊者回來了！」

那兩名弟子互望一眼，立卽由其中一人轉身而去。

不移時，只見那曲江陵急步走了出來，大聲道：「方兄，快請幾位前輩入內……」

方石寒笑了一笑，引着長髮尊者，陪同一心上人和風月教主黃瑟，迅快的走入了林內，來到一排茅屋之前。

曲江陵領着四人進內，穿過了正面的一間房舍，又越過了一座天井，來到了一間十分雅緻的大廳之前。

只見武林盟主鄭天心，正和鄭仙吾佇立階前等候。

方石寒上前見禮，鄭天心，鄭仙吾還過禮，方石寒立卽爲長髮尊者介紹……

但他想不到的却是，長髮尊者竟哈哈一笑道：「師弟，不用介紹了，愚兄和他們昔年有過一面之雅！」

這時，鄭氏二老已大步走下台階，迎着他們入內。

坐定以後，兩名使女奉上了香茗，一心上人，口宣了一聲佛號，道：「施主，那齊天王和嚴老兄等人呢?」

鄭天心長嘆一聲道：「大師，武林中又有大變，四位一路行來，可是未曾聽到麼?」

武林盟主答非所問，顯然是大不簡單了！

一心上人怔了一怔道：「什麼大變?老衲等一路行來，似是安寧的很啊！」

鄭天心也似是有些意外，皺眉道：「大師眞的一點都沒有聽說麼?奇怪！」

方石寒接道：「盟主前輩，我們一路行來，彷佛都沒有見到什麼武林人物啊！」

鄭仙吾這時沉聲道：「方老弟，你可會想到這時情況，有些奇怪?」

方石寒道：「不錯！晚輩正是十分奇怪！」

一心上人道：「施主，聽你們之言，武林中正是有了十分驚人的變故了！」

鄭仙吾點了點頭道：「可不?華山派遇了滅門之禍，風塵三俠陳屍少室，劍谷主人出現中原，這三樁大事，那一件不足以震動武林啊……」

鄭天心則接着把這三樁事情的發生，又作了詳盡的說明，只聽得四人變色不已！

他們怎會想到，這些天中，武林中不竟又歷經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大變！是以，鄭天心話音一落，方石寒就忍不住道：「老前輩，那兩樁殺人的事莫非又是魔教中人幹的麼?」

鄭天心道：「很可能！」

鄭仙吾則冷笑了一聲道：「除了魔教中人，老夫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有這等大胆！」

長髮尊者這時合十喃喃唸佛，道：「罪過！罪過……」

顯然，他也相信鄭仙吾預測得不錯。

鄭天心道：「爲了查明實情，齊兄去了少林，田氏伉儷和嚴老兒則去了華山，雷天曹和本莊接引四使，已分頭出外，查訪那埋劍谷的這一代主人，是否眞個到了中原……」

一心上人道：「可有回音到來?」

鄭天心道：「沒有！」

方石寒忽然問道：「鄭老，那十二魔煞傷了丐幫楊幫主，不知眼下怎麼樣了?」

鄭天心道：「楊幫主已然好了！三天之前，楊兄率了門下子弟，也去了嵩山！」

一心上人道：「施主，眼下已是風雨欲來之秋，兩位留在莊中，可是等着我等回來麼?」

鄭天心道：「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

一心上人道：「還有什麼原因麼?」

鄭天心道：「有！」

他稍稍一頓，接着說道：「家兄想等那孟大俠到來！」

一心上人道：「孟長庚孟施主嗎?」

鄭天心道：「不錯！」

一心上人道：「但不知孟施主幾時可來?」

鄭天心道：「不知道！」

一心上人搖頭道：「孟施主既無行期，兩位又要等到何時?」

鄭仙吾道：「大師，老朽月前接到孟兄傳柬，本月月中之前，一定會到仙台尋找老朽，我已告知舍下之人，孟兄一到，就請他趕來此間！」

一心上人道：「施主，如果老衲猜的不錯，孟施主只怕另有原因，不會前來了！」

鄭仙吾道：「大師語含禪機，老朽有些不明白了！」

一心上人道：「其實這事十分簡單，那孟施主已然過了約定時間，多達十天以上，若非另有要事羈絆了他，他又豈是失約之人?」

鄭仙吾皺眉道：「大師之言，到也有理得很……看來那孟兄八成是遇上什麼事情了！」

鄭天心看了鄭仙吾一眼道：「大哥，如是不用等候那孟兄，咱們可要去那嵩山看看?」

鄭仙吾未作答覆，目光却轉向長髮尊者道：「大和尚，你留言要方老弟去到終南尋你，想必已然早有安排的了?」

長髮尊者大笑道：「施主錯了！那留言之人，可并非老僧啊！」

鄭仙吾聞言呆了一呆。

鄭天心也大感意外道：「不是大師留言麼?」

忍不住向方石寒和一心上人看去。

方石寒笑道：「鄭老，有一件事，晚輩忘記說明在先，不怪兩位要詫異了！」

當下把此番去到終南的一切，畧畧說了一遍！

事出意外，眞把鄭天心和鄭仙吾聽得半晌沒有說話！

長髮尊者哈哈一笑道：「兩位施主莫要奇怪，憑良心說，老僧心中的謎團，只怕比兩位還要深的多多呢！」

鄭仙吾道：「怎麼?大和尚自己也不知道那是誰麼?」

長髮尊者道：「老僧若要知道，又怎會不說出來呢?」

鄭天心沉吟道：「這可是奇怪的事情，全都碰到一處來了！」

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風月教主黃瑟，忽然輕啓朱脣道：「盟主，爲今之計，妾身認爲該是起而行，不是坐而言的時候了！」

鄭天心道：「不錯，教主說的是！」

他目光一轉，向鄭仙吾道：「大哥，看來咱們還是先去嵩山會合了少林掌門，邀約各派人手，共同商討對策才是！」

鄭仙吾道：「二弟之言甚是，不過，且看一心大師是否尚有良策！」

向一心上人一抱拳道：「大師高見如何?」

一心上人道：「老衲沒有什麼高見，前去嵩山，也未嘗不是可行之途，不過，依老衲之見，盟主最好先行發出令帖，邀約武林各道高人，限定一個日期，同去嵩山，召開一次武林羣英大會，并且，要把此次大會渲染得過甚一些，也許就可一舉兩得了！」

鄭仙吾道：「何謂一舉兩得?」

一心上人道：「各派高手齊集之時，倘若能够引得對方出面，那豈不是以逸待勞，一勞永逸之計了麼?」

鄭天心緩緩說道：「大師之意，老朽明白了！只是，……」

鄭仙吾這時似也聽出了一心大師言中含意，笑道：「二弟還有什麼顧忌麼?」

鄭天心道：「怕的是對方見我們聲勢浩大，不肯出面的話，豈不犯下了打草驚蛇之忌麼?」

一心上人笑道：「老衲之見，決用不到顧慮這一點，那魔頭心中，說不定正在想着一網打盡我們呢！」

方石寒笑道：「大師之言甚是！」

目光一轉，向長髮尊者道：「大師兄，黃師妹可還要投入那魔女門下，作爲內應?」

長髮尊者道：「這等機會，可遇而不可求，若能容她投入谷心寒的門下，自然是與我們有利多多了！」

方石寒道：「不錯，要想找到他們，果然是可遇而不求了！」

一心上人笑道：「那也不一定，如果黃教主眞有此心，老衲到有一點對策在此！」

黃瑟笑道：「大師有什麼妙計?何不快說?」

一心上人道：「教主此番前去嵩山途中，不妨施展長髮尊者所授魔教中手法，重創幾名武林人物，相信那老魔頭就會出現在你身邊了！」

方石寒笑道：「果然是好計！」

長髮尊者却皺眉道：「大和尚，你這等計較，本也不錯，只是有些作孽而已！」

一心上人笑道：「傷幾個強梁無義之徒，也算不得什麼罪過殺劫，尊者未免矯枉過正了吧！」

黃瑟嫣然一笑道：「大師說的有理，妾身就試上一試便是！」

鄭天心道：「若是如此，黃教主到是不必和老朽等人同行了！」

一心上人道：「施主之意，正合老衲之心！黃姑娘大可即時動身，而且，方施主也要隨後同行，以備支援！」

方石寒一怔道：「晚輩也要去麼？」

一心上人道：「當然要去！老衲和長髮尊者作第三批走，鄭施主昆仲，則等到盟主令帖發出後，再行前去嵩山，咱們就暫定一月之後，在少林聚首便是！」

× × ×

午後，黃瑟獨自一人出了大慈山莊。

照鄭天心給她訂下的名單，第一位要除去的人，是住在君山的「洞庭漁子」柳光全。

這柳光全的為人，本介乎正邪之間，但他最大的為止道人士不齒之處，便是好色如命！幾乎只要被他看中過的女人，都脫不出他的掌心！

黃瑟和他有過一面之緣，並且，險險遭了他的蹂躪，倘若不是黃瑟經常有兩名替身隨伴在側，後果早就不堪設想了！

因此，要她去誅殺朱光全，那可是找對了人！

黃瑟沒有掩飾自己的身份，直接找上了朱光全的那座建構極為富麗堂皇的「聽濤別墅」，朱光全只道她是送上門來，重溫舊夢，大喜過望，但黃瑟却在說明了那晚被他蹂躪的乃是自己替身之一的侍婢弄月以後，立即施展魔教「誅心魔指」，將朱光全的一顆心，掏了出來。

第五天，她到了大洪山，找上了稱霸雲夢一帶的「大洪山主」馬健東，而以魔影中的「大煞手」震碎了這位嘯聚山林的黑道巨魁！

這兩件血案傳出以後，黑道羣雄，無不為之悚然變色，人人自危！

黃瑟離開大洪山莊的第七天，她又用第三種手段，「碧血魔箭」，穿透了桐柏山盤龍寨寨主金駝翁的咽喉！

這一下可真正使得武林大為震悸了！

當黃瑟踏入河南省境後，一路之上，已然有人跟踪了！

按鄭天心預定的名單，也只剩下了最後一人，也是黑道中武功最高的一人，伏牛山的寒濤草堂主人「逍遙劍叟」尹七公。

鄭天心為何要列上這位已然退出武林的八十老翁，方石寒和黃瑟都曾大為奇怪，鄭天心沒有說明理由，方石寒自然不好問，一心上人和長髮尊者當時曾不斷點頭微笑，那表示鄭天心的安排，必是十分恰當了！

第十天，黃瑟來到了伏牛山。

「寒濤草堂」在黑道人心目中，可比「大慈山莊」一般重要，風月教之行踪既然有人釘梢，寒濤草堂自然是不會不知道了！

就在她踏入伏牛山入山的小徑開始，每隔十丈，似乎都有人在旁監視。

黃瑟已然感覺到了！

但她沒有理會他們，因為，她不屑對這些人一顧。

就在她離開「寒濤別墅」尚有三里左右路程，突然由兩側密林之中，竄出三名彪形大漢，攔住了去路！

為首之人，身高約有八尺開外，一身黑色勁裝，站在路當中，就如一座黑塔一般，雙手橫持一根生鋼長棍，其長不下一丈！

左右兩人，也與當中的黑漢差不多高矮，但所着衣衫，却是一藍一白，手中各自持了一把鋸齒鋼刀！

黃瑟一見三人，已知他們是誰，冷冷一笑道：「河間三無常怎會跑到伏牛山來了？敢情閻王爺搬家了麼？」

原來這三名大漢，乃是三兄弟，當中的是老大杜一棍，人稱「追命無常」，原來名字是杜一坤，只因他手中那根鋼棍，足足有八十多斤重量，一棍打下，當年曾將一塊重有千斤的巨石擊碎，因此杜一坤的名字，就被叫成了杜一棍了！

左面白衣服的那位，是老二，名叫杜二順，人稱「索命無常」，右面那位藍衣服的則是老三杜三呆，因為他為人比較呆笨，而且也忠厚老實，所以綠林中叫他「呆無常」。

杜氏三兄弟聞言，似是怔了一怔，老三「呆無常」大聲叫道：「黃教主，你也認得我們嗎？真是妙事！」

「追命無常」杜一棍臉色一板，喝道：「老三，此刻沒有你說話的份！給我閉口！」

杜三呆腦袋一縮，抖了抖手中鋸齒鋼刀，當真不敢再說半句話了！

杜一棍目光一轉，向黃瑟冷冷的笑了一笑，道：「黃教主可是要去『寒濤別墅』麼？」

黃瑟道：「是又如何？」

杜一棍道：「杜某兄弟，奉命在此候駕，教主

如想去到別墅，至少得先過了區區兄弟的這一道關口！」

黃瑟忽地嫣然一笑道：「那倒好啊！三位讓開着點，妾身不就過去了麼？」

她這一笑，嬌媚動人，有如百花齊放，只把杜三呆瞧的楞住了，忍不住又叫道：「姑娘，妳好標緻，……」

黃瑟聞言，舉手一掠鬢角，低聲道：「是麼？三哥如是喜歡，那你多看一眼吧！」

杜三呆大聲道：「敢情好……」

舉步便向黃瑟身前走了過來。

杜一棍、杜二順兩人誰也為黃瑟的嬌媚所惑，心神大感迷蕩，但杜三呆這一冒然上前，却使得兩人同時吃了一大驚！

杜二順疾忙伸手一拉，大喝道：「三弟，不可冒失……」

但他只是拉住了三呆的勁裝的上衣下擺，吃杜三呆大力一帶，不但未曾拉牢，幾乎連自己也向前一衝！

說時遲，那時快，杜三呆身子剛剛衝到黃瑟身前三尺，黃瑟皓腕一抬，低聲淺笑的向他唔了一聲，道：「三哥，你好威武……」

話音未已，纖纖玉指，已然彈向了杜三呆的胸前。

杜三呆只道黃瑟乃是喜歡自己，伸手前來摩撫，正自哈哈一笑，不料陡感身子一震，笑聲只笑了一半，兀自瞪着大眼，直挺挺的摔向地上。

杜一棍適時手中鋼棍一揮，直向黃瑟點了過來，口中喝道：「賤人，大胆……」

黃瑟就算未曾有煉魔教手法，杜氏兄弟也不是她手下十合之敵，何況她此刻又專門習練了幾種極為厲害的魔教殺手招術呢？

杜一棍長棍點出，黃瑟嬌軀已然逆轉而去，杜二順剛剛叫得一聲：「大哥當心！」杜一棍已然覺出一股怪奇的冷風襲體，正待騰身躍避，却已然為時過遲！

「拍——」的一聲，杜一棍那半截黑塔般的身軀，竟已跌倒在地，動也不曾多動，便自一命嗚呼了！

杜二順狂吼一聲道：「好惡毒的婆娘……」一揮鋼刀，沒命的向黃瑟砍來。

黃瑟格格一笑，道：「剩你一個，還想發狠麼？真是不自量力……」

笑音未已，杜二順已然揮刀衝了上來！

黃瑟柳眉畧揚，右手凌空一拍，但見寒飆乍起，在間不容髮的距離之下，掌力先行擊中了杜二順的胸膛！

杜二順陡感混身一冷，右手鋼刀，居然把持不住，噹的一聲，跌落地上。

他呆了一呆，牙關竟然冷的發抖打戰！

黃瑟却是冷冷的一笑，道：「留你小命，快快去告訴逍遙劍叟，要來打開大門迎候於我……」

杜二順的個子雖大，胆子可不够大，黃瑟這句話一出口，他立即忍住寒意，乖乖的應了一聲是，掉頭就跑！

黃瑟瞧着他背影，不屑的撇了撇嘴，蓮步輕移，便隨在他身後，緩緩而行。

由此而去，乃是峽谷，那「寒濤別墅」，便是建築在峽谷盡頭的一座平崖之上，地勢之佳，有天塹之譽。

黃瑟雖然藝高人胆大，但也不敢稍有大意，因為這座峽谷，被武林道中呼為亡魂峽，多少人想與尹七公作對，幾乎十個到有九個便自喪身在這峽谷之內！

敢情那「寒濤別墅」所在的那處山崖，一面臨峽，另外三面，則全是壁立懸崖，崖下則是千丈深淵！

這等難得見到的地形，居然被尹七公尋到，無怪他能在黑道梟雄中獨稱老大的了！

黃瑟雖然沒有來過「亡魂峽」，自然也曾聽人說起過，故而，當她踏入這長達三里的峽口，立即提高了警覺。

她明白，如果對方有什麼惡毒的手段，在這寬僅兩丈的峽谷中使出，自己可真不容易脫身的了！尤其更可怕的，對方若用強弓火箭對付自己，縱然能夠保得命在，只怕也將身受重傷！

而鄭天心明知此地如此危險，却要她前來，這之間，必有極大的緣故！

黃瑟一面的想，一面全神戒備的向峽中行去！

她深入里許，都還沒有遇到什麼不妥之事，這光景使的黃瑟有些惶然不解，難道亡魂峽並不如傳聞之甚麼？

黃瑟覺的有些不對勁，頓時芳心暗轉，在距離那間別墅所在的小崖，尚有里許之處，便自停步不前！

原來這時她忽然聽到了一陣極低的人聲，打左側那石壁之上傳了出來。

這使得黃瑟想到杜一棍之言，三道關口，還有兩道，而為何未見有人阻攔自己！莫非那杜二順已然見到了尹七公，尹七公下令這些人撤退回去，平安的讓自己入內和他相見麼？

她心中雖然有了這等判斷，但行動上却並未大意，那崖上聲音一旦入耳，她立即騰身而起，直向

發聲之處撲去！

黃瑟身形之快，簡直令人難以相信！

也許，風月教主的武功，一向並不爲武林人物所重視，原因是武林中人，對她都只是着重了一個色字之故！而又有幾人知道，黃瑟不僅色藝雙絕，而且還是個守身如玉之人？

她一躍高達三丈，幾個起落，便已上了崖頭。

凝目望去，只見崖上一塊巨石之上，正伏着十多名手執弩箭的大漢，引弓待發，另外有兩個手執長劍的中年人和一名長髯老者，三人正在爭執着一件什麼事情而相持不下，而他聽到的聲音，也正是三人所發出，錯非三人適時出聲，黃瑟說不定眞要喪身在亡魂峽中了！

黃瑟看清了崖上光景，心中大大的吃了一驚！

這時，她不用去想，已可以知道，對崖之上，也必然有人，而且八成已經發現自己奔上了這邊懸崖！

這可是先下手爲强的時候到了！

她那一雙纖纖玉手同揮，兩把風月銷魂毒針，像滿天細雨一般，直向那伏在石上的大漢們撒了過去。

風月教中的銷魂針，向有銷魂奪魄之名，那石上的十多名大漢，連哼都不曾哼得一聲，便齊齊不明不白的作了死鬼！

那長髯老人，和兩名中年人，却似武功不低，毒針破空之聲入耳，立卽紛紛向四面避去，未遭毒手！

黃瑟眉頭一皺，飛身直向三人撲去，右手一揮，已然掣出一柄軟劍，平平的刺向那位長髯老人。

那長髯老人怒笑了一聲，喝道：「風月教主果然不是東西，竟然偸襲暗算，叫人極之失望……」喝叫聲中，飛身一躍，揮掌直向黃瑟拍來。

另外兩人，一左一右，雙劍齊飛，幾乎也在同時也攻向黃瑟。

她目睹三人來勢，已知對方身手不弱，軟劍攻出的劍勢一頓，一招「天女散花」，長劍一圈，洒出漫天花雨，化除了三人的掌力和劍招。

長髯老人忽然嘿嘿一笑道：「想不到，黃教主的武功，居然如此高明！這到是大出老夫意料之外了！」

口中雖然說話，手中可也沒有閒着，雄渾的掌力，晃眼之間，已然攻出五招八式之多。

黃瑟全力應付三人，三十招下來，竟然有些吃力！黃瑟不禁大爲難過，心想，這三人看來並不是尹七公手下的高手，居然將我困住，我還想去什麼「寒濤別墅」？還去找什麼尹七公本人？

她心中一急，頓時招式中，漏洞百出，危機大現！

那兩名中年人士的一人，忽然笑道：「風月教主的床上功夫，據聞過人一等，看來咱們今天要試上一試，看她是否如傳聞中那等動人了！」

另一人接道：「很好，但只怕宮老不允！」

那黑髯老人笑道：「老夫雖然爲人古板一些，但也不會那等不通情！」

三人一陣說笑，只把黃瑟氣的粉臉發白！

但此刻竟是無力施展魔教手法，敢情對方三人正是存下了這等用心，除非她一上來便施展那狠毒的手段，否則，就決不許她再有機會！

五十招一過，黃瑟的身法都已凌亂了！

很顯然，百招不到，她必將落敗無疑！

黃瑟心中，此刻暗暗叫苦不迭，她有了一個最壞的決定，那便是，再支持十招，然後設法抽身遁逃！

但天下却有許多很奇怪的事，不是任何人事先所能預料得到，黃瑟打定了主意，正待照計而行之際，突然那黑衣長髯老人一招「細雨輕雷」，斜斜劈出的掌勢本是要砍向黃瑟左肩，却見他掌劍半途，陡然一頓，發出了一聲悶哼，整個身子向前一冲，撞上了黃瑟手中軟劍！

「哎——」的一聲，胸當刺了個大窟窿！

黃瑟怔得一怔，但她迅快的抽出軟劍，向另外兩人刺來的長劍撩去。

一股鮮血，激噴而出，洒紅了地上的青苔！

兩名中年人目睹此狀，不由得同時一呆，手中劍招，也不由得一落，適時，黃瑟軟劍一搖，已刺入右邊那位的小腹之內！

三名强敵，眨眼之間死了兩名，黃瑟頓時寬心大放，軟劍一揮，迅快的又向僅有的那名中年人刺去。

那中年人意悸之下，竟是不敢還手，匆忙中撤回長劍，掉頭向那山上奔去！

黃瑟畧一猶豫，正想追趕過去，竟然有人低笑道：「師妹，窮寇莫追了……」

黃瑟聞言，芳心一震！

果然是他來了！

而且，她也証實了自己的猜想，强敵自行撞向軟劍，八成也正是他的傑作了！

嬌軀一停，轉過身來嫣然笑道：「方師兄，謝謝你救了小妹一命……」

她身前丈許，正是站着那白衣白袂的方石寒！

方石寒淡淡一笑，說道：「師妹，尹七公那別墅之中，高手如雲，妳單身行險，可要小心一些才是！」

黃瑟柳眉一揚，笑道：「師兄，鄭盟主要小妹深入寒濤別墅之中，只怕其中含有很深的用意，不知師兄是否已然想出其中的原故？」

方石寒搖頭道：「沒有！」

他畧一沉吟，又道：「不過區區已然查出，那老魔頭好似已然來到了附近！」

黃瑟一怔道：「眞的麼？」

方石寒道：「八成不會錯！所以我才現身與妳相見，希望妳莫要錯了步驟，反而債事！」

黃瑟道：「小妹記下了！」

方石寒笑了一笑，道：「那魔頭是否會去寒濤別墅，尙不知道，如是妳在見到尹七公之前，先遇到了她，別墅之內，就可以不去了！」

黃瑟沉吟了一下，道：「師兄，對岸之上，是不是也有了埋伏？」

方石寒道：「有！由此直達別墅大門，步步可說都是危機四伏，師妹最好莫在下到峽中，否則，後果必將不堪設想！」

黃瑟看了看通向別墅的峽谷，皺眉道：「由這懸岩上面，可不可以走的過去？」

方石寒道：「可是可以，只是到了別墅門前，仍得攀落岩下，其間對方究竟另有什麼埋伏，區區尙未查出……」

黃瑟想了一想，笑道：「師兄，看上去小妹得冒一次險了！」

方石寒道：「只要處處小心，這個險到也值得一冒，師妹，那別墅之中，埋伏甚多，諸事要小心才是！」

黃瑟的年紀，本比方石寒大上兩三歲，但因方石寒先見長髮尊者，故而算來是入門在先，是以，他們之間的稱謂，也就依照入門先後，定爲師兄師妹了！

黃瑟嫣然笑了一笑，道：「師兄放心，小妹知道自衞之道……」

方石寒笑道：「尹七公可算得是位神秘的人物，他那一身武功究竟多高，武林中知道的人似是不多，師妹若是迫不得要在那寒濤別墅之中動手，可要記住，先下手爲強！別像適才一樣，可就措手不及了！」

黃瑟芳心一震，接道：「師兄敎訓的是！」

方石寒劍眉一揚，道：「你可以去了！這外間的埋伏，區區自會處理！」

黃瑟感激的笑了一笑，轉身疾步而去。

方石寒目送黃瑟身形消失在林木之後，這才仰天長嘯一聲，掉頭撲到峽中，閃得一閃，竟上了對面的懸岩！

× × ×

黃瑟順着那條山脊，前行約有兩里左右，一路之上，到也沒有什麼人阻攔，眼看那寒濤別墅，只在十丈之外的山下，她此刻反到心中暗生警惕，特別留起意來！

幸而她一念之間，有了這等想法，否則，她休說到得了寒濤別墅，甚至連那尙有三四丈遠的懸岩邊沿，都無法抵達了！

黃瑟止步不前，先將身前一帶，仔細看了一看，這才發現，由自己立足之處到那懸岩之前，乃是一片全由青石鋪成的平台，面積之大，幾乎有卅丈方圓，直到那懸岩旁邊！

黃瑟直覺的發現有些不對勁，她凝神的想了好一會，終於想出了一個最笨的試探方法，由身後的地上，拾起一塊重有三四十斤的巨石，雙手抱住，連連的向丈許之外地上擲去！

她爲了提防那塊地面有什麼埋伏，巨石拋出以後，身子立卽向後一閃，暴退了一丈七八左右！

她這時剛自雙足落地，眼前的景象，却是使她大大的吃了一驚！

只見那巨石落在青石之上，竟然無聲無息的沉了下去！

青石地面之上，露出了一個五尺見方的大洞。

原來是翻板機關！

黃瑟不由得啞然失笑！

但她也暗呼幸運！

若非自己先行試探一下，一旦踏了翻板，豈不要丟了大人？

她想着想着，又不由得暗暗皺眉，眼前這些青石，莫非每一塊都不能踏上去麼？

正在決斷不定之時，突然，那塌下的洞口，飛起一條黑影！

接着，又探出一顆人頭。

黃瑟呆得一呆，不由得向後退了兩步！

只見那探出來的人頭，已然站在地面之上，而那飛起的人影，也落了下來。

在那洞口的旁邊，却不是有機關的石塊了！

黃瑟已然想到，這翻板機關，大概是間錯開來，如果知道其中訣竅，八成就不會跌入地下去。

這時，黃瑟也看淸楚了那兩個人。

先前飛身而起的，乃是一位卅左右少年。

探頭而出的那位，則是一位年約四十上下的中年文士，兩人現在相距丈許距離的兩塊青石之上，竟是彼此怒目相對，彷彿要打起來一般。

黃瑟心中有些不解，他們同是由那地下冒了出來，爲什麼此刻竟然像是仇敵一般呢？難道其中之一，不是這寒濤別墅中的人麼？

她尋思未已，只聽得那年輕的一位，大喝道：「寒濤別墅的地下迷宮，也不過如此，黃某可是領教了」

黃瑟以想，這少年果然不是別墅中人。

那中年文士淡淡一笑道：「黃長風，你最好少吹大氣了！錯非有人觸動了機關，你一輩子也別想出得了這迷宮！」

黃瑟一聽，心中一震，暗道：「那黃長風不是丐帮帮主的衣鉢傳人麼？他也是失踪的十二人中之一啊……」

突然，她明白了！十二魔煞中人，也來到了寒濤別墅，顯然，自己一路行來，所作所爲，已然引起他們注意！

柳光全，馬健東之死，果然有了反應！

黃長風聞言，冷冷一笑，道：「你是尹七公的大弟子，相信你的見識應該不少，黃某此刻若是出手，只怕你活命的機會不大！」

那中年文士，正是尹七公的大弟子葉志翔！

葉志翔聽得淡淡一笑道：「黃長風，你如此自大，可眞正出乎葉某意料了！休說是你，就算是丐帮的長老們在此，只怕他們也不敢說出如此放肆的話來吧！」

黃長風道：「要試試麼？」

葉志翔哼了一聲，說道：「很好，你不妨出手試試！」

黃長風哈哈一笑道：「試試也好……」

話音一落，探手掣出腰間熟銅短棒，抖得一抖，頓時長達四尺五寸。

葉志翔淡淡一笑，說道：「黃長風，窮家帮的打狗棒，居然也換了樣子，到是大出區區意料之外了！」

黃長風冷笑道：「葉志翔，如果你連丐帮伸縮降龍棒都不認識，最好還是少說風涼話最好！」

葉志翔臉上有些訕訕的，惱羞成怒道：「黃長風，你也少在嘴上逞能，葉某今天可要敎你知道，寒濤別墅，多的是追魂奪命之人！」

黃長風哼了一聲，道：「黃某生平，最喜歡和自稱自大之人動手……」

話音一落，降龍棒一舉，當頭砸了下去。

葉志翔一探手，撤出了一支寶劍，晶光乍閃，便向那棒上迎去。

頓時，兩人便鬥在一起。

黃瑟只看得呆了一呆，暗道：「這兩個人可眞叫奇怪，他們怎地彷彿沒有看到我呢？」

尋思之間，正想察看他們立足之處的石塊，是否有什麼不同之處，突然間，她意識到自己身後，似是有人！

畧一定神，霍地轉身！

剎那之間，黃瑟不禁呆了！

自己身後，却是一排站了四人。

這四個人，是三男一女，而她却認識其中的兩位！

一位是鄭盟主的大弟子謝不凡，另一位「迷魂堡」堡主「不老神叟」嚴素翁的大兒子嚴少卿！

黃瑟心頭猛地一震，心想：「要來的，果然來了！」

她柳眉微微一揚，淺笑了一笑，向謝不凡和嚴少卿，畧一檢袵，道：「原來是謝公子是和嚴少堡主，妾身到是失敬了！」

謝不凡冷冷的望着她，喝道：「黃敎主，那柳光全，馬健東和金駝翁不是都死在你的手下？」

黃瑟微微一笑，道：「不錯！正是妾身下手傷了他們！」

嚴少卿接道：「爲什麼？他們與妳有仇麼？」

黃瑟道：「一定要有仇嗎？這些人，都是黑道中巨孽，往日爲非作歹，殺了他們，那又有什麼不對？」

謝不凡道：「你傷了他們的手法，原係魔敎嫡傳武功，妳可是魔敎中人？」

黃瑟嫣然一笑道：「這……謝公子認爲很重要麼？」

謝不凡道：「正是很重要，妳快說明白！」

黃瑟道：「妾身原也不是魔敎中人！不過，不久以前，妾身曾遇到一位魔敎中碩果僅存的長老，蒙他不棄，傳了我不少武功，是以妾身精通魔敎手法……」

嚴少卿大喝一聲，道：「那位長老是誰？他現在何處？」

黃瑟道：「這個……妾身可就不知道了！」

謝不凡怒道：「這話誰會相信？」

黃瑟道：「妾身說的乃是實話，那位長老沒有告訴過我他是誰，而且，他遇到妾身之時，乃是在終南山的一處深谷之中，傳我武功以後，他便走了，據他說，此後閒雲野鶴，縱情於山水之間，不再過問武林中事，謝公子要我說出他在何處，豈不是强人所難麼？」

她說的甚是委婉，使人聽來，不得不信！

謝不凡皺了皺眉道：「黃敎主，魔敎也有位敎主，你可曾聽人說過？」

黃瑟本想回答不知，但她轉而一想，却應道：「那位長老似是提起過……」

嚴少卿說道：「那很好，你可想去見見魔敎敎主？」

黃瑟心中暗道：「差不多了……」

但她口中却故作沉吟道：「這個……」

謝不凡陡然臉色一沉，喝道：「黃敎主，凡是習練魔敎武功之人，都應算是魔敎弟子，如果你不願去見敎主，敎主就要追回妳那一身武功！」

黃瑟道：「有這等事麼？」

嚴少卿道：「兩者之間，別無選擇，妳如不願去見敎主，咱們可就要將妳拿下，送到敎主面前去了……」

謝不凡也冷笑道：「黃敎主，依區區之見，妳最好見機一些才是，否則，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不大好看了！」

黃瑟又故意沉吟了一下，方始低聲道：「若是眞個如此！妾身到願意去拜見敎主！」

謝不凡的臉色，大爲和緩，冷冷一笑道：「風月敎主，果然是個明白人！」

語音一頓，立卽爲黃瑟引見了另外的那一男一女。

那男的，年約卅出頭，乃是「辣手快劍」丁一泓。

女的，只得十七八歲，正是東海光明島主的愛女田小萍。

黃瑟心中暗暗一嘿，忖道：「果眞是十二魔煞到了！」

她跟田小萍，丁一泓見過了禮，竟然一指黃長風和葉志翔道：「謝兄，他們爲什麼動手？」

謝不凡笑道：「黃敎主，那寒濤別墅似是已知妳要來此生事，早已佈下天羅地網，等妳前來，區區與黃兄等奉了敎主之命，領你去到敎主之前，自然不能容許寒濤別墅對妳不利的了！」

田小萍則格格一笑，接道：「寒濤別墅一共出動了二十多名高手，打算生擒於妳呢，結果，可被我們把他們擾得天翻地覆，黃姐姐，妳想想，他們怎能不生氣，要找我們同來之人拚命啊！」

黃瑟笑了一笑，說道：「原來這樣呀！怪不得寒濤別墅的人，外面一個都見不到，眞謝謝四位維護了！」

謝不凡笑道：「黃敎主，咱們走吧。」

黃瑟一怔，道：「黃長風呢？他……」

田小萍忽然一笑道：「黃姐姐，縱然是尹七公自己出手，也難爲不了他，妳放心吧！」

丁一泓冷冷的接道：「黃敎主，小小寒濤別墅，在我等眼中，算不了什麼，妳不必担心他們能把黃長風如何，咱們還是先見敎主要緊！」

黃瑟微微一笑，說道：「妾身到是担心得多餘了！」

謝不凡目光一轉，接道：「黃敎主，妳一路來此，可都只是一個人麼？」

黃瑟心中迅快的轉動念頭，心想，也許他們已看到了方石寨適才曾和自己說話，如是回答單身來此，他們一定是不會相信的了……

當下笑道：「妾身乃是一敎之主，出外之時，自是不會只有一個人了！」

謝不凡笑了笑道：「不錯，剛才曾在懸岩之上現身的人，想必便是妳的屬下了！」

黃瑟心中暗呼僥倖，口中却笑道：「謝兄說的那人，乃是本敎的門護法，不過，妾身已然要他回去了！」

田小萍格格一笑，說道：「謝大哥，咱們該走了啦！」

謝不凡道：「不錯，咱們該快些了……」

話音一落，當先轉身，向谷外行去。

黃瑟沒有說什麼，跟在謝不凡身後，姍姍舉步，田小萍則緊傍着她，顯得十分親熱。

出了那段山谷，謝不凡領着她竟是向伏牛山的主峯奔去。

黃瑟心中有些不解，忖道：「難道那老魔頭竟然也來到了伏牛山中麼？」

尋思之間，幾人已到了伏牛山主峯之下。

謝不凡忽然回頭向丁一泓道：「丁兄，有勞你在此等候，等那黃兄和齊兄前來吧！」

丁一泓應了聲是，便留在山麓。

謝不凡這才斜斜向左側一片林中走去。

田小萍低聲向黃瑟道：「黃姐姐，敎主就在林中相候，黃姐姐可要小心一些啊！」

黃瑟大爲感激的笑笑道：「多謝姑娘提醒妾身了！」

但她心中却在想：這田小萍怎的好像尚未迷失她那善良的天性呢？難道那老魔頭并未使她眞正的心服誠悅麼？

轉念之間，人已走入了林內。

謝不凡這時不見了人影，嚴少卿疾行兩步，趕在前頭，領着黃瑟深入林中約有里許，來到一處溪流之旁。

黃瑟凝目看去，只見在小溪旁的一塊巨石之上，坐了一位白髮老婦人，謝不凡則站在石旁，垂手肅立。

黃瑟心想，這老婆子八成便是那位老魔頭「天魔女」谷心寒了！

嚴少卿和田小萍這時已搶上前去，向那老婆子見禮，然後也垂手站在一旁。

白髮老婆婆目光如寒電般在黃瑟身上一轉，向田小萍道：「萍兒，這就是那位身具魔敎武功的風

月教主麼？」

田小萍笑了一笑，道：「是啊！她叫黃瑟！」她話音一頓，向黃瑟道：「黃姐姐，這就是教主，黃姐姐快快上前見過！」

黃瑟既是有心之人，自然懂得如何討好這個老魔頭，聞言立即上前福了福，低聲道：「晚輩風月教主黃瑟，拜見教主前輩……」

谷心寒皺了皺眉頭，喝道：「妳可是魔教中人麼？」

黃瑟道：「不是！」

她答的十分乾脆。

谷心寒一怔道：「不是麼？那你怎的身具我魔教中的嫡傳武功？」

黃瑟道：「這個，晚輩乃是偶遇異人，蒙他傳授而已！」

谷心寒冷哼了一聲道：「那是什麼人？他住在何處？」

黃瑟道：「終南深谷中的一位方外高人！」

谷心寒冷笑一聲，道：「方外之人？那果然是他了！」

語音一頓，接口又道：「他可是一位帶髮的頭陀？」

黃瑟道：「正是……而且，這位老法師的頭髮特別長，看樣子，足可披到肩下！」

谷心寒道：「長髮尊者，妳知道麼？」

黃瑟茫然搖了搖頭，道：「晚輩沒有聽說過！那位老法師莫非名喚長髮尊者嗎？」

谷心寒道：「不錯！他可能是我魔教之中，唯一活在人間的長老了！」

目光一轉，接道：「妳拜在他的門下了？」

黃瑟道：「沒有！尊者不曾應允收留晚輩在他門下！甚至連個掛名弟子，也不答應！」

谷心寒忽然嘿嘿一笑道：「黃姑娘，妳可知道他是本教主的什麼人？」

黃瑟故意的怔了一怔道：「不知道啊！教主請明示……」

谷心寒道：「他是我的師弟！」

黃瑟的神態表現的很動人，她呆了一呆之後，突然跑倒在地，拜了三拜，道：「弟子見過教主師伯……」

谷心寒臉上掠過一絲慘異的神情，笑道：「你不是長髮師弟的弟子，怎可呼我爲師伯？」

黃瑟接道：「一日授藝，終身爲師，雖然尊者不肯給弟子以名義，但弟子心中，却是不敢稍有不敬之意！」

谷心寒點了點頭，沉聲說道：「不錯，妳很通情……」

接着，竟然揮手一笑，道：「瑟兒，妳起來說話！」

黃瑟暗喜，口中却道：「弟子遵命！」

緩緩起身，走到巨石之前站定。

谷心寒又打量了她一眼，笑道：「瑟兒，妳長的好標緻啊！」

黃瑟微帶羞意的道：「教主過獎了！弟子不過是蒲柳之姿，怎當得起教主師伯稱譽……」

谷心寒微微一笑，道：「瑟兒，那長髮尊者，現在何處？妳可知道？」

黃瑟道：「弟子未離終南之前，尊者已然先行離去，此刻行踪何處，弟子完全不知！」

谷心寒搖頭笑道：「這個和尚，眞野的兇！這些年來，就從來沒有一個在一處地方呆過一年半載，叫人找起來，萬般困難！」

黃瑟笑道：「尊者行前，對弟子說過，他這樣離開終南之後，將要遊遍天下名山大川，如果是眞的，要想找他老人家，到眞是十分不易的了！」

谷心寒笑道：「算了！找不到他，也不要緊！瑟兒，尊者傳授了那些功夫？本門心法，他告訴過妳麼？」

黃瑟肅容說道：「弟子隨侍尊者，不過十天，自然難窺堂奧了！今後尙望教主師伯，多多指點好了！」

谷心寒大笑道：「那是自然！」

她笑聲忽然一頓，接道：「瑟兒，妳這一路之上，殺了幾個武林巨盜，可是老身那師弟要妳去誅戮的麼？」

黃瑟恭聲說道：「尊者沒有明言，他老人家只是要我光大魔教聲威，殺幾個黑道高手，揚揚萬兒而已！」

谷心寒點頭道：「我說呢！他也不像那等好殺之人，怎會叫你下此毒手……」

敢情黃瑟的一言一行，都對了她的味口。

黃瑟這時接道：「師伯，那尹七公可是很難纏麼？」

谷心寒道：「何止難纏？說來妳也眞是胆子不小，單人四馬，居然敢去惹這個大魔頭，錯非老身趕來，要十二魔煞中人擾了他一頓，此刻你這條小命還能活在世上麼？到底年輕不知事，胆大妄爲的很！」

黃瑟心中暗暗失笑，但是臉上却是顯露不相信的神氣，說道：「師伯，尹七公是什麼來頭？他居然……」

她有意的沉吟一下，故作對尹七公知之不多之狀！

果然，谷心寒忍不住接道：「瑟兒，那尹七公的來頭，說出來可是不小，他的眞正出身，武林中人，知道的可眞正不多！」

田小萍忽然嬌聲笑道：「教主，他是什麼人門下？」

谷心寒道：「他本是黃山大豪凌公浩的內侄，昔年，武林中最有名的魔教中長老劍殘孟天都，刀缺霍浩然的最小師弟！算來，也是魔教中的長老輩份……」

谷心寒此言一出，田小萍和黃瑟，同時爲之一呆！

她們可眞沒想到，尹七公也是魔教中人！

黃瑟不由得問道：「師伯，你老不是說魔教中僅存的長老，便是尊者老人家了麼？怎地尹七公也是呢？」

谷心寒冷哼了一聲道：「尹七公原來是魔教出身，只是，他中途變節，改投在少林門中，改習佛門正宗了！」

黃瑟道：「他……怎可如此？」

谷心寒道：「人各有志，誰也勉强他不得！只是，他投身少林，用心却是十分可恥！」

田小萍笑道：「別有用心麼？」

谷心寒道：「可不是？尹七公在魔教中的名字是尹元冲，這七公二字，乃是改投少林之時所換，想不到少林掌門，居然被他瞞過去了！」

黃瑟道：「師伯，他投身少林，用心何在？」

谷心寒道：「他的用意，大概只有老身一人明白了！」

語音略略一頓，接道：「少林七十二種絕藝之中，有一門叫做『慧心禪功』的功夫，與我魔教中『迷心大法』別有淵源，如果能精通『慧心禪功』，再益之以『迷心大法』，兩者相輔而行，任何人只要與他說上三句話，心靈就會被他所制，永遠聽命於他了！」

田小萍不禁一怔，道：「有這等事呀？可眞厲害啊！」

谷心寒道：「可不是？否則那尹七公也不會胆敢叛教，投入少林門下了！」

黃瑟道：「師伯爲何不去找他，治他應得的叛教之罪呢？」

谷心寒搖頭道：「不是老身不去找他，只因老身根本找他不到！」

田小萍道：「怎會？他不是在寒濤別墅麼？」

谷心寒笑道：「你們以爲那寒濤別墅中的尹七公是眞的麼？」

黃瑟道：「不是眞的嗎？」

谷心寒道：「如果是眞的，老身會放過他麼？孩子們，老身這幾年，進出寒濤別墅，少說也有十次以上了！」

田小萍笑道：「教主，那眞的尹七公那裏去了呢？」

谷心寒道：「躲起來了！」

她嘆了一口氣，又道：「錯非他躲起來了，老身又怎會容他在這伏牛山中嘯聚？」

黃瑟這時心中已略略的有幾分明白，那鄭天心爲何要她來到伏牛山一行了！敢情，鄭天心也知道尹七公的來歷。

不過，她自是不會說明，也不會再去多問了。

到是田小萍彷彿大感興趣，格格一笑，道：「教主，尹七公的替身，是什麼人？他的武功也很好麼？」

谷心寒道：「當然很高了；否則，尹七公又怎肯要他代替自己呢？」

黃瑟這時突然想起一件事，笑道：「教主師伯，那尹七公子可曾把少林的『慧心禪功』學到？」

谷心寒道：「這個，老身也沒有查問明白！不過八成是還沒有弄到手，不然的話，他又何必隱身幕後呢？」

這分析到也有理！尹七公如是已獲少林心法，必已可睥睨天下，那裏還用得着要人來頂替自己？

田小萍笑道：「教主說的是，八成那尹七公是沒有學到少林派的慧心禪功了！但他隱身不現，只怕又別有什麼……」

谷心寒道：「當然有原因了！老身這番前來，本就想查明此事，且等黃長風和齊仲魁回來，就可決定行止了！」

她笑了一笑，向黃瑟說道：「瑟兒，老身十二魔煞中，有一個叫宛小鶯的女娃兒，她可是妳的弟子？」

黃瑟笑了一笑道：「教主師伯，小鶯姊乃是上一任教主的弟子，和弟子乃是同門師姊妹啊！」

谷心寒恍然一笑道：「我說呢！怎麼看妳也不像她的師父啊！孩子，風月教主傳聞有三大弟子，莫非妳不曾列名其中麼？」

黃瑟說道：「不瞞師伯說，弟子一向不大在江湖上走動，所以，江湖上沒有幾個人知道弟子的情形……」

谷心寒道：「孩子，妳……好像還是元陰之體吧！」

黃瑟頓時大感羞意，低聲道：「正是……」

谷心寒忽地大笑道：「瑟兒，妳居然以元陰之體，當上了風月教主，這可太不簡單了！」

黃瑟低聲應道：「師伯，弟子并不想當這教主

！只因師命難違，不得不爾！」

谷心寒道：「說的也是，你那師父萬人迷的武功，最重要的關鍵，乃是在講求和合之道，似妳這等元陰之體，想把你師父的武功心法發揚光大，那是不大可能的了！」

黃瑟道：「弟子也是這麼想，所以曾經向師父說明過，只是……」

谷心寒忽然打斷她要說之話，笑道：「孩子，長髮尊者傳你心法之時，可曾將本教中的元陽魔罡傳授你了？」

黃瑟道：「尊者體會弟子武功難有大成，當日見到弟子之後，傳授的第一門武功，便是這等大法，不過……」

谷心寒笑道：「傳了妳便好，這倒教老身省了不少心事了！」

話音一頓，又道：「孩子，妳可要勤快着些練啊，老身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眞正的衣鉢傳人呢！」

言下之意，已是十分明顯了！

這個老魔頭，居然想把黃瑟當作衣鉢弟子看待了！

黃瑟沒有作出欣喜之狀，反而誠惶誠恐的接道：「師伯，弟子不過是下駟之才，當不起師伯錯愛啊！」

谷心寒一陣大笑，說道：「孩子！老身的眼睛錯不了！」

笑聲忽然一頓，只見兩條人影，如飛而來。

黃長風在前，齊仲魁在後，速度之快，有如電閃雷奔。

谷心寒一見兩人來勢，臉色一變，大聲道：「你們如此匆忙，爲了什麼？」

齊仲魁與黃長風兩人，身形乍止，神情顯得有些緊張，只見那齊仲魁抱拳深深一禮，喘息着說道：「稟教主，那尹七公出現了！」

谷心寒道：「出現又怎樣？你……不是他對手麼？」

齊仲魁低頭道：「屬下和黃兄兩人聯手，也無法將他擊敗！」

谷心寒臉色一變，道：「有這等事麼？莫非那尹七公眞身在寒濤別墅中現身了嗎？」

語音一頓，接道：「他用的何種武功？你們竟然不是他的對手？」

黃長風道：「教主，那尹七公出手三招，居然使的是本教摧心魔手，屬下和齊兄一怔之間，頓時落了下風，所幸我們見機的早，及時退下，否則容得尹七公的子弟們圍了過來，要想全身而退，就恐不大容易了！」

谷心寒忽然露出了笑意，接道：「果然是他本人回到寒濤別墅了！」

目光一轉，接道：「那尹七公現在何處？是寒濤別墅之中，還是寒濤別墅之外？」

齊仲魁道：「就在那懸岩之上！」

谷心寒雙目一亮，道：「很好，咱們這就去找他！」

身形一閃，便自巨石之上，跳落溪旁。

黃瑟心中暗道：「天魔女谷心寒，似乎並不如想像中那等橫暴無理，如若能够將她引歸正途，豈不比雙方大動干戈更好麼？」

她心中存下此念，打算見到方石寒之後，徵詢他的意見，如果方石寒不反對，她就準備好好的下一番工夫！

田小萍這時目光一轉，正想說話，只見谷心寒陡地目光直射對面的林木之中，臉色陰森的喝道：「什麼人？」

黃瑟心中一震，忖道：「林外如是有人，怎地我們全都沒有覺察到呢？」

尋思之間，林外當眞有人接道：「老夫尹元仲，谷姑娘，別來無恙啊！」

敢情，這會眞是尹七公本人了！

因爲他面對着魔教教主，便自稱投身少林之前的姓名尹元沖，這至少表示，他還承認自己是魔教中人！

隨着話聲，一名身材高大，滿面紅光的白袍老人，行雲流水一般，舉步走來，直到衆人身前丈許，方始止步。

黃瑟打量了這位寒濤別墅的主人一眼之後，心中暗道：「看此人外貌，到也不是什麼兇惡之人呀……爲什麼尹七公之名，却是在武林中十分被人所畏懼呢？」

耳中却聽得谷心寒冷冷一笑道：「尹元沖，叛教之徒，你可知罪？」

尹元沖哈哈一笑，說道：「姑娘，老夫幾時叛教了？」

谷心寒想道：「你投身少林習藝之事，別人不知，老身可是知道的清清楚楚，你還敢說沒有背叛魔教麼？」

尹元沖大笑道：「姑娘，那投身少林的，乃是尹七公，與老夫何涉？」

谷心寒道：「尹元沖改名尹七公，瞞的了他人，可瞞不了老身！」

尹元沖搖頭道：「姑娘，妳錯了！」

只見他向身後招了招手，說道：「二弟，你快快出來，否則，魔教谷教主可要治爲兄的叛教之罪

的了！」

他話音一落，只見一名身材與尹元沖相差無幾，只是面色微呈金黃，身上穿的一襲錦袍的老人，大步走了過來。

他雙手抱拳，遙遙向谷心寒一揖，道：「兄弟尹七公，見過谷教主！」

谷心寒呆了一呆，道：「尹元沖，他不是你的替身麼？你……當眞不曾叛教？」

尹元沖笑道：「姑娘，魔煞尊者將魔教掌教令牌暗傳於姑娘之事，老朽先前並不知曉，否則，只怕也不會有這等誤會的了！七公乃是老朽的二弟，因爲依照老朽是兄弟排行，他列名第七，所以，兄弟行中，當年都叫他尹七，如今年紀大了，雁行折翼，只剩下老朽兄弟二人，故而二弟也加上一個公字了！」

他說的似是由衷之言，谷心寒不由得只好相信了！當下微微一笑道：「尹兄弟，老身曾經十次進入寒濤別墅找你，不知你這些年來，都躲在那裏去了？」

尹元沖道：「君山一役，魔教中人幾乎死亡殆盡，老朽聞訊之後，也曾想到投靠孟，霍兩位師兄，只是，就在老朽行至半途，忽然獲悉，老朽的那位表妹簫仙凌玉芳，竟與孟師兄結下了深仇，殺了孟師兄的妹妹孟貞娘，迫得老朽連兩位師兄也不敢去找，只好獨自一人，遠走關外，在白山黑水之間，過了幾十寒暑……」

谷心寒道：「如今你怎的又敢回來了？」

尹元沖道：「兩位師兄已死，表妹和公孫揚兄，也同時命喪在恆山，魔教中人，幾乎也眞的在中原武林再也沒有什麼人，而且，各派高人，也不再把魔教中人，視作眼中之釘，老朽自然是可以回來了！」

谷心寒道：「你的消息很靈通啊！可惜的是，你未曾料到，老身已接掌魔教門戶了吧？」

尹元沖道：「不錯，此事實在是有些出人意表，不過，谷姑娘沒有在君山遇害之事，老朽却是早就已知道了！」

谷心寒道：「很好，你既然不曾叛教，那自然是要聽命於教主的了？」

尹元沖道：「那是自然的了！姑娘……」

他話音一頓，改口道：「教主如果有什麼差遣，老朽自當遵命而行。」

谷心寒兩眼轉向尹七公道：「令弟呢？」

尹元沖皺眉道：「教主，老朽之事，不必拉上舍弟七公了！」

谷心寒笑道：「老身到不是要拉上他，只是想知道，他是否想與魔教中人作對而已！」

尹元沖也笑道：「那當然是不會的了！」

谷心寒道：「如果老身要借他寒濤別墅暫住幾日，他會不會應允？」

尹元沖回望了尹七公一眼，道：「二弟，教主要住在別墅之中，你同不同意？」

尹七公大笑道：「請都請不到，怎會不同意呢？大哥，咱們這就請教主去到別墅中再談吧！」

谷心寒微微一笑道：「尹兄到是慷慨的很！如此，就打擾賢昆仲了！」

尹元沖笑道：「教主，請啊！」

谷心寒看了看尹七公道：「尹莊主，老身雖然是來過十次寒濤別墅，但都不曾由正門而入，今天再去，不知莊主可肯引導老身由正門而入呢？」

尹七公尷尬的乾笑了一聲道：「教主取笑了！尹某昔日之錯，今後必將有心報償，教主，尹某這就爲你老前途開道……」

話音一落，轉身向林中行去。

尹元沖笑了一笑，道：「教主，不知者不罪，過去的事，教主也不用與舍弟計較了！」

谷心寒笑道：「老身若眞是與他計較，那也不會要借他的寒濤別墅居住了！」

說話之間，衆人已隨在尹七公身後，向林中行去。

黃瑟這時與田小萍相偎而行，口中在低聲談笑，似是十分高興！

但是，事實上黃瑟心中，可是十分的不安。

她決不曾想到的是，那寒濤別墅竟在這頃刻之間，投入了天魔女的掌握之下，無形中替谷心寒增加了絕大的力量！

倘是谷心寒沒有眞正的野心還好，否則，要想翦除他們，可也眞够武林正道羣豪大大的忙上一陣子了！

而她此刻却想不出什麼釜底抽薪之法！眼看着這兩股力量，就要結合在一起，壯大了魔教中人的聲威！

黃瑟儘管心中着急，但她也明白，即使自己急死，與事只恐也無補，除非趕快把消息傳到方石寒耳中！

一念及此，她不由自主的張目向四週打量，意識中，顯然是希望那方石寒忽然出現了！

而此時此刻，方石寒又怎會出現？

一行人在尹七公引領，寒濤別墅屬下人士恭迎之下，進了這座雄偉的山莊。

上得那層層石階，就可看出這座別墅的氣象不凡！

一面靠着削立的山勢，三面却面臨深谷，立身

莊門之前外望，那亡魂峽蜿蜒在百丈之外，一目瞭然。

黃瑟心想：這眞是一處絕地了！如果沒有內應之人，在崖上接應，若想攻破寒濤別墅，那可眞是妄想！

尋思之間，衆人已然到了大廳之內。

尹七公的排場，可謂不小，這座大廳，佔地足有十丈方圓，衆人剛自分開賓主坐定，莊中的子弟，已拉開格扇，送上兩席酒菜。

谷心寒是當然坐了首席。

田小萍，黃瑟却被谷心寒招呼，要她們分坐在她的左右兩側。謝不凡，丁一泓坐在黃瑟這一邊，嚴少卿，黃長風，則坐在田小萍下首。

尹元冲坐在主位相陪。

另外一席，也坐了八人，除了尹七公而外，那七位都是寒濤別墅中的一流高手，他們是：「獨臂枴王」宋公遲，「斑衣神姥」程姑婆夫婦，一指頭陀，三元醉道，「鬼手」高癸，「大刀客」荆子方，和「如夢仙姑」花夢影！

這七個人在武林之中，幾乎都算得上是頂尖人物，竟而全在「寒濤山莊」內出現，未免大大出人意外了！

別說黃瑟大為吃驚，甚至連天魔女谷心寒，也覺得尹七公不大簡單！

酒過三巡，賓主一應客套已過，天魔女谷心寒突然舉杯向尹元冲道：「尹兄，老身這次出山，你可知道為了什麼？」

尹元冲笑道：「尹某愚蠢，猜不出來，尚盼教主明示！」

谷心寒道：「尹兄到是很謙虛啊！」

尹元冲笑道：「教主雄才大畧，不讓鬚眉，尹某自然不敢妄作臆斷的了！」

谷心寒微微一笑道：「其實，尹兄只是不願說罷了，這等客氣，那也是大大不必了！」

語音一頓，接口又道：「尹兄，想我魔教自數十年前那君山一役之後，可謂全軍盡墨，幾乎連一脈香火都已斷絕，孟天都，霍浩然，公孫揚等人，雖然也算得上是我道中人，但他們都不肯以魔教中人面目行世，認眞說起來，他們已不算是我魔教正統人士了！」

尹元冲大笑道：「教主之言，的是有理！不過，教主似乎應當說得吧？令尊魔煞尊者的關門弟子，長髮尊者，可并沒有喪生啊！」

谷心寒道：「老身當然知道！」

尹元冲道：「教主見到過長髮尊者了麼？」

谷心寒道：「見過了！他此刻奉命去辦一件事去了！」

尹元冲眉頭聳動，沉吟道：「教主，老朽聽說那長髮尊者已然隱居，何時出山，為何江湖上一點消息皆無？」

谷心寒大笑道：「尹兄，你怎的連老身之言，似是不大相信呢？」

尹元冲道：「教主，尹某并非不信教主之言，只因這些年來，那長髮尊者都沒有消息，教主說他仍在教主身邊，自是叫尹某不得不疑心了！」

谷心寒道：「尹兄不用奇怪了！就拿老身來說，不也是很久不曾在武林中露過面麼？」

黃瑟這時心中却是暗暗忖道：「難道那假冒長髮尊者之人，竟會是谷心寒有意安排的嗎？但他又為何作出不利於谷心寒的事呢？這眞是叫人難解的很了……」

她轉動念頭之間，尹元冲已接道：「教主說的是，看來眞是老朽多疑了！」

谷心寒這才笑了一笑，道：「老身在正式決心露面出山之前，也曾仔細的想過，數過，我魔教中人，除了老身自己以及長髮師弟而外，大概只有你尹兄一人了！」

尹元冲道：「教主錯愛小弟了！」

谷心寒淡淡一笑，接道：「尹兄，我魔教受了這麼多年委屈，如今也該出人頭地一番了！」

尹元冲笑道：「那是自然！但這可要全仗教主的雄才大畧了！」

谷心寒大笑道：「老身麼？不瞞你尹兄說，除了十二魔煞和長髮尊者本人及他一位記名弟子而外！老身可就別無人手了！因此，老身才想借重尹兄昆仲啊！」

尹元冲尚本答話，尹七公已笑道：「教主，兄弟可是山野老朽之輩，承當不起什麼大任！」

谷心寒笑道：「尹兄弟言重了！寒濤別墅的勢力大小，老身早就淸楚了！就算拿來與五大門派相較，也不稍遜色啊！」

尹七公抱拳道：「教主過獎了！」

谷心寒笑道：「尹兄弟，如果老身想借重貴莊之人，尚望尹兄弟盡力支持！」

尹七公笑了笑，道：「教主如有所命，兄弟自當効命！」

谷心寒大笑道：「老身就等尹兄弟這一句話了，如果尹兄弟不嫌老身這魔教的氣派太小，老身想請尹兄弟出任本教總護法一職！」

尹七公似是有些意外，怔了一怔，方始笑道：「教主抬愛了！屬下敢不遵命！」

谷心寒目光轉向尹元冲道：「尹兄，老身想委你以本教副教主之位，尹兄意下如何？」

尹元冲笑道：「屬下本只望獲得一席護法職位，即已滿足，這副教主重任，最好是留給長髮尊者才是吧！」

谷心寒道：「尹兄，你不用推辭了！老身那野和尚般的師弟，決當不得副教主，他可以管自己一個人的事，却不足以表率羣倫，因此，老身已請他出掌本教的四海堂，担任堂主，用意便是讓他在外面去跑，連絡本教可用之人！」

尹元冲笑道：「教主既然如此安排，屬下無話可說了！不過，屬下才疏學淺，尚望教主不時給予指示才好。」

谷心寒笑了一笑，向尹七公道：「總護法，貴莊這七位高手之中，宋公遲兄伉儷與老身乃是舊交，自然是不消說，另外五位老身雖是初見，但老身也久仰諸位大名，因此老身決定，請他們七位出任本教的護法！」

「獨臂枴王」宋公遲，和「斑衣神姥」程姑婆夫婦，這時站起，哈哈一笑，由宋公遲說道：「谷教主，老朽殘廢了，至於我這老伴，也實在老的了，這護法重任，只恐老漢承担不下來啊！」

谷心寒微微一笑道：「宋兄莫非嫌這護法的職份太低麼？」

宋公遲笑道：「老朽決無此心！」

谷心寒道：「宋兄，你和大嫂如若不嫌護法職份太低，那就請兩位助老身一臂之力，老身自當有以相報！」

宋公遲皺皺眉道：「教主，宋某夫婦出身武當，此事叫宋某夫婦不啻是背叛了武當祖師，想來甚是為難啊！」

谷心寒笑道：「老身有一句話，原本不想說出來，但宋兄夫婦不允出任護法，到叫老身不得不提前說出來了！」

她語音畧畧一頓，接道：「宋兄，老身振興魔教，不止是想與五大門派分庭抗禮，而是要一統武林，大功告成之日，那五大門派，也不過只是本教的一處分舵，各派掌門人，那也不過是本派的舵主而已，宋兄如是覺得身為本教護法，則有叛祖之嫌，將來，宋兄夫婦不妨回到武當之後，出任掌門便是！」

宋公遲聞言，笑了一笑道：「教主有此雄心，老朽不允就是不當了！」

谷心寒笑了笑道：「多謝宋兄伉儷的玉成老身了！」

回目向一指頭陀等五人說道：「五位的意下如何？」

一指頭陀哈哈一笑道：「洒家麼？恭敬不如從命！」

他領先這麼一說，其餘四人也都齊齊應允出任護法了！

眨眼之間，魔教的部份人士，竟已作了安排，這等快速，也大出黃瑟意料！

這一席飯吃下來，魔教不啻宣告成立！

黃瑟心中暗想，這豈不是等於替谷心寒添了兩隻翼麼？

她心中儘管不安，着急，但却可謂是一籌莫展，甚至連想通知方石寒一聲的機會，都似乎不容易找到了！

當晚，谷心寒已把寒濤別墅，當作了魔教的總壇，并且要謝不凡和黃長風兩人，去把長髮尊者和另外的幾名魔煞找回此間，看樣子，谷心寒的大舉行動，已迫在目前。

黃瑟却一直在找機會，想溜出寒濤別墅，找找那方石寒，設法把這邊的消息，告訴他，要他通知武林盟主，也好早作準備。

但谷心寒對她十分寵愛，一直把她留在身邊，傳以魔教心法，使得她連半步也離不開，遑論去找方石寒了！

× × ×

方石寒呢？他在何處？

說出來只怕難以令人相信，他此刻居然也在寒濤別墅之中，不過，他的身份很卑下，是個長工而已！

原來他比黃瑟早到伏牛山，并且立即投入了別墅之中，充當了一名長工。

因為，他在臨行之前，長髮尊者曾暗暗的告訴他，那寒濤別墅主人尹七公，說不定便是當年的魔教中的一名長老尹元冲，所以要他先行想法進入那寒濤別墅之中，查探查探！

所以，方石寒才以鄉民的面目，作了別墅中的長工。

黃瑟心中在想，而方石寒早已把別墅中的一切都看在眼中，并且，也很快的傳了出去，送到正在奔向少林途中的武林盟主鄭天心手中。

× × ×

這是第三天的黃昏時分，謝不凡，黃長風回來了！

隨着他們回來的，有齊仲魁，柴弘，韓長平，趙無影，羅璇，以及宛小鶯，鄭洪濤等七個人。

長髮尊者却沒有回來。

顯然，他又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

宛小鶯算來是黃瑟的師妹及屬下，兩人見面以後，顯得格外的親熱，一直倚偎在一起，說個沒有完！

這在黃瑟來講，乃是別有用心，因爲她想在宛小鶯身上找出谷心寒到底用的是什麼方法，使得他們居然甘心作爲她的殺人爪牙？

結果，黃瑟很失望，她根本發現不出宛小鶯有什麼不對，一切都非常正常，直如沒事的人一般！

就這等情景而言，鄭仙吾等人的判斷，似乎不錯，谷心寒乃是以本命神魔，控制了這十二個人的心性了！

當晚，谷心寒和尹元冲等人在一起會商了半夜，決定在第三天的中午，由谷心寒親自率領全部高手，去到少林，搗散鄭天心召集的武林各派掌門人的聚會。

黃瑟又是大大出乎意料的吃了一驚，她想不出，谷心寒是怎會知道了鄭天心已然撒下武林帖，在少林召開大會，約集白道羣雄聚首之事？

吃驚歸吃驚，着急也歸着急，但她未去到少林之前，却是一點辦法都沒有，至於想偷去那面魔令，更是想也不要想的了！

× × ×

就在谷心寒決定行止後的第二天中午，寒濤別墅新僱的那位長工石老二，却無緣無故的辭了工，去了！

他很有力氣，也很肯賣力氣，莊中工夫，對他的不幹，甚是惋惜，勸了他半天，也加了他三次錢，結果，這位石老二彷彿吃了秤鉈，鐵了心，任你怎麼說，他也是一千個，一萬個不幹了！

沒有餘地的，他走了！

而且，當天的深夜，這個石老二便已到了嵩山少林！

× × ×

第三天中午，谷心寒率領了副教主尹元冲，總護法尹七公，七位護法，十二魔煞，以及黃瑟等一共廿多人，浩浩蕩蕩的向河南而去。

他們走得不快，因此，直到第七天的上午，他們方始到達了嵩山。

正午時分，谷心寒等人抵達了少林寺前。

在谷心寒等人想來，這該是一個十分使對方意外的神秘行動，因此，一行人個個心中都懷着沾沾自喜的心情，由尹七公親自上前，頤指氣使的要那看守山門的少林僧人去告訴少林掌門，出來迎接魔教教主駕到。

那位守在山門的少林寺僧聞言，却是淡淡的一笑，合十道：「施主等來的正是時候，本寺方丈，早在大雄寶殿上，已設下了素筵，等候諸位了！」

尹七公聽得呆了一呆，道：「你們……早已知曉老夫等人要來麼？」

那僧人笑道：「不錯！」

話音一頓，立即接道：「施主請吧！貧僧不必再去通報，因爲大殿上，還有不少貴賓在座呢！」

尹七公皺了皺眉，正待借題發揮，想找那僧人的麻煩，谷心寒已揮了揮手，道：「總護法，既然他們已知老身等行踪，咱們就進寺去瞧瞧，也無不可！」

尹七公應了一聲是，當先舉步，跨進山門。

埋劍谷內葬羣兇

谷心寒在衆人簇擁之下，也很快的踏入少林，直趨大殿而去。

那守門僧人沒有說錯，大殿之上，果然是擺下了五席熱騰騰的酒菜，其中三席，全是空的，正是虛席以待，等着他們前來。

谷心寒目睹此情，心中也微微吃了一驚，因爲她這一瞥之下，已發現了在座之中，果然都是當今武林的第一流高手！

少林掌門人大道禪師和武林盟主鄭天心，這時已然站了起來，移步大殿階沿，似正在等候着谷心寒。

谷心寒臉上形色有些陰森，望着大道和鄭天心沉聲道：「武林盟主和少林掌門，算得上是够威風了！但你們明知老身要來，却不在寺外相迎，莫非是不把老身看在眼中麼？」

鄭天心呵呵一笑道：「谷教主，老朽和大道掌教，曾在山門之外等候了教主甚久，而教主比我等預料的時間，遲了一個時辰，是以未曾遠迎，教主大可不必怪罪了！」

他說的甚爲婉轉，谷心寒的盛氣，立時平下了不少！

大道禪師這時也合十道：「谷教主既然駕到，就請快快入殿一叙吧！」

谷心寒目光一轉，笑道：「很好！」

當下舉步，跨入大雄寶殿。

尹元冲等人，緊緊相隨，將那空下的三席，坐得擠的滿滿的！

不過，谷心寒却被大道禪師請到當中的一席，坐在客位之上。

變方經過引見，黃瑟發現，大慈山莊諸人之中，獨那眞的長髮尊者，却未在少林寺中露面。

而增加的其他各派人士，則有武當掌教青楓道長，峨嵋掌教光化大師，丐幫幫主楊騰，青城掌門嚴雲卿，和傳聞失踪的華山掌門葛青青。

坐定以後，那十二魔煞中人，竟紛紛又告起身，各自趨步到自己長輩面前相見！

這使鄭天心，大爲驚訝！

他們原以爲自己子弟所以會投身谷心寒手下，八成是被谷心寒用魔法迷惑了心智，才會任令役使，但此刻看來已然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他們對自己的親人，都非常的親熱，特別是柴弘與他的妻子齊文翠相見之後，更是情話綿綿，說個沒有完！

鄭仙吾看了看自己的兒子鄭洪濤，確實是不曾有什麼不對勁之處，這使他心中大感安慰，暗想想只要他們神智不亂，遲早總有辦法叫他們脫離了谷心寒的掌握！

大道禪師此時笑了一笑，道：「谷教主，如果你同意，咱們何不讓大家移動移動座位，各人隨自己的高興，找個位子入席？」

谷心寒大笑道：「有何不可？」

目光一轉，向鄭洪濤諸人道：「洪濤，你們就自己找個位子坐吧！」

鄭洪濤等人聞言，自是高興，果然紛紛找了自己親人旁的位子坐下。

田小萍回到了父母身邊，方石寒則反行其道，坐到黃瑟的身邊。

黃瑟是和那宋公遲等七位護法坐在一起，方石寒移坐過來，似是使黃瑟有些意外，她沒有顧忌，低聲一笑道：「方兄，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方石寒笑道：「小弟因爲不便與大姊相見，有勞大姊關心，小弟到心中不安的很！」

黃瑟嫣然一笑，道：「方兄，有一件事使人甚是不解，不知方兄可肯見告？」

方石寒道：「什麼事？」

黃瑟道：「少林寺又怎麼會知曉了教主要來之事？」

方石寒目光在宋公遲身上一轉，接道：「這個麼？兄弟說了出來，只怕少林掌門定要怪我失言之罪了！」

黃瑟笑道：「不能說麼？」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天下無不可對人說出之事！其實，這事谷教主應該想得出來才是啊！」

顯然，方石寒是有意要把這些話送入那宋公遲等七人耳中，才會這等加重語氣的把話兒分成兩截來說了！

黃瑟冰雪聰明，聞言會意，當下也故作緊張的笑道：「教主想得出來麼？那……莫非是尹七公的手下，有人不可靠？」

方石寒道：「差不多！」

他這話一出，宋公遲果然有了反應，皺了皺眉，道：「這位老弟怎麼稱呼？黃姑娘，可否爲老朽引見一下？」

黃瑟笑道：「是啊！妾身眞是失禮了……」

當下立即爲方石寒和七人引介！

大概方石寒的名字，在武林中已然十分响亮，宋公遲等人一旦聽到他便是方石寒時，同時都露出吃驚的神色！

宋公遲怔了一怔，道：「原來是方少俠麼？老朽到是久仰了！」

方石寒笑道：「不敢，宋老好說，區區乃是江湖末學後輩，當不起前輩的誇讚！」

宋公遲大笑道：「方少俠，這可不是老朽捧你了……這一兩年來，你方少俠之名，憑良心說，早已凌駕在武林盟主以上，黑白兩道，誰不對你敬仰萬分呢？老朽雖然不常在江湖中走動，像你老弟這等人物，老朽還是不敢忽忘的！」

方石寒道：「過奬了！」

程姑婆這時微微一笑，道：「方少俠，你這麼說，寒濤別墅之中有人不可靠，可是尹七公手下有人把我等行踪透露給武林盟主了？」

方石寒大笑道：「也差不多！」

他的回答，依然不够明確！

因此，程姑婆笑道：「方少俠，你……想必知道那人是誰了！」

方石寒笑道：「這個……不瞞老前輩，這人是誰，在下實在不便說出了！」

宋公遲道：「爲什麼呢？」

方石寒道：「老前輩應當明白，此事在下如是說將出來，豈不是有失忠厚，大違道義麼？」

宋公遲點了點頭道：「老弟之言，到叫老朽無辭可對了！」

程姑婆笑了笑道：「老身的看法，與方少俠不同！」

方石寒道：「區區那裏想錯了麼？」

程姑婆道：「可不？老弟已然透露了寒濤別墅之中，有人是奸細之事，尹七公必然會知曉，也必會查察，倘是方少俠願意說將出來，頂多不過是一個人受害，而方公子不願說出此人是誰，就老身所知，尹七公一旦發怒，受害的人，恐怕就不止一個了！」

方石寒心中暗笑，我本來就是要你們窩裏反的啊！

但他口中却道：「老前輩說的不錯，但就在下爲人而言，此事却是萬萬不可說將出來了！」

他把話說得很婉轉，但表示出來的態度，可十分堅決。

黃瑟這時笑道：「兩位護法前輩，這事方兄既然不願說，咱們也勉强不得的了！妾身相信，尹總護法一定能够查得出來的！」

宋公遲一笑道：「黃姑娘說得不錯，這事如是方少俠不願說，咱們也問不出什麼頭緒來了，尹七公兄對於這等事，一旦獲悉，必能有個妥善的安排，你我到不必操心太多了！」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宋老究竟是武當出身的高人，這幾句話，使人聽來，十分受用！」

宋公遲聞言，笑了一笑，沒有表示可否，這使得方石寒發現，這位獨臂老人的城府之深，竟是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因此，他不由得暗暗提高警覺！

黃瑟這時嫣然一笑道：「方兄，武林盟主在少林召開這等盛會，目的是爲了什麼？可是對付魔教的麼？」

她忽然如此一問，只問得方石寒怔了一怔。

這一瞬之間，方石寒可再也未想出她的言外之意，皺了皺眉道：「這個……在下却是有些不大明白了！」

不過，當他回答黃瑟之後，却又頓時心中恍然，悟出了黃瑟這句話中的含意，無非是有意在「獨臂指王」宋公遲等人面前，表明彼此的立場，並不相同而已！

這一來，他不禁暗自欽佩黃瑟的細心，和機智了！

黃瑟聽到方石寒的回答，格格一笑道：「方兄，你不說明，事情也已十分明朗了！看來，妾身八成沒有猜錯，至少，武林盟主是想把教主的十二魔煞召回，那總不假的了！」

方石寒不置可否，因爲，此刻那谷心寒已在說話。

她的語氣很冷峻，目光一直盯在鄭仙吾和鄭天心的昆仲臉上，說道：「鄭盟主，老身這番來到少林，盟主應當明白，不是爲了你們這幾席酒菜來的啊！」

鄭天心笑道：「教主不說，老朽也明白的很，教主有什麼意見，請說便是！」

谷心寒道：「不錯，老身正要想說！」

目光一轉，接道：「盟主，在老身要說來意之先，有一句話，可得向你請教一下！」

鄭天心道：「什麼事？」

谷心寒道：「盟主發出武林帖，召集武林各派來到少林聚會，可是爲了對付老身麼？」

鄭天心淡淡一笑道：「教主說對了！老夫正是因爲教主之故，才發出了武林帖。」

谷心寒道：「武林盟主，快人快語，老身不知有那裏開罪了武林朋友，竟勞你如此興師動衆的來對付老身？」

鄭天心道：「教主，你言下之意，難道是說老夫這武林帖下錯了麼？」

谷心寒道：「本來就是你錯了！你且說說看，老身那裏值得你鄭兄這等大舉出動人手？」

鄭天心冷笑道：「你擄劫正大門派子弟，男男女女一十二人，作爲你的魔煞替身之事，可是不眞實麼？」

谷心寒冷冷道：「這個，到是有！還有沒有別的？」

鄭天心道：「傷了丐幫幫主之事，可有？」

谷心寒道：「好像是有的！」

鄭天心哼了一聲，道：「華山派滅門慘事，可是你下的手？」

谷心寒道：「這個麼？老身有所解釋！」

鄭天心冷笑道：「解不解釋不要緊，只要是你下手的就要記在你的頭上。」

語音一頓，又道：「那風塵三俠，橫屍嵩山，留下示警少林之事，也是你下的手，是麼？」

谷心寒道：「不錯！也是老身所爲，風塵三俠與老身有仇，殺了他們，也不爲過！」

鄭天心不理會他，接道：「鐵劍門無名之火，那也是你放的了？是麼？」

谷心寒道：「是又如何？呂昊爲人不正派，老身煞煞他的邪氣，又有何不可？」

鄭天心道：「谷教主，這幾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已足夠要老夫身爲武林盟主之人，發出武林帖了！」

谷心寒大笑道：「就是爲了這些麼？」

鄭天心道：「莫非不夠？谷教主，你該明白，天下滔滔，人人都在因你出現，而大感不安，老夫身爲武林盟主，職責所在，自然少不了要過問一下了！」

谷心寒冷冷一笑，道：「鄭盟主，老身要不要解說一下？」

鄭天心說道：「聽便！但那也改不了目下的局面！」

谷心寒道：「這個麼？老身明白！」

她目光轉了一轉，道：「第一件事，楊騰之傷，乃是他自取的！如果他不與老身十二魔煞衝突，他又怎會重傷呢？」

鄭天心笑道：「那是楊幫主自討苦吃的了？」

谷心寒道：「不錯！至於你們這十二名男女弟子，甘心作我十二魔煞，那可是他們自願的事，老身並未强迫於他們，你如是不信，你何不當面問清楚？」

鄭天心道：「不用問了！他們爲何如此，老夫已然知曉了一大半！問也是白問的了！」

谷心寒道：「你明白便好！」

語音略頓，接道：「華山之事，那是魔教與華山上一任掌門人之間的宿怨，老身了此過節，與你武林盟主何關？你如出頭管這些事，老身認爲你就管得太多了！」

鄭天心道：「華山現任掌門在此，她要求老夫主持公道，老夫自然要管的了！」

谷心寒哼了一聲道：「你既然要管，老身也不攔阻！隨便你們怎麼辦便是！」

鄭天心道：「你明白便好！」

谷心寒道：「至於風塵三俠，他那師父公孫揚，本是我魔教中人，老身殺他們，等於是執行門規，與你又何干？」

鄭天心道：「教主好似都有理由的了！」

谷心寒哼了一聲，道：「若無理由，老身也不會出手了！」

她冷笑了一聲，又道：「至於那鐵劍門，老身乃是看不慣他們的欺善怕惡的陰險嘴臉而已！」

鄭天心冷笑道：「那也不值得你殺人放火吧？」

谷心寒冷笑道：「爲什麼不？鄭盟主，放開這些不談，咱們還是言歸正傳如何？」

鄭天心笑了一笑，道：「很好！你有什麼言歸正傳的話，不妨說出來便是！」

谷心寒道：「鄭盟主，你們在少林聚會，是爲了對付魔教，而老身逕上門來，那可是爲了找你們算賬的了！」

鄭天心道：「谷教主，你的口氣不小！」

谷心寒道：「彼此彼此而已！」

這時，鄭仙吾突然插口，冷冷說道：「谷教主，犬子洪濤，與你無怨無仇，你爲何將他擄入你的門下？」

谷心寒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道：「鄭兄，你身爲雙侶之首，爲何說話也這等不明不白呢？」

鄭仙吾道：「老夫那裏不明白了？」

谷心寒說道：「令郎在你的身旁，他是不是被老身所擄，抑或是由他自願，你爲什麼不問他一問呢？」

鄭仙吾怒道：「老夫當然問過了！」

谷心寒道：「他怎麼說？」

鄭仙吾道：「你迷了他們心竅，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在你控制之下，自然是不會說出乃是爲你擄來的了！」

谷心寒道：「迷他心竅之事，鄭兄認爲有可能麼？」

鄭仙吾道：「當然可能！」

谷心寒道：「鄭兄，不瞞你說，老身並無用藥迷他們心竅，否則，他們見到了你，又怎會認得你們呢？」

鄭仙吾道：「魔教中的本命神魔附體大法，可以控制別人心靈於不知不覺之間，此事別人不知，又怎能瞞得過老夫？」

谷心寒道：「是麼？老身身爲魔教教主，似是還頭一遭聽到這等話呢！」

鄭仙吾怒道：「你……」

一心上人陡然合十道：「施主，你不必與谷教主鬥口了！」

齊伯玉這時也道：「鄭兄，老夫認爲，一切禍端，皆由谷心寒而起，咱們只消把她留下，總有解決之道可尋！」

谷心寒聞言大笑，說道：「你們想把老身留下麼？」

鄭仙吾道：「不錯！」

谷心寒道：「你等何不試試？」

鄭仙吾道：「且等酒筵之後，老夫第一個要向你討教討教的了！」

谷心寒道：「何必等到散席？現在動手，也不爲早啊！」

鄭仙吾道：「教主已然有此雄心，老夫自當奉陪！」

話音一落，竟站起身子，便待移步而出。

但想不到的却是：鄭洪濤竟然伸手拉住了乃父道：「爹，你怎可與教主動手呢？」

鄭仙吾大大一震，喝道：「濤兒，你這是怎麼了？」

鄭洪濤道：「教主一代神人，爹，你如果要與她動手，只怕……沾不了光，多年英名，怎可毀於一旦？」

鄭仙吾怒道：「你……怎知爲父會敗？」

鄭洪濤道：「爹，這個別人不知，孩兒却是明白得很，你老千萬不可出手與教主相搏！」

鄭仙吾道：「爲父不信！」

話音一落，移步而出！

這時，谷心寒仍在原位未動，而鄭洪濤却忽然拔出了長劍，雙手遞給乃父，道：「爹，如果你眞的與教主一拚，孩兒實不忍見到你老落敗時的慘狀，寶劍在此，但請爹爹先殺了孩兒，再與教主動手吧！」

說罷，引頸以待！

鄭洪濤這等舉動，只把鄭仙吾看得呆了！

他那第三步，却永遠的跨不出去！

虎毒不食兒，他是武林耆宿，又怎能下得了手，殺死自己的子女！何況，這根本不是鄭洪濤之錯呢！

一心上人突地口宣佛號，說道：「施主，你就坐下！」

鄭仙吾長嘆一聲，頹然坐下。

谷心寒淡淡一笑道：「鄭兄，令郎乃是天下第一孝子，你大可引以為豪啊！」

這話充滿了諷刺，但鄭仙吾却恍若未聞，因為，這一瞬之間，他的方寸已亂！

一心上人這時笑道：「谷教主，在座之中，敢於與你動手之人，只怕不多了！」

谷心寒大笑道：「大和尚，你是例外！」

一心上人道：「只怕這幾位掌門人，也是例外吧？」

谷心寒嘿嘿的哼了一聲，說道：「他們麼？只怕連本教的七大護法都比不上，還敢說與老身動手麼？」

幾位掌門人聞言，同時臉色大大一變，便就想發作。

尤其是華山掌門葛青青，已然冷笑一聲，嬌軀閃電般立起，喝道：「妖婆子，你毀我華山之恨，咱們就在今天解決了好！」

谷心寒道：「妳……姑娘，留下小命吧！老身並不想置你於死地，妳還是少說話為妙！」

葛青青道：「妖婆子，本座要報那滅我祖先報本派之恨，今天決不會輕言罷手，妖婆子，你出來吧！」

谷心寒道：「你想找死麼？」

葛青青道：「你才是想找死哩！」

話音一落，人已走到大殿當中，指着谷心寒道：「妳敢不敢出來與本座一決死戰？」

谷心寒冷冷的看了「天台簫秀」韓長平一眼，道：「長平，你替我將她拿下！」

韓長平笑應了一聲遵命，大步向葛青青行去。

葛青青皺了皺眉道：「韓長平，你何必為這妖婦賣命呢？咱們可是從無過節啊！」

韓長平瀟洒的一笑道：「掌門人，韓某人奉命將妳拿下，那是一定要將妳拿下的了！」

話音一落，探手摘下腰際洞簫，又道：「掌門人，請亮兵刃！」

看樣子，葛青青除非將他擊敗，決沒有機會和谷心寒動手了！

但她就算擊敗了韓長平，會不會真有機會與谷心寒一拚呢？

這可是誰也不知道的事！

葛青青騎虎難下，想退也不可能，當下一抖纖手，掣出長劍，道：「韓長平！你硬要架下這場樑子，莫怪本座得罪了！」

韓長平微微一笑道：「掌門人好說！請！」

一抬手，發出一招「毒龍點睛」，敲向葛青青的右手手腕部位。

葛青青長劍一揚，避開韓長平招式，回手攻了三招！

韓長平笑道：「好劍法！」

眨眼間，竟是以快制快的攻出七招九式之多！

葛青青身為華山掌門，劍上自有功夫，兩人這一較上手，可是打得十分激烈。

楊騰看了看心愛弟子黃長風，嘆了口氣，說道：「風兒，為師如想與谷心寒一搏，你……會不會阻攔？」

黃長風似是吃了一驚，說道：「恩師，千萬不可……」

楊騰道：「為什麼？」

黃長風道：「教主已是人神之體，永不落敗之身，恩師若要與她相拚，敗的定是恩師，弟子怎能讓恩師冒此喪失英名之險呢？」

楊騰深深的看了他一眼，終於搖了搖頭，不再說話。

武當掌門青楓道長目光一閃，突然大聲道：「谷檀樾，貧道不才，想向教主討教幾手武功！」

谷心寒道：「你麼？不配！」

青楓道長霍然變色道：「檀樾果真不把天下人放在眼中了！但貧道今天可定要與你一拚……」

說話之間，人已走了出去。

谷心寒向尹七公一笑道：「總護法，你去會會武當這位掌教！」

尹七公呵呵一笑道：「屬下遵命！」

踏步而出，拔出長劍，接道：「掌門人，老朽一向對武當劍法極為欽慕，今日到要好好見識一番了！」

青楓道長道：「逍遙劍的劍上功夫，貧道也已久仰，尹檀樾請出手便是！」

尹七公笑了一笑，舉手揮出一劍！

青楓道長回手拔劍，刹那間擋向對方劍勢，更迅快的回攻了兩招！

這兩人不但可算當代一流高手，更是使劍的大行家，因此，一旦動起手來，可謂奇招迭起，精彩絕倫。

少林掌門看了峨嵋光化大師一眼，光化大師心中悟出其意，立即起身，也向谷心寒指名搦戰。

結果，是守公遲奉命持拐出戰。

大殿中，有了三對高手激戰，可再也沒有空地了！

是以，當青城掌門嚴素翁出面搦戰之時，他只好走到大殿外面的天井之中去了！

這回是程姑婆奉命出戰，與嚴素翁戰在一起。

雙方已有四對交上了手！

剩下來的幾乎只有少林掌門，一心上人和方石寒三人沒有顧忌，如果再要動手，也只有他們可以出手了。

但谷心寒竟然沒有動靜，只是看着四對人全力拚搏，不表示任何意見。

鄭天心和齊伯玉兩人互望了一眼，似是心意相同的點了點頭，而由鄭天心向方石寒招了招手。

方石寒向黃瑟笑了一笑，便向鄭天心那一席行去。

鄭天心低聲道：「老弟，你必要時得出面向谷心寒叫陣啊！」

方石寒道：「老前輩認為必要時，晚輩自當出面！」

齊伯玉接道：「老弟，那谷心寒的武功不弱，你可得當心一些才是！」

方石寒笑道：「晚輩省得！」

柴弘坐在齊伯玉的身邊，目光一轉，向方石寒道：「方兄，你與教主沒有什麼恩怨吧？」

方石寒道：「沒有！」

柴弘道：「那……方兄你又何必非要出面不可呢？」

方石寒笑了一笑，道：「柴兄，谷教主有心與武林為敵，兄弟又怎能不管？」

柴弘道：「方兄，在兄弟看來，你根本不必出手！」

方石寒道：「為什麼？」

柴弘道：「不是兄弟小看方兄，你如果出手，只怕不是教主之敵，方兄又何必把自己的英名在此斷送呢？」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柴兄，如果在一月之前，區區也許不是谷教主之敵，但是，今天兄弟若是出手，谷教主想勝過在下，只恐不大容易！」

柴弘似乎還想說什麼，謝不凡突然哼了一聲，道：「柴兄，方兄若是不怕自己丟人，你又何必多勸？」

謝不凡話音一落，柴弘已嘆了口氣，說道：「謝兄，方兄對我有極大的恩典，兄弟怎能不勸阻於他呢？」

方石寒笑了一笑道：「柴兄，你不必勸我，這事不知結果如何，只要有此必要，兄弟可就不得不出手啊！」

柴弘皺了皺眉，心中似是大為惋惜！

謝不凡冷冷一笑，說道：「方兄，你最好莫要太不識相，否則，觸怒了教主，那可不是玩笑的事呀！」

方石寒笑道：「謝兄，這是方某人的事，不勞謝兄太過關心！」

謝不凡臉色微變，好像就要發作，但恰在此時，鄭天心忽然搖了搖頭，說道：「不凡，你別再說了！」

謝不凡皺了皺眉，果然不再說話！

但方石寒這時却接道：「老前輩，就目下情勢看來，晚輩似乎應該與那谷教主談談了！」

鄭天心道：「老弟可是担心他們奮力激戰之人，不是魔教中人的對手麼？」

方石寒道：「他們四位，本是勢均力敵之戰，晚輩到不是担心他們。」

鄭天心道：「那你担心什麼？」

方石寒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時間太久，只恐反而對我們不利了！」

齊伯玉忽然笑道：「老弟台，咱們如果怕拖的太久，你有什麼速戰速決之策？」

方石寒道：「由晚輩出面，邀那谷教主一戰，以決雙方勝負！」

鄭天心道：「這個……老弟不覺得對方不太容易打發麼？」

方石寒道：「老前輩，這有如孤注一擲的打算，否則，就晚輩看來，我們必將得不到好結果！」

鄭天心自然明白對方言下之意何在，這十二魔煞，便是自己這方面的煞星，說不定何時要來個變生肘腋，那就麻煩大了！

因此，鄭天心看了看隣座的少林掌門人，道：「大師之意如何？」

少林掌門人大道禪師合十道：「盟主應是明瞭今日之局面，正如方小施主所言，時間越久，越對我等不利！」

鄭天心道：「掌門人之意，是不妨由方老弟出面向谷心寒叫陣麼？」

大道禪師道：「雖屬下策之策，也未嘗不是打開僵局和危機之門。」

楊騰忽然長長一嘆道：「掌門人之言，到是有理的很，鄭兄，如果這十二個孩子真的與我們反目，結果就不好的很了！」

谷心寒這時忽然笑道：「你們這等打算，按理未嘗不好，只是，這位方公子是不是老身之敵，你們可曾想過？」

大道禪師道：「這個……老衲考慮過了！」

這不啻是說，方石寒是她之敵！

谷心寒冷冷一笑，道：「你們很看得起他，是麼？」

鄭天心道：「不錯！」

谷心寒道：「那……老身似乎必須出手與他一戰了？」

大道禪師道：「只怕你谷教主不敢！」

谷心寒哼了一聲，說道：「老身有什麼敢不敢？不過，在老身出手之前，老身要找一個人試試他的功力，至少要讓老身了解，他夠不夠資格與我一戰！」

武林盟主鄭天心道：「那也沒有什麼不可！妳不妨指派一位你屬下武功最好之人，與他較量一下便是！」

谷心寒嘿嘿一笑道：「很好，老身對你特別看重，由本教護法一指頭陀與他小戰一次如何？」

鄭天心看了方石寒一眼，道：「老弟，你願不願先教訓那一指頭陀幾招？」

方石寒笑了笑，說道：「盟主之命，晚輩敢不遵從……」

話音一落，當先站起身子，向那大殿外的天井走了過去。

谷心寒揮了揮手，向一指頭陀道：「一指大師，你與這位方少俠試試拳脚，看看他的功夫，够不够資格向本座揚名搦戰！如果他能與你打一百招不敗，就可以了！」

一指頭陀淡淡一笑，也自大步走了出去。

這位一指頭陀，長的甚是高大兇猛，光看樣子，就知道是一個平素不守戒規的野和尚，方石寒在那谷心寒指定一指頭陀之後，他便暗中作了決定，對這個和尚，一定要給予一次重懲！

因此，他計劃中，是要在五招之內，將他重創手下。

一指頭陀則到不曾把方石寒放在眼中，須知他一身武功之强，憑良心說，不在宋公遲之下，而且，由於他曾在塔爾寺中掛過單，因之，密宗的大手印功夫，他也練到了八成火候，再加上他那超絕當代的金剛指力，在他心中，總認爲方石寒如此年輕，要能與自己一拚，直無可能！

方石寒容得那一指頭陀走到大殿之外，立卽淡淡一笑道：「久仰大師金剛指力，獨步宇內，區區不才，到要好好領教一番了！」

一指頭陀怪笑一聲道：「你也知道洒家指力是獨步宇內麼？娃兒，那你就得小心了！」

方石寒依然淡淡一笑道：「是麼？在區區看來，這小心的人，只恐還是大師自己呢！」

一指頭陀兩眼一翻，怒道：「娃兒，你……竟敢諷刺洒家麼？」

方石寒忽然大笑道：「有何不可？尊駕面目與人也沒有什麼不同，區區爲何不能諷刺你？」

一指頭陀怒形於色，大喝一聲道：「你……你這娃兒是有些活的不耐煩了！洒家本想只教訓你一下，想不到你居然如此大胆，洒家可當眞是饒你不得了！」

方石寒笑道：「大和尚，你何不出手之後再說呢？」

一指頭陀怒喝了一聲道：「不錯！洒家正要你嘗嘗洒家的手上功夫！」

話音一頓，抖手拍出一掌。

方石寒淡淡一笑道：「這等掌力，怎能登大雅之堂？大和尚，你少丟臉吧！」

隨手一揮，一股眞力，狂擊而出。

他這手掌力，强的大出一指頭陀意外，不但自己發出的掌力被對方化解得無影無形，而且，被對方的掌力逼得幾乎換不過氣來。

一指頭陀臉色大變，側身電閃，讓開方石寒的掌力正面，大叫一聲，說道：「娃兒，你眞的有點門道……」

他在探出方石寒眞有幾手以後，那裏還敢輕敵，頓時，猛運眞氣，隔空發出一招，連點方石寒前心！

方石寒旣然存心要他好看，那裏還會容他逞威？眼見一指頭陀使出獨步宇內的金剛指力，他立卽雙手一合，然後突地分開，看上去頗似一式「童子拜佛」招式，但那由兩手開合之間，所抖出的一股眞炁，却是形成了一道粗約碗口般的氣極，直向一指頭陀指力撞了過去。

一指頭陀還眞是個識貨的大行家，一看方石寒出手的招式，立時臉色慘變，大聲叫道：「『大衍禪功』……」

方石寒笑道：「不錯……」

他話音未已，那一指頭陀已飛身後退！

只是，方石寒的掌力太快，快得不容他躲避的開！

噗噗一聲，如中敗革，一指頭陀的肚上捱了一下！整個的身子便如稻草人一般飛起，直摔出了七丈有餘！

這時，一條人影忽然由大殿中飛出，閃電般向一指頭陀追去，將他那落下的身軀接住，否則，定然是跌的個腦袋開花了！

定睛看去，這出手救他之人，竟是尹元沖。

方石寒微微一笑，說道：「一指頭陀，也不過如此！」

尹元沖這時已將一指頭陀放下，由他自行坐在地上調血，因爲，方石寒的掌力，已將他內腑撞成重傷！

就在方石寒話音一落之間，尹元沖已大步走了

過來。

他臉色很沉重的喝道：「方少俠，你是南海門下？」

方石寒笑道：「是又如何？」

尹元沖冷哼道：「怪不得你如此狂妄呢！但老夫認爲，你如此自大，並沒有什麼好處！須知老夫可不懼你這手大衍禪功！」

方石寒大笑道：「魔教副教主，自然是有些來歷的了！如果你想試試，區區也願奉陪你這位副教主走上幾個回合！」

尹元沖冷冷一哼，道：「很好，老夫就讓你見識見識……」

他語音未已，那谷心寒忽然大喝道：「尹兄且慢！」

她身形一閃，人已到方石寒身前。

方石寒笑道：「怎麼？教主要自己動手麼？」

谷心寒道：「想不到你小小年紀，就練成了這等罕見的武功，如果你願投老身門下，老身到願退居幕後，由你出任教主如何？」

這話到十分動聽，但方石寒却笑道：「教主到是很瞧得起在下了！」

谷心寒道：「你答應麼？」

方石寒笑道：「恕難答允！」

谷心寒皺了皺眉道：「娃兒，你莫要太不識抬舉啊！」

方石寒笑道：「在下只是不敢高攀而已！教主好意，方某人心領了！」

谷心寒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呀，可惜！」

方石寒道：「有什麼可惜？教主如想要在下投入你的門下，那是萬萬辦不到的事了！」

谷心寒道：「娃兒啊，你眞是太不識相了！多少人想望着投身我門下都巴望不到，你怎麼連教主都不想當呢？」

方石寒笑了笑，道：「教主，人各有志，對於這魔教教主一位，在下沒有興趣而已！妳就不用多說了！」

谷心寒道：「這麼說，你是要與老身兵戎相見了？」

方石寒道：「區區正有此意！」

谷心寒沉吟了一下，接道：「看來老身若不使出兩手給你瞧瞧，你也不會心服口服的了！」

方石寒道：「教主，在動手之前，區區還有幾句話要說！」

谷心寒道：「什麼話？」

方石寒道：「太白山孤劍峯頭之約，是教主所定麼？」

谷心寒道：「是又如何？」

方石寒道：「還有兩天，就到了那約定之日，教主自信趕得回去麼？」

谷心寒笑道：「老身回不回去根本不要緊，你提這個作甚？」

方石寒道：「區區提出此事，只想告訴教主，請你收回此約，因爲鄭盟主的令旗，决不允許落在你手中。」

谷心寒道：「那很好，老身自然只有犂平大慈山莊，橫掃中原武林了！」

方石寒笑道：「教主且慢誇此大口，在下活着在一天，只怕教主這等願望難以實現！」

谷心寒道：「你不嫌太不自量力麼？」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谷教主，不瞞你說，在下如果一狠心，也許就要從你手中奪來這魔教教主過過癮呢！」

谷心寒忽然也笑了！

她望着方石寒，說道：「娃兒，老身已然說過了，這教主之位，願意讓給你啊！你又何必談到奪字呢？」

方石寒道：「妳讓給我，在下不願！若是在下想當魔教教主，一定要從妳手中奪來！」

他話音一頓，又道：「而且，在下相信一定可以手到成功！」

谷心寒殊感意外的哦了一聲，道：「你這娃兒之狂，到是老身生平僅見的了！」

方石寒道：「若不是生具幾分狂性，又怎敢出面向教主挑戰？」

他淡淡的笑了一笑，又道：「教主，在下在與妳動手之前，還有一件事，想向你說明！」

谷心寒道：「什麼事？」

方石寒道：「教主那十二魔煞，都是當今白道高人的子弟，你將他們迷住本性，要他們聽命於你，作爲那殺人的工具，妳這等用心，未免太過殘忍了些吧！」

谷心寒笑道：「老身幾時迷了他們本性？就你娃兒今日所見，他們是迷失了本性之人麼？」

其實，不消她說，方石寒也看出有些不對勁，那一天他在衡山看到謝不凡和羅璇，兩人都是雙目發直，神情木納，而今天則大不然，每個人都和常人一般，根本瞧不出有什麼不對！

這中間必有原因，而方石寒却一時想不出這原因何在！

他也明白，想問，那一定是問不出來，是以，他才用了旁敲側擊之計，來向谷心寒探詢！

這時，谷心寒話音一落，他立卽接道：「不錯，他們今天看來，與在下上次見到之時，果然有些

方玉菁展出無形劍炁把方石寒和谷心寒相持之局解去。

不同！」

谷心寒得意的嘿嘿一笑道：「娃兒，那時你見到他們時，乃是投入我門下不久之時，氣質尚未變化，如今麼，那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

方石寒心中暗笑，但口中却道：「教主，不論你怎麼解釋，區區認為，妳這等作法，就有失忠厚之道！因此，區區決定要在今天，跟教主把這事解決！」

谷心寒一怔道：「娃兒，你想怎麼解決？」

方石寒心中暗道：妳終於上了圈套了！

只是，他却接道：「區區願以全力，代表這十二魔煞的長輩，與教主一搏，如果區區敗了，一切免談，倘是區區倖勝了，咱們就有個斤兩可以講講了！」

谷心寒不由得笑道：「娃兒，你……有資格代表他們的長輩麼？」

方石寒道：「當然有！」

谷心寒道：「這個，老身可不大相信了！」

方石寒道：「教主要怎樣才肯相信？」

谷心寒道：「他們親口應承！」

方石寒聞言，不由得笑道：「那容易得很，教主只消問問他們便可！」

谷心寒心中有些將信將疑，但她沉吟了一下，却道：「不錯，老身自然是要問他們一下了！」

方石寒不容她再有深思的機會，接道：「教主，若是你同意在下條件，那……眼下正在激門的四人，似乎也大可不必再拚纏下去了！教主何不喝令他們同時收手呢？」

谷心寒道：「却也使得！」

她目光一轉，向那激門中人喝道：「你們全都住手！」

這一聲低喝，聽來聲音不大，但却在傳入耳鼓中之際，有着震攝人心神之力，那激門中的八個人，居然同時怔得一怔，立即依言，各自收手後退了一步！

方石寒心中暗暗吃了一驚，只這一聲低喝，便可瞧出谷心寒內力之強，修為之深，實是不可輕視了！

在這一刹那之間，方石寒也畧畧收起了傲慢之心！

谷心寒容得他們都停住手之後，這才向鄭天心說道：「鄭天心，老身有幾句話，可要當衆說明白了！」

鄭天心微微一笑道：「教主頤指氣使，把天下武林人物，視若無睹，老夫等全都忍耐下去了，教主有什麼話要說，又何必先打招呼呢？老夫等自然只有洗耳恭聽了！」

谷心寒根本不理會他的諷刺，目光冷冷的在衆人身上一轉，道：「鄭天心，太白山孤劍峯之約，你記得麼？」

鄭天心道：「當然記得！」

谷心寒道：「你不打算去了？」

鄭天心道：「老夫無法分身，自然是去不成的了！」

谷心寒道：「也好，老身已然跟你們照了面，去不去可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了！不過，老身告訴你，那盟主令旗，你還是要送到老身手上，否則，後果可是要由你自己來負責了！」

鄭天心冷冷道：「老夫比你清楚！不必你多說了！」

谷心寒道：「第二件事，適才方石寒道，他要代表你們向本教主挑戰，以決定你們那十二名子弟，是否應該讓他們回復神智，交還給你們，老身有些不大相信他這等托大之辭，是以要向你們求證一下！」

鄭天心道：「這個麼？方老弟說的話，不就是我等說的話，教主大可信得過他的了！」

谷心寒看看齊伯玉道：「齊天王呢？」

齊伯玉冷冷的一笑，接道：「老夫麼？一切聽從鄭盟主安排！」

谷心寒感到有些意外，但她依然逐一的問了一遍！

結果，自然是人人都如齊伯玉一般回答，這使得谷心寒也有了警惕心，發現方石寒在他們心目中，是何等的受到尊敬！

她在問過了衆人之後，沉吟了一下，方道：「娃兒，你能得到他們如此看重，那必是你這一身武功，有着過人之處了！」

方石寒說道：「那也不見得，教主自命為一代魔教中第一高手，但在區區眼中看來，似乎並不一定！」

谷心寒道：「為什麼？」

方石寒道：「長髮尊者的修為，只怕不會比你稍有遜色！」

谷心寒冷哼了一聲，說道：「你也知道長髮尊者麼？」

方石寒大笑道：「忘年之交，怎會不知？教主，你莫太把別人看扁了！」

谷心寒心中似是吃了一驚，但她表面上極為鎮靜，冷笑道：「娃兒，你既然作得了主，今日之事，咱們大可作一了斷的了！」

方石寒道：「如何了斷？」

谷心寒道：「魔教與黑白兩道恩怨，不妨今日在此一齊清結！」

方石寒道：「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怎樣的清結，包括那些條件，咱們可不能不先說明白吧！」

谷心寒道：「那是當然的了！」

方石寒道：「教主之意，應該說明白的，是那些條件呢？」

谷心寒道：「很簡單，你如果勝得了老身，那很方便，咱們之間的恩怨，一筆了消，魔教退出中原，你娃兒有生之日，老身勒令屬下，不再在江湖上露面。」

方石寒道：「倘是我敗了呢？」

谷心寒道：「投入老身門中，聽命老身十年，至於他們，則應全部退出武林！如果他們仍想在武林中混，那也可以，不過，也得投身本教！」

方石寒笑了笑，道：「教主這個算盤打得太如意了！」

谷心寒笑笑道：「老身說的，有什麼地方不公平麼？」

方石寒道：「當然不公平！」

他頓了一頓話音，接道：「教主，你如敗了，頂多只是退出中原，交還十二魔煞，對你來說，可以說是根本絲毫無損，是不是？」

谷心寒道：「方石寒，要老身在你有生之年不入中原，你可曾想到，我已下了大決心麼？你娃兒正在青春年華，活上七十八十歲，也沒有什麼難事，而老身呢？接近九十邊緣的人，又能活多久？娃兒，認眞的說來，老身有生之年，已然無法再入中原，這個條件還不夠使你這娃兒心中平服麼？」

方石寒闖言，心知谷心寒說的不假，如果眞是要她在自己有生之年，不入中原，那也不啻說，這一輩子，她也別想再到中原武林爭霸了！

因此，方石寒沉吟了一下，接道：「教主，區區想了一想，你這等條件，在下可以接受，不過，在下要外加一句話才放心得過！」

谷心寒道：「那一句話？」

方石寒道：「如果教主有了傳人，而教主一但離開教主職位之時，咱們的約定，依然有效，不能藉詞破壞！」

谷心寒道：「那當然了！」

方石寒笑了一笑道：「如此，教主請啊！」

谷心寒道：「娃兒，你這就太過份了！」

方石寒道：「教主，怎麼了？在下那裏又錯了麼？」

谷心寒道：「你不先行出手，老身又怎麼能出手？」

方石寒淡淡一笑道：「這到也是一句實話，區區如若不佔個先機，以教主的身份，自然不便先出手的了！在下到是只有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音一落，揮手拔出懷中短刀！

寒刀耀眼，端的是一支神兵利器！

谷心寒皺了皺眉，沉聲道：「方石寒，你手中是劍還是刀？」

方石寒道：「刀！一柄佛門戒刀！」

谷心寒怔了一怔，道：「戒刀麼？那……」

她忽然失聲一噢，道：「天下第一刀的七絕戒刀嗎？」

方石寒道：「教主眼力過人，這把戒刀正是那柄七絕戒刀，經過佛門高僧用無邊佛法燉煉，加上了智慧的神刀！」

谷心寒嘆了口氣道：「這到是大出老身意料之外了！」

說話之間，也自把自己的長劍拔出。

左手木拐，却抛向了尹元沖。

她不用兩件兵器，那是因爲她發現對手太強，既然他能持有天下第一刀，足見必有一身過人的功夫！

是以，她決心用劍來取勝。

方石寒等谷心寒取出長劍之後，方始一抬手，將戒刀舉起，道：「教主小心了！」

刷的一聲，發出了一招！

這一式的刀法，很平凡，平凡得使人幾乎失笑出聲。

但谷心寒却沒有輕視他這一招。

也只有身在刀風所指的位置上的人，才能感覺得到，他這看來平淡的一招，其中不但蘊含着諸多變化，而且，勁力之強，以及那刀上發出的一股凌厲眞氣，眞是重逾千鈞！

谷心寒揮動手中長劍，劃了一劃。

兩道眞力一碰，竟然發出一聲砰然低震。

谷心寒脚步不穩，退了半步，方石寒身子也搖了一搖，但却沒有移動；他手中神刀一揚，隨手又是一式攻出。

谷心寒右手順着長劍，怒喝一聲，騰身直撲而出！

顯然，她不願再與方石寒多浪費時間了！因而，她才這樣抱了硬碰硬的打法，要想消耗方石寒內力。

眨眼之間，七招過去，誰也未曾佔到先機！

谷心寒心中有些不安，暗道：「如果不下煞手，只怕很難勝得過他了！保全之心，恐怕……」

敢情谷心寒起先並未打算傷了方石寒！

而此時她在下定決心之後，出手已就不再有所顧忌了！

只見她一招「有鳳來儀」，洒起漫天劍雨，將方石寒刀的光掩盡，也迫得方石寒飛身退了七尺遠近！

鄭天心看了看齊伯玉，心中顯是有些緊張。

但齊伯玉却十分鎭定，笑了一笑道：「鄭兄放心！方老弟不會落敗！」

鄭仙吾在旁邊也笑道：「二弟，谷心寒不是好與之人，方老弟想勝她，本來不容易，但谷心寒要勝方老弟，愚兄認爲，更不可能！」

鄭天心道：「那要拖到幾時？莫非要千招過後，才能分出高低麼？那……兩人都拚得筋疲力竭時，後果就不……」

鄭仙吾道：「二弟，不可能那麼久……」

他話音未已，場中的局勢已然大變！

方石寒退了七尺，谷心寒並未追迫過來，她冷笑了一聲，說道：「娃兒，你也試試老身的眞才實學，……」

只見她白髮忽地披散，回手一劍，劃穿了左臂衣衫，露出了一道裂口，顯出了一條長長的血痕在衣衫之外！

一道長達丈許的紅芒，由劍尖飛出！

一心上人高宣佛號道：「小施主當心，這是魔教中的絕學，碧血魔劍！」

不要他講，方石寒早就看出來了！

何況他此刻不啻已是眞正的魔教長老了！

但他並不想暴露出魔教長老的身份，眼見谷心寒施展這等惡毒武功，不由得也激起了怒意，決心給她一頓重懲！

方石寒深吸了一口氣，神刀當胸一抱，腕力緩運，抖了一抖神刀，這才猛然間向外一翻，橫劈而出！

刀尖之上，也現出青蒙蒙的一股眞炁，直向那「碧血魔劍」的紅色血光，纏繞過去，刹那間，碰到一起！

尹元沖這時也失聲尖叫道：「心神慧劍，伏魔劍炁……」

由他的這等聲調，已不難聽出魔教中人，是何等的驚懼，特別是「伏魔劍炁」四字，眞是他們的煞星了！

谷心寒當然也沒有想到方石寒這等小小年紀，就把伏魔劍炁練成功了，這時眞是有些兒騎虎難下了！

這兩股眞炁一但碰到一處，高低優劣，立即判別！

「伏魔劍炁」形如實質一般，穿透了「碧血魔劍」的紅光，一寸一寸的向前伸展，離那谷心寒的前胸，已然不足三尺！

而谷心寒却漲紅了臉，全力相抗，左臂的血痕，越來越長，那長衫之上，已然侵透了長達尺許方圓一大塊！

方石寒肅容而立，正在全力運氣猛攻！

這光景只把在場之人，全看呆了！

「伏魔劍炁」越來越逼近了谷心寒，這時，忽然又有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韓長平身形一閃，向方石寒奔了過來。

接着，謝不凡，柴弘，羅璇，趙無影，嚴少卿，黃長平，田小萍，齊文魁，鄭洪濤，丁一泓，以及宛小鶯，等十一人，也紛紛舉步向方石寒行去。

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了殺機，很明顯的，他們這等行動，乃是受到了谷心寒敵愾之心的感應，而要與方石寒爲敵。

此刻，兩人正是各盡全力，性命交關的拚鬥之際，任誰也再無法可以分心，對付第三者的出手偸襲！

因之，他們一但向方石寒出手，方石寒必死無疑。

一心上人和少林大道禪師同時大喝一聲，搶步而出，一左一右，向方石寒的兩側奔去，將方石寒的背後當住。

齊伯玉則大聲道：「鄭兄，咱們如若再不出手，只恐方老弟準要受害了！」

鄭天心道：「不錯，咱們快快截住他們！」

其實，不須他出聲叫明，田中玉夫婦，嚴素翁，楊騰，嚴雲卿，鄭仙吾，以及武當掌教青雲道長等人，全都疾步而出，分別將謝不凡等人擋住！

在鄭天心等人想法之中，謝不凡等人見到了自己等現身相阻，應是不敢眞正出手，與自己作對的了！

但事實却是大爲不然，謝不凡等人，這一刹那間，竟全與先前判若兩人，他們根本不認識鄭天心等人了！

是以，鄭天心等人橫身相阻，這些年輕的一代，居然各自拔出兵刄，怒目相對，脚下却依然向前行去。

齊伯玉正好攔住了柴弘，這時大喝一聲道：「弘兒，你連老夫也不認識了麼？」

柴弘皺了皺眉道：「岳父閃開，小婿已經忍得很够了！」

敢情他並非是不認識，而是另有一股力量在迫使他，使他對自己的岳父，也存下了敵對之意，不聽喝阻。

田小萍對她的父母田中玉，辛孝美也是一樣，這使得老一輩的人，一個個傷心透頂，幾乎要閃身讓到一邊去了！

此刻，丁一泓，趙無影兩人，已和武當掌門青楓及峨嵋掌門光化大師動上了手，羅璇則與葛青青戰在一起！

青城掌教嚴雲卿則與宛小鶯苦鬥不已。

這時方石寒的「伏魔劍炁」，依然在一寸一寸的伸展，谷心寒臉上的神色，則逐漸的顯露出力不從心之狀。

而柴弘，謝不凡，黃長風，韓長平，鄭洪濤，田小萍，齊文魁等人，則紛紛揮動兵刄，向自己的長輩動手！

殿外的大院中，頓時現出了一種少見的緊張氣氛！

鄭仙吾等人，迫得在心中充滿了怒意的拔出兵刀，與自己的子女對敵！

但是，使得他們出乎意料的，則是這些孩子們一但出手，竟全是一種不要命的打法，弄得鄭仙吾等人，幾乎有些招架不住了！

這光景瞧在尹元冲等人眼中，心中自是大感高興！

黃瑟本來還坐在殿內，目睹那十二魔煞的囂張氣燄之後，她可當眞是再也坐不住了，站起身子，向外走去。芳心之中，也作了一番打算，必要之際，她決心用暗算手法，將谷心寒放倒。

是以，她一步一步向谷心寒身邊行去。

當然，魔教中人是不可能想到黃瑟會是鄭天心等人派出的奸細，她移向教主，還只道是她關心谷心寒安危呢！

就在黃瑟離開谷心寒不足丈許之時，那鄭洪濤，齊文魁等人之中，已有三人飛身脫出戰圈，向方石寒奔來。

形勢忽然變得危險萬狀，錯非一心大師和大道禪師兩人聯手護住了方石寒的後背，擋住了那撲來的鄭洪濤，齊文魁和田小萍，方石寒準要血賤少林，埋身在大院之中了！

但這等情勢仍然不妙，因爲，黃長風和宛小鶯也脫身而出，正向方石寒的左側行來。

適時，一聲鶴唳長空般的淸叫之聲，由百丈之外傳來，嘯聲呼呼之際，兩條人影，如飛般由天而降。

來勢之快，簡直疾如流星般地。

容得人影落地，原來是一對中年男女。

男的，穿了一身月白長衫，腰懸長劍，面容淸瘦，束髮不冠，微含笑容，望之飄飄然，有如仙府眞人！

女的則是一領白羅長衫曳地，宮裝高髻，腰中長帶飄然，美而不艷，華而不麗，秋水爲神的眼光之中，別有一股慈祥的情態！

兩人畧畧打量了大院中諸人一眼，女的淡淡一笑道：「夫君，我們來的正是時候！」

男的點了點頭道：「不錯，解開他們兩人的事，還是有勞夫人出手如何？」

女的一笑道：「夫君之命，妾身敢不遵從？只是，那十二魔煞的問題，可就得煩請夫君了！」

男的哈哈一笑道：「區區遵命！」

話音一落，只見他回手向那疾步衝了過來的黃長風和宛小鶯兩人一指，微笑着道：「你們可以站住的了！」

黃長風，宛小鶯兩人到是十分聽話，他舉手一指之間，兩人果眞就止步站住，望着那白衣文士皺眉！

在場的人，全都被這一男一女的突然出現所震，尤其是這一指之下，便將黃長風和宛小鶯制住，武功之高，更是駭人聽聞，包括在場的每一個人，可說都決不會有這等功力！

尹元冲和尹七公等人更是大驚失色，互看了一眼，横身走了過來，意圖阻止這白衣文士再出手傷人！

白衣文士看都不曾看他們一眼，只是淡淡的一笑，回頭向女的道：「夫人，莫再躭擱了！」

女的嫣然一笑，說道：「妾身這兒就去分開他們！」

說話之間，蓮步輕移，向方石寒和谷心寒之間走去。

齊伯玉心想，以方石寒和谷心寒兩人的功力，此刻三尺範圍之內，全是森森劍炁，任何人也近身不得；這位中年美婦要伸手分開他們兩人，却不知要施展何種武功，方可奏效？而且，武林中竟有這樣的兩位高人，爲何自己却全不知道？更是不認識的呢？

沉思之間，不由得移目向鄭天心望去！

鄭天心似乎跟他一般，也猜不出這一雙中年夫婦的來歷，因此，當齊伯玉向他望去，他只有報以苦笑搖頭！

他們正在心中不解之際，那中年白衣美婦已然走到了兩人劍炁瀰布的勁力範圍之內，只見她畧一停步，向白衣文士一笑道：「夫君，這孩子劍炁之强，足可稱得是當代第一高手了，妾身是否能在分開他們之時，不使谷心寒受傷，還眞的沒有多大把握呢！」

白衣文士笑了笑，道：「不妨事，夫人但請施爲就是！」

中年美婦不再說話，揮手在頭上拔下一根金釵，握在纖纖右手之中，斜斜一舉，嬌軀微向前傾，目光凝注在眼前一紅一青的兩道淡淡劍炁之上，忽地發出一聲低叱，喝道：「妾身金釵一落，你們速速收回眞炁，以免內腑受傷！」

嬌喝之聲一落，右手皓腕疾地下壓，金釵一揮而下！

齊伯玉心中暗暗一動，瞪着眼望去，果然發現那金釵尖之上，泛起一股極細的白炁，向那「碧血劍炁」和「伏魔劍炁」那兩團眞炁之上繞了過去，並且將那兩股劍氣切斷！

方石寒，谷心寒似乎對這中年美婦之言並非全信，但也不敢完全不信，就在對方金釵一壓而下，兩人但感劍上眞炁忽遇極大的震動之際，兩人心中已然明白對方之言不虛了！

是以，兩人立即連想都不想，便把劍上眞力撤回！

這其間，幸而並沒有毫厘之差，否則，兩人之中，必將有人，身受其害了！

谷心寒深深的喘了一口大氣，寶劍入鞘，向那中年婦人一抱拳，說道：「解圍之德，老身感激的很……」

中年婦人揮了揮手，說道：「不用了！妾身並不是專爲妳谷教主而來，舉手之勞，說不上感激二字！」

谷心寒臉色變了一變，正想再說什麼，但她眼見那十二魔煞中的鄭洪濤，謝不凡正繞過鄭天心和鄭仙吾向那白衣文士行去，不由得心中暗暗一驚，連忙喝道：「鄭洪濤，你們趕快退下！」

那鄭洪濤，謝不凡等人，到是十分聽話，谷心寒喝聲未已，兩人已各自止步，不再向白衣文士逼進。

這時，方石寒却望着中年婦人深深一禮，說道：「老前輩武功卓絕，實是晚輩生平所僅見，適才解圍時所施展的那一手功夫，不知是不是『無形劍炁』？」

他口中「無形劍炁」四字出口，在場之人，無不爲之一怔，頓時，每個人都睜大雙眼，等着那中年婦人回答！

中年婦人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孩子，你說對了！」

方石寒聞言，臉色一變，連忙又是一禮道：「如此說來，兩位前輩，必然是當代埋劍谷中的主人了！」

白衣婦人笑了一笑道：「不錯，我們夫婦正是來自那埋劍谷中！孩子，你呢？可是南海聖僧門下，姓方名叫石寒麼？」

方石寒執禮甚恭的恭聲應道：「晚輩正是方石寒，……」

這時，少林寺內的羣雄，都心中大爲震驚，他們沒有想到，這雙中年夫婦，竟是傳聞出現中原的劍谷主人！

白衣婦人向中年文士一笑道：「夫君，果然是這孩子了！」

中年文士緩緩的走了過來，上上下下的看了方石寒一眼，說道：「夫人，這孩子出落得眞够英武啊！」

白衣婦人笑了笑，說道：「可不是？眞像大哥大嫂……」

方石寒聞言，不由得呆了一呆，心想，他們說的是我，但可不知他們又與我又有什麼特殊的關係呢？

他當然想不出來的了！

中年文士點了點頭道：「不錯，像得很！」

他目光一轉，忽然掉頭向谷心寒道：「魔教教主一職，自魔刹尊者就誅以後，數十年無人敢於出頭担任，谷心寒，你居然自冒不諱，胆敢重建魔教，李某眞是佩服你的很！」

谷心寒揚了揚白眉，冷笑道：「尊駕自稱李某，莫非便是這一代埋劍谷主人李夢非麼？」

白衣文士笑道：「不錯，谷心寒，你到是知道得不少！」

敢情，這白衣文士，正是當代埋劍谷主李夢非了。

李夢非語音一頓，指着中年美婦人，又道：「這位便是拙荊方玉青！」

方石寒聞言，心中一動，暗道：「谷主夫人姓方，難道與我有什麼關連麼？」

他沉思之間，只聽得鄭仙吾大聲道：「李谷主，那埋劍谷中，老朽與一心上人在三十年前也曾去過一次，記得那時的谷主乃是方漢聲兄台，李兄忽然自稱谷主，但不知方谷主又去了什麼所在？」

他這兩句話出了口，引起衆人不少猜疑，一時之間，連齊伯玉都有些沉不住氣，望着李夢非冷笑起來。

李夢非却是淡淡一笑道：「方大哥曾經說過，南劍和一心上人，是特許進入埋劍谷的兩位朋友，聽尊駕之言，必是南劍鄭兄了！」

鄭仙吾道：「不敢，李谷主，那方兄他現在何處？」

李夢非道：「方大哥目下仍在埋劍谷中，只不過是不想過問谷中之事，才將谷主傳給兄弟！」

一心上人忽然合十道：「李谷主，這事老衲有些不解，想向谷主請教！」

李夢非道：「什麼事？談不上請教二字！」

一心上人道：「埋劍谷主，向例傳子不傳徒，李谷主不是方姓之人，不知又怎會出任了那埋劍谷的谷主了呢？」

李夢非大笑道：「權宜之策，一時之計，李夢非出任谷主，乃是訂有限期，到時，自然還有另一位姓方的谷主出現，上人不必担心埋劍谷的宗法有什麼改變了！」

一心上人一笑道：「老衲多此一問了！」

李夢非目光一轉，向鄭仙吾道：「鄭兄，那北邙駝翁孟長庚往天台見你，不料竟傷在谷心寒碧血魔劍之下，此事只怕鄭兄並不知道吧！」

鄭仙吾吃了一驚，說道：「竟有這等事麼？老朽……」

他忽然轉向谷心寒，喝道：「谷教主，李谷主之言，可是眞的麼？」

谷心寒笑了一笑，說道：「鄭兄，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呢？想那孟長庚，不自量力，想阻止老身收錄十二魔煞，老身自然是少不得要將他傷在手下了！」

說話之間，出手向黃長風，宛小鶯遙遙一指，兩人被李夢非所制住的穴道，立卽應手而解，吐出了一口大氣！

這一手功夫，表現得不含糊，李夢非也爲之側目道：「谷教主，妳果然一身好功夫……」

方玉菁這時却移步走到方石寒身前，微微一笑道：「孩子，你想不想到埋劍谷去看看？」

方石寒對她似是有着一種親切之感，忙道：「當然想去看看啊！」

方玉菁笑道：「跟我們一道去好麼？」

方石寒想都沒有想，便道：「晚輩遵命！只是……此間之事，總得有個了斷才行吧！」

方玉菁道：「這個，却也說的是……」

她望着李夢非笑道：「夫君，一切都照預計而行吧！」

李夢非哈哈一笑道：「夫人之言甚是！」

他劍眉一揚，向鄭天心道：「鄭盟主，李某以埋劍谷主身份，想邀請中原白道武林諸位去到埋劍谷中一叙，不知鄭盟主願去不？」

鄭天心聞言，頗爲意外的道：「谷主……此言當眞？」

李夢非笑道：「李某當面邀請，盟主還信不過麼？」

鄭天心失笑道：「是啊！老朽眞是有些受寵若驚了？」

他轉向少林大道禪師，說道：「掌門人，你們呢？」

大道禪師合十道：「埋劍谷主人邀請，乃是前所未有之事，也是百年來武林中盛事，老衲等人又怎可不去？鄭施主，咱們自然是要應承的了！」

大道禪師之言，正是代表了在場諸人的心意！他話音一落，光化禪師，青嵐道長等人也一齊連聲附和！

李夢非笑了一笑，說道：「咱們這就說定了！一月之後，太白山下，本谷自當派人迎候諸位貴賓大駕！」

敢情那埋劍谷竟在太白山中！鄭天心聞言正想張口說話，那李夢非不容他再開口說話，便又向谷心寒道：「谷教主，你想不想去？」

谷心寒笑了笑，道：「如此盛會，老身自然要去的了！」

李夢非道：「那很好，既然谷教主也願意去，那今日之事，就到此爲止，如果你仍想與白道羣雄一決生死，不妨等到埋劍谷中再作了斷如何？」

那鄭天心本想要說的話，正是要問中原武林與谷心寒之間的事，應當如何了斷，這時一聽，不由得笑了！

谷心寒聞言，沉吟了一下道：「也好！老身就先容他們再過一個月盟主和掌門人的癮便是！」

齊伯玉這時却大聲道：「谷心寒，老夫小婿，都成了你的十二魔煞，你如不解除在他們身上的禁制，老夫今天又豈肯與你罷休！」

說話之間，人已走了過來。

李夢非淡淡一笑，伸手攔住了齊伯玉，笑道：「齊天王，這事等到一月之後再解決不好麼？」

齊伯玉道：「這……如果這魔女不利於孩子們呢？」

李夢非大笑道：「齊兄，你這等顧慮太多餘了！如是李某料想的不錯，十二魔煞已是谷教主的身外化身，除非谷教主心神俱滅，否則，他們永遠不會反叛谷教主，你們卽使今天將他們留下，結果却全變成了你們的心腹大患了！說不定何時，谷教主暗中動念，就可要他們暗算了你們的性命了！」

他說的這幾句話，只聽得鄭天心等人身上直冒冷汗！

齊伯玉怔了一怔，道：「那有這等事？」

谷心寒忽然冷笑道：「齊天王不信麼？那你就留下他們便是！」

李夢非突然微微一笑道：「谷教主，得好便收，才是英雄本色！你莫要以爲李某沒有破你魔法之方……」

方玉菁這時也沉聲道：「谷心寒，你不妨把他們留下，妾身到要試試他們是不是眞如你所想像那麼兇狠！」

谷心寒一見李夢非夫婦變色，心中可是有了顧忌，深恐觸怒了他們，而拒絕邀請自己去那埋劍谷，那可就得不償失了！

當下她連忙笑道：「谷主伉儷不必動怒，老身這就率領魔教門下之人退出少林，一切事，都等一月之後再談！」

一揮手，領着屬下之人疾步而去！

他們來勢汹汹！

但他們的去勢也快得可以！

眨眼之間，魔教中人，連那十二魔煞和黃瑟，全都如一陣風般，出了少林寺的嵩山大門！

李夢非這時緩步走了過來，向方玉菁道：「夫人，寒兒可願與我們先行回轉太白？」

方玉菁道：「當然願意……」

方石寒根本此刻已彷彿失去了自我主宰之能，李夢非那句寒兒，使得他也心頭大震，雖然他想問，自己與他們究竟是什麼關係，但方玉菁已然一伸手，將他拉住，在李夢非的告辭聲中，同時舉步，飄飄然出了少林！

× × ×

一月之後。

太白山雷神峽外的山道之上，出現了一大羣的武林人物，仔細數來，共有四十多人，分成兩批，默默遄行。

走在最前面的，乃是一名少女，白衣曳地，美得有如仙女下凡一般！

跟在她身後的，是鄭天心，一心上人，和田小萍。

鄭天心和一心上人，乃是白道羣雄之首。

田小萍呢？因爲她和這白衣少女十分熟悉！

原來她乃是溫如萍，女兒谷谷主！

此次，她却存身在埋劍谷中，由李谷主派出來，迎候武林羣雄，和魔教高手們一同進入埋劍谷之人。

轉過雷神峽，過了俗稱鬼門關，便來到了孤魂崖！

溫如萍指了指那矗立崖中的一座寺宇，向鄭天心道：「盟主，過了這座大板殿，便要進入埋劍谷了！」

五里路程，眨眨眼便自到了！

谷外，亂石敗草，一片荒蕪，如是沒有人引路，縱然有人在這裏豎上一塊木牌，寫明埋劍谷，只怕也無人相信！

鄭天心在想，怪不得這多年來，無人找到埋劍谷呢！

但一心上人却笑道：「女施主，三十年前，老衲似是不會由此入谷啊！」

溫如萍笑道：「上人三十年前入谷，乃是由太白絕頂而下，自然是不會經由此處了！」

說話之間，一行人已然轉過了三處山岬，進入了另一片天地之中！

目光所及，一片異草奇花，兩道溪流，蜿蜒穿過，遠遠的，在百丈之外，有幾間石屋，和幾幢樓台亭閣。

風色之佳，景緻之美，眞可謂當得人間仙境四字。

這時，在那花木扶疏的石徑之中，忽然出現了一人！

他從容舉步，但却來的極快，離開尚有十丈之遠，便自大聲道：「盟主，晚輩奉姑父姑母之命，特來恭迎各位入內一叙！」

他是方石寒！

原來李夢非和方玉菁，乃是他的姑父姑母！

而他，竟然便是上一屆谷主的骨肉！

武林羣雄這也才忽然明白，聖心禪師一代高人，爲什麼到了晚年居然才收了一名傳宗弟子，原來他收的不是普通弟子，而是未來的埋劍谷主人！

這一瞬之間，他們明白了不少的事！

同時，這也就使得鄭天心等人，更爲放下了寬心！

鄭天心應了一聲道：「有勞老弟了……」

一行人便在方石寒和溫如萍引領之下，向一處高大的兩層石樓行去。

這石樓，遠看不大，走到近處，却可發現，還眞是十分雄偉，幾乎可與少林寺中那一座藏經樓比美！

石樓之前，一塊草地如茵，大小足有十畝！

草地之上，已擺下了十多席酒筵！

二十名紅衣勁裝的丫頭們，正在忙着張羅各席酒菜。

方石寒招呼了衆人入座，谷心寒和魔教中人，足足佔了六席之多！

白道羣雄則更多，佔了七席！

當中，則空下了一席。

因爲，除了曾在少林露面的那些人之外，少林等五大門派，每派來了五名長老，大慈山莊則多來了接引四使和五位護法神君，劍王宮則幾乎是高手全都到了。

諸人剛自坐定，李夢非和方玉菁，簇擁着一位身裁高大的白衣老人，緩緩由那石樓之中，走了出

來。

一心上人和鄭仙吾一見那白衣老人，立即站了起來，齊齊抱拳道：「方兄，久違了！」

敢情，這位老人，正是方漢聲，上一代劍谷主人。

方漢聲揮了揮手，笑道：「兩位請坐，老夫未能遠迎諸位佳賓，當眞是失禮得很！」

三人到了定席之前，便自坐下。

方石寒在一旁相陪。溫如萍則招呼着丫頭們斟酒。

方漢聲，李夢非，方玉菁三人在酒過三巡之後，方始由李夢非站了起來，先行自己舉杯乾了一杯，才淡淡一笑，大聲道：「埋劍谷在武林中，一向被人認爲神秘之地，其實，乃是武林同道的誤解，諸位今天已經坐在這埋劍谷中了，但不知諸位可曾覺得這裏有什麼值得恐怖的情事麼？」

鄭仙吾笑了一笑道：「李谷主好說了！埋劍谷裏祇作神秘之境，無非訛傳而已！」

李夢非笑道：「鄭兄，埋劍谷主已然不是李某了！這谷主的稱呼，區區不再承當了！」

他此言一出，衆人無不一怔！

李夢非又是一笑，接道：「石寒賢姪已然接掌埋劍谷主之位，李某在少林寺中之言，諸位總該記得，現今已然一切實現了！李某與拙荊邀得諸位來此，就是爲了要各位知道，石寒姪兒已然接掌了埋劍谷主，同時，埋劍谷也自石寒姪兒接掌之後，不再閉關自守，禁止武林中人物入內，而且像天下任何各大山川一般，任由天下朋友，來去自如！」

李夢非這一番宣布，只把在場之人全都聽得呆了！

齊伯玉忍不住大聲道：「李兄這些話都是眞的麼？這可眞是武林中百年難得一見的大事了！」

方玉菁也站了起來，嫣然笑道：「外子之言，尚有未盡，妾身願意代他說出……」

她目光一轉，又道：「妾身大哥自從廿三年前，我那大嫂因難產喪身之後，把世間之事，全都看透，抱了石寒姪兒出谷去到南海，和聖心大師長談了三日夜，終於將石寒姪兒交由大師收養，作爲衣鉢傳人，並且約定，容那石寒侄兒長大成人積滿十萬善功後，再行派人接他回谷，接任谷主，當時妾身大哥在南海面壁十年，苦修禪定，然後又遊遍天下，歷時十載，直到三年之前，方始歸來，妾身夫婦曾想將谷主大權，交還大哥，或是接回石寒侄兒，但大哥不許，堅持要等石寒侄兒出道，並且積滿十萬善功之後，才接他回谷，三月之前，愚夫婦獲得聖心大師飛鴿傳束，告知石寒侄兒善功已滿，妾身和外子，這才進入中原，不想此身一入紅塵，就少不得惹來許多煩惱；錯非我等遇上孟長庚也就不會知曉有十二名少年俊秀，身墮魔劫，如與不在中州碰上祝蒼，也就不會知曉長髮尊者已然出山，而在會封城外，若非遇到長髮尊者，又怎會知曉石寒侄兒正和谷教主在少林決鬥呢？想來想去，一切都似緣有前定，是以，妾身和外子決心邀了諸位來此，也好作一次總的決斷，一了百了！」

她口齒清晰，一番話說來，人人聽的，恍然大悟！

但是，谷心寒聽來，却是心中有些不安！

她張目四望，似乎想找什麼人！

可是，她却顯然並未發現到自己要找之人！

李夢非忽地冷冷一笑，向谷心寒道：「谷教主，你可是想找那祝蒼和長髮尊者兩人麼？」

谷心寒脫口道：「他們全在此處？」

李夢非笑道：「不一定！不過，李某人可以告訴你，你要祝蒼假冒長髮尊者之事，長髮尊者並未怪你！」

他話音一頓，又道：「各位，先請喝一杯，方大哥還有話要對你們說！」

衆人應聲舉杯一飲而盡。

方漢聲洪聲笑了一笑，緩緩站了起來，大聲說道：「諸位之中，有老夫故交，也有老夫神交之人，今天，有幸能邀到各位，那眞是老夫生平無比高興之事，願借這個機會，老夫還有幾件大事，要告訴諸位……」

他語音頓了一頓，接道：「武林中都知道，埋劍谷中，藏有名劍無數，其實，那是誇大其辭，名劍並不太多，利劍，到爲數不少，老夫已與寒兒商量過了，今日盛會之後，就將把谷中屬於利劍部份的劍器，全部贈給各位！」

他說到此處，頓了一頓，在座之中，雖然都是一代高人，但仍然忍不住紛紛發出了驚訝的歡呼之聲。

方漢聲揚了揚手中玉盞，又說道：「第二件事，老夫要告訴各位，武林紛亂不已，但是由於某些人心存不軌，今天，魔教中高手，齊集於此，白道高人，也差不多全已到齊，你們之間的恩怨，不妨就此作一了斷，不論誰勝誰敗，老夫都不會插手，舍妹和妹婿夢非老弟，也不會過問，埋劍谷主，已是寒兒，此後，一切事項，諸位不妨與寒兒，商量便是！」

話音一落，乾了手中之酒，便自坐了下去。

谷心寒目光一轉，大笑道：「方老豪氣過人，老身佩服的很，老身與魔教門下，願意乾此一杯爲敬！」

頓時，他們那六席中人，全都起身，齊齊乾了一杯。

方漢聲，李夢非，方玉菁，也同時舉杯，表示接受。

鄭天心等人，也少不了敬了一杯，容得大夥坐下之後，方石寒這才站了起來，向谷心寒道：「教主，少林之約，還有效麼？」

谷心寒笑道：「當然有效！不過，你如今已是埋劍谷主人，身份上大不相同，老身與你約定，稍稍要有一些改變了！」

方石寒道：「什麼改變？」

谷心寒道：「老身不再自己出手，而是由老身的身外化身與你一搏！」

方石寒聞言怔了一怔，但立卽洒然一笑道：「如果他們敗了呢？你是否還要與區區一戰？」

谷心寒道：「那……自然免不了要由老身再向你討教一番了！」

齊伯玉大喝道：「不公平？老夫反對！」

谷心寒冷笑道：「那裏不公平了？」

齊伯玉說道：「你以十二對一，這能算什麼公平？」

谷心寒笑道：「齊兄，你應當明白，這一戰關乎我魔教存亡，不論我用什麼手段對敵，那也不會爲過！如果齊兄認爲不公平，閣下不妨與方谷主聯手，也無不可！」

齊伯玉被她頂撞得怔了一怔，怒道：「老夫就算聯手，那又有什麼不可？」

話音一落，竟然當眞離席而起。

方石寒這時笑道：「齊老暫且息怒，此事在下自有處置之方！」

目光一轉，向谷心寒道：「谷教主，在下接受你的條件，不過，在下也要附帶加上一件事！」

谷心寒道：「什麼事！」

方石寒道：「在下如是兩戰皆勝，魔教教主一職，你自然是無法再行担任的了！」

谷心寒道：「那是自然！」

方石寒這才冷冷地一笑，說道：「教主請下令吧！」

他話音一落，人已走到草坪空地之中。

谷心寒呼了一聲，探手自懷中取出一塊長約三寸，寬僅寸許的金牌，倏地抬手，向黃長風，鄭洪濤等人一揚。

剎那之間，那十二名男女少年高手，臉色同時一變，驀地離席而起，雙目之中，怒燄噴射，直向空地行去。

他們將方石寒圍在了當中，臉上，充滿一片殺機！

方石寒却是從容鎭定已極，慢慢的取出他那柄戒刀，笑了一笑，向谷心寒道：「教主，叫他們出手吧！」

谷心寒的金牌，二度揚起，尖喝一聲，道：「殺！」

剎時，十二人長劍同時出鞘，同時攻出！

一片晶光耀眼，方石寒的身子已然埋沒在劍光之中！

在場黑白二道之人，無不爲之變色，包括一心上人在內，都在沉思，如果換了自己，要怎樣才能避開這十二支長劍罩體之危呢？

就在他們念頭尚未轉過來之際，方石寒已哈哈一笑，大喝一聲道：「撤手！」

一陣噹啷之聲入耳，十二支長劍忽然向四面飛去！

方石寒戒刀抱在胸前，黃長風等人已然赤手空

拳！

谷心寒大吃了一驚，脫口尖呼道：「上去，抱住他！」

十二人宛如失却了人性，應聲而起，直向立在當中的方石寒衝去，各伸雙臂，向他抱了過去！

眨眼之間，十二人的廿四隻手臂，已然擁向一起！

此刻方石寒如果揮動戒刀，學着剛才震飛他們手中長劍的方式，那末，十二人的手臂，必將會齊肩斷落！

但方石寒又怎能傷及他們？

因此，齊伯玉等無不爲之揑了一把冷汗，連聲高呼：「方老弟當心……」

方石寒出乎意外的從容，眼見廿四隻手臂伸來，他居然不曾避讓，雙手抱刀合掌而立，臉上一片肅然！

廿四隻手掌，離他身體當有一尺，便自如遇鋼牆鐵壁般被阻，寸步難進，釘在原地，動也不動！

不知是誰，失聲道：「無形劍罡！」

一心上人立即高宣佛號，接道：「不錯，方施主既然已經練就『無形劍罡』，幾乎已成金剛不壞之身，天魔女的末路，已經到了！」

谷心寒大概也看出了不妙，因爲她一連揚了三次金牌，那十二人竟然沒有反應，這顯示他們已被方石寒制住了！

她並不傻，目睹此情，竟把金牌交到黃瑟的手中，低聲說道：「瑟兒，我去助他們克敵，如果我也不不能够致勝，你可速速將此牌，暗暗踏入脚下地中……」

不等黃瑟回話，便自飛身而起，直向方石寒奔去。

就在她離開方石寒不足丈許遠近，忽地兩條人影如同天神下降一般，由天而落，將谷心寒去路擋住。

谷心寒一看，刹那間整個的人都呆了！

那兩人不是別人，竟是祝蒼和長髮尊者！

這一瞬間，她才發現自己來到埋劍谷，是投入了羅網！

長髮尊者呵呵一笑道：「谷師姊，你想保命，那就束手就擒如何？兄弟保證他們不會傷你一根毛髮！」

谷心寒凄然一笑，道：「多謝了！師弟，魔教教主金牌交給你，愚姊自蹈羅網，無顏再見屬下，容我到祖師面前贖罪去吧！」

右手一揚，抛出一面黑色金牌！

長髮尊者正待伸手去接，祝蒼已大喝一聲道：「不可接……」雙掌一揚，拍出一股勁氣將黑牌撞了回去！

谷心寒臉色不禁一變，正待閃身躲避，陡然有人大叫道：「天魔女，你傷了老夫，老夫也要傷一次你，……」

一根丈許木杖，凌空在三丈之外斜飛而來，敲中了谷心寒笑腰穴！

谷心寒剛自發出一聲瘋笑，那黑牌已然撞向胸前，頓時，一陣火光閃過，接着是一陣劈劈拍拍低爆之聲傳來，黑牌爆裂，谷心寒的身軀也隨之炸成了七八十塊血肉糢糊的碎片！

孟長庚的身形，隨後趕來，拾起木杖，哈哈一笑道：「方老弟，老朽這一杖雖然報了一劍之仇，却未能留下這魔女全屍，作你和溫姑娘，田姑娘的新婚賀禮，眞是慚愧的很……」

方石寒沒有說話，因爲他正在以本身功力，化解那黃長風等人心中所中魔教教主的移神之毒！

別人也沒有說話，因爲，他們正忙着收拾尹元冲，尹七公和宋公遲等一干魔頭！

能聽到他這幾句話的人，只有幾個人；方漢聲，李夢非，方玉菁，長髮尊者，祝蒼和黃瑟！

方漢聲等人是衷心喜悅的發笑！

而黃瑟呢？她沒有笑，只把那金牌向懷中一塞，仰天嘆了一口氣，悄悄的向谷外走去！

幾行清淚，順着她的一行纖纖足印，滴入泥土之中……

——全書完——

新篇預告

秦紅先生最新創作：

「千古英雄人物」

這是一篇與衆不同別開生面新派奇情故事，其所塑造人物及創設人物之稱號，亦極盡其詭異，別具匠心，情節離奇，主角性格獨特，發展扣人心弦，誠不可多得佳作，祈爲留意刊出日期。

金獅吼

疾風勁掃陰霾散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飛龍導使獨臂劍神與美人帮主火併，不料剛至緊要關頭，爲三名金身怪人假冒武當天一眞人、逍遙翁和終南一劍仙把被擄的另一金身怪人騙走，麥飛龍和花鳳也一同落入他的手中，事後金身怪人扣留花鳳作人質，放麥飛龍回去警告美人帮主，不准她再追尋武林金獅，麥飛龍回到長安把被騙經過向美人帮主說出後，返回客棧，突見丁順正在候他，詢之來意，丁順說曾目睹麥飛龍被擒及受脅，已着苗夜珠往追踪，麥飛龍立偕丁順循苗夜珠所留記號追去，丁順要他放棄馬匹及化裝，免被金身怪人發覺——

麥飛龍一想有理，點頭道：「好，這匹馬暫時留在此處不妨，但小弟對易容術却一竅不通，怎麼辦呢？」

黑乖乖笑道：「小弟對易容術略諳皮毛，麥兄請先將坐騎牽回林中，小弟再替麥兄易容便了。」

麥飛龍便把坐騎牽回林中，找一處有草可吃的樹下拴好，再回到黑乖乖面前，只見他已取出一隻盒子打開放在地上，盒中有幾種顏色的易容膏，還有假眉毛和假鬍子等物。

黑乖乖笑道：「麥兄請坐下，小弟替你扮成一個虬髯客！」

麥飛龍依言席地坐下。

黑乖乖先在他臉上塗上一層古銅色的易容膏，一直塗到頸下，然後替他貼上假眉假鬚……

轉眼間，果然已變成一個相貌威武的虬髯客！

黑乖乖笑道：「麥兄一定要記住不可摩挲面部，也不可用水洗臉，要不然會露出狐狸尾巴的。」

麥飛龍道：「我知道。」

黑乖乖道：「好，咱們繼續追下去。」

兩人循着記號走去，每過五十步便發現一個記號，有的刻在樹下，有的寫在石頭上，箭頭一路指向南方……

約莫追下四里路，箭頭轉向東方，又行一二里路，箭頭方向又變，轉上近處的一座山巒。

黑乖乖道：「大概快到了，咱們行動要小心一些！」

麥飛龍點頭道：「是。」

兩人循着記號的指示上山，曲曲折折走了一程，爬到一處山腰上，記號忽然沒有了！

自古刹而到山上，約有六七里路，一路上每隔五十步都有一個記號，而現在到了山腰上，他們已走過了七十多步，却還沒有見到記號！

黑乖乖頓感不安起來，道：「咱們是不是走錯方向？」

麥飛龍道：「方才那個記號，確是指向此處不錯呀！」

黑乖乖道：「只怕有些偏差，咱們再回頭去仔細看看那個記號如何？」

麥飛龍自然不反對，兩人於是回到最後看見的記號前，仔細的察看着，但看來看去，覺得方向並無錯誤，黑乖乖便道：「咱們再走一次看看，你看左邊，我看右邊……」

於是，兩人又照箭頭指示向上爬，並注意搜索下一個記號，但找了一遍，竟未發現下一個記號！

黑乖乖更加不安，道：「不好，必是她跟踪到這山上時，被那些金身怪人發現而遭擒了！」

麥飛龍問道：「苗姑娘身手如何？」

黑乖乖道：「很不錯，她是『光頭婆婆尹三花』的徒弟。」

麥飛龍也聽過「光頭婆婆尹三花」這個女人，知道她是黑道上極有名氣的一個「魔婆」，心中不禁吃驚道：「哦，原來她是『光頭婆婆尹三花』之徒……」

黑乖乖有點難爲情道：「她出身雖然不正，但

她很能潔身自愛，絕不像她師父那樣胡作胡爲。」

麥飛龍見他面有窘色，忙道：「劣竹出好筍，小弟相信！」

眉頭一皺，接着道：「苗姑娘身手既然不錯，在被金身怪人發現時，一定會和他們動上手，可是附近似無打鬥的跡象……」

黑乖乖道：「咱們四下找找看如何？」

麥飛龍點頭道：「好，你找下邊我找上面。」

兩人立即分頭找尋，麥飛龍向上爬，在附近樹林中找了一遍，就找到了一件東西。

一條香帕！

它被掛在一株矮樹的枝頭上，正在迎風飛舞！

麥飛龍一看，就認定它必是「黑美人苗夜珠」之物，當即轉身奔下，低聲喊道：「丁老弟，丁老弟……」

黑乖乖在山腰下的樹林內應聲道：「小弟在此，麥兄請過來看看，這裏有打鬥的痕跡！」

麥飛龍飛步奔入，只見黑乖乖正在樹下察看一些斷枝，乃趨前問道：「是被兵器砍下來的麼？」

黑乖乖拿起一截斷枝道：「不錯，你看斷口很平，顯然是被利器砍下的。」

麥飛龍道：「那三個金身怪人身上均帶着長劍，苗姑娘有沒帶兵器？」

黑乖乖搖頭道：「沒有，她只帶着三朵花。」

麥飛龍四下看看，見地上枯葉甚亂，還有幾個明顯的脚印，點頭道：「沒錯了，苗姑娘曾在此處與對方發生搏鬥，後來不敵被擒！」

黑乖乖面色一變道：「不是不敵而逃？」

麥飛龍道：「恐怕不是，金身怪人絕不肯讓她逃掉。我在上面找到一條香帕不知是不是她的？」

黑乖乖驚問道：「在哪裏？」

麥飛龍轉身縱起，道：「跟我來！」

兩人來到上面樹林中，麥飛龍一指掛在枝頭上的香帕，說道：「就是這個，你看是不是苗姑娘的東西？」

黑乖乖拿下香帕一看，叫道：「一點不錯，這是她的東西啊！」

麥飛龍道：「它掛在樹枝上而非掉在地上，可知是她在被擒上來時，故意留下來的。」

黑乖乖顯然深愛「黑美人苗夜珠」，現在一知她被金身怪人擒去，登時心慌意亂，惶然道：「這怎麼辦？他們會不會殺死她？」

麥飛龍道：「大概不會，他們若要殺她，就會在林中下手，不會將她帶去別處再下手的。」

黑乖乖聽了，稍爲安心，問道：「現在咱們怎麼辦？」

麥飛龍道：「尋上去看看，也許她會沿途扔下一些東西助咱們追踪。」

黑乖乖道：「對，咱們快上去！」

於是，兩人繼續向山峯上爬，一邊爬一邊找，爬過一座山頭，却無任何發現！

黑乖乖急得跳脚，道：「罷了！原想救人，誰知反丟了一人！如今又不知他們遁向何處，如何去追呢？」

麥飛龍道：「別急，你看那是甚麼！」

說着，舉手指向對面一座山峯的峯腰上。

黑乖乖循着他的指示擧目望去，茫然道：「你看到了甚麼？」

麥飛龍道：「你看對面那座山峯的峯腰上，好像有一座宅院——看見了沒有？」

不錯，距離雖在百丈以外，但只要仔細看，就可看出山林掩映間，有一座巨大的宅院！

黑乖乖看見了，不由精神一振道：「那會是金身怪人落脚之處麼？」

麥飛龍點頭道：「很有可能，他們登上這座山必有其目的地，而這山中剛好有一座宅院，所以很可能那就是他們落脚之處！」

黑乖乖喜道：「那咱們快去！」

說畢，便要飛衝下去。

麥飛龍拉住他，說道：「別慌，悄悄的來，假如他們眞在那座宅院裏，那麼咱們要對付的就不止是三個金身怪人了，所以咱們必須悄悄行動，不能先被對方發現。」

黑乖乖一想不錯，立時冷靜下來，道：「你是說等今夜再過去？」

麥飛龍道：「咱們先掩到近處去看看，再見機行事吧。」

黑乖乖點頭稱善，兩人於是小心翼翼的走下山頭，利用樹林掩護身形，慢慢的向峯腰上的宅院欺去。

欺近到距離宅院二十丈之一處，兩人就不敢再進，躲入一叢野草裏面。

麥飛龍低聲道：「先在這裏等一會看看，假如宅中有人，而且正是那些金身怪人的話，他們必會出來巡視。」

黑乖乖點點頭，也低聲道：「如証實是他們，麥兄打算怎麼幹？」

麥飛龍沉思有頃，微笑道：「你知道，我很想知道那些金身怪人的身份來歷，所以假如苗姑娘暫時沒有危險，倒不必急急將她救出……」

黑乖乖道：「麥兄的意思……」

麥飛龍道：「我的意思是：假如那些金身怪人確在那座宅院中，而他們又無意立刻下手殺害苗姑

娘和花姑娘的話，咱們就先暗中查明他們的姓名來歷，然後再動手救人。」

黑乖乖說道：「麥兄對他們來歷，毫無所知的麼？」

麥飛龍道：「已猜到一些，但在未獲確鑿證據之前，不便說出來。」

黑乖乖道：「要知他們是誰，唯一的辦法便是設法擒下他們一個！」

麥飛龍道：「對，但這說來容易，做起來可不簡單，除非……」

黑乖乖追問道：「除非怎樣？」

麥飛龍道：「除非正巧有個金身怪人走到咱們身邊來，咱們便可出其不意——」

說到這裏，陡地住口，目中亮起一片光芒！

因爲，他聽到有個脚步聲朝這邊走過來！

黑乖乖也聽到了，他連忙由懷中摸出一副彈弓，再由地上檢起了一顆小石子，準備用彈弓襲擊來人。

麥飛龍一看他還玩彈弓，覺得有趣，乃指了指自己的軟麻穴，示意他要打就打來人的軟麻穴。

黑乖乖點頭表示明白。

「沙，沙，沙……」

來人的脚步聲和衣衫拂過樹枝的聲音，漸漸的近了！

黑乖乖探頭窺視，似是看見了來人，立時拉滿彈弓，瞄得眞切，鬆了指，「拍！」的一聲，打了出去。

「啊哎！」

一聲驚呼，接着是「蓬！」然一响，顯然來人已中石倒下了！

麥飛龍立即飛步竄出，一見來人正是一個金身怪人，心中大喜，如獲至寶的疾撲上前，壓住對方的身子，同時用掌豪住對方的口，阻止他鬧聲而呼救。

黑乖乖緊跟而至，低聲道：「先點他啞穴，把他帶到草叢裏來再說！」

麥飛龍依言駢指疾下，點了對方的啞穴，然後將對方抱起，縱回草叢中。

黑乖乖望望十幾丈外那座宅院，不見有人鬧聲奔出，才轉回草叢中，輕笑道：「這叫無巧不成書，說曹操，曹操就到！」

麥飛龍低聲問道：「有沒有人趕出來？」

黑乖乖搖頭道：「沒有。」

麥飛龍道：「此地距宅院太近，不大安全，咱們莫如帶他退到山脚，再來問他如何？」

黑乖乖點頭道：「好！」

麥飛龍於是再將金身怪人抱起，提輕脚步往山脚下走去，黑乖乖則隨後保護……

兩人很快就走到山脚下，進入一片密林之中，麥飛龍把金身怪人拋落地上，笑道：「好了，在這裏問他，不怕他開聲呼救了。」

黑乖乖在金身怪人身邊蹲下，摸摸他金光閃閃的身子，嘖嘖稱奇道：「這是甚麼衣衫呀？」

麥飛龍道：「可能是某種獸皮做成的，再在外面塗上一層金粉，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黑乖乖摸出一把匕首，笑道：「咱們先來看看他的廬山眞面目！」

說畢，用刀尖挑破金身怪人頸部的金皮，再用手往上撕開，一聲裂帛之下，金身怪人的面部整個顯露出來了！

竟是個年僅二十餘歲的青年！

麥飛龍一見之下，心頭微震，「哼！」的冷笑一聲道：「原來是你！」

黑乖乖却不認識，抬頭問道：「麥兄，你認識此人？」

麥飛龍點頭道：「不錯！」

黑乖乖道：「他是誰？」

麥飛龍沉聲道：「姓舒名鳴宇，崆峒派司空掌門人的嫡傳弟子！」

黑乖乖瞪大眼睛，驚望舒鳴宇失聲道：「我的天，竊去武林金獅之人，原來就是崆峒派！」

麥飛龍冷笑道：「我在兩天前就已知道竊獅賊是他們崆峒派，只是沒有得到有力證據，不便馬上公開罷了！」

黑乖乖迷惑地道：「哦，麥兄在兩天前就已知道了？」

麥飛龍道：「不錯，他們崆峒派僞稱武林金獅被竊，不得已而託長安金山樓的著名金匠房德聲另鑄一隻代替眞金獅，我和美人帮的勝雪紅就去找房德聲詳細盤問，又請他再鑄一隻小武林金獅，暗中派人監視，要看他能不能只憑記憶鑄出幾可亂眞的武林金獅，此事爲他們崆峒派所悉，便派人將房德聲暗殺，房德聲的兒子不知，以爲其父是中風而死。我們一查出房德聲是被人暗殺身亡，就知是他們崆峒派幹的，因爲只有他們崆峒派才有理由要殺人滅口！」

他說到此處，蹲身下去，運掌拍開舒鳴宇的啞穴，並立即拔出長劍按在他咽喉上，嚴峻地道：「舒鳴宇，你若開聲呼救，我就一劍割下你的頭！我帶你的腦袋回去，一樣可以證明你的身份！」

舒鳴宇的面色很蒼白，但神情很冷漠，閉口不言。

麥飛龍道：「舒鳴宇，說，苗姑娘和花姑娘怎

麼樣了？」

舒鳴宇不答。

麥飛龍冷笑道：「你們已經一敗塗地了，還不快據實說出？」

舒鳴宇又沉默了半晌，才開口冷冷道：「她們正在那宅院中。」

麥飛龍道：「你們有沒有傷害她們？」

舒鳴宇道：「沒有。」

麥飛龍冷哼一聲道：「她們被你們關禁在宅中的何處？」

舒鳴宇道：「不知道！」

麥飛龍嘿嘿冷笑道：「不知道？」

舒鳴宇道：「無可奉告！」

麥飛龍怒道：「你可是想吃吃苦頭？」

舒鳴宇冷冷一笑道：「我死都不怕，還怕吃苦頭麼！」

麥飛龍一哼，說道：「你不怕死，並不能挽救你們崆峒派的名譽，我看，你還是老老實實說出的好！」

舒鳴宇又閉口不言。

麥飛龍轉過話題問道：「你們有多少人在那宅院中？」

舒鳴宇道：「無可奉告。」

麥飛龍劍眉一揚道：「看情形，你還不肯承認失敗？」

舒鳴宇道：「對了！我雖落在你們手中，但別忘了你們也有兩個姑娘在我們手中，你們若想救人，只有一個辦法……」

麥飛龍冷笑道：「以你作交換？」

舒鳴宇道：「對了。」

麥飛龍道：「別做夢，你好像還沒有把利害關係弄清楚，以前你們所以敢亂殺人，是因爲你們以爲沒有人看破你們的來歷，因此毫無顧忌，現在情形不同了，你們若殺害了苗姑娘和花姑娘，光頭婆婆尹三花和美人幫主魚玄霞馬上會找上崆峒山，找你們掌門人算帳！」

舒鳴宇又默然不語。

麥飛龍凝視他片刻，又道：「我不妨把現在的情形告訴你，現在只有我和這位丁兄知道金身怪人是你們崆峒派化裝的，假如你肯把竊佔武林金獅的原因說出，誠實回答我各項問題，我或許可以設法保全你們崆峒派的名譽，怎麼樣？」

舒鳴宇似乎有些心動，開口道：「你找我們掌門人去說吧！」

麥飛龍問道：「你們的掌門人，正在那宅院之中？」

舒鳴宇答道：「是。」

麥飛龍又問道：「還有多少人？」

舒鳴宇道：「與敝派有關係的，包括我在內，共有五人。」

麥飛龍道：「另三人是誰？」

舒鳴宇道：「即是昨夜回來的那三位……」

麥飛龍道：「他們是誰？」

舒鳴宇道：「我師叔葛錦鴻，還有兩位是我師兄李天義，裘倫。」

麥飛龍道：「那座宅院是貴派的別莊？」

舒鳴宇道：「不，那是我的家，家父家母等人都在宅中，但他們與此事無關。」

麥飛龍道：「這是說：貴派暫時借用你的家關禁苗、花二位姑娘？」

舒鳴宇道：「是。」

麥飛龍道：「她們被關禁在何處？」

舒鳴宇道：「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你還是去和我們掌門人談好了！」

麥飛龍想了想，轉對黑乖乖說道：「丁老弟，你帶他走吧！」

黑乖乖一怔道：「帶去何處？」

麥飛龍向他附耳說了幾個字。

黑乖乖道：「你呢？」

麥飛龍道：「我去見司空掌門人。」

黑乖乖表示不妥道：「萬一他不願與你妥協，你這一去豈非自投羅網？」

麥飛龍道：「事情到了這地步，他除了與我妥協之外，別無他途可循。」

黑乖乖皺皺眉道：「小弟覺得有些不妥，麥兄最好考慮考慮。」

麥飛龍道：「別爲我担心，倒是你要小心看住他，莫要被他逃脫才好。」

黑乖乖問道：「麥兄何時可回來？」

麥飛龍道：「在明日中午以前，若是不見我回來……」

說到這裏，又向他附耳交代了一番。

黑乖乖點點頭道：「好吧，就這麼辦，小弟去了！」

他探臂抱起舒鳴宇，拔步奔去，一眨眼間，已隱沒於遠處山林中。

麥飛龍沒有立刻動身，就在原地坐下，坐了兩刻時之久，估計黑乖乖已在數里之外，這才起身上山。

他不再掩藏身形，循着一條羊腸小徑登上峯腰，來到了宅院大門外。

這座宅院規模頗大，約有三十幾間房子，四周圍以竹籬建造頗具清雅之美，很像是富家人家的別

莊。

由於座落在深山之中，故看上去又帶着一些神秘的色彩。

麥飛龍才走到大門外，立刻就被裏面的人發現了，一個老僕人迎出拱手問道：「這位壯士貴姓大名？要找誰？」

態度倒是很客氣。

麥飛龍抱拳答道：「在下是來找司空掌門人的，煩請老人家通報。」

老僕人很吃驚，側耳道：「你說找誰啊？」

麥飛龍知他有些耳聾，乃大聲道：「在下要見司空掌門人，煩請通報！」

老僕人「哦」了一聲恍然道：「你是……司空掌門人的門下麼？」

麥飛龍道：「是的。」

老僕人顯然認爲除去崆峒派的人外，不會有外人找到此處，故未再懷疑，忙道：「好的，你請進來坐，待老漢去爲你通報。」

他領着麥飛龍入宅，請他在前廳坐下，獻上一碗茶後，即入內而去。

崆峒派掌門人和葛錦鴻，李天義，裘倫及一位文儒打扮的老人坐在內廳上，大家正在交談……

老僕人入廳向司空瑜行了一禮，報告道：「掌門人，您的一位門下來找您來了。」

司空瑜面色一動，注目問道：「誰？」

老僕人道：「是您老的門下。」

司空瑜道：「叫甚麼姓名？」

老僕人道：「他沒有報出姓名，是個中年人，滿面于思，說要見您呢。」

司空瑜眉頭微皺，目中精芒立現，面現疑色道：「奇怪，誰會知道老夫在此？」

老僕人登時露出恐慌之色，惶聲道：「難道，……難道他不是您老的門下？」

司空瑜眼皮一抬，便溫聲問道：「他說要見老夫？」

老僕人道：「是啊！」

司空瑜道：「你怎麼回答？」

老僕人道：「老奴已請他在前廳坐下，說要進來通報您老。」

司空瑜沉忖片刻，轉對一旁的葛錦鴻說道：「師弟，你出去看看！」

擎天一劍葛錦鴻應聲而起，手在劍柄上按了按，即步出內廳，往前廳走來。

來到前廳外面，他放輕脚步，悄無聲息的靠近廳左的一紙窗下，由紙窗的小破洞望入，一看坐在廳上的是個素不相識的虬髯大漢，面色微微一變，眉頭連連打結，沉思良久之後，才舉步轉到廳門，跨了進去。

麥飛龍連忙站起，抱拳道：「原來是葛老前輩，在下有禮了。」

擎天一劍葛錦鴻一聽對方竟能一口道出自己的姓，心中更是七上八下，但仍不失風度的還了一禮，說道：「不敢，敢問尊駕貴姓大名？到此有何見教？」

麥飛龍道：「在下有事欲與貴派掌門人相商，盼爲引見是幸！」

擎天一劍葛錦鴻見他不肯報出萬兒，甚感不快，面容一凝道：「尊駕不能先報個萬兒讓葛某人拜識拜識麼？」

麥飛龍說道：「見到了司空掌門人時，自當奉告。」

葛錦鴻聲調漸冷，問道：「尊駕何事要見敝派掌門人？」

麥飛龍微笑道：「這個也等見到司空掌門人的時候再說！」

葛錦鴻不停的打量着他，神色冷峻地道：「尊駕若不先說清楚，不能見敝派掌門人！」

麥飛龍笑道：「在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和司空掌門人商量，葛老前輩既如此說，在下告辭了！」

說着，移步欲出。

葛錦鴻冷冷道：「且慢！」

麥飛龍一笑住足，道：「怎麼啦？」

葛錦鴻道：「尊駕怎知敝派掌門人在此？」

麥飛龍道：「在下不僅知道司空掌門人在此，而且知道除葛老前輩之外，還有李天義，裘倫，舒鳴宇三位！」

葛錦鴻面色變了變，說道：「好，請稍候片刻，我去請敝派掌門人出來與尊駕相見！」

語畢，出廳而去。

不一會，司空瑜到了！

隨在他後面的，還有葛錦鴻、文儒老人、李天義、裘倫四人。

麥飛龍見司空瑜入廳，抱拳施禮道：「在下參見掌門人！」

司空瑜點頭答禮，神色不定的問道：「尊駕大名如何稱呼？欲見老夫有何事體？」

麥飛龍不答，舉手把假眉假髯揭下，然後拿出汗巾在臉上擦起來。

俄頃，恢復了本來面目。

司空瑜一見之下，神色遽變，衝口道：「是你——麥飛龍！」

李天義和裘倫一看來者竟是麥飛龍，迅速拔出

兵刃，緊緊守住廳門。

麥飛龍却面不改容，鎭靜的笑道：「是的，晚輩有件事情要同掌門人商量商量……」

司空瑜像是一隻被人抓住尾巴的狐狸，臉色一陣紅一陣白，驚愕了好半天，才以顫慄的聲音道：「你……怎知老夫在此？」

麥飛龍含笑地道：「這個問題，現在已不重要，晚輩希望掌門人能够面對現實，和晚輩談些有用的。」

司空瑜很狼狽，舉袍抹去急出來的冷汗，問道：「你要談甚麼？」

麥飛龍道：「晚輩有三個要求。第一：請立卽釋放黑美人苗夜珠；第二：請將貴派侵吞武林金獅的目的說給晚輩聽聽；第三：請將武林金獅交出，並與晚輩一道去見家師！」

司空瑜面如土色，沙聲地道：「你……你都知道了？」

麥飛龍道：「不錯，早就知道了。」

司空瑜額頭上又冒冷汗，顯見其內心的驚急，搓了搓手，又問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麥飛龍道：「我查出房德聲是被人用鐵蓮子打中死穴而死的——除了貴派之外，誰有理由要殺害房德聲呢？」

司空瑜道：「你又怎會找到此處？」

麥飛龍微笑未答。

司空瑜心慌意亂的來回踱了幾步，再注目問道：「美人幫也知道了麼？」

麥飛龍道：「她們只猜到七八分，還未確切知道。」

司空瑜又踱幾步，忽然一改慌亂之態，立定腳步，沉容冷笑道：「你怎敢單獨到此地來？」

麥飛龍朗聲道：「掌門人是要殺晚輩麼？」

司空瑜陰森一笑道：「美人幫既然還不知道金身怪人便是本派之人化裝的，而且你小子又未曾回到終南將眞相面告令師，所以……」

麥飛龍接口笑道：「所以，掌門人只要將晚輩殺了，仍可保住秘密，是不？」

司空瑜笑道：「不錯！」

麥飛龍仰頭哈哈大笑起來。

司空瑜面色一變道：「你笑甚麼？」

麥飛龍笑道：「我笑掌門人太不識好歹，晚輩既敢單獨到此，難道還會懼怕被殺麼？」

司空瑜沉聲道：「別忘了花鳳尚在老夫手中，老夫已知她是你的未婚妻，你不怕她遇害？」

麥飛龍冷冷道：「掌門人好像沒有聽清楚，方才晚輩只是要求掌門人釋放苗姑娘，並未要求釋放花鳳！」

司空瑜一怔道：「你不想救她？」

麥飛龍點頭道：「是的！」

司空瑜道：「爲什麼？」

麥飛龍說道：「希望掌門人先來個秘密交易，掌門人若肯答應，也許多少可挽救貴派的聲譽。」

司空瑜道：「甚麼交易？」

麥飛龍道：「掌門人請先接受晚輩兩項請求，然後再談交易吧！」

司空瑜搖頭道：「不，你先說明怎樣交易，老夫若認可以接受，當立卽釋放苗姑娘，並將老夫侵吞武林金獅的原因告訴你！」

麥飛龍笑笑道：「其實晚輩所謂的交易，對貴派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司空瑜道：「你快說吧！」

麥飛龍道：「掌門人諒已知悉美人幫主及病美人對武林金獅懷有野心，企圖奪取蘊藏在武林金獅身上的一個秘密？」

司空瑜點頭道：「知道！」

麥飛龍道：「晚輩不願她們得手，故希望掌門人去向家師自首，把武林金獅交給家師，而不要透露你們被晚輩拆穿眞面目之事。」

司空瑜道：「理由何在？」

麥飛龍道：「美人幫主爲達目的，設下圈套害了晚輩，使晚輩不得不聽她驅策，她嚴令晚輩找到武林金獅時，要先交給她，讓她取出該『秘密』之後，才可交由敝派保存，晚輩覺得不能讓她取得該『秘密』，故希望掌門人以自首的姿態去見家師，不要說是被晚輩偵破的，這樣美人幫主便不會加害晚輩。」

話聲一頓，又道：「掌門人若願接受，對貴派也有好處，武林同道若聽到掌門人自行投案，必會原諒你們過去的行爲。」

司空瑜問道：「美人幫主設下了甚麼圈套陷害你？」

麥飛龍道：「她在酒中下藥，使晚輩幹下了一件極不名譽之事。」

司空瑜笑道：「老夫明白了！」

麥飛龍道：「掌門人意下如何？」

司空瑜道：「老夫要同門下商量商量。」

他轉身向擎天一劍葛錦鴻和李天義，裘倫招招手，便向廳外走去。

葛錦鴻，李天義，裘倫三人立卽跟出。

只有文儒老人站在廳上不動，他顯然不大明瞭崆峒派所做之事，聽了麥飛龍與司空瑜的一番對話，一臉驚疑困惑之色。

麥飛龍見到司空瑜他們四人出廳之後，便向他一揖道：「這位老丈莫非是舒鳴宇的父親？」

老人頷首道：「是的，老朽舒道楓，小哥是那位高人的門下？」

麥飛龍道：「小可是終南門下。」

舒道楓一哦，道：「貴派與崆峒派到底有何過節？」

麥飛龍笑道：「沒有任何過節。」

舒道楓道：「那麼——」

他剛說到這裏，司空瑜已出現於廳門口，向他招了招手，道：「舒兄請出來一下，司空某人有事奉商。」

舒道楓應了一聲，卽舉步走出去。

他和司空瑜才在廳外消失，擎天一劍葛錦鴻及李天義，裘倫三人已仗劍而入！

三人面罩殺氣，緩步迫入！

麥飛龍在司空瑜喊出舒道楓時，就料到他們要用武力對付自己了，故毫不感到意外，哈哈一笑道：「眞妙，貴派以爲殺了我麥飛龍就能解決一切問題麼？」

擎天一劍葛錦鴻面上跳動着殺氣，嘿嘿悍笑道：「不錯，美人幫不知你找到了我們，令師也不知你找到了我們，迄今爲止，只有你一人知道金身怪人是我們化裝的，所以你若死了，一切問題就解決了！」

麥飛龍仍不拔劍備戰，朗笑一聲道：「好主意！可是你們中好像少了一個舒鳴宇吧？」

葛錦鴻道：「他有事下山去了。其實也用不着他，單老夫一人就足够打發你了！」

麥飛龍笑道：「不錯，他此刻的確已到了山下，你們要追也追不及了！」

葛錦鴻面色微變道：「你說甚麼？」

麥飛龍道：「我說我若死在這裏，總有人爲我償命，我是不會白死的。」

葛錦鴻臉上開始變化，殺氣漸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震驚和疑惑，暴喝道：「快說，你把舒鳴宇怎麼樣了？」

麥飛龍道：「別着急，他暫時還死不了，在未讓家師見到他之前，我們怎能讓他死呢！」

葛錦鴻厲聲道：「你是說你們擒住了我師姪舒鳴宇？」

麥飛龍笑道：「要不然，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來見貴派掌門人！」

葛錦鴻道：「誰帮你去擒他的？」

麥飛龍冷冷道：「抱歉，這是個秘密，恕不奉告。」

葛錦鴻道：「你胡說吧？」

麥飛龍道：「信不信由你們，你們要動手，請便！」

葛錦鴻氣餒了，便向分立左右的李天義和裘倫使了一個眼色，要他們看住麥飛龍，他自已隨卽退了出去。

不問可知，他要去和掌門人商量對策。

須臾，司空瑜入廳來了。

他的臉色比剛才更爲蒼白，向李、裘二人一揮手道：「你們出去！」

李、裘二人躬身應是，立卽收劍退出。

司空瑜慘笑道：「麥飛龍，你眞厲害！」

麥飛龍一揖道：「掌門人言重，小可自覺沒有做出甚麼傷天害理之事。」

司空瑜問道：「你但說不妨，是誰帮助你擒住小徒的？」

麥飛龍道：「是誰帮助晚輩，已無關重要，最重要的是令徒已在我們手中！」

司空瑜道：「你們打算將小徒帶去終南？」

麥飛龍搖頭道：「不，令徒不會直接被送去終南，他將被囚禁於某地，然後我們會通知家師去看他，這樣纔不怕被人攔截搶救。」

司空瑜像是一隻鬥敗了的公鷄，垂頭喪氣的跌入椅上，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

麥飛龍打蛇隨棍上，立刻問道：「掌門人爲何要侵吞那隻武林金獅？是不是也知道武林金獅蘊藏着一個極有價值的秘密？」

司空瑜搖了搖頭，有氣無力地說道：「不，老夫決定侵吞武林金獅，可以說是完全出於一時的負氣……」

麥飛龍道：「怎麼說？」

司空瑜道：「敝派在參加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之前，有個神秘人物上崆峒求見老夫，那神秘人物年約四旬，面上戴着人皮面具……」

說到此處，突然面容一正，目注麥飛龍凝聲道：「老夫現在說的，句句是實，希望麥世兄能够相信！」

麥飛龍點頭道：「掌門人請說吧！」

司空瑜道：「那神秘人物見到老夫時，提出了一個要求，說他想鑄造一隻武林金獅玩玩，要求讓他看看武林金獅，當時老夫因見他來路不明，乃予拒絕，他見老夫不允，繼之施出賄賂，說只要讓他看看武林金獅，願贈送百兩黃金爲謝，老夫聽了更加起疑，認爲他要看武林金獅必有不良企圖，故仍嚴詞拒絕，他也再未糾纏，卽行下山而去。可是三天之後，老夫接到了一封恐嚇信，文中竟稱敝派有一門下『雲中燕洪騰榮』落在他們手中，威脅老夫讓他們觀看武林金獅，否則將殺害洪騰榮……」

他說到這裏，長長嘆了一聲。

麥飛龍道：「掌門人沒答應？」

司空瑜嚷道：「你說我們能答應麼？我們若向對方屈服，答應讓對方看武林金獅，消息一旦傳開，敝派還有甚麼臉見武林同道？」

麥飛龍道：「不錯，事關貴派榮辱，的確不能接受對方的要脅。」

司空瑜道：「於是過了兩天，老夫收到了一個盒子，打開一看，盒中赫然是個血淋淋的人頭——洪騰榮的人頭！」

麥飛龍道：「對方提出要脅時，洪騰榮在山下還是在江湖上？」

司空瑜道：「在江湖上。」

麥飛龍道：「事情發生之後，掌門人有沒有進行追究？」

司空瑜苦笑道：「又不知他是何許人，如何去進行追究呢？」

麥飛龍點點頭，又問道：「後來呢？」

司空瑜道：「一月之後，老夫又接到一封恐嚇信，說他們又抓了敝派一個門下，限令敝派於次日將武林金獅抬到山下一間古廟中，否則仍要殺害敝派那個門下，這要求更是荒唐，老夫自然不能答應，於是第三天我們又收到了一顆人頭！」

麥飛龍道：「可惡！」

司空瑜道：「事情並未就此結束，三月中旬，也就是距武林競技大會還有四個月的時候，我們又收到第三封恐嚇信，結果情形相同！」

麥飛龍問道：「對方又照樣殺了貴派的一個門下？」

司空瑜頷首道：「是的，他們三人的首級都埋在山上，麥世兄若是不信，可去實地調查。」

麥飛龍道：「對方連殺貴派三位門下，掌門人難道不能預作防患？」

司空瑜冷笑道：「如何防患？敵暗我明，敝派藝滿離山的門下又有百多人，他們分散在各地，每三年才返山一趟，臨時要通知他們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麥飛龍道：「後來呢？」

司空瑜道：「不久，我們又收到第四封恐嚇信，稱又抓了敝派五個門下，不過這次他們不要看武林金獅了，而要敝派退出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說敝派若依言退出，那五個門下便可獲得釋放。」

麥飛龍道：「原來貴派退出第九屆競技大會竟是這個原因……」

司空瑜神情激動地道：「敝派已經死了三人，足見對方說得出做得到，為了要救那五個門下的命，老夫只好答應退出了！」

麥飛龍問道：「掌門人如何通知他們，願意接受他們的要脅？」

司空瑜道：「對方在信上寫得很明白，說敝派如願退出，可派人在山下豎一白旗。」

語至此，探手入懷摸出四封信，遞給麥飛龍道：「前後四封恐嚇信都在這裏，麥世兄可以看一看，以證老夫所言非假。」

麥飛龍接過信，一一取出看過，覺得筆跡與自己在競技大會上接到的恐嚇信相同，心中漸漸有數，當下把信還給他，說道：「掌門人請收下，晚輩相信了。」

司空瑜收回信件，道：「現在你明白老夫為何要另鑄一隻假獅以代替真獅的原因了吧？」

麥飛龍道：「掌門人知道對方將在武林競技大會上爭奪武林金獅，為了不願讓他們如願以償，故鑄假獅換下金獅？」

司空瑜道：「是的，老夫知道他們處心積慮欲得武林金獅，必有不良企圖，所以決定換下真獅，先救回五個門下，再暗中進行偵查。」

麥飛龍心知這只是一半理由，另一半理由是他們崆峒派不甘把『寶物』拱手讓人，當下也不說破，只說道：「掌門人這樣做實屬不智，至少在換下真獅之前，應該通知各派掌門人才對。」

司空瑜『哼』的一笑道：「要是對方正是某一門派的掌門人，你要老夫先通知他們，豈非將弄巧成拙？」

麥飛龍道：「後來對方有沒有釋放貴派五個門下？」

司空瑜道：「有。」

麥飛龍道：「他們知道為誰所擒麼？」

司空瑜道：「不知道，他們都在客棧中吃了滲有迷藥的食物而被迷倒的，醒來時人已在一間地牢中，後來對方要釋放他們時，先用黑布蒙住他們的眼睛，再用馬車載他們走了一天，所以自始至終，他們既不知為何人所擒，也不知被關禁之處是何地方。」

麥飛龍道：「貴派那五位門下回來之後，掌門人就該把一切實情說給家師聽才是。」

司空瑜道：「有兩個原因，使老夫決定保守秘密。」

「甚麼？」

「第一：我們有我們的自尊，我們不想他派協助緝兇；第二：本屆競技大會獲得武林金獅的那一門派，便是我們懷疑而要偵查的對象，也即是說貴派與美人幫可能就是加害敝派的陰謀者，因此老夫豈能把一切實情告訴令師呢！」

麥飛龍道：「這也就是貴派三番五次的要殺晚輩的原因？」

「不錯！」

「現在掌門人還懷疑敝派麼？」

「貴派與美人幫之間，自然以美人幫的嫌疑較大，但如人知面不知心，在未獲元兇之前，老夫不能不懷疑！」

「現在掌門人打算怎麼辦？」

「事已至此，老夫只好接受你的條件了！」

「掌門人可否立刻釋放苗姑娘？」

「可以。」

「何時去見家師？」

「馬上就去。」

「那隻武林金獅呢？」

「不在此處。」

「在何處？」

「埋在敝山上的一座墳墓中。」

「掌門人願將它交給家師處理麼？」

「老夫已一敗塗地，不願意也得願意了！」

「掌門人請放心信任家師，敝派絕非當初加害貴派之人。」

司空瑜道：「你說美人幫主設下圈套陷害你，這是真的麼？」

「是真的。她在酒中放入一種名『助情花』的淫藥，害使晚輩不克自制而與花鳳發生了關係，再演出一幕『捉姦』的把戲，就在晚輩心神恍亂的情況下，强迫晚輩簽一張入幫誓書及婚約書。」

「何謂入幫誓書？」

「她要晚輩加入美人幫做她們的護花使者，用意在於晚輩尋獲武林金獅時，不得不先交給她，讓她奪取藏於金獅上的秘密。」

「不然她就要指控你强姦花鳳？」

「正是。」

「現在你要老夫如何處置花鳳姑娘？」

「等掌門人見到家師說明一切之後，再放她回去，最重要的千萬不能讓她知道晚輩已發現你們之事。」

「好，那麼小徒舒鳴宇呢？」

「一等貴派交出武林金獅之後，他便可立獲釋放。」

「你要和老夫等人一起下山麼？」

「不，晚輩先與苗姑娘下山，掌門人等遲一兩天不妨。」

「你要老夫先去綠南見令師，或先返敝山掘出武林金獅之後，再携帶武林金獅一起去見令師？」

「先去見家師吧！」

「好，老夫去叫他們把苗姑娘放出來。」

× × ×

黑美人苗夜珠是個十七八歲的姑娘，無論容貌或身段，都美到了極點，只可惜皮膚黑得出奇，但黑並未使她嬌麗的臉黯然失色，反而給她一種奇特之美，看來很討人喜歡。

她被帶入廳上時，宛如出來見客的千金小姐，舉止文雅而畧帶嬌羞。

司空瑜一指麥飛龍，向她說道：「這位是綠南派的麥飛龍，他來救妳回去。」

黑美人苗夜珠望着麥飛龍，臉上布滿了驚奇之色。

麥飛龍向她拱手一禮道：「姑娘便是『黑美人苗夜珠』沒錯吧？」

黑美人苗夜珠微微一點螓首，很驚訝的問道：「你怎知我在這裏？」

麥飛龍答道：「姑娘是聰明人，應知在下是怎樣找上來的。」

黑美人苗夜珠一哦，東張西望地道：「他在那裏？」

麥飛龍道：「他不在此地，姑娘請隨在下下山，過幾天便可與他相見。」

黑美人有些不悅道：「他為何不親來救我？」

麥飛龍道：「他受在下之託，帶一個金身怪人走了。」

黑美人望望司空瑜又望望他，問道：「你們擒住了他們一個同黨？」

麥飛龍微笑道：「是的，這就是今天姑娘能够獲得釋放的原因。」

黑美人明白了，道：「裏面還有那位昨夜和你同時被擒的花姑娘呢！」

麥飛龍道：「不要緊，她過幾天便可獲釋，姑娘就請隨在下下山如何？」

黑美人點點頭，忽然轉對司空瑜伸手道：「拿來！」

司空瑜一怔道：「甚麼？」

黑美人道：「我的三朵花！」

司空瑜恍然一哦，立刻轉向廳外喊道：「裘倫，快把苗姑娘的三朵花拿來還給人家！」

裘倫應聲走入，取出三朵黑牡丹，交還黑美人，强笑道：「苗姑娘年輕貌美，實不該使用這種淬毒暗器……」

那是用鐵打造的牡丹花，很精美，也很黑！

黑美人一把奪回，揣入懷裏，白他一眼道：「不用你管！」

她接着回對麥飛龍嫣然一笑道：「麥飛龍，我們走吧！」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文·古龍
圖·新培

流星·蝴蝶·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為追殺鳳鳳，被律香川所擒，他知道律香川已知道了老伯藏身的地方，他不願老伯死在他人的手上，他自願前往殺老伯，所以在他偕律香川來到井口的時候，毅然投身井中，潛至老伯藏身的密室，可是，大出他意料，老伯已失踪，他不明白老伯如何失踪，也找不到任何退路，只有躺在床上慢慢的想，這時，井已被律香川命人投石塡沙堵死了，律香川與高老大站在井緣，正自發出得意的歡笑，突地一名手下踰牆而入，向律香川稟告有人送來一封要函，要呈交律香川親拆——

雙雄相對峙　生死決俄頃

信封是普通的那一種，薄薄的，份量很輕。

信封上並沒有寫什麼，裏面也沒有信。

但這信封却並不是空的。

律香川將信封完全撕開，才看到一叢細如牛毛般的銀針！

這正是他的獨門暗器七星針，正是他用來對付老伯的一筒七星針。

他認得這一筒針，因為這種暗器他從未用過第二次。

現在這一筒針竟又赫然回到他手裏！

他忽然覺得全身冰冷，厲聲喝叫道：「送信的人呢？」

于宏道：「還在外面等着。」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就已看見律香川的身子橫空掠起。

×　×　×

就在這時，他也聽到了牆外傳入的慘叫聲。

牆外的埋伏每三人分成一組。

三個人一個是用刀的好手，一個是射箭好手，另外一個用的是鈎鐮槍。

于宏用的是刀。

他聽到的慘叫聲，正是他同組的伙伴發出的。

呼聲尖銳而短促。

律香川當然也聽見了，他掠過牆頭時，甚至也看到一條人影正從牆外向遠方竄了出去。

那顯然一定是送信來的人。

可是律香川並沒有追過去，反而將身子用力收

縮，凌空縱身，又落回牆頭。

牆腳下有一柄折斷了的弓，一根折成三截的鈎鐮槍。

兩個人都已伏在地上，頭顱軟軟的歪在一旁，頸子彷彿已被折斷。

律香川這次帶來的人，雖然並不能算是武林高手，但也絕沒有一個弱者。

送信來的這人竟能在一瞬間拍斷他們的頸子，揚長而去。

律香川凝視着遠方的黑暗，目中似又忽然露出一絲恐懼之意。

他沒有追，彷彿生怕黑暗中有某一個他最畏懼的人正在等着他！

過了很久，他臉色才漸漸恢復平靜輕輕躍下。

高老大已在牆下等着，目光並也帶着三分驚訝，七分疑懼。

她輕輕問道：「送信來的是誰？」

律香川搖搖頭。

高老大道：「送來的那封信呢？」

律香川慢慢的伸出了緊握着的手，過了很久，才慢慢的攤開。

掌心有一團握皺了的紙，紙包裏有七根牛芒般的銀針！

高老大皺了皺眉，道：「這是什麼？」

律香川道：「這是我用的七星針！」

高老大道：「是你的獨門暗器？」

律香川點點頭。

高老大道：「既然是你用的暗器，又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律香川的雙手又緊緊握起，沉聲道：「但這暗器本來是應該在老伯脊椎裏的。」

高老大的臉色也變了，連呼吸都已停止。

老伯若已被埋在井底，這暗器怎會又回到律香川手裏來。

過了很久，高老大才總算吐出這口氣，道：「莫非他已不在下面？」

律香川咬緊牙，點了點頭。

高老大道：「可是……可是他既已逃了出去，爲什麼又要將這針送回來呢？他這是什麼意思？」

律香川的臉色在夜色中看來慘白如紙，又過了很久，才一字字道：「我明白他的意思。」

高老大道：「你明白？」

律香川道：「他的意思是想告訴我，他並沒有死。而且隨時隨刻都可以回來找我！」

高老大道：「他爲什麼要叫你提防着他呢？你若不知道他還活着，他來暗算你豈非更容易些？」

律香川道：「他就是要我時時刻刻的提防着他，要我緊張，要我害怕……他就算要我死，也不會要我死得太容易！」

他忽又笑了笑，道：「可是我絕不會上他這個當的，絕不會。」

他雖然在笑，可是他的臉却已因恐懼和緊張而扭曲！

高老大目光也在凝視着遠方的黑暗，目中也露出了恐懼之色，輕輕道：「他若眞的回來了，要找的人就不止你一個。」

律香川慢慢的點了點頭，道：「他要找的人當然不止我一個。」

高老大看着他，忽然握住了他的手。

兩隻冰冷的手，立刻緊緊握在一起。

他們兩個人從來也沒有如此接近過，但這時恐懼却使得他們不能不結合在一齊。

夜已很深，遠方一片黑暗。

他們所以恐懼的那個人，究竟什麼時候會來？

有誰知道？

誰也不知道！

× × ×

孟星魂更不知道。

現在他神智已漸漸暈迷，忽然覺得有說不出的疲倦，只想舒舒服服的睡一覺。

可是他也知道，這一睡着就永遠不會醒來了。

他掙扎着，勉強睜開眼睛，但眼皮却越來越重，重得像鉛。

死亡已在黑暗中等着他。

直到他知覺幾乎已完全喪失時，嘴裏還在反反覆覆的說着一句話：

「小蝶，我對不起你……」

第七章 （一）

孟星魂突然驚醒。

他是被一陣急遽的敲擊聲驚醒的，聽來那就像是驟雨打着屋頂的聲音。

開始時他還以爲自己又回到了他那海濱的小屋裏。

窗外密雨如珠，床上的被單雖陳舊，却是剛換過的。

他正躺在窗上，緊擁着他愛妻光滑柔軟的胴體，傾聽着雨點落在屋頂上的聲音——那聲音聽來就像是音樂。

只要有她在身旁，天地間每種聲音，聽來都如音樂。

風正從窗戶裏吹進來，吹在他臉上，清涼而舒適。

他突然張開眼睛。

沒有雨，沒有窗子，也沒有他心愛的人。

但却有風。

風竟是從那本已被封死的鐵管中吹進來的。敲打的聲音也同樣是從這裏傳進來的。

這是怎麼回事？

難道有人又要爲他挖墳墓。

他想不通，更想不出有誰會來救他？

但却的確有風，那不但使他漸漸清醒，也使得他精神漸漸振奮。

他感覺一種新生的活力，又隨着呼吸進入他身體裏，血管裏。

死亡已離他遠去。

他搖了搖自己的手，好像要澄清這並不是夢，然後正想坐起。

就在這時，忽然有一點火光亮起，接着，他就看到一個人從水池裏伸出頭來。手裏高高舉着火熠子。

一個陌生人。

他當然有些驚訝，這陌生人神色却更驚慌，眼珠子的溜溜四下一轉，只匆匆看了一眼，就又鑽回水池裏。

過了半晌，他就聽到一個陌生的聲音從那通風的鐵管中傳進來。

「裏面只有一個人。」

孟星魂忽然笑了，他忽然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於是他等着。

並沒有等太久，他就又看到一個人從水池裏鑽出來。

這人並不陌生。

× × ×

律香川已從水池中躍出，站在床前。而且已用防水的火熠子燃起了燈。

他臉上雖然還帶着微笑，但看起來已遠不及平時那麼温文爾雅，容光煥發了。

無論誰一身水淋淋的時候，樣子都不會太好看的。

孟星魂却很喜歡看到他這樣子，所以眼睛始終盯在他身上。

律香川的眼睛却在四面移動着。

一個人樣子很狼狽的時候，非但不願意被人看見，也不想去看別人。

孟星魂忽然笑了笑，道：「你在找誰？」

律香川只好回頭看着他，也笑了笑，道：「你想我是來找誰的？」

孟星魂笑道：「我只知道，你絕不會是來找我的。」

律香川道：「爲什麼不會？這裏除了你之外，還會有什麼人？」

孟星魂道：「你知道老伯不在這裏？」

律香川笑笑。

孟星魂也笑笑道：「你當然已知道他不在這裏，才敢下來。可是你怎麼知道的呢？」

律香川沒有回答。

他一向拒絕回答對他不利的話。

所以他又朝四面看了看，走到床前，在床上按了按，又走過去，撕下條鹽肉嚐了嚐，皺着眉喃喃道：「床太硬，肉也太鹹，我若是他，一定會將這地方弄得舒服些。」

孟星魂笑笑道：「他用不着將這地方弄得太舒服。」

律香川道：「爲什麼？」

孟星魂道：「因爲他知道自己絕不會在這地方躭得太久的。」

律香川霍然轉身，盯着他的臉，過了半晌，忽又笑道：「你好像很佩服他。」

孟星魂道：「我的確很佩服他，可是，最佩服他的人却不是我。」

律香川道：「哦。」

孟星魂淡淡道：「最佩服他的人是你，所以你才怕他，就因爲你怕他，所以才想幹掉他。」

律香川雖然還在笑，笑得却已很勉强。

孟星魂道：「你難道不承認。」

律香川忽然嘆了口氣，道：「我承認，能騙過我的人並不多。」

孟星魂道：「一心想騙朋友的人，自己遲早也有被騙的時候，這句話你最好永遠記住。」

律香川道：「這句話是誰說的？」

孟星魂道：「我。」

律香川冷笑道：「但你自己豈非也同樣被他騙了？」

孟星魂道：「不錯，我也被他騙了，也上了他的當，但這樣的當我情願再上幾次。」

律香川目光閃動，道：「你什麼時候才知道自己上了當的？」

孟星魂道：「一走進來我就知道了。」

律香川道：「你也已想通了這是怎麼回事？」

孟星魂點點頭。

律香川又嘆息了一聲，道：「你可不可以重頭說給我聽聽？」

孟星魂道：「可以。」

他臉上的表情彷彿很奇特，忽又笑了笑，接着道：「就算你不想聽，我也非說給你聽不可。」

律香川道：「我在聽着。」

其實沒有人能比他對老伯這計劃瞭解得更清楚，但他的確還是在很仔細的聽着。

因爲他這一生中，從來也沒有受過如此慘痛的教訓，所以這件事的每一個細節，他都希望能知道得更詳細更清楚。

他希望永遠也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孟星魂道：「這整個計劃中最重要的一個人是誰，你知道麼？」

律香川道：「我知道，是鳳鳳。」

孟星魂道：「不錯，假如這也是一齣戲，戲裏的主角就是鳳鳳，不是你。」

律香川淡淡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每齣戲裏都當主角。」

孟星魂道：「只可惜她這次扮的却是個很悲慘的角色，不但悲慘，而且可笑。」

「悲慘」和「可笑」並不衝突，因爲這兩種結果本是同一原因造成的——愚蠢。

愚蠢可以使一個人的境遇悲慘，也可以使他變得很可笑。

孟星魂道：「鳳鳳也許並不能算很愚蠢，只不過她太相信自己，也太低估了老伯。」

律香川嘆了口氣，道：「愚蠢的人本就總是喜歡自作聰明的。」

孟星魂道：「她以爲她已騙過了老伯，以爲老伯已被她迷住，却不知老伯早已看破了她的用心，所以才故意放她走的。」

律香川嘆道：「我本就在奇怪，老伯怎麼會信任一個她那樣的女人。」

孟星魂道：「老伯故意讓她相信他已將最後一注押在飛鵬堡，再故意讓她將秘密洩露給你，那時非但她完全深信不疑，連我都相信了。」

律香川冷冷道：「但老伯爲什麼要騙你？難道他也不信任你？」

孟星魂道：「他這樣作，只不過要使得這件事看來更眞實，因爲我若已知道他的計劃，態度一定變得會有些不同，你當然立刻就會看出來的。」

他又笑了笑，道：「老伯當然也知道，無論誰要騙過你都不是件容易事。」

律香川道：「要騙過你好像也不容易。」

孟星魂道：「我剛才若未發現從這通風鐵管中，可以聽到外面的聲音，到現在也許還不明白這件事。」

律香川道：「哦？」

孟星魂道：「我還未找到這裏的時候，老伯已讓鳳鳳放出來了，那時她當然覺得很得意，一個人得意時總忍不住會笑的。」

律香川道：「你聽到她在笑？」

孟星魂道：「我若未聽到她的笑聲，也許永遠都不會發現老伯藏在這裏。」

律香川嘆道：「這又給了我個教訓，一個人最好永遠都莫要太得意。」

孟星魂道：「那時老伯就算眞的被她騙過了，也已經從這鐵管中聽到她得意的笑聲，第二次又怎會再放她走呢？」

律香川道：「所以你才能確定，老伯一定是故意放她走的。」

孟星魂道：「不錯。」

律香川道：「但當時你還不瞭解老伯的用意，所以又將她押回來了。」

孟星魂道：「老伯看到我將她押了回來，心裏一定在怪我多管閒事，可是，他面上却絲毫不動聲色。」

律香川淡淡道：「也許那時他就已想到怎麼樣來利用你，只要是可以被他利用的人，他一向都非常歡迎的。」

孟星魂微笑道：「很對。」

律香川冷笑道：「奇怪的是，有些人被他利用了之後，居然還好像很得意。」

孟星魂道：「我本來就很得意。」

律香川道：「你得意什麼？」

孟星魂道：「因爲我現在總算已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了，你却還被蒙在鼓裏。」

律香川道：「哦？」

孟星魂道：「你知不知他這計劃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律香川沉吟着，道：「他要我相信他還躲在這裏，要我動用全力到這裏來對付他，他才能乘機趕到飛鵬堡去，會合等在那邊的人，因爲他只有將這最後一份力量保存下來，將來才有反擊的機會。」

孟星魂道：「你認爲眞有那麼多人在飛鵬堡外等着？」

律香川道：「絕不會沒有。」

他說得很肯定。

因爲他知道老伯每一次決戰之前，都計劃得十分仔細周密，不到萬無一失時，絕不會出手。

飛鵬堡那邊若沒有人等着從後山接應，老伯就絕不會親自率領十二隊人自正面攻擊的。

孟星魂道：「你認爲那些人不管有沒有接到老伯的訊號，都會在初七的正午發動攻擊？」

律香川道：「那只因老伯早已和他們說好了在初七的正午動手！」

這次他說的口氣已沒有剛才那麼肯定了。

孟星魂道：「你認爲老伯眞的早就和他們說定

了，難道他就完全沒有考慮到臨時會發生意外？他是不是個如此粗心大意的人？」

律香川忽然說不出話來了。

孟星魂淡淡道：「你總該知道，這一戰對他的關係多麼重大，他怎麼會下如此草率的決定？」

律香川的臉色已有些發青，過了很久，才緩緩道：「那麼你認爲他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孟星魂道：「他的意思，就是要你到這裏來找我！」

律香川道：「我還是不懂。」

孟星魂道：「他算準了我會在半途被你攔截，我一個人孤掌難鳴，自然難免會落在你們手裏。」

律香川道：「還有呢？」

孟星魂道：「他也算準了你會迫我到這裏來，迫着我下去殺他。」

律香川道：「他認爲我能夠用什麼法子來脅迫你？」

孟星魂目中現出怒意，冷笑道：「用小蝶，用高老大，你這人本就什麼手段都用得出的。」

律香川道：「他是不是也算準了你一下來，我就會將這口井封死。」

孟星魂道：「也許。」

律香川道：「他還算準了什麼？」

孟星魂道：「他還算準了你一定會將這口井重新挖開，一定會自己下來找他，因爲他一定有法子讓你知道，他已不在這裏。你既害怕，又懷疑，當然非親自下來看看不可。」

律香川突然冷笑，道：「照你這麼說，他算出來的事倒眞不少。」

孟星魂道：「的確不少。」

律香川冷笑道：「你以爲他是什麼？是個活神仙？」

孟星魂淡淡道：「不管他是不是這麼厲害的，我只知道他至少有一樣事沒有算錯。」

律香川道：「什麼事？」

孟星魂盯着他，一字字道：「他算準了只要你一下來，我就不會再讓你活着上去。」

律香川臉色似已忽然變了。

孟星魂道：「別的事你信不信都沒關係，這一點你却非相信不可！」

律香川也在盯道他，慘白的臉在黯淡的燈光下看來，就像是戴着個紙糊成的面具，雖然全無表情，却顯得更詭秘可怕。

孟星魂的臉色當然也不好看。

他已坐了起來，正盤膝坐在床上，一隻手按着被單，一隻手按着枕頭。

這樣子坐着好像並沒有什麼特別，無論誰坐在床上，姿勢都會跟他差不多。

奇怪的是，大敵當前，他怎麼還能這樣子舒舒服服的坐着。

只有他自己知道，坐着不但比躺着好，也比站着好。

若是站在那裏，就無異將全身都暴露作律香川暗器的目標，但坐着時却可以將自己的身子縮小到最低程度。防守的範圍總是越小越好的。

何況，到了必要時，這枕頭就是他抵抗暗器的盾牌，這被單就是他攻擊的武器。

內家「束濕成棍」的功夫，他雖然並沒有練過，但一個像他這種終生以冒險爲職業的人，無論任何東西到了他手上，都是武器。

律香川一直在仔細觀察着他，就像是一個馴獸師在觀察着籠中的猛獸。

他的表情冷靜而嚴肅，孟星魂每一個細微的表情和動作，他都絕沒有錯過。

孟星魂也正以同樣的冷靜的態度在觀察着他。

那情況又像是兩匹狼在籠中互相窺伺，互相等着對方將弱點暴露，然後就一下子撲上去，咬斷對方的咽喉。

也不知過了多久，律香川忽然笑了笑，道：「看來你的確是個很可怕的對手。」

孟星魂道：「哦？」

律香川道：「你不但很懂得隱藏自己的弱點，而且很沉得住氣。」

孟星魂道：「哦？」

律香川道：「只可惜你已犯了致命的錯誤，錯得簡直不可原諒。」

孟星魂道：「哦？」

律香川道：「你對付我這樣的人，本不該採取守勢的，因爲我最可怕的一點是暗器，所以你就該先發制人。封住我的出手。」

孟星魂凝視着他，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的確本該搶先出手的，可是我不能這麼做。」

律香川道：「爲什麼？」

孟星魂道：「因爲我的腿受了傷，動作已遠不及平時靈便，若是搶先出手，一擊不中，情況就可能比現在更危險。」

律香川道：「你沒有一擊就中的把握？」

孟星魂道：「沒有，對付你這樣的敵手，誰也沒有一擊必中的把握。」

律香川道：「所以你不敢冒險。」

孟星魂道：「我的確不敢。」

律香川忽又笑了笑，道：「其實你本不必對我說實話的。」

（未完待續）

殘梅俠影

文·高皐
圖·新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羽身中桃花瘴毒，武功盡失，爲逃避習大先生的追殺，與紅粉羅刹鈕柔兒四處奔逃，這日在一小溪邊，不幸遇上天驕幫的百代龜王泉男産，排出龜陣，把英羽與鈕柔兒困住，泉男産本欲殺死二人，但又佩爲英羽和鈕柔兒的不怕死精神所感，一變爲只要英羽肯代他送一信物給嵩山少林上代掌門曇宗大師，他便代英羽治瘉瘴毒，英羽見此舉無傷大德，毅然允諾，遂立偕鈕柔兒馳往少林，三日後抵達，當代掌門推說曇宗大師正在閉關，非有重大事情不願叩關請見，鈕柔兒勸英羽將信物交予掌門觀看——



聞道雄關猶被遮

英羽遲疑半晌，終於將那隻布袋取了出來，道：「大師既然如此說法，在下倒不便再行峻拒了，不過，那布袋的主人，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大魔頭，人心難測，大師拆開袋口之時，最好能夠事先預作防範。」

普修大師微微一笑道：「施主放心，老衲理會得。」

他先命大誨退出禪房，才全身佈滿般若神罡，緩緩將袋口拆了開來，當他向袋中一瞥，不由面色一寒，噗的一聲巨响，抖手將布袋疾擲於英羽的身前。

原來布袋之內，只是一隻龜殼……

單只一隻龜殼，普修大師還不致大動肝火，他是一個修爲有素的佛門高僧，焉能爲一隻龜殼而大起嗔念！

但那龜殼之內還有一隻死龜，死龜並沒有什麼稀罕，可是它已經腐爛了，而那腐肉之中正放射着一股巨毒，毒性之烈，堪稱世無其匹。

普修大師全身佈滿般若神罡，那龜毒自然傷他不得，但，他錯了，那憤然一擲，劇毒激飛，英羽固然首當其衝，少林門下也遭到了一次浩刦。

噗噗兩聲，英羽鈕柔兒首先倒了下去，接着龜毒隨風飄揚，韋陀神殿，羅漢殿，大雄寶殿，也立被波及，它瀰漫全寺，幾乎無遠弗屆，這座古樸莊嚴的佛門聖地，立陷呻吟哀嗥，凄風苦雨之中。

這是前所未有滅門慘禍，一代宗匠普修大師也慌了手脚，他目含淚光，殺機滿面，命令羅漢堂主

持大典禪師率領全寺尚未受傷的僧侶退出少林寺，少室山頭集合。

鐘聲在急驟的响着，他却向面壁庵瘋狂的奔去，那是曇宗大師閉關禪定之處，少林寺面陷滅門慘禍，他不得不叩關求見，驚動禪定中的祖師。

在面壁庵外，他悲呼一聲，道：「不肖徒孫普修叩見師祖……」

一股似遠實近，細小而清晰的語聲，由面壁庵傳出，道：「該來的，畢竟來了，還可以收拾殘局麼？」

普修大師道：「未受毒傷的弟子，已暫避少室峯頭，但受傷的只怕逾百人，敬請師祖慈悲。」

面壁庵中傳出一聲輕輕的嘆息，道：「說說經過吧。」

普修大師將英羽求見以及拆觀布袋之事向曇宗大師詳細稟告，當他稟告完畢之時，面壁庵的庵門已自動敞了開來。

這是一間石室，除了一張石床別無所有，石床之上有一位老僧面壁而坐，由他那灰敗的僧衣及蓬亂的長髮推想，他面壁禪定已有不少時日，自然，這位老僧就是碩果僅存的曇宗大師了。只是他面向石壁，無法瞧到他的廬山眞面目，令人不無遺憾之感。

普修大師急趨數步，在石床一丈以外跪拜於地，他面頰之上，是一片虔敬之色。

曇宗大師道：「龜毒隨風四散，本寺弟子固然首遭刼難，民間也將要引起一塲可怕的瘟疫，那十幾片逆鱗還在麼？逆鱗賚湯，可袪龜毒，本寺及民間，必須同時救治。」

普修大師微微一怔，他想到十年以前，太室山區出現一條毒蟒，經少林十餘高僧圍剿，才將那條毒蟒鱉斃，牠喉際的逆鱗及內丹，經曇宗大師傳諭妥爲收存，估不到竟有如此巨大的用途。

因而，他恭敬的回答道：「蟒丹及逆鱗都是嚴密的收藏着。」

曇宗大師道：「好，快照我的意思去辦，並將蟒丹及英鈕兩人送來面壁庵。」

普修大師道：「謹遵法諭。」

× × ×

「大哥……大哥……」

是鈕柔兒醒來了，但四週一片漆黑，她瞧不到英羽存身何處，因而摸索着，呼喚着，嬌甜的聲浪之中，有一股難以掩飾的焦急之情。

終於，她摸到了英羽的軀體，但觸手如火，炙熱得十分驚人，此等高熱，不是血肉之軀所能够忍受的，看來這位命途崎嶇的少年，必然是凶多吉少了。

一聲悲喃，她將那火一般的身體緊緊的擁抱着，像夢囈似的喃喃自語。

「大哥！你說過，咱們是一條線拴上的兩個蚱蜢，誰也丟不下誰的，你說話呀，大哥！你不要妹子了，嗚嗚……」

「阿彌陀佛，女施主不必着急，英施主不會丟下妳的。」

這一陣言語有如空谷足音，它不僅扣人心弦，來得又是那麼突然。

鈕柔兒驚得跳了起來，她仍然將英羽緊緊的摟抱着。一雙微帶驚悸的秀目向話聲來處一瞪，道：「你是誰？」

那和平而無比慈祥的聲音道：「老衲曇宗，你們不是要找我麼？」

鈕柔兒啊了一聲道：「原來是曇宗老前輩，請你救救我大哥……」

曇宗大師道：「他幾乎爲本寺帶來滅門之禍，妳說老衲還應該救他麼？」

鈕柔兒道：「那不是咱們的錯，佛門最重因果，老前輩怎能抱怨無辜之人！」

曇宗大師一嘆道：「不錯，佛門最重因果，老衲當年一時任性，幾乎弄得遺恨終身，我想那託交信物之人，必然是高麗姓泉的了！」

鈕柔兒道：「是的，泉男產現在天驕帮，身份似乎崇高無比。」

曇宗大師道：「天驕帮？那必是一個江湖黑道組織了，泉男產心性異於常人，他是不會甘於寂寞的。」

鈕柔兒道：「天驕帮以女人爲餌，上自當今朝廷，下至江湖門派，幾乎全在該帮掌握之中，世間暗潮洶湧，老前輩似乎不應坐視。」

曇宗大師道：「老衲自協助太宗掃蕩內亂以後，便於佛門立誓，不再涉足江湖。」

鈕柔兒道：「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濟世救人原是佛家弟子的本份。老前輩本乎天心，佛祖不會怪罪老前輩的。」

曇宗大師道：「那麼咱們來個交換吧……」

鈕柔兒道：「交換不敢當，如有用到晚輩之處，老前輩儘管吩咐。」

曇宗大師道：「老衲不顧佔晚輩的便宜，你們如果不想交換，妳就將英施主帶出去吧。」

鈕柔兒道：「老前輩既如此吩咐，晚輩遵命就是。」

鈕柔兒答允交換，她是經過考慮的，第一，英羽的情況比適才更壞，他那炙熱如火的身體，倏忽之間由熱變冷，她像抱着一塊嚴冰，忍不住連連打

着顫抖，第二，曇宗大師是一個有道高僧，他決不會要他們去做違反道德之事的。

接着，她咳了一聲，道：「我大哥毒傷嚴重，他只怕不能再支持了！」

曇宗大師道：「妳抱他過來，將這顆蟒丹餵給他服食下去。」

蟒丹經少林方丈滲以珍貴藥物，變得異香撲鼻，如同水晶般的液體似的，鈕柔兒餵給英羽服食之後，曇宗大師再以他數甲子的無上玄功，替英羽搜經導穴，驅除奇毒。

這次療傷過程，似乎漫長無比，可惜室中光線太過黑暗，鈕柔兒雖然目不交睫，仍瞧不出英羽在療毒過程中的變化。

直到第二日的傍晚，英羽才發出一聲長吁，他醒來了，鈕柔兒一聲喜極的歡呼，縱身就向他懷中撲去。

但，她撲出不及三尺，就碰到一片怪異的阻力，它像一片柔絲，鈕柔兒却說甚麼也通不過去。

一聲號佛，曇宗大師那充滿慈祥的語聲又响了起來，道：「他毒傷已經痊癒，今後還可以百毒不侵……」

鈕柔兒道：「謝謝老前輩。」

曇宗大師道：「妳忘了咱們的交換了，不過，他曾經碰到奇緣，身體之內蘊藏着一股地極靈火，老衲因勢導利，將它引入經脈，歸納於丹田之中，雖然老衲賠上了一甲子的功力，但妳這位大哥，也成了百年來的第一高人，當今之世，不必作第二人想了。」

鈕柔兒這一喜非同小可，她那張能言善道的小嘴，只是輕啊了一聲，便已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來了。

曇宗大師又喧聲佛號道：「武林奇葩，百世難求，老衲怎能不率性成全於他！妳到下院暫住吧，十日之後，他會到下院與妳相見的。」

鈕柔兒向曇宗大師拜了三拜，依依不捨的退了出來，在下院，她受到少林僧侶優渥的欵待，盼望的滋味雖然不大好受，十天總算捱了過去。

第十一天的清晨，英羽終於來到下院，他容光煥發，英華內蘊，果然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而神態之間，更是雍容沉穩，顯示出一種超越常人的氣度，經聖僧十日薰陶，他幾乎與十日之前判若兩人。

他的身後，跟隨着十多名僧人，少林寺自掌門普修大師以下，各院堂主持幾乎全部到齊。

此等情形，是罕見的，鈕柔兒雖有所疑，却也不便詢問，她奔過去迎着英羽，道：「恭喜你，大哥。」

英羽微微一笑道：「我還沒有謝妳，妳倒恭喜我來了。」

鈕柔兒櫻唇一噘，嬌嗔着道：「誰要你謝了？哼……」

英羽道：「不謝就不謝吧，咱們走。」

立在他身後的普修大師忽趨前一步道：「師叔，你不能再盤桓幾天麼？」

英羽還未回答，鈕柔兒已一怔道：「你說什麼？大師！那一個是你的師叔？」

普修大師道：「英師叔蒙師祖慈悲收歸門下，並於十日之中造成曠代英才，這是武林之福，也是少林一派的無比榮幸。」

英羽道：「掌門謬讚，英羽愧不敢當，不過，當今江湖之上，已呈現一片羣魔亂舞的局面，本寺樹大招風，掌門還應小心一二！」

普修大師合掌肅立道：「敬領師叔教諭。」

英羽微一頷首，道：「掌門留步，英羽就此作別。」

普修大師見英羽去意甚堅，也就不再挽留，急伸手向後一招，兩名弟子立卽牽來一雙駿馬，道：「請師叔上馬。」

英羽也不客套，坦然接過韁繩，向鈕柔兒點點頭，便牽着坐騎緩緩步下山去。

待離開少林百丈以外，他們才躍上坐騎上，放轡急馳，一口氣馳出十里，韁繩一收，讓馬匹緩緩前行。

鈕柔兒向英羽瞥了一眼，忽地噗哧一聲笑了起來，英羽一呆道：「妳笑什麼？」

鈕柔兒道：「自己才多大一點年紀？居然老氣橫秋，向少林掌門教訓來了！」

英羽道：「這算不了甚麼，妳如果願意教訓他幾句，他還不是恭聆如儀。」

鈕柔兒噘嘴說道：「爲什麼？我又不是他的師叔！」

英羽道：「師嬸也是一樣，難道他還敢犯上不成！」

鈕柔兒嬌靨一紅道：「你原來也不是一個好人！」纖掌一提馬韁，揚鞭疾馳而去。

第四日的午後，他們到達了洛陽。

這人文薈萃的東都，已不再有昔日的繁榮的景象，披髮左衽，滿街胡語，這是安祿山沐猴而冠之後，對洛陽古都唯一的點綴。

英羽與鈕柔兒下榻於集賢客棧，在洛陽，這是一個達官貴人寄居的行台，他們要了相連的兩間上房，進過晚餐，便在英羽的房中閒聊着。

「大哥！明天怎麼辦？」

「明天？明天自然去尋找諫笑姑了。」

鈕柔兒道：「我知道，但洛陽如此之大，咱們到那兒去找？」

「這個……辦法是有，只怕妳不會贊同。」

「什麼辦法？你先說說看。」

「諫笑姑是一個老鴇子，咱們不妨……」

「不，辦法有的是，你爲什麼偏偏要去那些地方？分明……分明……」

英羽道：「怎麼着，我說妳不會贊同的吧？其實，到書寓走走有什麼要緊！妳幹嘛總要這麼大驚小怪的。」

「不，我說不行就是不行，打從今日起，你就別想拈花惹草，過那放蕩不羈的生活！」

「此話怎講？」

「這……咳，看來我是最最不幸之人了。」

「有人說，兩條裏腳布，丈夫猴上樹，四條裏腳布，荒草掩枯骨，那是說有一個妻子的人，就像鑽在樹上的猴子，失去他活動的自由，如果他有兩個妻子，那就死無葬身之地，只好拋骨荒草了，現在我……咳，咳……」

「現在你有了三個妻子，自然是最最不幸之人了！哼！不要臭美，我還沒有嫁給你呢！」

英羽哈哈一笑道：「那麼我不去書寓，妳總該答允嫁給我吧。」

鈕柔兒橫他一眼，接着嫣然一笑道：「你不怕成爲最最不幸之人麼？」

英羽道：「如是三房妻子就算最最不幸之人，皇上三宮六院，七十二妃，那該怎樣的算法？好啦，咱們不談這些，妳說還有什麼辦法。」

鈕柔兒道：「最可靠的是找段夫人，她是天驕幫的，諫笑姑只要來到洛陽，她必然知道諫笑姑的行蹤的。」

英羽劍眉一皺道：「她身在皇宮，豈是隨便能夠見到的。」

鈕柔兒道：「你不是認識安慶緒麼？託他探聽一下，我想不會有什麼困難的。」

英羽道：「好，就這麼辦。」

翌晨，他們早餐以後，就聯袂直奔晉王府。

在大燕帝國的小朝廷之中，安慶緒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晉王府邸，自然要門庭若市了。

但因爲時過早，還未到晉王會客時間，警衞森嚴的晉王府前，等候謁見之人還不算太多。

英羽領着鈕柔兒直奔府門，他不願在門外守候，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向着裏面就闖。

一片叱喝之聲，他們被十餘名警衞圍了起來，其中一名軍官模樣的大漢怒喝道：「你們是什麼人？擅闖王府，是活膩了不成！」

英羽微微一笑道：「在下英羽，與晉王是舊交，請閣下代爲傳報一聲。」

那軍官道：「不成，王爺午後才見客，你等會兒再來。」

英羽道：「不能通融一下麼？」

那軍官道：「不行。」

英羽道：「那麼我只好自己進去了。」

那軍官冷哼一聲道：「你不妨試試！」

英羽不再睬理，他牽着鈕柔兒的玉手，身形一晃，便向警衞之間錯身而過。

他們快得像一縷輕烟，逢隙就鑽，遇空就入，十幾名警衞，弄得大驚失色，只好吆喝着隨後追着來。

英鈕二人進入二廳，迎面碰着一名身材魁梧，像貌獰惡的大漢攔住去路，他身後跟着數十名勁裝之士，全是神色驃悍的胡人。

那面貌獰惡的大漢雙手握着兩柄光芒逼人的短刀，雙目一翻，向英羽叱喝一聲道：「你是誰？想做甚麼？」

英羽淡淡道：「在下英羽，想謁見晉王。」

那大漢嘿嘿一陣冷笑道：「擅闖王府，就該殺頭，你小子到閻羅殿去吧。」

語音甫落，一刀斜飛，刀風急捲，猛向英羽的脅下划來。

英羽見此人刀出如風，武功竟然不弱，他只攻出了一刀，必然還有更凌厲的後着，因而面含淺笑，凝立如山，對那划向脅下的短刀，根本就不予睬理。

英羽猜得不錯，那一刀他並未用老，此時雙臂一振，兩刀同時刺向英羽的前胸，來勢之猛，疾如閃電！

英羽哼了一聲，雙掌倏地一吐，以電光石火的度速，向那大漢的腕脈抓去，他使的是火中取栗空手入白刃的少林絕技，那大漢感到雙腕一麻，兩柄短刀已到了英羽的手中。

英羽不爲已甚，倒轉刀柄，將雙刀交給那大漢，道：「在下一時收手不及，兄台不要見怪。」

那大漢收起雙刀，長長一嘆道：「李豬兒會過不少英雄好漢，今天才算輸得心服口服，你當眞要見咱們王爺麼？你跟咱們王爺有些什麼淵源？」

英羽道：「在下與你們王爺兄弟相稱，你儘管去通報，我想他不會責怪你的。」

李豬兒啊了一聲道：「請英公子稍待，小的這就去稟告王爺。」

這位李豬兒雖是一位粗人，一身功力倒不含糊，而且他與安慶緒之間，似乎十分親近，看情形，

可能還是安慶緒的心腹。

約莫盞茶時分，安慶緒由內廳匆匆奔出，他一把抓着英羽搖撼着道：「兄弟，你終於來了，大哥幾乎派人翻轉了齊州的地皮……」

英羽打量一下這位大燕帝國的晉王，發覺他神色憔悴，眼泛紅絲，面頰不僅較往日消瘦，眉宇間還籠罩着一股積鬱，不由一怔道：「出了什麼事？大哥。」

安慶緒道：「兄弟，你先別急，咱們到裏面再談談。」

在一間守衞森嚴的密室，安慶緒令人擺上了一桌酒席。

他們在低斟淺酌的閒聊着，除了看守密門的李豬兒，任何人不得接近密室三丈以內。

酒過三巡，安慶緒才咳了一聲道：「大哥遭遇到十分可怕的困難，以致弄得魂不守舍，這位姑娘是誰？兄弟也不替我介紹一下。」

英羽道：「她叫鈕柔兒，江湖上稱她『紅粉羅剎』。」

安慶緒啊了一聲道：「原來是名震江湖的鈕女俠，幸會幸會。」

鈕柔兒斂衽一禮道：「江湖草莽不知禮數，請王爺不要見怪。」

安慶緒道：「好說，我與英兄弟情同骨肉，女俠與英兄弟自然是紅粉知己，咱們之間還有什麼客套的。」

英羽道：「大哥究竟發生了什麼困難？說出來咱們研究研究。」

安慶緒長長一嘆道：「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咱們如果一旦失敗，只怕求生亦不可得……」

英羽一驚道：「大哥何出此言？」

安慶緒道：「局面草創，人心未附，而以一隅之地與中原爭衡，其危難不下於抱薪救火，在如此危險艱苦關頭，竟然迷戀女色，拒絕忠告，小兄……咳，將死無葬身之地了！」

英羽面色微變，半晌做聲不得。

因爲安慶緒所提的問題太大了，他怎敢捲入那駭人的漩渦！至於迷戀女色，拒納忠言，必然是指安祿山了，疏不間親，在別人父子之間，他實在不便置啄。

安慶緒向英羽瞧了一眼，道：「兄弟！段夫人你是認識的了……」

英羽道：「聽說她是梅莊來的……」

安慶緒點頭道：「不錯，她叫金鎖子，但不姓金。」

英羽道：「如果是她，小弟自然識得。」

安慶緒道：「段夫人蠱惑家父舉兵謀反，更廣佈心腹，把持朝政，本朝一切軍國大計，幾乎都由她一言而決。」

英羽愕然道：「令尊也是一代人傑，竟被一個婦人玩弄於股掌之上？」

安慶緒一嘆道：「一個好色之徒，焉能逃出妖狐媚婦的陷阱！看來咱們不僅難以變家爲國，可能還要落個滅門之禍……」

英羽道：「大哥既有遠慮，也必然有了萬全的打算。」

安慶緒道：「目前勢成騎虎，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當務之急，是段夫人視小兄如眼中之釘，如何自保？請兄弟爲小兄指示一條迷津。」

英羽暗忖：「聞弦歌而知雅意，安慶緒雖然對當前態勢頗多憂慮，但並無改變現狀，放棄謀反之意，他心中當眞不安的，是如何掌握大燕帝國的實權，及繼承帝位問題的，那麼，如是能夠藉機擴大他們父子間的矛盾，也許可以毀掉這個暴虐的大燕帝國，縱然是有虧朋友之義，卻盡了大唐臣民的一份責任。」

他忖至此，遂微微一笑道：「大哥知道申生重耳之事麼，咱們何不採用重耳的故智！」

安慶緒道：「今日不同於往昔，小兄一旦離開洛陽，今後就永無掌握朝政的可能！」

英羽故意稍作沉思道：「那麼大哥只好效法唐太宗，延攬有爲之士，待機而動了。」

安慶緒一拍桌案道：「對，小兄就是如此想法，不過，段夫人武功奇高，她由梅莊帶來的兩名婢女，都有一身不凡的武功，一旦情勢有變，小兄屬下沒有一人能與她爲敵。」

英羽道：「大哥放心，這一點包在小弟身上就是。」

安慶緒道：「謝謝你，兄弟！小兄如有所成，願與你富貴相共。」

英羽微笑道：「大哥如此說法，是看輕小弟的了。」

安慶緒哈哈大笑道：「我說錯了，兄弟！小兄敬你一杯。」

英羽乾了一杯，道：「大哥！小弟還有一事相求於你。」

安慶緒道：「說吧，兄弟！只要小兄辦得到的，決不會說個不字。」

英羽道：「拙荊被海天禍水所擄，大哥是知道的了。」

安慶緒道：「知道，你在齊州，沒有找到弟妹麼？」

英羽道：「只找到了諫笑姑，卻差一點丟掉了

命。」

接着，他將前往齊州所經一切全部說出，道：「諫笑姑是天驕幫的重要份子，鴻運綢緞莊主武元直，與諫笑姑可能也大有牽連，後來據五殿閻羅說那海天禍水已來洛陽或長安，如果她當眞來到洛陽，我想段夫人必然知曉的。」

安慶緒眉頭一皺道：「諫笑姑如來洛陽，她不可能進入皇城，縱然段夫人當眞知曉，她也不會告訴小兄的，依小兄之見，求人不如求己，你覩往見段夫人，比小兄探聽還要有效得多。」

英羽知道安慶緒說的確屬實情，但對皇宮內院，他已有兩次經驗，不必說警衞如何森嚴，單說那連雲般的大厦，他就可能迷失方向，更不要說找人了。

安慶緒猜知他的顧慮，遂微微一笑道：「進入皇宮之事，我會替你安排的，你先在我這兒歇幾天再說。」

英羽無可奈何，只好聽憑安慶緒的安排，直到四日後的黃昏時分，安慶緒才向英羽一笑道：「好不容易等到家父另宿他處，現在，小兄就帶你進去吧。」

英羽換上一副小黃門的服式，跟隨安慶緒入宮，鈕柔兒就只得在晉王府中等待，她雖是不願，但也無可奈何。

當晚夜色晦暗，給予英羽方便不少，進入皇宮之後，安慶緒將他帶到鳳台，道：「兄弟！由此向西，經過御苑，就是段夫人居住的瑤章宮，那兒翠竹環繞，紅樓掩映，尋找並不困難，小兄只能送你到此，祝你馬到成功。」

英羽雙拳一抱道：「謝謝大哥，你請先回府，小弟一得確息，就會儘快趕回王府。」

安慶緒道：「好，兄弟自己小心。」

英羽道：「小弟知道。」轉身一躍，逕向御苑奔去。

洛陽京都，以名花馳譽全國，牡丹品種之盛，天下無出其右，他馳入御苑，卽聞到一陣陣沁人心脾的清香，雖然夜色幽黯，覩綫不佳，他仍能瞧到姚黃魏紫，美不勝收，令人如入山陰道上之感。

穿過御苑，便見竹影搖曳，幽篁細細，隱約間一片金碧輝煌的紅樓，聳立在那片幽篁之中，雖是星月無光，景色之美依然不可方物。

不過，那翠竹花圃之間，却有一隊隊勁裝武士梭巡往來，皇宮大內之中，戒備得如此嚴密，錯非叛變集團，此等情形是罕見的。

以英羽目前的功力，這般人他當然不會放在心上，瞅準一個落脚的所在，足尖輕點，枝葉不驚，便已越過那般武士，隱於一個蔭暗之處。

紅樓之中燭影搖紅，往來的宮女，由窗紙上隱約可見，他向四週打量一眼，身形一拔，一鶴冲天，貼身於一扇碧紗窗檻之旁。

蓮步細碎，水聲淙淙，由碧紗窗裏傳出，半晌之後……

「一淸……」

「奴婢在。」

「皇上今日是在蕭妃那兒麼？」

「是的，娘娘。」

「唉……妳去吧，我要歇息了。」

「奴婢遵旨。」

步履聲，簾鈎聲，房門開闔聲，响起一串連續的音响，但那位娘娘却仍然凝妝而坐，似乎半點也沒有移動一般。

英羽悄悄點穿碧紗，向室內運目瞧去，他並非意存輕薄，是要認淸室中主人，是不是就是那位段夫人「金鎖子」。

然而，這一瞧，他呆了，目光烱烱，再也收不回來。

一座梳妝枱前，坐着一個似曾相識的麗人，長髮如雲，桃腮含春，裹身的只是一件輕紗，雪肌玉膚，在明亮的燈光下一覽無遺。

她確是金鎖子，而且艷麗無比，也許美人出浴，益增嬌媚吧，但以安祿山對女人的見多識廣，他能够迷戀金鎖子，這個女人就決非等閒。

所幸英羽並沒有忘記他此來的目的，終於毅然收回目光，輕輕撥開窗門，像幽靈般飄了進去。

「參見娘娘……」

「啊！」

金鎖子如夢初醒，驚呼一聲站了起來。

英羽怕她驚動外人，忙繼續低聲說道：「我是英羽……」

金鎖子原是雙手環抱，掩護她那胸前的，此時她放下雙手，以一對驚喜得發光的美麗眸子，向英羽呆呆的凝視着。

如此一來，英羽倒弄得神情尷尬，再也不敢瞧她一眼，吶吶半晌，道：「妳好麼？娘娘。」

金鎖子沒有回答，却呼的一聲，縱入他的懷抱，兩片濕熱的櫻唇，像雨點一般印在英羽的面頰之上，那份如火熱情，使英羽大吃一驚。

他雙臂微微一振，一股暗勁將金鎖子震退三步，然後歉然道：「對不起，娘娘。」

金鎖子神色微怔，跟着櫻唇一撇，道：「好一個沒有良心的，現在才來找我，見了面還一點憐香惜玉也不會！」

英羽淡淡道：「娘娘言重了，在下一介草民，

怎敢做那犯上之事！」

金鎖子粉頰一寒，冷冷道：「那你是來做甚麼的？」

英羽道：「一來是探望故人，再者……」

金鎖子嬌媚的一笑，伸出白玉般的粉臂，挽着英羽併坐牙床之上，眉兒一挑，吹出一股懾人心魄的蘭麝之氣，道：「你還記得故人，總算還有一點心肝，說吧，那再者是什麼？」

英羽心中怔忡難安，有着如坐針氈之感，對女人，他並不陌生，但像目前的際遇，却是前所未見，只是有求於人，他不得不忍受下去。

他輕聲一咳，道：「在下想找諫笑姑……」

金鎖子撇了撇嘴，道：「你爲什麼不說找江采蘋？」

英羽心頭不禁一喜，說道：「妳知道江采蘋在那兒？」

金鎖子道：「當然知道，你找她做什麼？」

英羽道：「江采蘋是我的妻子，我當然要去找她。」

金鎖子一哼道：「據我所知，江采蘋是大唐皇朝的梅妃，唐玄宗李隆基的寵姬，自從你由上陽宮帶她逃走以後，唐室已責成孤烟門的高手陳元禮率領禁衞軍的鐵騎緝拿於你，如非咱們大燕帝國兵臨潼關，你英公子還能有立錐之地！」

英羽冷冷道：「世間一切，原本就是弱內強食，沒有甚麼道理好講的，咱們不談這些，妳只告訴我江采蘋在那兒我就感激不盡了。」

金鎖子冷冷道：「我告訴了你，有什麼好處？再說，江采蘋現在諫師伯的手中，洩露了她的行踪，按帮規，就得處死，你是我的什麼人？我要替你賣命！」

英羽與金鎖子不過是一個泛泛之交，他實在沒有要別人替他賣命的理由，因而他面色數變，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金鎖子媚眼如絲，向他睨了一眼，柔聲說道：「你如是能給我一點好處，我就豁出性命，也還值得的……」

英羽一嘆道：「妳要怎樣？」

金鎖子那溫香四溢的粉嫩胴體，向他緩緩的偎了過來，幽怨道：「公子！金鎖子就那麼不屑你一顧麼？」

此情此景，不必再作任何解釋，但英羽的內心，却像針刺一般在隱隱作痛。

以如此情形換得江采蘋的消息，他認爲是可恥的，雖然他曾經屈服於虢國夫人的石榴裙下，但她是鰥敷無夫，自不能與金鎖子相比，何況，他與安慶緒兄弟相稱，而金鎖子却是安慶緒庶母，不管他們是何等之人，他都不能做出紊亂人倫之事。

因此，他扶住金鎖子的酥肩，長長一嘆道：「我不是聖人，對女人也有着愛念，尤其像妳如此美麗的女人，縱然六慾皆絕，也會古井興波的，可是……唉……我却不得不辜負妳那一番愛意……」

金鎖子一楞道：「爲什麼？」

英羽道：「妳是有夫之婦，大燕皇上的夫人……除非……唉……」

金鎖子道：「除非怎樣？你說。」

英羽道：「除非妳是自由之身，否則咱們的歡好只得期諸來世……」

英羽不僅正義凜然，語氣之中，也決無轉圜餘地。

金鎖子知道她失敗了。她依到英羽的肩頭，嚶嚶的嬌啼着，良久，她仰起梨花帶雨般的粉頰，道：「公子……」

英羽道：「夫人有什麼指教？」

「你會忘掉我麼？」

「夫人的情意，在下當永銘心版。」

「你說如果我是自由之身，你就會……」

「是的，不過大燕聖武皇帝春秋鼎盛，雄武蓋世，英某只是一個江湖草莽罷了。」

「哼，一個不學無術，殘暴狡詐的胡兒而已，他也配做我的丈夫！」

「夫人！妳……」

「我……咳，咱們還是談談別的吧，找到江采蘋之後你作什麼打算？」

「先父是開鏢局的，我想重操舊業。」

「很好，那時也許我會去找你的。」

「可是，江采蘋她……」

「她跟諫師伯到長安去了，嗚珂曲後面有一個富戚典當就是她們落脚之處。」

「那麼！我走了，夫人保重。」

英羽呼的一聲站了起來，身形一轉，就待穿窗而出。

金鎖子一把抓着他的手腕，粉頸低垂，洒下兩行珠淚，道：「公子……」

她幽幽一嘆，接道：「奴家雖是殘花敗柳，但也不是一個輕賤之人……」

英羽道：「我知道，夫人……」

「那……你再瞧瞧我……」

「不，夫人！那會使英羽……咳，咳，難以自持……」

「唉，這麼說金鎖子當眞還有幾分姿色了。」

「是的，妳堪稱國色天香。」

「謝謝你，你走吧。」（未完待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劍王府新昇總管的麻金甲，在他離開劍王宮在鎭上指揮劍士採取行動之際，劍王元配夫人葛淑芸驀地到來，以他與劍王三娘有曖昧事要脅他往一小客棧幽會，他被迫取銷了當晚的行動而往小客棧赴約，那晚，他用一種很好的辦法使葛淑芸在毫無痛苦中死去，這使得和三娘的勾搭再不會爲人所洩，但在他離開小客棧時突地想起這小客棧四週均有劍王宮劍士放哨，他的行踪定已落在放哨者的眼中，這會揭露出葛淑芸的死因和追尋兇手的綫索，因此他又用計賺那放哨劍士進房予以殺害，更佈置成像天殺星殺人的特徵——

七星圖捧月　仙子險蒙塵

大方客棧對面，停着很多馬車。

整個長安城中，沒有那一家客棧前面會停放這麼多的馬車；因爲每一個趕車的都知道，要想生意好，要想賺大錢，就必須將馬車停於大方客棧的前面。

只要是大方客棧走出來的客人，坐車子從不問價錢。

「大方客棧」！

大方的客人才住大方客棧，住大方客棧的客人一定大方——這幾乎已經成了一條鐵律。

×　　×　　×

瞧！又一個大方的客人從大方客棧走出來了！

這名客人一出客棧大門，馬上就引起了那些馬車伕的注意；長安城中的公子哥兒，他們見得太多太多了，但他們顯然尚是第一次在公子哥兒中見到這樣俊秀的人品！

這位公子哥兒引人注目的地方，並不是靠着一身華貴的服飾。

因爲這位公子哥兒的一身衣着根本就談不上華貴。

他穿的只是一襲極其普通的銀色狐裘，這件狐裘的質地，似乎還不及他身後那兩名書童身上的來得貴重。

這位公子哥兒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靈活而清湛的眼神，以及從他週身所散發出來的一股無形的高貴氣質。

客棧裏陪送出來的伙計，竟達三名之多，每個

伙計臉上，都掛滿了笑容。

只要看看此刻三名伙計臉上那種可圈可點的笑容，就知道這名年輕的貴客，在結帳時除去房錢之外，給的小費多到什麼程度了！

這時那些馬車伕都忍不住以妒羡的眼光，一致轉頭朝今天排頭的那名馬車伕人望了過去。

今天排頭的馬車伕名叫姜回回。

姜回回是個老實人，也是個有名孝子；大家平日都很敬重他，但因爲他人太老實，有時大家也會拿他開開玩笑。

就在剛才，大家還取笑他說：老姜今天輪到排頭，一定撈不着好油水！

這雖然是開玩笑的話，但多多少少，也有點道理。

大方客棧裏住的雖說都是上等客人，但在上等客人之中，還是有分別的。

像這種天氣，凡是眞正有錢而又懂得享受的闊大爺，即使需要趕路，也不會出門太早。

如果一大早就急着上路，這個客人一定精於算計，因爲只有早一點出門，路上才不會錯過宿頭。

一個精於算計的客人，就算他出手很大方，也總有個限度。

閉起眼來賞銀子的，絕不是這種客人。

姜回回人儘管老實，趕車方面的經驗，却並不比別人差，他知道別人取笑他的道理，確是實情，所以當別人取笑他時，他一句話也沒有，只裝出生氣的樣子，將面孔掉向一邊，來個不理不睬。

沒有想到，事實上恰恰相反，今天第一個出棧的客人，竟是一個最闊氣的客人！

姜回回高高興興的將馬車駛走了。

× × ×

天空中仍在下雪。

官道上行人稀少。

因爲路面上多了一層積雪，馬車行駛得不較平日平穩，姜回回坐在車座上，腰幹挺得畢直的，一面欣賞着大道兩邊的雪景，一面輕輕而愉快地吹着口哨。

車廂中不時傳送出一陣陣細碎的笑語。

天空中飄舞着雪花，大地一片銀白，一輛馬車行駛在行人稀少的官道上，乘客心情歡娛，趕車的吹着口哨，想想這該是一幅多麼生動的圖畫！

× × ×

刷！

刷！

刷！

當馬車彎入一道山時，兩邊的林木中，突如飛一般，接連竄出七八條人影。

馬兒受驚，前蹄並舉，希聿聿一聲長嘶，幾乎將馬車掀翻。

還好姜回回是個駕車的老手，適時發出一聲帶有撫慰性的輕叱，才沒使車輛顛覆。

只可惜這個姜回回雖是駕車的老手，却並不是一名會武功的武林高手。

就在他將馬車穩住的一刹那，他的左邊腰眼上，已經抵上一支明亮而冰冷的劍尖！

那蒙面人扭頭向身後另一人問道：「要不要先將這斷打發上路？」

另一個像首領模樣的蒙面人手一揮道：「點上穴道，暫且擱去一邊，等會兒還有用他之處。」

姜回回已嚇得面無人色，呆在那裏就像一個木頭人，那蒙面人一點沒費手脚，就將他點上穴道，如擯一袋米似的，遠遠摔去一邊。

車廂中的那位貴公子似乎還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這時只見他掀開隔板，湊在車窗口問道：「車老大，你在跟誰說話？」

車座上那裏還有車老大的人影子？

他看到的是兩雙閃閃發光的眼睛。

貴公子微微一怔，雖然極感意外，但臉上却並未露出駭怕的神情。

他將攔在車前的那兩名蒙面人上上下下仔細打量了兩眼，然後以非常平靜的語氣問道：「朋友們攔住這輛馬車，意欲何爲？」

兩名蒙面人忽然一聲不響，分向兩邊退去。

接着出現一名像首領模樣的蒙面人，在現身的八名蒙面人之中，就只有此人手上沒有兵刃。

這人身材並不如何高大，但在舉手投足之際，却另有一股說不出的威嚴氣派。

他從容不迫地走去馬車前面，雙拳一抱道：「在下奉了敝東家的命令，請蕭掌門人返駕有事相商，敝東家是誰，蕭掌門人應該明白。」

百媚仙子蕭妙姬見對方一口便道出了自己的身份，對方口中的東家是誰，她焉有不明白之理。

她目光閃動了一下，又問道：「閣下在劍王宮中的身份可否先行見告？」

蒙面人微微欠身道：「在下蒙敝東家賞識，新近剛由西席調職總管。」

蕭妙姬哦了一聲，隔了片刻，才又問道：「其餘的那幾位掌門人，他們在出宮之後，是不是也受到了同一方式的邀請？」

蒙面人輕輕咳了一聲道：「這個……在下……不怎麼淸楚。依在下猜測，可能只是一小部份。」

蕭妙姬緊接着道：「如果我不願意接受這種邀

請，又當如何？」

蒙面人道：「我希望蕭掌門人這樣說只是爲了想探探在下的口氣，並非眞的誠心拒絕。」

蕭妙姬道：「如果眞的拒絕了呢？」

蒙面人道：「如果掌門人堅持己見，我只能說我不希望發生這種事。」

蕭妙姬冷笑了一聲道：「你說對了，這種事本來就不該發生。嘿嘿！堂堂一代武林領袖，想不到竟是一個下作而又無恥的小人！」

蒙面人沉聲道：「請掌門人……」

卜一聲，隔板突然放落！

接着是一片出奇的平靜。

圍在馬車四週的七名蒙面人，不約而同的分別向後退出一步，每個人都將寶劍握得緊緊的，雙目凝注着馬車兩邊的車門，屏息以待。

他們雖然都是劍王宮中的紅衣劍士和錦衣劍士，而且又是佔着八對一的絕對優勢，但他們仍然不敢有絲毫大意。

因爲他們知道小妞兒用的也是寶劍。

而最重要的是，今天小妞兒的那口劍可以當劍使用，他們的劍却不能。只要小妞兒高興，她的劍能在他們身上戳幾個窟窿，就會戮上幾個窟窿，小妞兒一定不會客氣。

他們的劍呢？他們的劍只能作護身之用！

因爲劍王要的是活口。

劍王要的，不但是一名活口，而且要的是一名不能帶有一絲絲傷痕的活口！

所以，他們這七口劍，唯一的用處，就是用來對付小妞兒的那支劍。

他們如果於無意之中在那小妞兒身上劃下一道傷口，即無異在自己身上劃下一道傷口。

沒有人歡喜用自己的劍在自己身上劃上傷口。

左邊的車門，突然打開，一條矯捷的身形，隨之疾射而出！

守在左邊車門外面的兩名劍士，一個叫曾止戈，一個叫井桐秋。

前者是紅衣劍士，後者爲錦衣劍士。

兩人一見百媚仙子現身，閃目看淸之下，不由得暗暗叫苦不迭。

原來百媚仙子這時不但已換了一身乾淨利落的女裝，而且拿在手中的，竟是一把只有尺五左右的短劍。

使劍的人都知道，兵刃是一寸長一寸强，尤其是以砍掃劈刺爲主的刀和劍。

一個人如在輕功和身法方面沒有特殊的造詣，而兵刃的長度又不及對方，將絕對無法佔得上風。

如今這位美艷如花的黃山掌門人竟欲以一口短劍來對付他們七口長劍，可說只有一個解釋。

她顯然已將生死置之度外。

在交手時，她必然是採取只攻不守的戰畧，能拚倒幾個，就算幾個！

這種情形下，也可以說誰首當其衝誰就倒霉！

銀星一點，首先奔向紅衣劍士曾止戈。

曾止戈沒有選擇，只有後退。

他知道揮劍格阻亦無法攔當百媚仙子的來勢，對方的那口寶劍太短了，他的劍揮出去，也許能傷着對方的身體，但絕接不着對方的寶劍。

另一邊的那名錦衣劍士井桐秋竟忍不住發出微微一笑。

因爲曾止戈退得太急，情形顯得相當狼狽，這使他不期而然生出一股優越感。

這股優越感阻止他對這位同僚及時加以支援。

因爲他是一名錦衣劍士！

這是一個觀察敵人出手路數的好機會，底下就要輪到他了，他要爲所有的錦衣劍士，在新總管面前樹立一個好榜樣。

他已看出這妞兒是在情急拚命，在劍術上的火候，並無出奇之處。

他相信若以手中寶劍發出誘招，趁機施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一舉拿下這妞兒並非難事。

百媚仙子一劍逼退紅衣劍士曾止戈，去勢一頓，猝然轉身！！

她像剛才那樣，身形頓而復起，又向另一邊的那名錦衣劍士井桐秋撲過去！

井桐秋屹然而立，面罩後面的兩眼中，浮露出一片傲岸的笑意。

他已算定百媚仙子會有這一着，而他也早已籌定應付之策。

百媚仙子見敵人不閃不讓，手中短劍立即化虛爲實，突以一式仙人指路如蛇信般電疾吐出。

劍尖指去之處，正是井桐秋的心胸要害！

井桐秋不慌不忙，左脚往後挪移半步，上身微微後仰，劍交左手，向上一格，然後趁勢探出右手，向百媚仙子腰際駢指點去！

這是非常厲害的一着。

因爲百媚仙子已擺明了準備與敵玉石俱焚，出手劍式，已經用老，即使發覺敵人的計謀，也只有個化解的方法，那就是將手中之短劍化刺爲砍，沉下劍尖，改砍敵人伸出來的手腕，然後趁敵人抽回手腕之際，繼續前衝。

她如果這樣做，便正好落入井桐秋的圈套。

那時他只須一個繞轉，就不難轉到她的身後；他只要取得這樣一個機會，就是奇功一件。

只可惜百媚仙子並沒有這樣做。

他忘了百媚仙子年事雖輕，畢竟是一代掌門人，黃山一派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上一代的掌門人黃山藥叟蕭千峯，更是奇人中的奇人，如果這小妞兒不足托以重任，以黃山藥叟的心胸，他一定將掌門一職傳給別的弟子了。

只見銀光一閃，百媚仙子的那口短劍，突然脫手飛出！

井桐秋顯然沒有算到這一着。

高手交鋒，有如奕棋。

在通常的情形之下，要想知道對方下一步的應手，最好的方法便是爲對方想一想。

如果換了自己，這一手該怎麼應？

井桐秋當然懂得這個道理。

所以，他在小妞兒出手之前，就已經通盤的計算過了。

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小妞兒會突然出這手。以兵刃當着暗器使用，並算不了什麼新奇的手法，一個人到了情急拚命的時候，往往只要是能夠抓得着東西，都會拿起來當暗器向敵人投擲過去，更不用說是手中現成的兵刃了。

問題就全出在他覺得小妞兒還沒有到孤注一擲的時候。

他們這邊的七名劍士一個也沒有受到損傷，小妞兒若想保住一身清白，就全仗着手中的一口短劍。在還沒有明顯的處於下風之前，小妞兒又怎會輕易地讓短劍脫手呢？

他想不通。

當他向後倒下去時，雙目中布滿了迷惑的神情，似乎在咽下最後一口氣之前，他仍在思索着這個問題……

百媚仙子並沒有趕過去拔出插在敵人咽喉上的那口短劍以便繼續使用，因爲時間已不容許她這樣做。

她知道剛才被她一劍迫退的那名劍士，已自她身後悄悄掩襲過來。

這並不是一種預感。她能發覺這一點，理由非常簡單，因爲她是一個女孩子！

女孩子都愛美，愛美的女孩子都喜歡照鏡子。

男孩子有時也照鏡子，但男孩子照鏡子時，只能在鏡子中看到自己的面孔，女孩子卻能利用另一面小鏡子，只須左右輕輕閃幌一下，便能連腦後的一根亂髮，都會不費事的找出來。

現在四週的五名劍士，便是五面最好的鏡子。

她已從其中一面鏡子中看到了危機。

但是，她也知道，不論危機多麼迫切，她的手上決不能沒有一口劍。

所以，她雖然沒有時間去取回敵人咽喉上那口自己的劍，卻可以將敵人那口劍拿來使用。

那口劍仍然握在井桐秋的手上，不過五指已經鬆開，百媚仙子足尖一挑，那口劍已抄入了手中。

她沒有擺出轉身迎敵的姿態，她採取的，仍是老方法。

唯一的不同之處，是這一次的寶劍，係自肩上向後飛出，等手中寶劍出手，她才迅速轉過身去。

她剛好趕上看到自己這一劍的成果。

那名紅衣劍士曾干戈大概想以手中寶劍去撥開那口飛來的劍，只是慢了一步。

兩口長劍，在他胸口交叉成一個不規則的十字，這個十字似有千鈞之重，正壓着他向後慢慢倒下去！

除了那位麻總管，七名劍士現在只剩下五名。

連折兩名劍士並沒有激起這位新總管的怒火。他覺得五名劍士對眼前這妞兒來說，仍是一個有利的多數！

只要能達到生擒的目的，即使七名劍士通統死光，也不會損及他在這件事務的功勞。

同時，這七名劍士即使能活下來，他知道他們也不會活得太久。因爲他非常了解劍王的脾氣；劍王樣樣都好，慷慨，寬厚，待人熱忱——就是不歡喜別人知道他太多的秘密！

所以他仍然站在那裏，動也沒有動一下。

這時，馬車另一邊的兩名劍士，經過一陣低聲交談，似乎已取得一項兩人都感滿意的默契，只見兩人雙肩微幌，突然雙雙騰身而起。

從這兩名劍士向下撲落的姿態看來，兩人之中，顯然已決定由一人作爲誘餌，而由另一在百媚仙子發出劍招之際，攻其不備，趁虛而入！

麻總管點點頭，眼中露出笑意。

適才當百媚仙子向紅衣劍士曾干戈揮劍攻擊時，那位錦衣劍士井桐秋如不袖手旁觀，說不定百媚仙子早給拿下了。

但他並沒有及時加以糾正。

他不希望爲了爭取時間，而使眼前這個很有可能成爲劍王第八位夫人的小妞兒留下惡劣印象。

他有的是時間。

時間自然會爲他解決這個問題。

只是這位大總管眼中的笑意，僅如曇花一現，剛剛浮起，旋即消失。

就在那兩名劍士自半空中成燕尾剪水式向下撲落之際，颼！颼！兩聲破空輕響，突如穿雲驚電般自車廂中射出兩支亮銀七首。

兩支七首，不偏不倚，全都射入兩人雙眉夾心

處！

兩人同時發出一聲慘嚎，接着便像中了箭的大雁似的，翻翻滾滾的從空中摔了下來。

五名劍士，又去了兩個！

餘下的三名劍士，再也忍耐不住了。

把守車後的那名劍士突然厲聲道：「胡師父，錢師父，你們聯手對付這騷娘兒，車子裏的兩個小賤人，我來收拾！」

他不等胡，錢兩人有所表示，手中長劍一擺，第一個先向馬車撲了過去。

另外的那兩名劍士並沒有馬上動手。

兩人掉轉面孔，以詢問的眼光，齊向麻總管望過去，麻總管搖搖頭，對兩人將要採取的手段，顯然不表同意。

兩人一見總管搖頭，忽然雙雙還劍入鞘。胡姓劍士從靴統中取出一對判官筆，錢姓劍士則自腰間撤下一條牛筋軟鞭。

百媚仙子見敵人捨劍不用，忽然換上這樣兩件兵刃，芳容不禁微微一變。

因爲這兩件兵刃，都對刀劍不利，尤其後者之牛筋軟鞭，更是刀劍之類的最大剋星。

由於兩名劍士更換兵刃所帶來的緊張氣氛，大家似乎已將首先發難，向馬車撲去的那名劍士忘去一邊。

從車後向馬車撲去的那名劍士，在手中長劍即將觸及車廂的那一瞬間，像是風濕病突然發作一般，雙膝一軟，整個身軀向前俯伏下去，劍仍緊緊握在手上，但身子卻沒有再動一下。

車廂中跟着探出兩張秀美的面孔，兩張秀麗的面孔上都布滿了疑訝之色。

兩婢四下張望，似乎想找出那個暗中助了她們一臂之力的神祕人物來，但車後路上，靜悄悄的一片，那有半個人影？

同一時候，馬車前面的百媚仙子蕭妙姬，已漸漸陷入極端不利的苦持局面。

她先前的那種戰術，再也用不上了。

現在的這兩名劍士，身手全都不俗，而且兩人因爲有了前車之鑑，這時全抱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穩當策畧。

兩人或前或後，忽左忽右，稍沾即退，身形飄忽，如走馬燈一般，穿梭來往輪番出手，決不容百媚仙子有拚命的機會。

百媚仙子若仍想像剛才那樣以寶劍脫手取勝，即使能傷得了兩名敵人中的一個，她本身也將不免爲另一名敵人所趁。

如果她不願遭敵人生擒，就只有繼續咬牙支持下去，直到再也支持不住時，再以自刎以求了結。

× × ×

雪又下大了，天色也跟着暗了下來。

百媚仙子忽然踉跟着奔向馬車。

她渾身已爲汗水濕透，臉色蒼白，呼吸喘促，她一手扶着車門，一面橫劍以待，一面向車中斷續地道：「你們……兩個死丫頭……怎……怎……麼這樣笨？快……快跑呀！能……能跑掉……一個……也好……」

兩婢低垂着頭，雙肩抽搐，淚如斷線，誰也沒有開口，誰也沒有移動一下身子。

這兩個丫頭，一個叫小鳳，一個叫小篤，非但生得姿色娟秀動人，年紀也都比百媚仙子小不了幾歲。

她們在名義上雖然只是兩名伺婢，但是百媚仙子一直都將她們當作親生妹妹一般看待，平日裏共衣共食，行起坐臥，影形不離，可以說是從沒有分過彼此。

這時儘管她們都明白女主人要她們逃命，甚至希望兩人之中那怕只能跑掉一個的弦外之音。

可是，她們畢竟只是兩名涉世未深的女孩兒家，處在這種生離死別的關頭，試問她們又怎忍得下心來，只顧了自己逃命，而留下她們有如親姊姊的女主人？

胡姓劍士和錢姓劍士眼看主婢三人已成網中之魚，全禁不住在雙目中浮起一抹會心的笑意。

兩人這時均將兵刃交去左手，分別自懷中摸出一顆飛蝗石，悄悄扣在右手掌心裏。

然後，兩人身形散開，採包抄之姿式，一步步地戒備着向馬車緩緩迫了過去。

現在，他們就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了。

那就是當百媚仙子最後迎着自己的咽喉舉起寶劍時，他們必須要以掌心中的這兩顆飛蝗石，正確無誤地使對方的寶劍失去準頭！

就在兩人剛剛開始向前移步之際，那位隔岸觀火姿態遠遠站在一邊的麻總管，兩眼中忽然出現一種罕見的奇特神色。

不知道他是突然發現了什麼，還是突然想起了什麼，只見他隱藏在紗罩後面的那一雙眼睛，突然間瞪得又大又圓。

怪就怪在那一雙眼睛雖然瞪得大大的，但瞳孔卻如兩盞燈油行將耗盡，光亮逐漸轉爲暗綠的燈頭，在不停的往起收縮。

他突然揮手高喝道：「這邊你們暫且別管，先去車後看看朱師父！」

馬車後面，被喊作朱師父的那名劍士，身上已經覆蓋了一層薄薄的雪花。

（未完待續）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婉蓉等正圖覬獲自達摩下院中的藏寶圖，發覺敵人已到，劉婉蓉忙把圖中最重要的一角撕去，敵人首先現身的是飛刀王吳勝，鐵夢秋施展身劍合一劍術斷其一臂，縱之使去，敵人繼之而來的是十大毒人，各持毒筒把劉婉蓉等圍住，隨之紫天君來到，劉婉蓉願交出藏寶圖以息干戈，紫天君尋寶心切，應允取圖撤圍，劉婉蓉等脫圍後疾馳而去，紫天君傳令着人追踪後，單獨一人走至一處密林中的一座破廟，要殺負傷的吳勝，吳勝哀告無效，悍然怒吼說是不甘束手待斃——

兎死狗烹狐悲類　貪婪之念人同心

紫天君道：「這個，我也想到了。」

吳勝左手一探腰間，拔出了兩柄飛刀，冷冷的說道：「來吧！既然我一定要死了，我不在乎如何一個死法。」

紫天君道：「好，我要你死的瞑目，你放飛刀吧！」

吳勝緩緩舉起左手，五指挾着四把飛刀。

他號稱飛刀王，飛刀之技，自有過人之處，以紫天君的功力，也不敢等閑視之。

但見吳勝手指彈動，兩把飛刀破空而出，襲向紫天君的前胸。

紫天君冷笑一聲，右手袍袖一拂，一股勁力湧出。

兩柄飛刀，無聲無息的消失了踪影。

就這一剎時光，突然紅光迸射，吳勝的身體搖了兩搖，倒摔在地上。

凝目望去，只見吳勝的前胸要害處，揷着兩柄飛刀，直沒及柄。

原來，他打出兩把飛刀，只是分散那紫天君的注意力，以求自絕得逞。

紫天君望望吳勝，身軀還在微微的顫動，冷笑一聲，道：「你怕受活罪麼？」

左手揮彈，兩道藍芒閃動，就在吳勝的屍體上，熊熊的燃燒起來。

紫天君却疾躍出廟，身形一閃而沒。

不知是巧合呢？還是人有意的安排，就在紫天君離開不久，三條人影，撲到了小廟前面。

毒火燒焦的屍體味道，仍然無法阻止三人，撲入了廟中。

三個人六道目光，同時投注在那毒火燃燒的屍體之上。

來的是百劍王冷綸和鬼爪王彭天，另外是紫天君最寵愛的三弟子龐通。

鬼爪王彭天隔空一揚右手，暗勁湧出，輕輕撥轉那燃燒焦了的屍體，冷冷的哼了一聲道：「是吳勝，飛刀王，替天君立過無數汗馬功勞的吳勝。」

百劍王冷綸突然一閃身，攔住了廟門，道：「龐兄，吳勝死在了什麼人的手中。」

龐通冷冷的說道：「你沒有長眼睛麼？自己不會瞧瞧，他死在家師的冷燐毒火之下。」

彭天道：「龐兄，瞧到胸上那兩把飛刀麼？」

龐通點點頭，道：「瞧到了，那是他自己的飛刀。」

冷綸道：「不知他何以把自己用的飛刀，揷在前胸之上。」

龐通木然的站着，默不作聲。

彭天道：「我們來算算老兵的死法，天君逼他自絕，然後，又用毒火燒他。」

冷綸凄涼一笑，道：「彭兄，你知道唇亡齒寒這句話麼？」

彭天道：「看到了老兵的下場，的是叫人寒心的很。」

龐通長長吁一口氣，道：「這地方不宜久留，家師可能隨時回來。」

冷綸聽得一怔，道：「怎麼，你們師徒早已設好了圈套，誘我和彭兄上當麼？」

龐通笑一笑，道：「如果家師眞的來了，兩位可有信心能活着出去麼？」

鬼爪王彭天打了一個冷顫，道：「龐兄，如是天君來的晚了一步，龐兄可能會先我死一步了。」

百劍王冷綸肅然的站着，右手握在長劍的劍柄上，左手五指却按在腰間的短劍上。

他有十二支精心打造，鋒利無比的短劍，像暗器一樣，揷在一道很寬的皮帶上，圍在腰裏。

鬼爪王揚起了右手，口中緩緩的說道：「龐通，你算過沒有，我和冷兄，合力出擊，你能躲過幾招。」

龐通又笑笑，道：「百劍王，鬼爪王合力出擊，那該不會給人過三招的機會。」

彭天冷冷的道：「你很精明，但你沒有機會了，天君已來不及救他愛徒了。」

龐通道：「不錯，你們有殺死我的機會，可惜的是，你們不敢殺我。」

彭天冷笑道：「爲什麼？」

龐通道：「因爲，你們不敢背叛天君，你們知道殺了我，你們將付出什麼代價。」

彭天道：「你錯了，龐通，你不該帶我們來這裏，不該讓我們看到吳勝的死，如若我們知道自己也會和吳勝一樣要死時，我們就要先收回一點本錢，也許天君眞的收到了寶圖，所以——」

龐通冷漠的接道：「人總有覺悟的一天，吳勝的死，給你們很大的啓示。」

彭天道：「你實在很聰明，似乎是想到的比我們更多一些，但人都有一個最大的缺點，看別人很清楚，自己的事，反而有些糊塗了，你也是這樣的人，所以，你要先我們死亡。」

一直望着龐通的冷綸，突然揷口道：「老彭，他不是龐通。」

彭天一怔，道：「爲什麼？」

冷綸道：「他不該笑的，龐通一向不笑，而且他笑起來，可以使人瞧出他戴着面具。」

龐通緩緩取下了人皮面具，道：「冷兄，果然是細心的很。」

彭天幾乎不相信自己，失聲道：「是你，葛玉郎。」

葛玉郎熟練的戴上面具，道：「人，總是要求生存的，是麼？我比諸位早覺悟了一些時間，紫天君不喜歡太有才智的人，他發覺有人太聰明，就設法先殺了他，我早就明白了，所以準備了這一幅面具。」

冷綸道：「眞的龐通呢？」

葛玉郎道：「死了，死在開封府，鐵夢秋的劍法，快的像閃電一樣，所以，龐通死的沒有留下一點痕跡，龐通是一位極端精明的人，只要他死的慢一些，他就能傳出死亡的消息。」

彭天緩緩放下舉起的右手，道：「你帶我們到這裏，究竟是什麼用意？」

葛玉郎道：「要你們看看吳勝，只因他爲紫天君拚命，斷了一條臂，所以，他就得死——」

彭天、冷綸對望了一眼，接道：「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以後，又該如何呢？」

葛玉郎道：「兩位已經知道我眞正的身份，如是兩位想加害我，只要洩漏一句話，就行了。」

冷綸道：「我們如有殺你之心，也不用和你說這多話了。」

葛玉郎道：「目下，兩位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背叛紫天君。」

彭天沉吟了一陣，道：「躲起來。」

葛玉郎冷然一笑，道：「躲！躲到那裏去？紫天君不會放過你們，正像不會放過吳勝一樣，那吳勝只是受了點傷，紫天君覺着他無能再和人動手了，所以，就殺了他。」

冷綸道：「如是我們和葛兄携手，又該如何呢？不是我冷某人長他人的威風，咱們三個人合起來，也不是紫天君的敵手。」

葛玉郎說道：「遇上了武功比我們高强的人時，我們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僞裝，我們不是紫天君的敵手，所以，只好不露聲色的等下去，等待機會。」

彭天皺皺眉頭，道：「紫天君心毒手辣，一旦知曉了我們有叛離之心，必會施用最殘酷的手段對付我們——」

葛玉郎接道：「可以不讓他知道，就像我現在一樣，常常守在他的身邊，他竟未發覺。」

彭天道：「把你的用心說出來，我們知道了，也好安心一些。」

葛玉郎道：「兩位最好不要知道，紫天君爲人，極是多疑，兩位如是心中有鬼，自然不會逃過他的雙目，所以，兩位仍然和往昔一樣，既不要特別的殷勤，也不要故意的逃避他，我相信，紫天君會向兩位解說，那百刀王吳勝死亡的事，兩位聽着，記在心中——」

語音一頓，接道：「如是機會來了，我自然會通知兩位。」

彭天問道：「你是和鐵夢秋他們那夥人聯手的麼？」

葛玉郎道：「就目下江湖而言，他們是唯一能夠對付紫天君的。」

冷綸道：「可是，我們傷過督帥的人，兩手血腥，只怕人家不肯見諒。」

葛玉郎道：「這個兩位可以放心，我葛玉郎在江湖上造孽之多，實不在兩位之下，但他們一樣善待於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邪之間，有着很大的不同。」

冷綸沉吟了一陣，說道：「好吧！就依葛兄之意。」

葛玉郎微微一笑，道：「兩位可以走了，咱們不能停在這裏。」

彭天、冷綸，齊齊對葛玉郎拱手作禮，轉身而去。

葛玉郎目睹兩人的身形遠去之後，才長長吁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道：「少去這兩位天王的忠誠，紫天君減去了不少實力。」

兩位天王的背影，極快消失。

葛玉郎的雙目中，泛現出一片輕快的神色，轉身疾奔而去。

且說紫天君處置過吳勝之後，便奔回一處農舍之中。

展開了手中的寶圖，仔細的查看。

這張圖很怪，第一眼看上去，似是非常像一張寶圖，上面很多處，都有着文字註解。

但如仔細的看過了，情勢就有些不同，竟然找不出任何藏寶之地。

紫天君迷惑了，派人去請了龐通。

葛玉郎挑撥了二天王，回到了住室中，襪子還未坐熱，紫天君派的人，已然到來相請。

他心中有些擔心，不知是露出了破綻，或是觸動了紫天君的疑心。

一進門，就瞧到紫天君把兩幅圖，都攤在桌子上面，臉上是一片迷惘之色。

葛玉郎緩步行了過去，低聲說道：「師父。」

紫天君嗯了一聲，道：「你過來瞧瞧這幅藏寶圖？」

葛玉郎道：「師父可瞧出了什麼？——」

紫天君搖搖頭，接道：「沒有，什麼也沒有瞧出來。」

葛玉郎仔細的看了那寶圖一眼，又望望攤在旁邊的牧羊圖，微微一皺眉頭，道：「這副示寶圖，可能是假的。」

紫天君微微一怔，道：「爲什麼？」

葛玉郎道：「因爲這圖上顯示的地方太多了，而且每一處都很明顯，那就是說，第一眼讓人瞧到時，就會生出一種錯覺，但如你仔細的瞧過了，覺出那裏都不太像。」

紫天君道：「嗯！你是越來越聰明了。」

葛玉郎道：「師父教導有方，弟子只不過是肯用心去學罷了。」

紫天君道：「照你的看法是——」

葛玉郎接道：「咱們上了那丫頭的當。」

紫天君道：「我也曾這麼想過，但這幅圖，又確是從達摩院中取出。」

葛玉郎沉吟了一陣，道：「不論那小丫頭如何詭詐，但她無法避開咱們的監視，只要他們有消息傳來，咱們立刻追踪。」

紫天君雙目盯注在葛玉郎的臉上，瞧了良久，道：「好！你立卽傳諭令下去，要他們隨時準備出發。」

應了一聲，行禮而退。

但他心中也已有所警覺，似乎是紫天君也對他有了懷疑。

再說劉婉蓉和宇文敬等，一路急趕，直奔向太行山。

鐵夢秋一面奔走，一面低聲對劉婉蓉說道：「師妹，達摩下院的那一幅示寶圖，是不是師父的手筆。」

劉婉蓉道：「不是，不過，師父在上面加添了一些東西。」

鐵夢秋道：「加添了一些圖案？」

劉婉蓉搖了搖頭，道：「不是，是寫的字，寫在那示寶圖的邊緣，寫的草書篆字，別人瞧到，也無法能弄得清楚。」

鐵夢秋道：「你跟師父的時間應該不會太久，但妳學的東西，却是比我多了不少。」

劉婉蓉笑一笑，道：「咱們是師兄妹，親如家人一樣，我也不和你客氣了。」

鐵夢秋道：「說的不錯，師妹有什麼指教，只管請說。」

劉婉蓉道：「你跟師父的時候，年紀很輕，所以，以學武功爲主，小妹這段時間，暗中觀察，師兄的武功，實已紮好了雄厚的基礎，單單武功而論，小妹難望師兄項背。」

鐵夢秋笑一笑，道：「照小兄的看法，師妹的劍招，並不在小兄之下，其他方面，那就非小兄能及了。」

劉婉蓉搖搖頭，道：「師兄武功紮實，將會隨着時間，日有進境，至於小妹，已是到此爲止了，只因師父，晚年心性有變，所以，咱們劍路，有些不同。」

宇文敬突然揷口說道：「兩位師父，可是鏢旗主人麼？」

鐵夢秋、劉婉蓉，相視一笑，默不作聲。

四個人，都有着上佳的輕功　一路行走，快速異常。

不一日，到了太行山下。

望着那延綿不絕，重峯林立的山勢，劉婉蓉不禁顰了顰一雙柳眉兒，說道：「老前輩，太行山你熟麼？」

宇文敬道：「太行山老夫倒是來過，但狂風峽却是從未聽過。」

鐵夢秋道：「顧名思意，那狂風峽中，定然是風勢極大。」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可是太行山太大了，千峯萬峽，如何一個找法呢？」

這時，幾人正停在一座入山路口，旁側一座山神廟，廟後是一棵大樹。

宇文敬道：「令師沒有說明那狂風峽的地理位置麼？」

劉婉蓉道：「沒有，除了太行山狂風峽三個字，再未有別的。」

很少開口的藍小月道：「咱們一行來，似有飛鴿追踪，小妹之意，咱們共入山內，把追踪引入岐途，再打聽狂風峽的下落。」

忽見一人，由山神廟中緩步而出，道：「在下知道那狂風峽在何處。」

只見那人年過花甲，老態龍鍾，而且有些微微的駝背。

鐵夢秋望了來人一眼，道：「太行駝叟。」

來人點頭一笑，說道：「不錯，老朽正是宋長志。」

鐵夢秋回顧了劉婉蓉一眼，道：「這人去過督帥府，說那牧羊圖，原本是他收藏。」

宋長志道：「一點不錯，那牧羊圖，原本由老朽收藏，却被偷了去，不知何以又輾轉落到督帥府中。」

劉婉蓉淡然一笑，道：「牧羊圖的來歷，似乎已不關重要，現在何人手中，才是關鍵。」

太行駝叟宋長志啊了一聲，道：「定然在諸位手中了。」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你錯了，圖在紫天君的手中，你如是自信能够奪得回來，那就只管出手去搶吧！」

宋長志輕輕咳了一聲，道：「老朽無能從紫天君手中搶到牧羊圖，而且，老朽也明白，那幅圖，並未直接的說出來藏寶之地，不過，老朽久年居住在太行山中，對此地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那狂風峽地勢險要，而且十分隱密，天候變化，更是莫可預測。如是沒有熟識的人，替諸位帶路，只怕諸位很難找到那狂風峽，縱然找到了，只怕也無法進去。」

劉婉蓉道：「閣下能够進去麼？」

宋長志道：「不錯，老朽久居太行山中，尤其是對那狂風峽中形勢，十分瞭解，不管諸位是否願意，只怕都需要老朽的幫助。」

劉婉蓉道：「那一定有條件了。」

宋長志笑一笑，道：「自然，重賞之下，才有勇夫，老朽如不爲些什麼？怎會甘心冒險，帶幾位去狂風峽呢？」

劉婉蓉道：「閣下高壽啊？」

宋長志一怔，道：「老朽六十三歲了。」

劉婉蓉道：「閣下身體很健朗，不知準備活多少年歲？」

宋長志道：「閻王不要命，小鬼不來拏，老朽就準備活它個一百多歲。」

劉婉蓉道：「人活百歲，也是難免一死，財富利祿，都無法帶入棺材。當年那聚集這批財寶的人，不知費去了多少精力，多少苦心，如今，他又能享受些什麼？」

宋長志沉吟了一陣，道：「姑娘舌燦蓮花，可惜說不服老朽。」

劉婉蓉道：「好吧！那你就說看什麼條件？」

宋長志道：「老朽也不是太過貪心的人，我只想取得那藏寶的十分之一。」

劉婉蓉冷漠一笑，道：「老前輩果然一點也不貪心——」

語音一頓，又道：「如是咱們不要你閣下帶路呢？」

搖搖頭，宋長志淡然一笑，道：「姑娘，那狂風峽是一處很奇怪的地方，顧名思義，姑娘就應該明白，那是一處充滿凶險的地方，如是姑娘吝惜那十分之一的藏寶，盲目涉險，只怕是得不償失。」

劉婉蓉道：「聽說，那牧幅羊圖，原本是你所有？」

宋長志道：「不錯，被人窃取，流失人間，才引起了這一場重大的風波。」

鐵夢秋道：「那時間，寶圖事未洩江湖，你又爲什麼不肯去取出藏寶。」

宋長志笑一笑，道：「這中間原因很多，一時也無法說的清楚……」

鐵夢秋冷笑一聲，道：「只怕你看不出那圖中的奧妙。」

宋長志笑一笑，道：「如是諸位執意不肯和我宋某人合作，我想自會有人和我聯手。」

藍小月道：「你可是想和紫天君合作麼？」

宋長志道：「如是別無選擇，在下也只好如此了。」

藍小月笑一笑，道：「宋先生，你有一件事，大概你心中比我們還要明白。」

宋長志臉色微變，道：「殺我滅口。」

藍小月道：「劉姑娘出身大家，鐵夢秋是仁俠之士，這位宇文先生，在江湖上德高望重，他們也許都做不出來，但我藍小月的出身不好，惹得我上了火，什麼事我都能够做的出來。」

宋長志搖搖道：「你不能隨便出手殺我。」

藍小月伸手拔劍，道：「我倒想試試看。」

宋長志神情肅然，道：「老夫已別有安排，殺我後，諸位將悔恨莫及，怕者不來，來者不善。」

宇文敬接口說道：「好！你就帶我們去狂風峽吧！」

宋長志一怔，道：「答應了我的條件麼？」

宇文敬道：「自然是答應了。」

宋長志目光轉動，掃掠了鐵夢秋等一眼，說道：「諸位都聽到，如是諸位不同意，現在可以開口了。」

沒有人理會他，也無人多看他一眼。

宇文敬淡然一笑，道：「宋兄，請帶路吧！他們不滿意你的訛詐，但他們又都是識大體的人，所以，心中雖然惱火，但却不得不屈服。」

宋長志笑一笑，道：「試時務者爲俊傑，現在，我帶你們去狂風峽去，到那裏，你們自然就會覺得付出十分之一的寶藏，並不寃枉。」

轉身向前行去。

鐵夢秋緊隨在宋長志的身後。

似乎是，鐵夢秋整個的人就充滿着殺氣，使得太行駝叟，有着一種不安的感覺，不時回過頭來，望着鐵夢秋。

翻越過數重山峯，宋長志在大岩旁停了下來，道：「咱們休息一會吧！」

以劉婉蓉等深厚的功力，連越數座峯頭之後，也有點疲累的感覺。當下分在巨岩四週，坐下來。

這是一道深谷，正處在一處懸崖之下。

經過了一陣越山奔走之後，羣豪都有着疲累的感覺，坐息了一陣，體能漸復。

劉婉蓉打量了四週的形勢一眼，道：「這是什麼地方，距離那狂風峽還有多遠？」

宋長志道：「這地方沒有名字，距離那狂風峽，還有五十里以上的行程。」

劉婉蓉暗暗吁一口氣，道：「現在已經是申時光景，咱們能不能够在天色入夜之前，趕到狂風峽去。」

宋長志霍然站起身子，道：「趕到狂風峽，夜色已經低垂，咱們也無法進去。」

劉婉蓉屈指算了一算，道：「今夜裏月色很好，咱們何不乘明月進入狂風峽中，一看究竟。」

宋長志搖搖頭，道：「不行，那狂風峽入夜之後，風勢最爲強烈，別說是人了，就是鳥獸，也無法在峽中存在。」

劉婉蓉道：「這麼說來，那狂風峽，峽如其名，風勢很大了。」

宋長志道：「不錯，狂風峽是很奇怪的地方，老朽去過一次，一般說來，白天的風勢很小，但太陽下山之後，就開始有風，夜愈深，風勢愈大，直到太陽升起時，風勢才逐漸的減弱。」

宇文敬大感興趣，霍然站起，道：「宋兄，那狂風峽可是一年四季如此麼？」（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拾三郎在一藥舖購買紫血竭療治毒傷，因而獲識擎天宮現任宮主的師叔百草先生公孫華陽，從他口中獲知了一項武林秘辛，當他正欲離去之際，褚薇薇適在此時走了進來，也是來購買紫血竭，奈紫血竭已爲拾三郎購去，拾三郎不忍見其傷心欲淚的可憐狀態，遂不念舊惡的慨然將紫血竭相贈，褚薇薇走後，公孫華陽要將獲得的六幅武功秘笈相贈，拾三郎拒不接受，公孫華陽見他堅決拒絕，遂向他說出秘圖武功乃昔年一位武林奇僧所遺，內藏多種神功，武林中人得一可稱最武林——

秘笈贈俠士　粉蝶遇花蜂

拾三郎道：「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性之必然，身爲武林中人，誰個不想有一身高絕蓋代的武學功力，誰個不想威震四海八荒，名揚宇內，稱最武林！」

公孫華陽點點頭道：「這話不錯，過去老朽也是這樣想，可是如今却不然了！」

拾三郎道：「那是爲什麼？」

公孫華陽道：「因爲老朽如今已發覺那只是一般人的人之常情，人性之必然，有些人則是超然的，是應該例外的！」

拾三郎星目一凝，問道：「那些人？」

公孫華陽正容道：「就是拾兄弟你！」

「我？」拾三郎突然揚聲哈哈一笑，道：「老人家，你錯了，我旣不超然，也不例外，我和一般人也沒有什麼兩樣！」

公孫華陽道：「那你爲何不要它？」

拾三郎神色淡漠地道：「老人家，還是請先說完你的理由吧！」

公孫華陽微點了點頭，道：「因爲這種武林武學『秘圖』，關係武林正邪刧運太大，也太以引人貪慾，如果落在正道俠義之士手裏，那還沒有什麼，萬一落入像『擎天宮主』和『黑鷹門主』那等心腸殘酷兇狠的惡魔手裏，參研習練成一身絕學功力，那還得了，勢必武林大亂，造成滔天殺刧！」

說至此處，語鋒畧頓地吁嘆了口氣，續道：「老朽不但雙腿殘斷，一身功力被廢，而且生命也是風燭殘年，老朽心中一直在廳堂望着能遇上一位適

當之人，將這六幅武學秘圖交給了他，免得落入一些邪道惡魔手裏，爲害武林！」

「哦！」拾三郎星目異采飛閃地道：「老人家這份佛心慈腸，實在令人敬佩！」

公孫華陽肅容說道：「拾兄弟，老朽不希望你敬佩，只希望你答應老朽，接受它！」

拾三郎默然沉思了刹那，點頭道：「好，我答應了，不過……」

語聲微頓，星目倏地一凝，問道：「老人家可有什麼條件沒有？」

公孫華陽想了想，搖搖頭道：「老朽的本意是有的，但是老朽現在已經改變了心意，沒有了。」

拾三郎道：「爲什麼？」

公孫華陽道：「老朽已經想通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拾三郎星目眨動地道：「那麼關於令愛，老人家難道也不……」

公孫華陽接口道：「小女如是福大命大，命裏不該遭刦，她自能脫出魔掌，她命裏要是該當遭刦，縱是神仙下凡也救不了她！」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何況老朽畧諳星相之學，小女容貌並非夭折之相，命中雖有魔難，但是並無大碍，終會逢凶化吉的！」

拾三郎沉思地道：「如果我自己願意以救出令愛作爲答謝老人家贈送『秘圖』的條件呢？」

公孫華陽神情淡漠地道：「那就是拾兄弟你自己的事情了。」

拾三郎倏然揚眉一笑道：「老人家，你好不厲害，這眞是六月裏的債還得快！」

公孫華陽道：「拾兄弟，這並不是老朽厲害，而是事實上，對拾兄弟你這樣的武林奇才，老朽是不該，也不敢提什麼條件，就如此，尚且費了這多口舌，要是有條件的話，只怕你早已掉頭不顧的走了！」

拾三郎淡漠地笑了笑，道：「老人家，是我的不對，我認錯，現在請把那『秘圖』拿出來吧！」

公孫華陽頷首一笑，目光轉望着靜立在一旁的駝背老人商四說道：「你去把我房裏壁上掛着的那幅『浮雲幽壑』圖拿來。」

商四恭應了一聲，邁步往後面走了進去。

公孫華陽忽又雙目一凝，注視着拾三郎問道：拾兄弟，今晚你將往何處？」

拾三郎道：「浪跡江湖，今東明西。」

公孫華陽問道：「你沒有一個固定的落腳地方麼？」

拾三郎搖搖頭道：「沒有。」

說話之間，駝背老人商四已經捧着一幅畫走了出來。

公孫華陽立即吩咐道：「把它交給拾兄弟。」

商四沒有說話，默默地把畫遞給了拾三郎，拾三郎接過畫，說了聲「謝謝。」

商四臉上毫無表情地道：「不用言謝，只要你不辜負我家主人的心意就好了。」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笑了笑沒有說話，在櫃枱上攤開畫，不由立即脫口讚道：「好筆法，畫得傳神極了！」

公孫華陽微微一笑，道：「糊亂塗鴉，竟獲拾兄弟謬讚，老朽的老臉紅了！」

語聲一落又起，解釋畫意地說道：「那地方是『仙霞嶺』，畫中的茅屋就是昔年老朽和妻女所居的『幽壑』，小女站立之處，也就是『秘圖』埋藏之所！」

拾三郎表示明白了地點了點頭，道：「謝謝老人家，也請老人家放心，我會好好保存這六幅『秘圖』，絕不讓它落入邪魔梟雄的手裏！」

說着隨手捲起了畫圖，推了推，又道：「此畫老人家若是認爲已經沒有保存的必要，就請把它燒了吧。」

公孫華陽微微一怔！問道：「怎麼！拾兄弟，你不要將它帶着麼？」

拾三郎微一搖頭道：「不必了，畫中地形我已經熟記心中了。」

話落，抱拳一拱作別，轉身舉步往外走去。

公孫華陽見狀，忙又揚聲喊道：「拾兄弟，拾兄弟！」

拾三郎再次停步回身，默默地注視着公孫華陽，沒有開口。

公孫華陽輕咳了一聲，道：「拾兄弟，你的毒傷……」

他話未說完，拾三郎已搖首接口說道：「不要緊，這點毒傷還要不了我的命！」

公孫華陽畧一沉思道：「老朽昔年承蒙一位武林奇人賜給了一顆『元陽丹』，據說對於治解陰寒劇毒極具奇效。」

說着伸手懷內取出了一隻小銀盒，便待揚手給拾三郎。

拾三郎連忙抬手連搖地道：「謝謝老人家，我用不着，『元陽丹』乃爲解毒聖藥，老人家還是留着以備萬一之需吧！」

公孫華陽臉容一正，道：「拾三郎，你還和老朽見外客氣的什麼？」

說話間，也不管拾三郎接受不接受地一擺手，把小銀盒朝拾三郎丟了過去。

拾三郎一見，只好伸手接住，說道：「老人家既是這麼說，我只好套句俗話：『恭敬不如從命』了。」

語聲一落又起，接道：「多承老人家垂愛，惠我良多，我也不說那什麼『感激，謝謝』俗氣話了，只請老人家安心等候佳音！」

「等候佳音」是什麼「佳音」？這話似乎令人有點不解，但是公孫華陽却有所會心的感激地雙手抱拳一拱，道：「老朽這裏先謝謝了！」

拾三郎微微一笑道：「老人家怎麼也俗氣客套起來了。」

語落，朝公孫華陽頷首地說了聲「再見」，轉身舉步瀟洒地走了出去。

這回公孫華陽沒有再開口說什麼，臉露笑容，目射異采的望着拾三郎那頎長的身形走出門外，拐了彎，這才心情輕鬆地深吁了口氣，自語地說道：「好高傲倔强的少年人！……」

駝背老人商四在旁眨了眨眼睛，突然低聲問道：「主人，您看他可靠麼？」

「嗯。」公孫華陽微一點頭，正容說道：「他一身傲骨，乃是言出必踐之人！」

語聲一頓，抬手指指櫃枱上的那幅「浮雲幽壑」畫，接道：「把那畫拿過來給我。」

商四應聲拿過了畫，公孫華陽接畫在手，立即毫不遲疑地撕毀了它，接着取出火石紙煤，燃着火，燒了。

× × ×

拾三郎走出了「蘇記」藥舖，沿着大街往西剛走了不遠，迎面急步匆忙地走來了一個少年精壯漢子，正是一臉忠厚老實之相的小虎兒。

小虎兒一見拾三郎，大眼睛頓然一亮，圓圓的臉孔上立刻現出了一片高興之色，咧着嘴唇笑說道：「拾爺，小虎兒可找着您了！」

拾三郎脚步一停，凝目問道：「小虎兒，你在找我？」

小虎兒點着腦袋道：「小虎兒已經找了您老半天，快要跑遍半個開封府了！」

拾三郎道：「有事麼？」

小虎兒道：「粱大叔要小虎兒找您，請您去他那兒。」

「哦。」拾三郎眨眨眼睛問道：「知道有什麼事情麼？」

小虎兒搖搖頭道：「粱大叔沒有說，只叫小虎兒找您，請您去他那兒。」

拾三郎眉鋒微皺了皺，又問道：「那個姓齊的，路上沒有發生什麼事吧？」

小虎兒道：「托您的福，他一路平安的到了家，還賞了小虎兒五十两銀子呢。」

拾三郎笑笑道：「那你得好好存着，討房媳婦兒了！」

小虎兒忽地一搖腦袋，道：「不！小虎兒可不想討什麼媳婦兒。」

拾三郎詫異地說道：「爲什麼？你不想成家立業麼？」

小虎兒眨動着大眼睛道：「拾爺，小虎兒心裏有句話想和您說，不知道您聽了會不會生氣？」

拾三郎笑了笑，道：「你心裏有什麼話，你說好了。」

小虎兒道：「您不會生氣麼？」

拾三郎搖搖了頭，道：「不會，你只管大胆的說好了。」

小虎兒忽然挺了挺胸脯，像是鼓足了勇氣般，臉色神情一片正然地說道：「小虎兒想請求您把小虎兒收在身邊，小虎兒跟着您，侍候您！」

拾三郎星目倏然一睜，光如電射攝人地，逼視着小虎兒，說道：「小虎兒，你怎麼會有這個想法的？」

小虎兒被他那如電攝人般的目光逼視得腦袋一垂，旋又鼓着勇氣的一抬，道：「因爲您人好，心腸好，武功又好，跟了您就不會得再受人欺負，也就不會再靠着那輛破大車吃飯受苦了！」

拾三郎神色冷漠地說道：「小虎兒，你很怕苦麼？」

小虎兒正容搖頭，說道：「不！小虎兒絕不怕苦，只要苦得有代價，苦得有出息，任是甚麼樣的苦，小虎兒也絕不怕，也絕不稍皺一下眉頭，稍哼一聲！」

拾三郎星目異采一閃，說道：「小虎兒，從現在起，不許你再叫我爺，要改叫我大哥，你明白了麼？」

小虎兒大眼睛一眨，道：「您可是已經答應讓小虎兒跟着您，侍候您了！」

拾三郎語音有着從未有過的溫和地道：「小虎兒，我也是個從小就失去了父母的孤兒，現在我就認你做我的兄弟！」

小虎兒一聽，不禁立刻高興得跳了起來道：「拾爺……不！大哥，小弟杜小虎這裏給您叩頭！」

說着，他竟然要往地上跪下，朝拾三郎叩頭行禮。

在行人往來熙攘的大街上，拾三郎怎會得讓他如此，疾地一伸手挽着他的胳膊，皺皺眉頭說道：「小虎，我不喜歡這一套，免了。」

杜小虎嘻嘻一笑道：「好，大哥既是不喜歡這

一套，小弟就聽大哥的，免了。」

拾三郎把手裏的鮫皮長袋往杜小虎面前一送，道：「小虎，替我拿着它，走吧。」

杜小虎接過鮫皮長袋往肩胛上一扛，問道：「大哥，去梁大叔那裏麼？」

拾三郎微一點頭，杜小虎立卽轉過身子大踏步在前帶路，直奔「大酒棚」。

×　×　×

拾三郎和杜小虎一跨進「大酒棚」，櫃枱裏的老賬房「鐵算盤」孟博才立刻站了起來，道：「拾相公，您回來了，敝東正在後院花廳，恭候您的大駕呢！」

「唔。」拾三郎神色淡漠地點了點頭，邁步帶着杜小虎往後走去。

「鐵算盤」孟博才突然揚聲喊叫道：「小虎兒，你！」

杜小虎停了步，回首問道：「孟老，叫我有話說？」

「鐵算盤」孟博才點頭道：「你在這裏喝壺酒歇息好了，別進去了。」

在杜小虎停步的同時，拾三郎立卽也停了步。

「鐵算盤」孟博才話音一落，拾三郎立時雙眉一揚，倏地轉過身軀，冷冷地道：「孟賬房，小虎他進去不得麼？」

「這……」孟博才神色一怔！乾笑地道：「拾相公，小虎兒他……」

拾三郎冷然截口道：「他怎麼樣，他是我的兄弟，我是他的大哥，我可以去的地方，他都可以去，誰要是看不起他，也就是看不起我，這話你明白了麼？」

梁鐵漢回到大酒棚，已把拾三郎夜來在「琉璃塔」前所顯露的身手告訴過孟博才，因此孟博才已知拾三郎是個身懷奇學，功力絕頂高不可測的武林高手。

因此，拾三郎這種語氣冷漠凌人，雖然聽得孟博才臉色微變，但是他却忍耐地乾笑了笑，點頭道：「小老兒明白了。」

拾三郎口中哼了一聲，轉向杜小虎說道：「小虎，走，跟我進去。」

×　×　×

後院花廳中，主人梁大豪正在陪着一位年約五旬開外的老耆閒聊着。

此人身着青袍，國字臉，長髯飄胸，雙眸精光灼灼，氣度威儀頗爲懾人，一望而知是位內功修爲精深的武林高手。在其身旁下首，靜坐着一位黑衣少女和一個脣紅齒白，眉清目秀，貌相聰慧，年約十一二歲的小男孩。

黑衣少女正是那「黑飛燕」趙玉倩，小男孩是她弟弟趙玉麟，青袍老者則是她爹爹「雙龍鏢局」的大局主——「龍飛劍客」趙正陽。

拾三郎剛一踏上花廳的石階，梁大豪已站起了他那半截鐵塔般的身體，熱情豪放地豪聲說道：「拾兄弟，你到那裏去了，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

說着，人已大踏步的走到花廳門口，伸出他蒲扇般的巨掌，一把握上了拾三郎的右臂，說道：「來！拾兄弟，我替你介紹介紹，這位是『龍飛劍客』趙正陽局主。」

他右掌中了「毒鷹指」力，整條右臂已經浮腫，梁鐵漢這一把握上他的右臂，立刻痛的他雙眉不由微微一皺，但是他乃是個個性十分强之人，連忙强忍着地朝趙正陽頷首爲禮的說道：「趙局主威震當今武林，在下久仰了。」

這時，趙正陽和趙玉倩姊弟都已離座站起，拾三郎話音一落，趙正陽抱拳哈哈一笑，道：「拾少俠這種『威震當今武林』的讚語，老朽可實在不敢當，老朽只不過承蒙江湖朋友的抬愛看得起，勉力開設鏢局混口飯吃而已！」

拾三郎淡漠地一笑，說道：「趙局主太謙虛客氣了。」

梁鐵漢豪聲哈哈一笑道：「你們二位都不必那麼客氣虛套了，請坐下再談吧。」

說着蒲扇巨掌一鬆，放開了拾三郎的右臂，舉手肅客讓座。

拾三郎和梁大豪，趙正陽父女分別落了座，立卽轉對杜小虎說道：「小虎，你也坐下。」

如今杜小虎雖然是拾三郎的兄弟，但是由於往日習慣上的使然，在梁鐵漢和趙正陽父女的面前，他心裏仍然有着那自卑的意念，不敢立刻坐下。

因此，他臉色神情微現猶豫地望了梁鐵漢和趙正陽父女一眼，搖搖頭道：「大哥，小弟就這樣站着好了。」

拾三郎雙眉方自微微一揚，趙玉倩姑娘已開口說道：「小虎兒，拾大哥要你坐下，你就只管坐下好了，沒有人會怪你的！」

杜小虎畧微遲疑了一下，道：「是，姑娘。」聲落，這才神情恭敬地，端端正正地在拾三郎身旁落了座。

拾三郎待他坐定之後，立卽肅容說道：「小虎，你應該記住，如今你已是拾三郎的兄弟，身份決不比任何人稍低，卽是在那譽滿當今武林『泰山北斗』的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之前，你也能與他們平坐，你明白麼？」

這番話，只聽得梁鐵漢和趙正陽父女心頭全都

不禁暗自驚震地忖想道：「他好大的口氣，他究竟是什麼出身來歷？何人門下？……」

他說時語音雖然不高，但朗朗說來，句句隱含懾人之威！

杜小虎臉孔紅紅的挺了挺胸脯，點頭道：「大哥，小弟明白了。」

拾三郎含笑地點了點頭，星目倏然轉向梁鐵漢說道：「梁大哥，我已經將小虎認作兄弟，以後尚望大哥多多照顧他，別讓人欺負了他！」

梁鐵漢點頭豪聲一笑道：「拾兄弟，你請放一百個心好了，你的兄弟也就是我梁大豪的兄弟，別的我不敢說，在這開封地面上，誰要是敢碰小虎兄弟的一根汗毛，我梁大豪一定與他沒休沒完！」

拾三郎微微一笑道：「梁大哥這份豪義之情，小弟感同身受，也不俗套言謝了。」

梁鐵漢豪笑地道：「拾兄弟，你我一見如故，自是不該俗套言謝。」

語鋒一頓，目光倏然望着杜小虎接說道：「小虎兄弟，打現在起，梁大哥這兒也就是你的家了，回頭我就叫人替你在這後院裏整理出一間屋子來，今兒晚上你就搬過來住好了！」

這眞是杜小虎做夢也想不到的幸運，他認了拾三郎這麼個大哥，梁大叔竟立刻對他另眼相看，和他稱兄道弟，並且聲言現在起，這兒就是他的家，要他今兒晚上就搬來住。

這等情形，以杜小虎往常的身份而言，眞是一入龍門，身價百倍，平步青雲，一步登上天了！

因此，這突來的幸運，使他極感意外的，兩隻圓大的眼睛瞪得更大的，望着梁鐵漢發了傻！發了楞！

若不是因爲這是大白天，眼前的一切事物情景都是那麼的眞實，他幾乎認爲自己是在做夢，不然就是神經有問題，錯亂了！

杜小虎正自瞪大着眼睛望着梁鐵漢發傻發楞，拾三郎在旁已開口說道：「小虎，你聽見了麼，快上前謝謝梁大哥。」

杜小虎倏然從楞中驚醒地眨了眨眼睛，道：「大哥，您不是說讓小弟跟着您一起的麼？」

拾三郎微一搖頭道：「現在還不行，你必須先在梁大哥這兒住上一個時期，明白麼？」

杜小虎似明白而又有點兒不明白地遲疑地問道：「大哥可是要離開這兒一個時期麼？」

「嗯。」拾三郎點頭道：「我要去辦些事。」

杜小虎道：「什麼時候走？」

拾三郎道：「最遲後天。」

杜小虎道：「好久回來？」

拾三郎道：「大概一個月左右。」

杜小虎沒有再說什麼，突然站起身子朝梁鐵漢拱手作禮道：「梁大叔，小虎兒謝謝您了。」

梁鐵漢哈哈一笑道：「小虎兄弟，你不必謝了，從此你應該改改稱呼，不可以再叫我『梁大叔』，也叫我一聲梁大哥好了。」

杜小虎眨眨眼睛，搖頭道：「不，小虎兒一向都叫您梁大叔叫慣了，還是叫您梁大叔好了。」

梁鐵漢濃眉微皺了皺，道：「小虎兄弟，你是你拾大哥的兄弟，應該和你拾大哥一樣的叫我，這意思你懂了麼？」

杜小虎一聽，心中不禁暗想道：「這話不錯，有道理，如今我已經是拾大哥的兄弟，應該跟着拾大哥叫他梁大哥才對，不然，算是那門子的……」

他暗想至此，目光不由轉望了拾三郎一眼，挺了挺胸脯，朝梁鐵漢點點頭道：「梁大哥，小虎兒懂得這意思了。」

梁鐵漢哈哈一聲豪笑道：「小虎兄弟，你這才不愧是拾兄的兄弟！」

語鋒一頓，話題倏然地一改，環眼凝望着拾三郎，微笑着說道：「拾兄弟，趙局主和趙姑娘，是特地……」

拾三郎不待梁鐵漢把話說完，立卽抬手輕輕一搖，接口說道：「梁大哥，小弟明白他們二位的來意。」

語聲微頓，星目瞥視了趙玉麟一眼，望着趙正陽正容說道：「趙局主，這件事，請留待一個月以後再決定好了。」

趙玉倩姑娘道：「你不能現在就作個決定，先點個頭麼？」

拾三郎淡然一搖頭道：「姑娘，我不能。」

趙玉倩美目一凝道：「爲什麼？」

拾三郎神情冷漠地道：「這不需要什麼道理，也沒有需要向姑娘說什麼道理的必要！」

這語氣很不客氣，使趙玉倩很難堪！

杜小虎因爲平常頗受趙玉倩的關照，他眼看趙玉倩碰了拾大哥的釘子，很難堪，心中不由大是不忍，忍不住開口說道：「拾大哥，您……」

他剛說了個「您」字，以下的話尚未出口，拾三郎倏已冷聲截口道：「小虎，不准你多話！」

杜小虎不禁一怔！頓時住口不言。

「龍飛劍客」趙正陽忍不住了，雙眉微軒了軒，倏地站起了身子，冷冷地道：「老朽告辭！」

拾三郎臉上毫無表情地冷冷說道：「趙局主請便！」

趙玉倩姑娘也站起了嬌軀，一手挽着她弟弟趙玉麟，美目中滿含幽怨之色地深望了拾三郎一眼，

恨聲說道：「拾三郎，我恨你！」

話落，挽着乃弟和乃父疾步走了出去。

梁鐵漢雖然身爲主人，但是在這等情形下，他實在有點不好開口說什麼，也有點不便挽留趙正陽父女，他雙眉深皺着，目送趙正陽父女的背影走出了後院門之後，這才收回目光望着拾三郎苦笑地搖了搖頭，道：「拾兄弟，你太……」

拾三郎不待他說下去，飛快地抬手一搖，道：「梁大哥，小弟這麼做自有小弟的道理。」

梁大豪不說話了，拾三郎既這麼說，他還能再說什麼呢，只好報以苦笑默然不語。

三天之後，拾三郎離開了開封，走了。

× × ×

這兒是一片桃林。

季令雖然還在二月初的時候，可是，這片桃林的桃花已經盛開了。

怒放的桃花，朵朵桃紅，雖然是那麼的嬌艷，但和那漫步花叢中的那些玉貌花容，人比花嬌艷的少女們相形之下，使人不禁油然而生出它們只不過是那些少女們的陪襯，「美」的點綴而已。

原來此刻，正有八名黃衣宮裝少女簇擁着一位紅裳麗人在桃花林中輕盈地漫步着，欣賞着那萬點桃花。

那紅裳麗人，在八名黃衣宮裝少女羣中，不但是有着如鳳立鷄羣，美冠羣芳，而且絕艷！艷絕！那如雲的秀髮，那凝脂如玉般地肌膚，那豐滿的嬌軀，那蛇般的纖腰，那一雙妖媚勾人魂魄的水汪汪的明眸，顰顧之間，頓使那些黃衣宮裝少女與萬點桃花同時爲之黯然失色！

紅裳麗人，她，嬌軀美妙地踏着輕盈碎步，水汪汪的明眸珠子轉動着引人的媚光，欣賞着盛開的朵朵桃花，那美艷傾城的嬌靨上，流露着迷醉的風情……

驀地，一聲朗吟劃空：「今年今日此林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也不知道是那兒來的冒失鬼，竟作此輕佻之吟，也不怕唐突驚擾了佳人。

八名黃衣宮裝少女聞聲驚愕四顧間，桃林中人影一閃，飄落了一個身着淡青服，手持銀摺扇的少年書生。

此人生得玉面朱唇，劍眉星目，相貌英挺，神情瀟洒，風度翩翩，人材一表，堪稱是一位年青彥翹俊楚！

只是，他那兩道劍眉稍細了些，兩片嘴唇稍薄了些，顯得有些輕佻之相，而他那一雙星目，自身形落地之後，不稍瞬霎的，直勾勾地盯視着紅裳麗人，那艷絕的嬌靨！

八名黃衣宮裝少女，目覩少年書生如此大胆輕狂之態，個個全都不禁嬌靨變色。

可是，紅裳麗人對少年書生那色情的眼神，輕狂之態，竟像視若未見，一雙水汪汪的眸珠子，像兩道深情綿綿的柔絲般，默默地視着少年書生，艷麗的嬌靨上更含着那淺淺地令人迷醉，心蕩神馳的媚笑！

倏然，少年書生輕聲一笑，朝紅裳麗人拱手一揖，說道：「小生『銀扇書生』花半邪，來得冒昧，驚擾了姑娘的雅興，尚望姑娘勿怪勿罪！」

紅裳麗人黛眉微揚了揚，淡淡地道：「閣下無用致歉，如果這是有人故設圈套誘你來的，那你閣下的『冒昧』，豈不是正好自投羅網麼！」

「銀扇書生」花半邪哈哈一笑道：「多謝姑娘相告，也足見姑娘對小生之深情，雖是有人故設圈套，但得佳人芳心垂愛，此行總算不虛！」

紅裳麗人嫣然一笑道：「閣下，這是你的眞心話麼？」

花半邪邪笑地道：「姑娘，對佳人，我生平從不作虛語！」

「哦！」紅裳麗人道：「這麼說，你閣下該是位對人一言九鼎的君子了。」

「是的，姑娘。」花半邪色迷迷地道：「對美人，我向來是忠誠不二。」

紅裳麗人水汪汪的眸珠子輕眨了眨，問道：「那麼我問你，你知道我是誰嗎？」

花半邪輕聲一笑道：「姑娘便是那江湖上傳說心狠手辣，艷絕塵寰，妖媚入骨，外號人稱『蛇蝎妖姬』的侯堯香，對麼？」

紅裳麗人媚笑地螓首輕點道：「不錯，我正是『蛇蝎妖姬』侯堯香。」

語音一頓，嬌面上那如花迷人的媚笑忽斂，代替的是一層凜人打顫的寒霜，伸出一隻賽雪欺霜的皓腕，冷冷地道：「閣下，你拿來吧！」

花半邪神情一怔！道：「姑娘要什麼？」

侯堯香道：「花閣下，鬚眉漢，昂藏軀，你裝的什麼糊塗！」

花半邪搖頭道：「姑娘，小生一介書生，兩袖空空，身無長物，姑娘要什麼不說明白，小生如何得知，又焉能說是小生裝糊塗！」

侯堯香道：「這麼說你是眞不明白，要我說出來了！」

花半邪邪笑地道：「姑娘最好明白說出來，那怕是小生的這顆心，小生也當雙手奉上！」

他眞是個風流子色中鬼，在這個素稱心狠手辣，「蛇蝎妖姬」嬌靨寒霜凜人的情形下，他竟然仍在口施輕薄，佔便宜！

像那難測的海洋氣候般，侯堯香那冷若寒霜的嬌靨上，倏又展現了一絲淺淺的媚笑，但語音仍然冷凝地道：「花閣下，我要的是你得自『鐵木頭陀』手中的那六幅『金佛秘圖』，你明白了麼？」

「哦！」花半邪邪聲一笑道：「姑娘的消息實在靈通得很！」

「蛇蝎妖姬」侯堯香冷哼一聲道：「少廢話了，你拿出來吧！」

花半邪又是邪聲一笑道：「小生要是有違姑娘的玉令呢！」

侯堯香冷冷地道：「你應該明白眼下這桃花林中的形勢！」

花半邪雙目轉動地朝四週立着的八名黃衣宮裝少女邪惡地掃視了一眼，道：「這桃花林中的形勢怎樣？」

侯堯香語音冷凝如冰地道：「你閣下是個聰明人，何必還要我明說。」

「哦！小生明白了。」花半邪輕佻地一笑，點點頭說道：「姑娘說的是，那種事兒，姑娘怎能明說。」

他神色邪惡，語氣輕薄，完全是個「登徒子」之流。

侯堯香黛眉微挑，水汪汪的眸珠子倏射寒煞，玉手陡抬，作了個手勢。

驀地，八名黃衣宮裝少女同時嬌叱出聲，身形齊動，齊朝花半邪撲出，十六隻玉掌分拍花半邪全身。

花半邪口中倏然一聲輕笑，身形電閃，已奇妙絕倫地脫出了八女的圍攻，神情瀟洒地站立兩丈之外，雙眼斜睨着侯堯香，嘴角流露着輕佻邪惡的微笑。

侯堯香心中不由微微一震！暗道：「此人好高的身手，不知他出身？……」

她心念暗忖飛閃中，嬌靨上又展現迷人的媚笑，玉手輕抬，掠了掠如雲的秀髮，風情醉人的說道：「相公身手高絕，實在令人欽羨……」

她話未說完，花半邪竟得意地輕聲邪笑地接口道：「姑娘，這實在算不得什麼，倒是小生異能，且具霸王之勇，那才令姑娘眞正的欽羨呢！」

這話裏的弦外之音是什麼，侯堯香自然聽得懂，嬌靨不禁倏地緋紅，心底恨聲暗罵：「下流，無恥！淫賊！」

不過，她心底雖在恨聲暗罵，嬌靨雖然緋紅，但是神色却平靜不變，媚笑依舊，語音更是甜美嬌柔無限地道：「相公既具如此高絕身手，想來必是大有來歷之人了，但不知相公出身師承是當代武林那一位前輩奇人門下，相公能予賜告麼？」

花半邪神情瀟洒地輕聲一笑道：「大有來歷之人可不敢當，小生祇不過是一部『萬邪眞經』的傳人而已！」

侯堯香心頭不禁駭然一震！暗道：「怪不得他適才所施展的身法恁地奇妙，未能看出他的門路，原來竟是那『萬邪魔君』的傳人！」

她心念暗忖間，嬌靨媚笑益形迷人地道：「花相公原來是『萬邪神君』傳人，我實在失敬了！」

語鋒一頓，黛眉忽地微皺了皺，接道：「不過，這我就有點不懂了！」

花半邪神情愕然一怔！問道：「侯姑娘什麼有點不懂了？」

侯堯香語音嬌甜地道：「花相公既然是『萬邪神君』的傳人，已是技高武林，無敵天下的人物，爲何還要掙手奪取那並不完整的六幅『金佛秘圖』呢？」

花半邪神情傲然地揚聲一笑道：「姑娘說的是『萬邪眞經』武學天下無敵，小生還實在不稀罕這『金佛秘圖』，也根本沒有把它放在眼內！」

侯堯香飛快地接口說道：「那麼相公何不就做個人情，把它送給我呢！」

「蛇蠍妖姬」侯堯香她實在機伶厲害，會利用機會抓人話柄，她竟然抓着花半邪那「不稀罕」，「根本沒有把它放在眼內」的狂話，來個打蛇隨棍上的要花半邪把「金佛秘圖」送給她。

花半邪聞言先是一怔，旋而雙睛電轉地輕聲一笑，道：「姑娘要小生把它送給妳並無不可，不過，現在却不行。」

侯堯香明眸一眨，道：「爲什麼？」

花半邪神情瀟洒地一笑道：「小生雖然並未將那『金佛武學』放在眼內，但是對於其中的那筆寶藏財富却感興趣得很。」

「哦。」侯堯香明眸眨動地道：「這麼說，相公是要等將那筆寶藏財富取到手之後，才能將它送給我了。」

「不錯。」花半邪點頭道：「小生必須將那筆寶藏財富取到手！」

侯堯香姿態美妙的抬手掠了掠秀髮，道：「相公打算什麼時候去取那筆寶藏財富呢？」

花半邪道：「要等找到那另六幅『金佛秘圖』之後才能動手去取。」

侯堯香妙目凝注地問道：「那又是爲什麼？」

花半邪道：「那筆財富的藏地，極其隱秘，必須十二幅『金佛秘圖』合一之後，才能尋出其藏地所在。」

（未完待續）

無毒丈夫續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七十二將相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掌中刀陰化雨爲一威嚴老者所伏，投身爲其屬下，奉委爲第一領隊，當晚，由紅姬引領他到尙府報到，途遇一怪人向他說出天山區江湖客切口，要化雨乃隨之至另一隅說話，詎那怪人却又語無倫次，胡謅一通而去，事後，與紅姬至尙府，朝見老者，隨卽奉命當塲格殺前任第一領隊莊珍珍，陰化雨對此雖大爲反感，但可不敢違令，遂狠心處死莊珍珍。就在老者諭令紅姬引領陰化雨往住處之際，紅姬把來時所遇禀告，老者對那怪人怪行也想不出含意，座中一龐姓老者起座禀說畧知其中梗概——

禍生肘腋　否極泰來

龐姓老者說着「是」，却依然站着接講下去，道：「屬下曾因採藥，在天山居留過五年，天山庵內果有這句隱語，也果係守望相助之意，陰領隊昔日曾與屬下爲隣，相交以誠，今夜之事，以屬下看來，似乎是有人欲行離間之計，屬下推斷如此，但未必就對。」

中座老者微笑着說道：「龐兄功力智得皆爲當代奇絕之屬，推斷自不會錯，由此看來敵者手段已是無所不用，非但在陰領隊份上使離間之計，並存有極爲歹毒的借刀殺人之謀！」

龐姓老者道：「主人諭示眞是一針見血。」

中坐老者又報之一笑，龐姓老者這才落座。

掌中刀聽話語而知存意，心頭跳個不住，設非巧而不巧，有昔日無心中結交的隣友，今朝祇怕後果不堪了。

他正思忖間，突聞中坐老者道：「陰領隊，若非有老夫知友現爲本宮首座『智相』的龐老在座，又恰曾與爾相識的話，說不定已中了敵方的借刀殺人毒計，自今之後，爾當記得取爲前鑑，再有此等事故，應將彼擒歸，由老夫審問！」

掌中刀立卽躬身連聲稱是，中坐老者微一揮手，目光掃過所有的人，揚聲又道：「老夫接獲密報，敵對者增加了不少高手，因此我們必須立刻開始行動，先任何一方敵人到達『流波潼』，現在靜聽老夫調派，限令明晨馬上分別行動！」

接着，他將所有的手下分作了五隊，每隊配屬一名令使，令使不作隊務之主，但有監視大權。

他親自率領十六賢相，和男女三十二名年輕劍手，及三名令使，另外還有十名終日一言不發的玄衣大漢，爲最後接應，在相隔三十六個時辰之間，聚齊於「流波潼」上方的瀑布左側。

紅姬恰是配屬於掌中刀的第一隊，掌中刀心中有數，但他將一切隱於心田，十分小心的來應付一切人和事。

分派已畢，中坐老者緩緩起座，所有的人接着全都站起，適時廳中突然傳來揚呼之聲道：「且慢且慢，且慢就打退堂後，派個差使給我老頭子之後再走也不遲！」

緊隨着話聲，人影墮下，在廳中空置的廣大地方的地上，平空坐上了一個衣着相貌奇特的老人！

老人身穿一件活人絕對不會穿在身上的壽衣，的確是壽衣，但縫工質料，却都是上上之選！

那外罩的半長背心，花扣兒全是用金絲纏成，腰間鑲珠軟帶，也是赤金，冠間當中，一粒閃放奇光的核桃般大的夜明珠！

人的模樣，乖乖，那是看不得！

並非人醜，而是五官淸秀，看不得的是臉上那種死人氣，冷！冷得叫你看上一看，心肝都揪在一塊！

白！蒼白！手，臉，頸等凡露於衣外的皮膚，是同一色的煞白而微有枯黃，這顏色，也祇能在死人的臉上才看得到！

他人是坐在地上，雙腿却伸的挺直，像是根本不會打彎似的！

花廳中百餘武林江湖高手，在素有訓練下，絲毫不現慌亂，但人人內心中，却都止不住的十分驚駭。

有人認識這個老兒，並且認識他的人還不少，十六賢相中，有八位認識他，中座的主人，更認識他！

主人本已起座，如今重又坐下，百餘高手，亦相率歸座，主人雙目暴射寒光，一字字冰冷的問道：「就你一個人來的！」

老兒，不，這「死活人」的語調更冷，道：「全來的話，你管得起飯？」

主人冷哼出聲道：「從上面來的？」

「死活人」道：「對，上面合適！」

主人突然沉聲道：「你把胡老怎樣了？還有老夫那八名天字劍手，你把他們怎樣了？」

「死活人」一聲陰笑，使聽到的人頭皮發炸，他這一笑，那死人臉子越發難看，主人不耐的喝道：「少弄這套見不得人的把戲！」

「死活人」適時說道：「胡老堃硬是不懂交情，沒有辦法，我老頭子便把他交給了我那個『死徒弟』……」

「你敢！」主人怒目叱斥！

「活死人」道：「這有什辦法，好在我吩咐過了，沒我的話，胡老堃決不至於少半根汗毛，你急什麼？」

主人怒目揚聲道：「我的劍手呢？」

「活死人」一聳肩頭道：「好好的在巡守此廳，你當我這麼不值價，和些小娃兒尋開心！」

主人哼了一聲道：「說你的來意！」

「活死人」道：「你少在我老頭子面前呼過來喝過去的，別人對你懼上七分，我可還沒拏你當作成了氣候的人物看待！」

主人怒色泛上眉目之間，一聲獰笑道：「金老魃，你當你那點看家的活計，能放在老夫眼中？」

一聲「金老魃」，凡是不認得此老的高手，此時也無不凜驚了，武林相傳在邪道中「五神」外，另外有兩個身懷特殊功力的老魔頭，這金老魃就是其中之一！

聽到過他的人多，眞見過他面的人少，誰也夢想不到，今夜這天厭的老魔頭，竟找上門來，

金老魃喜怒哀樂都不現於形色，他鬭言依然冰冷的答道：「姓公孫的，我老魃不是和你爭閑氣鬥口舌來的，你要放明白！」

主人姓氏是公孫，手下又恰有紅姬作爲令使，莫非當眞是那昔日「迷宮」之主的公孫可？

主人聽到金老魃直呼他的姓氏，勃然大怒，但他對這老魔頭，着實不願得罪，況胡堃落彼之手，逐忍氣問道：「沒人攔你說出來意。」

金老魃道：「咱們是光棍對光棍，有眞的就說眞的，你自從昔日天禍不死，龜縮了這多年，現在突然興師動衆到了六安縣，是爲什麼？」

主人冷冷地答道：「沒這義務告訴你！」

金老魃一聲鬼哭般獰笑道：「可是爲了齊山流波潼下的龍宮藏珍而來？」

主人道：「是又如何？你又爲什麼到此？」

金老魃道：「公孫老兒，祇要你承認是，我老魃就直說來意。」

主人冷笑道：「你的來意，我沒興趣！」

金老魃搖頭道：「不會的，你準有興趣，告訴你說，我志不在龍宮藏珍，若你直承，咱們大可暫時合作，我幫你得寶，你幫我得人，如何？」

這句話打動了主人，主人立刻問道：「得人？你這話是……」

話鋒一頓，主人突然想起近日的一件傳聞事來，於是接着說道：「莫非當眞有了旱魃！」

金老魃道：「不是眞還是假，這東西一連傷了

我四名門下好手，被我以『奇寒神針』打跑，從山西逃到此地，要不這千里地內怎麼會沒有雨的！」

主人眉頭一皺道：「世上果有此物？」

金老魃笑了，道：「五天後，你不妨到齊山去見識見識，別眞信那『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的騙人古話，世界上無奇不有，祇是人們未必全能看到！」

主人道：「怎樣的合作法？」

金老魃道：「爲了天旱，附近三縣六十八鎭，已決定要『鬧龍宮』，在鬧龍宮的前天深夜，你幫我收服旱魃，然後，我幫你打退另外志在取寶的人們！」

主人道：「是憑人格身份的不二信約？」

金老魃道：「當然，不過退敵之時，你也要盡全力才行！」

主人業已心有成竹，道：「好，一言爲定！」

金老魃倏忽站起，道：「一言爲定，流波潼會，到時候我會去找你，胡老堃在花園中，平安無事，告辭！」

一聲告辭，人影一閃頓失其踪，端的是動若幽靈，不愧爲當代罕見的邪道巨魔。

金老魃一走，主人立卽揚聲道：「除十六賢相及各令使外，餘皆各返己室，不奉召喚，不准在外逗留或離去，違則死！」

於是東西兩列高手，及不在十六賢相與令使數中的人，紛紛站起，剎那之間走了個乾淨。

主人也沒多逗留，和十六賢相六名令使，找回胡堃，前往另一處極爲秘密的地方，開始計議未來的大事。

時近三更，石佛寺中顚僧的一間廣大靜室中，也坐滿了人，除仇靜夫婦外，該來或相約前來的人，全來了。

地方是顚和尙的石佛寺，作主的却不是顚和尙，而是那文雅的公子段光瑞。

瞎叟聾婆夫婦及愛子孫女，也到場啦，昔日曾隨無毒丈夫遠行東海，南海的一干羣俠，祇缺了鵬燕二人，一條龍，滕老龍，二龍靠坐，大家談笑歡暢至極。

顚和尙和知機子，週旋衆人之間，眞有三分地主的樣子，在牆角落，獨坐着一位老者，白髮披垂腦後尺半，銀髯近尺，赤紅的一張臉，誰全不理，閉着眼哼唱着小調。

三更鼓响，室內靜了下來！

屈老西一拉身側被他稱爲「吊死鬼」的好友，起身道：「朋友們，時間到了，由段兄弟作主令人，我這位人稱『惡人中魔』的可老弟是『記事』，再就是等會兒有場大武戲要開鑼，必欲先煩三兩位好朋友到外面走大步，誰願意？」

牆角落的那位銀髯老者，閉着眼開了口，道：「省省不好，該來的叫他來，反正是朋友，請他喝酒吃肉，是寃家敬上一頓大拳頭，現在慌的那門子神？」

屈老西一吐舌頭，道：「乖乖，老祖宗開腔了，成，不過我醜話說到頭裏，仇兄弟可是這麼吩咐的我，並且說到時候他冒出頭……」

被稱爲「老祖宗」的銀髯老人，接口道：「我怎麼說是我的事，你怎麼幹那是你的事，要去邁大步，我看你這個放『印子錢』的老西最合適！」

屈老西張口笑了笑，說道：「成，有我一號，另外……」

「另外個屁！」老祖宗開了罵，道：「你要怕那心懷鬼胎的老旱魃，就乖乖的，縮頭躲在屋子裏吧！」

屈老西又一吐舌頭道：「好好，您老別罵，我老西就一個出去，反正發昏當不了死，大不了把這吃飯的傢伙雙手捧給那個老小子！」

老祖宗笑了，道：「這才對，你過來，老祖宗臨時敎你一手，當你作了老魃賊的活囚時，好閒不住，我保你會成爲大英雄！」

屈老西服過誰？但他却眞的到了老祖宗跟前。

老祖宗低言幾句，又作了幾次奇妙的手式給老西看，老西會了，興高彩烈的推門而去。

室內羣俠相商之事，在未來的「流波潼」側，會有行動，到時自知，屈老西獨守石佛寺各處，却必須一述。

屈老西昔日功力就是一等之屬，如今更是百尺竿頭猛進一步，他那老本行的算盤，改良了，並放棄其他兵刄，這是連最好的朋友全不知道的事情！

他獨自在寺中漫步，時而正殿，時而東廂，看上去活似煞有其事，却又像有所留戀似的！

突然！屈老西佇步不前，巧的是他恰又繞到了相距羣俠淸談的靜室不遠地方，就在那寬廣的「天井」中，多了三個人！

誰？是誰？熟人，正是剛剛離開了尙府後廳的金老魃，另外二人，十有八九是他的門下。

金老魃也看見了屈老西，沒開口，沒動，連看都沒有看屈老西一眼，那種狂妄勁頭兒，眞能氣死人！

屈老西更絕，他佇步之因，自然是看到了老金魃師徒，他竟也不掃老魃師徒一眼，却抬起頭來看天！

他一邊看天，一邊嘮叨的自語道：「他媽的，深更夜半還這樣熱，月亮頭勝過了太陽光，人人說

今年鬧『旱魃』，看來不會錯了，治魃要有方法，不能用火，大可以用冰，對，用冰，凍死這些魃師魃徒，然後大鍋加滾水，煮他們的個三百開，看你賊老魃狠，還是老子狠！」

說着走着，到了金老魃師徒面前。

老魃的大弟子，說來，正在爲老魃搜尋那個旱魃的藏處，現在他身邊的，是二，三兩名弟子。

屈老西正迎着老魃三弟子走，人碰人後若再說看不見，那邪行，於是屈老西對着老魃和兩名弟子一笑，道：「三位可是熱的睡不着出來溜彎？唉！這個天可眞能熱死人！」

說着，他已走過老魃三弟子身後了，沒看見他動手，祗見老魃這三弟子，吭地一聲，就摔臥在地上！

金老魃當代武功巨魔，竟沒能看淸自己的三弟子，是如何身中暗算倒臥地上的，但他並不着急，不是嘛，下手暗算自己弟子的人，仍在一旁，跑不掉的。

可是屈老西在老魃三弟子突然摔倒時，却嚇得驚叫起來，瞧那神態，那表情，是道地的眞受了驚嚇。

不過屈老西在一嚇之下，似乎看出了內情，俯腰去扶對方，並且說道：「你怎麼啦？怎麼啦？」

老魃的二弟子，陰森森地一笑，已站到了屈老西的身側道：「你又怎麼的啦？」

話聲中，此人二指已點向屈老西的肋下！

屈老西一聲痛呼，也摔了下去，妙而怪的是，點人的竟在屈老西摔臥之後，吭的一聲四仰八巴倒在地上。

金老魃傻了，剛才他二弟子，慘遭不測假如下手的人是屈老西，那時他的目光恰爲二、三弟子所遮，因之無法看淸屈老西所用的手法，自是說的過去，但這次却不然了，他和屈老西之間，連片樹葉全沒有。

雖然他倆視綫之間是毫無阻碍，但他却仍然連半點端倪都沒有看到，二弟子也是一挺身子死在地上！

他絕對相信，屈老西是被自己二弟子以「活屍透骨力」點倒的，在屈老西被點倒之前，也絕對的沒反抗過！

非但沒有反抗過，簡直是等於動也沒動，沒有半點機會自防，當然就更不可能在那個時候出手暗算二弟子了。

但是二弟子也死了，這不假，祗看從那五官中溢流出來的鮮血，已足以證明斷然不會還有活的希望。

既然屈老西這次沒有出手，說不定剛才自己三弟子突然倒斃，也和屈老西無關，以此推斷，暗中是隱有其他高手，金老魃殘眉緊鎖，大步走向屈老西。

他邊走，邊以無上神功搜聽十丈之內的人物動靜！

沒有人在，祇少十丈之內沒有人隱藏不出，既無他人，金老魃頓時止步。他已老到成精的地步，身軀乍停，右手一揚一壓，襲向橫臥地上的屈老西！

看來似乎業已非昏卽是死去的屈老西，哈哈，竟然活着，在老魃歹毒「屍氣」尚未襲到時，一個雲翻飄退出去三丈，嘻嘻呵呵的看着老魃！

金老魃牙都咬出了聲來，道：「很好，你敢在老夫面前搗鬼……」

話沒說完，屈老西已接口道：「怎麼不敢，剛才不是搗過了嗎？哈哈，原來老魃怪也不過如此，眼睜睜的看着兩個寶貝徒弟玩完大吉，嘻嘻！」

金老魃雖已惱極恨極，但未出手，道：「屈老西，講，你用的是什麼下流手段？」

屈老西吹起牛來，比天還大，頭一幌道：「當着你老小子的面，這叫暗算下流？告訴你也沒關係，小手法，是老西的『無形劍煞』！」

金老魃哈哈地大笑起來，道：「大話說完了吧，就憑你目光中顯示出來本身的修爲和火候，能練成了『無形劍煞』，哼！」

哼聲中，金老魃再次舉步逼了上來。

屈老西這次沒退，反而向前挺進了一大步，雙手下垂，目射寒光，注視着金老魃不懈！

金老魃冷冷地一笑道：「屈老西，老夫要活剝下你的皮來，生吃了你的心肝，爲我這兩個弟子報仇！」

「仇」字吐口時，二人相距還有兩丈三四，那就當「仇」字的語聲仍在屈老西耳中尚未消失下，老魃一隻右手已到了屈老西的面門！

屈老西心頭一凛，躲已不能，左臂橫起遮住五官，右手一揚，一絲寒光暴然射出，直襲老魃的丹田！

這絲寒光，沒能逃過老魃的雙目，老魃頓時明白兩個門下慘死之因，他一聲獰哼，左手一頓，已將寒光抓於掌中，右手五指硬生生抓握在屈老西的左臂！

屈老西一聲慘哼，全身抖個不停！

金老魃陰森的說道：「屈老西，老夫來時並無惡意，是打着要見見此間主理大事的人，談談也許能够使彼此有益的事，不料你這『酸賊』，竟敢悄沒聲的下手老夫門下，老夫言出法隨，先拆了你這

條狗爪！」

「咯叭」一响，屈老西不由己一聲怒號，左臂自肘間，被老魃生生抓斷，老魃嘿嘿哼哼的怪笑連連！

怪笑聲中，屈老西硬以一口眞氣忍着奇痛，道：「老殭魃，老西我一死，你也休想活着，老西沒了半條左臂，你也休想保全那隻左手！」

話聲中祗見屈老西右手一震，一聲輕爆自老魃緊抓住寒光的左掌中傳出，血肉頓時橫飛，老魃一聲厲嘯，化作一道烟似的黑影疾射而去，屈老西也再難忍住奇痛，砰地一聲摔昏在地上。

醒來時，痛楚已失，面前站着仇靜，身臥在一張十分舒適的軟床上，才待開口，仇靜已搖頭道：「老西，我來遲了一步，雖然僥倖提淨了你身中的『屍毒陰煞』，但那條左臂……」

屈老西目光這才掃過自己左臂，左臂自肘以下，業已失去，空洞洞的，但奇怪又似乎還有些什麼存在着，但他是殘廢了，不由苦笑出聲道·「罷了，我沒做賠本的生意！」

仇靜微一嘆息道·「不錯，你那『雷珠劍絲』，也將老魃一隻左掌炸成粉碎，他那份不比你輕，並且也成了殘廢，說來你沒吃什麼虧！」

屈老西又現出了他那種豪放的個性，道：「不錯，沒吃賠本的虧，可也沒賺便宜，雖說稱得上是『公平』，這在我老西做了一輩子的生意上講來，總是丟了人，白忙了大半夜！」

仇靜被他引笑了，道：「老西，說眞話，心裏難過不？」

「廢話，沒了條左臂，收銀子要多費許多時間，不難過才怪！」

「對，想不想把難過變作高興？」

「有意思，你不丈夫從什麼時候學會了神術，能叫老西在失掉一條左臂後，會覺得十分高興？」

仇靜正是「無毒丈夫」仇若愚，這由屈老西一句「不丈夫」的稱呼中，得到了證明。

仇靜一笑道：「我要會神術，早在當年就把你這兩條手臂變得丈八長了，好叫你做起生意來撈個够！」

屈老西一聳肩，壞了，牽動傷處，變作雙眉痛皺，道：「好啦好啦，你有什麼意思說吧！」

仇靜，不，仇若愚道：「聽說過當年一代劍聖『米鴻基』米老前輩沒有！」

老西懂了，道：「要我和米前輩一樣，換上一條鐵左手？」

仇若愚頷首道：「不錯，祗是換的東西不盡相同。」

老西不解道：「究竟你是要給我換上隻什麼玩意？」

仇若愚道：「一隻『天蓮爪』！」

老西神色一變，道：「你獲得了『天蓮奇客』的秘技三解了。」

仇若愚一笑道：「別問的太多，祇說願不願意吧？」

老西嘴也一噘道：「從打認識你的那一天起，老西和你做生意就沒賺過一次錢，這次還不是『外甥打燈籠』——照舊（舅），何必多問！」

仇若愚正色道：「這件事情不同。」

屈老西雙目連霎，盯着仇若愚，心中在想——看來是果有不同了，否則不丈夫遇事向來從容，大敵當前也是談笑風生，現在怎會這般嚴肅而鄭重其事的！

於是屈老西有心的把話題一變，道：「不丈夫，你先告訴我這是個什麼地方？」

仇若愚又恢復了平日的從容，道：「一個朋友的地方，放心，吃不了你！」

屈老西笑笑道：「那再請問，咱們那些好朋友呢？」

仇若愚道：「有部份還留在六安縣……」

「慢着，慢着，聽你這話的意思，此地已經不是六安縣城，喂，你快說，你把老西要賣到什麼地方？」

「別自覺得很值價，就憑你這個模樣，送給誰誰也嫌的慌，老西，這是『齊山』，你現在在『齊山』！」

屈老西一楞，道：「我昏死過去有多久？」

仇若愚笑道：「不含乎，還能想起來問這個問題，告訴你，你整整死過去三天又三夜，幾乎就一去不歸！」

屈老西又是一楞，道：「你救了我？」

仇若愚道：「怎麼，不應該？」

屈老西雙目直轉，突然把頭一搖，說道：「我不信，除非你把『天殺的』那粒奇藥給我服了，否則……」

仇若愚接口道：「你這傷雖重，可還用不着那粒奇藥，再說你的機緣也湊巧，所以……」

「等一等不丈夫，我老西可又聽出你這話裏有話來了，機緣又湊巧，哈哈，是什麼機緣？能湊的這麼巧？」

「老西，機者，機會也，緣者，福緣嘍，則機緣嘍，人緣嘍，姻緣嘍，多的很，你是機會來了，所以……」

「左一個所以，右一個所以，不丈夫，你少在我屈老西面前來這一套，講老實的話吧！」

「我向來不說一句虛言，我那夜去晚了，但恰好趕上你機緣湊巧，被另一位朋友碰上，人家救了你……」

「人家是誰？」

「你別急嘛，早晚還不是要說到，人家救了你、可是你非要休養三兩天，並且服下人家獨門的藥物，不能解去老魃那厲害無比的屍毒，我和人家情商，才連夜送你來『齊山』，在人家府上，服藥將養……」

「够了够了，請出主人來一見，至少我也該向人家說上句謝呀，快，別叫人家認爲我老西不懂半點禮貌！」

噗哧，不知從何處傳到這聲嬌笑！

屈老西由不得要四顧去找這聲音來源，壞了！他這才發覺除雙目尚可上下左右轉動外，上半身竟是如同死僵一般，轉挪移動不得！

一着急，臉上出現了大汗珠兒，仇若愚一笑道：「別急，現在你還動彈不得！」

屈老西怒瞪了仇若愚一眼，掙扎欲起，適時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傳來道：「屈大俠千萬不要强掙，仇大俠請代賤妾照料一下爐火，讓賤妾親自和屈大俠說明經過。」

仇若愚移步出了屈老西的目光極視圈內，接着換上一位看來三十一二的素衫女子，貌相淸麗，溫柔而大方。

屈老西不再强掙了，目光盯注着女子，却不開口。

這女子微微一笑，極爲大方的拖過一把椅子，坐在屈老西的床側，大眼睛霎了霎，半喘一口長氣，道：「屈大俠現在可覺得……」

屈老西對誰全一樣，接口道：「我說姑娘，請別再大俠長，大俠短的喊，叫我老西，我聽着滿受用！」

女子含笑點頭，道：「我不慣這樣的稱呼人家，何況是你，這樣吧，你大些，我叫你聲屈大哥可好？」

「好的，總比大俠兩個字好。」

「屈大哥，你的左肘以下部份，被切除了，是經我切除的，不這樣，我怕連肘上的大膀臂也難保全……」

「姑娘，我感激。」

仇若愚的話聲傳來，道：「你讓人家叫你大哥，你可又姑娘起來了，人家姓胡，古月胡，行二，稱二妹吧！」

「用得着你這個出賣朋友的不丈夫多話！」

仇若愚哈哈一笑道：「不多話就不多話，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胡二妹笑着說道：「屈大哥，你幹麼生仇大哥的氣呀？」

屈老西語塞，不，他有一肚子的理由和話，祗是對人家救過自己性命的姑娘，却說不出口來。

胡二妹又一笑，道：「其實仇大哥這是萬不得已，而我也萬不得已，還應該說，屈大哥你也許萬不得已……」

屈老西糊塗了，道：「那來的這許多萬不得已呀？」

胡二妹道：「先說我吧，要我救你，就必須遵照先人所留的遺諭辦，仇大哥爲了救你，就萬不得已的承諾下來，救人要緊，我顧不了許多，自然也有萬不得已之苦，而那時你身難作主，爲他人牽着走，現在却有了拘束，這拘束你未必願意，但又不能不去遵行，豈非也是萬不得已？」

屈老西明白了，大聲喊叫道：「姓仇的，你過來！」

沒有回答，好像仇若愚已經不在室內。

屈老西却相信仇若愚仍在房中，二次沉聲道：「老仇，你再不答話，咱們的交情算是一刀……」

胡二妹臉上的笑容消失了，道：「仇大哥剛才出去了，有話可以對我說或問我是一樣。」

屈老西道：「不一樣，我問問他，替我作了些什麼承諾！」

「一共兩件事，我全知道。」

屈老西心裏很想馬上問淸是兩件什麼事，也知道胡二妹當然淸楚，可是他却不願意那些話由胡二妹口中說出。

胡二妹沒有理會這些，毫無表情的說道：「首先，我要解釋一下我的身世，『天蓮奇客』，是先曾祖……」

屈老西閉上雙目，嘆了口氣道：「姑娘不用再說下去了，我懂啦，祗煩叫那不丈夫來一趟，有些話是必須找個中間人傳達的。」

那知胡二妹大方的很，道：「沒這個必要，寒家傳有祖規，不過問任何武林江湖中事和人，除非那人是屬於寒家關聯的一份子，我救了你，是在仇大哥代你承諾算爲寒家親人之後，因此，我才能斗胆作主，在你已失的左小臂處，裝上了那『天蓮神爪』！」

屈老西更不敢睜眼了，連聲調都低到了不能再低，道：「二妹，我同樣的感激，那承諾……那傳言中對尊府上的條規，我也淸楚，所以要請問二妹，是……是那一位，我在府上算是……」

答話的聲音變了，變作了仇若愚，道：「你問那一位，簡直是混賬加三級，就是胡二妹，二妹因

爲學習絕功，和親侍慈親，誤了婚事，去歲慈親西歸，所以人家還是『小姑獨處』，現在『天蓬胡氏』，以二妹輩份最尊，你呢，是兔子跟着月亮走，沾了光，話全說淸楚了，咱們倆的生死交情，是永遠下去，抑或一刀兩斷，我就等着你這放印子錢的老西說句人話了！」

屈老西瞪開了眼，先怒，後靜，終於笑了，道：「算你狠，誰叫我已經上了賊船，板刀麵抑或是整餛飩，隨你啦！」

仇若愚也笑了，道：「滿口沒良心的話，一肚子的喜歡不迭，你當我不知道。」

屈老西突然把聲調壓低，道：「人在不在？」

仇若愚有心嘔他，揚聲道：「問的是誰？」

屈老西露出懇求之色道：「老仇，放一馬！」

仇若愚這才哼一聲道：「不在，有話說吧！」

屈老西道：「老仇，這總該送人家點什麼東西吧，再說，有關這種事，我沒辦過，毫沒經驗，該怎麼作……」

仇若愚哈哈地笑了起來，道：「瞧！你高興的胡說起來了，這種男婚女嫁的事，沒聽說事前先經驗經驗的，告訴你，事簡單，祗等後天一大早人到齊了，你就成了新郎倌了！」

屈老西心頭泛上不知是酸苦，抑或是甜的滋味，新郎倌，新郎倌，他夢也沒曾作過，今生今世他還會有作新郎倌的這一天！

這一天，終於到了，齊山山脚下的「胡氏別莊」，喜氣洋洋，而別莊外的天地，至少在附近千把里地內的天地，却是悲苦，酸楚的！

天旱，奇旱，傳說有了「旱魃」！

旱魃在每個月晚的正三更，不知道會跪在那個地方，牠跪下之後，在一吹一吸的仰對天空！

天上間或有一兩朵黑雲，在牠一吹之下，消散失去，天下吹牛最最兇橫而無擋的，能眞吹上天去的，大概都是旱魃的徒子徒孫。

牠一吹能吹散雨雲，牠一吸能吸淨月華。

於是凡旱魃所在地方，赤地千里，田陌龜裂，屋宇生烟，熱到不能再熱，旱到不能再旱的時候，人們着實能「七竅生烟」，「五雷暴跳」！

當然這是傳聞，自古就有的傳聞！

天下事無奇不有啊朋友，沒見過旱魃的，您請千萬別說這是「迷信」，不錯，「迷」則「信」，不「信」自然不「迷」了？不對，今日正當小登科的屈老西，身爲知友兼作賀客的仇若愚，及一干羣俠，全不迷信這鬼畫符的傳聞，妙哉是突發的一件事情，使羣俠不迷而却得信確有旱魃此物了！

是初更，主客正在暢飲歡談，雖說「良宵一刻值千金價」，但又何必眞去着急，人反正是你的了，難道過了今天這一刻，明天就沒有那一刻了嗎？所以屈老西說的好，今夜是歡飲，有女主人在場的一次歡飲，這種機會，才正是過了今天則不再，至於小登科，今日登，明日登，那天登全由乎己，於是新郎豪放，新娘大方，俗禮，陋習，免！全免！談笑無間，酒到杯乾！

別看羣俠歡飲，却非眞的忘懷一切。

顚和尚及知機子「天殺手」，還有鵬燕雙俠，輪值在胡氏別莊各處監巡之任，自然還有胡氏別莊的好手相伴，他們是一滴酒也沒沾，講好的，五鼓回來，再作大醉三日的暢飲，現在巡行要緊。

胡氏別莊的東隣，將是那名揚天下「齊山倒泉」「流波潼」的所在地，業已震動天下武林的「龍宮藏珍」，據說就在流波潼下的一處水中無底洞內。

有道山泉，該說已是小溪，自齊山頂上盤旋而下，寬有十數丈，水流不疾，但到了接近流波潼前半里路上的時候，水流突變，快過奔馬，挾萬鈞之勢，雷霆之威，直貫下來，力霸無倫！

流波潼，位於一處三數丈高的天然水壩下，溪水自上而降，射入潼前似是幽水深谷，又像斷澗之中，接着，在潼前一巨大石眼泉中，直噴上來，高出石潼十丈，蔚爲奇觀，這奇景着實玄妙而令人不測因由。

流波潼後，有一天然的平滑巨石，石狀如桌，其大有八仙桌的兩倍餘，四旁列有石墩，石在水中，竟成桌形並配以墩座，豈非神工鬼斧妙成之物！

有人說是乃人爲，有人說天生所成，只因流波潼自古傳今，那石桌石墩，似應天然，於是言天成者多過人爲之論。

其實，它是人爲，道道地地的人爲，年限並不太久，當然嘍，也有幾百年了，爲宋時武林之尊「石丈人」，相約蒙元八虎之搏時，以無倫神功削割而成！石桌石墩在潼後五丈，這塊巨石，俗人給它起了個名字叫「鬧龍柱」，後文對此石另有交待。

顚僧和天殺手，時正在胡氏別莊巡到了東側，驀抬頭，心中一動，只見東邊天際，望之似在那流波潼上方，正有一團赤如火團上下跳動，火團一升百丈，倏忽飛降，接着騰升上下，如此上下不已。

每當上騰，則覺如火日當空，炙人而窒息，全身悶熱異常，降下之後，稍感熱壓微輕呼吸自暢。

鵬燕雙俠時亦發現怪景，飛縱而來。

四人商計刹那，召來莊中高手，着令小心巡行，並加安明樁，遇警立以金花號報信，然後他們雙雙疾射奔向流波潼地方而去。

在相隔半里遠時，已覺奇熱難耐，停步登高，頓時發現了怪事！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雲蔚獨上華山，甫抵山脚，便遭華山派弟子暗襲，激惱披髮金猱，撲擊暗襲者，凌雲蔚把現身攔路的華山弟子擊敗後，繼續登山，途遇華山一筆司馬義長攔道，凌雲蔚向他辯釋無效，遂起衝突，司馬義長雖已成名江湖多年，終非凌雲蔚之敵，不數招便為凌雲蔚奪去手中鐵筆，此際華山三劍適至，凌雲蔚與首劍牟尚武之約，凌雲蔚獨鬥華山三劍的三才劍陣，在二十招內如不能破陣則自斷雙手，任用處置，如二十招內破陣，則三劍當代其通傳掌門，約定雙方展開拚搏——

金猱神劍

駝姥三擊拐 封山一十年

牟尚武的這一劍還不至於能要他的命，但此刻已經掛彩負傷，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只要一掛彩負傷，不論他內功眞力多深多厚，武學高的舉世無匹，搏戰起來也必大打折扣。

情形至此，後果如何？也就不言可知了。

牟尚武的這一劍雖然只劃破了凌雲蔚的儒衫，但却使凌雲蔚因而感覺蒙羞，也激起了他心底的怒火！

立時劍眉雙挑，猛提一口丹田眞氣，潛運起「九合神功」，內家至高無上的無形罡氣，頃間遍佈了全身。

顯然，在一招失愼蒙羞，盛怒之下，他已不再考慮後果的如何，將放手施展威力罕世無匹的奇學絕招求勝了……

可是，就在他潛運起「九合神功」，內家至高無形罡氣遍佈全身，殺手將施，電光石火的刹那。

倏地——

凌雲蔚和華山三劍的耳畔，突然同時响起了一個極細而又冰冷的聲音喝道：「住手！」

喝聲入耳的華山三劍立時停止攻勢，但是仍然按着三才方位抱劍而立。

這喝聲雖是極細而冰冷，但却震的凌雲蔚的耳鼓嗡然作響。

至於華山三劍，則就不用說了，他們的內功火候較凌雲蔚低了一籌還多，因此聽來雖同是一句「住手」的喝聲，而在他們的感受上自然和凌雲蔚完全不同——只震的耳膜生疼！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冷如水・文
培新・圖



凌雲蔚的心中不禁悚然一驚！知道這發話之人用的乃是「聚氣成聲」的內家上乘功夫，而且其內功之深厚，可能還不在他自己之下。

他卓然凝立場中，心中在暗想：

這是什麼人？竟有如此深厚的內家功力，是華山派掌門人？抑或是……

暗想至此，目光便不由的一掃華山三劍。

只見三人臉上皆是一片驚異之色，顯然他們也不知道這突來的喝聲是何人所發？發自何方？

正當此際，驀聞一陣極其輕微沓雜的步履聲音，自山下遙遙傳來，凌雲蔚連忙凝足目力循聲朝山下望去。

只見一行約有二十餘人，簇擁着一頂珠翠軟轎，在山道上緩緩朝山上行來。

遠遠看去行得似甚緩慢，其實却是快捷異常！

轉眼工夫，這一行人已行近三數十丈距離之內，凌雲蔚這才漸漸看清楚這一行來人的面貌和穿着打扮。

當先二人是兩個豹頭環眼，面孔黧黑，肩闊腰粗，體型高大魁梧，身穿一套黑色勁裝，年約三十多歲的彪形大漢。

這兩個彪形大漢的肩上，全都揹着一具生鐵打鑄，形似一個獨腳娃娃般的兵刃，威風凜凜，遠遠望去彷彿是兩尊金剛煞神，令人望而心胆生寒！

以其肩上獨腳娃娃的體積而言，重量當在百斤以上，由此不言可知，這兩個金剛煞神般的彪形大漢，定是生具異稟，天賦神力的驃悍勇猛之人。

兩個大漢的身後是四個劍眉星目，氣宇軒昂，身着藍衫，腰佩長劍，年約二十四五的英挺少年。

四個藍衫少年的身後則是四個身穿青色錦緞襖褲，外罩青色錦緞披風，背後斜背着長劍，年華雙十上下，明眸皓齒的美艷少女。

四個少女的身後却是一個身着緇衣，鷄皮鶴髮，癟嘴缺牙，拱腰駝背，手執一根龍頭鋼拐，年在七十開外老態龍鍾的老婦。

珠光燦燦，映日生輝，翠玉晶瑩，霞彩照人。

珠光與玉霞在太陽的映照下，交織成這塊瑰麗奇異罕見的霞輝，耀人眼花目眩。

一頂四面鑲滿着珠翠，價值連城美奐美侖的豪華軟轎，便跟在駝背老婦的身後，由八名荳蔻年華的少女抬着。

這八名荳蔻年華的少女，全都一式的身着紫色錦緞襖褲，眉目如畫，面貌姣好，長髮披肩，背後斜背着長劍，劍靶上的杏黃絲穗在肩頸間輕輕搖蕩，和柔軟烏黑的秀髮相映，令人看來有醒目之感。

珠翠軟轎後跟着的又是些什麼人？因爲被軟轎遮隔着，無法看得到，凌雲蔚便也就不得而知了。

「這是些什麼人？珠翠軟轎內又是何許人物？竟有這等排場氣派……」凌雲蔚心中不禁大爲驚奇，納罕異常的暗想。

其實，何止他看得心中大爲驚奇，納罕異常！華山三劍和「鐵筆鋼掌」司馬義長與及門下弟子岳堃等人，又何嘗不是看的心中大爲驚愕，目光發直呢！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凌雲蔚心中充滿驚奇，納罕的霎眼之間，珠翠軟轎已在距離一丈五六的地方停下。

此刻，凌雲蔚這才看到跟在軟轎後面的人，也是一身黑色勁裝，背負環刀，年約四十上下的八個彪形大漢。

這些彪形大漢，雖然遠不如當先那一對金剛煞神般的彪形大漢身材魁梧高大，令人望而心胆生寒，不過却生得肩闊腰粗，虬筋栗肉，威武非常！

尤其是一個個全都雙目精光灼灼，兩太陽穴墳起凸出，一望即知皆是內外兼修，功力頗爲不弱的好手。

軟轎停下。

兩個肩負獨腳鐵娃的大漢和四個藍衫少年立時朝兩邊分閞，橫跨五步，三左三右肅然排立。

四個青衣少女則退向駝背老婦身後，二左二右，傍轎併肩俏立。

刹那間只剩下駝背老婦一人，背轎站在轎前。

駝背老婦右手鋼拐拄地，雙目精光四射，有若兩道寒電霜刃般地掃視了凌雲蔚和華山三劍等人一眼，旋即眼皮一垂，闔起雙目，滿是皺紋的臉上一片冷漠之色，毫無一絲表情。

駝背老婦的目光眼神雖是祗如電光一閃即斂，但凌雲蔚和華山三劍的心頭却全都不由微微一驚！暗道：「這駝背老婦好精深的內功……」

他們心頭正自微驚之際，忽聽轎左傍俏立兩個青衣少女之一，嬌聲說道：「少宮主有諭，着華山弟子近前答話。」

華山三劍聞言，全都不由眉頭微微一皺，相互交換地望了一眼。

首劍牟尚武突然收劍入鞘，大步前行了數步，立定身形，朝着軟轎微一抱拳，朗聲說道：「請問尊駕是那一派宗主，駕臨敝山不知有何見教？」

他見對方這等氣派排場，認定必是一派宗主掌門之尊的身份，是以他言詞之間十分客氣。

只聽軟轎內傳出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你是華山派何人？」

牟尚武道：「華山三劍首劍牟尚武。」

轎中人語聲仍然冷冷地問：「和你們動手之人是誰？」

牟尚武道：「姓凌名雲蔚。」

轎中人又問道：「是何人門下弟子？」

牟尚武道：「不知道。」

「你沒有問他？」轎中人再問。

「他不說。」牟尚武答。

「他上華山來尋仇的？」

「不是。」牟尚武搖了頭接道：「據說是受人之託前來拜晤敝掌門商談一件事情。」

轎中人道：「是受何人之託？商談什麼事情？他也不肯明告，於是，你們便攔住他，動手打了起來，是不是？」

牟尚武心中不由甚爲暗佩這轎中人之智機，微一點頭答道：「這只是一半理由。」

轎中人微一沉吟，問道：「另一半，是什麼理由？」

牟尚武道：「他欺侮本派弟子，侮蔑本派武功劍術，並且縱獸傷人，本派弟子已有一人喪命他的一隻『披髮金猱』爪下！」語聲微微一頓，問道：「適才傳聲喝令住手之人可是尊駕？」

「嗯。」轎中人輕「嗯」了一聲，問道：「貴掌門人出關了沒有？」

這句話問得太以突然，太出乎牟尚武的意外，只聽的牟尚武心頭怦然大震！暗暗忖道：「這轎內究竟是何許人物？掌門人閉關十日，乃本派極端秘密之事，他是如何知道的？……」

他心中不禁大感駭異非常，雙目怔怔地瞪視着軟轎，似乎想看穿轎內坐着的究竟是個什麼之人？

這頂軟轎乃是經過一番精心設計特製的，轎外之人在一片珠光玉霞交輝的耀目下，雖然絕對無法看到轎內之人，但是轎內之人對轎外的一切，却能看的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轎中人乃是個智慧絕世之人，目睹牟尚武的臉色神情，焉有不明白他的心意，不由輕聲一笑，道：「我這頂軟轎是特製的，除非你的目力有逐過布帷之能，否則，無論如何也無法看得到我的，不要發傻了，還是快回我的問話吧。」

牟尚武眉頭微微一皺，心念電轉，忽然問道：「尊駕究係何人？敝掌門閉關之事，尊駕又何以得知？」

轎中人道：「覺得很奇怪，是麼？」

牟尚武道：「請尊駕明告。」

轎中人語聲忽又冷冷地道：「不是你應該知道的，你最好別問……」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貴掌門業已出關下來了。」

牟尚武回首朝山頂上望去，果見掌門人率同派中已有多年不問世的五位長老，步若行雲流水般地往下行來。

他心中不禁暗忖道：「五位長老居住悟性閣，已有十年多不問派中事務，足不出閣半步，今天怎的……」

暗忖之間，華山掌門俞正浩和五位長老，已來到距離二丈左右地方一齊停住身形。

牟尚武趕回身走到掌門人面前參見掌門和五位長老，躬身稟告一切。

俞正浩聽完牟尚武的稟告，雙目微睜，目光如寒電激射地掃視了凌雲蔚一眼，忽然大步行至珠翠軟轎對面八尺之處站住，目視軟轎，雙手一抱拳，朗聲說道：「轎內是何方高人駕蒞敝山，請即出轎相見，俞正浩在此親迎候教！」

轎內之人並未如言出轎，却語聲低沉地說道：

「掌門人閉關十日，對於那兩頁劍譜，該都已悟解練成了吧！」

俞正浩身驅不由微微一震！脚下陡地後退了一步，但旋即正容點頭答道：「那兩頁劍譜雖然是本派散失百餘年，『梅花劍法』最後的八招精華絕招，但是，却非眞本。」

「哦！」轎中人輕「哦」了一聲，問道：「何以見得它不是眞本呢？」

俞正浩沉思地緩緩說道：「其中第六與第七招之間似乎缺少了一些變化，本座爲此曾費去三日夜的苦思，始終無法能够將它連繫貫通起來。」

轎中人道：「因此你便認定它不是眞本。」

俞正浩道：「如若是眞本，豈會有這種現象缺陷！」

轎中人忽然輕聲一笑，道：「不錯！那的確不是眞本，第六招與第七招之間缺少一些變化，也是我們故意將它删去的。」語聲微微一頓，問道：「你想取回這眞本不想？」

俞正浩朗聲說道：「眞本爲本派祖師遺傳手澤，而且關係本派榮衰，本派弟子一直在時刻留心查訪它的下落……」他話未說完，轎中人似已不耐地接道：「要與不要？你直截了當的說好了。」

俞正浩輕「咳」了一聲，正容說道：「尊駕如肯將它交還本派，非止本座與及門下弟子感激不盡，終身不忘，即本派歷代師祖也均將感謝尊駕於泉下……」

「如果我不肯交還給你們呢？」

俞正浩臉色不由微微一變，但旋忽朗聲一笑，道：「尊駕決不是那種人。」

轎中人道：「是那一種人？」

俞正浩一沉吟，道：「尊駕如果沒有將它物歸

原主之心，也不會得……」

他話未盡意，轎中人忽然一聲冷笑道：「你想得太天眞了。」語聲驟轉冷峻地接道：「光憑着感激不盡，感謝，聽起來很美，而却是空洞不着實際價値之言，便想討回這頁劍訣眞本，可沒有那麼容易的事！」

兪正浩聞言，一顆心不由直往下沉，雙眉緊皺的緩緩問道：「尊駕的意思要怎樣才肯交還？」

轎中人語聲和緩而平淡的說道：「很簡單，只要你答應我的條件就行。」

兪正浩問道：「什麼條件？」

轎中人冷冷地說道：「從今天起，華山派宣佈封山十年，十年期中不准有一個弟子下山在江湖上走動！」

兪正浩料不到轎中人提出的竟是這麼一個出人意外的條件，只聽得臉色神情不禁勃然大變！

這個條件實在太苛刻了，也關係太大了！

兪正浩心中暗想，這那裏是條件，分明是藉此要華山派從此退出江湖，在江湖上除名……

只聽得轎中人接着又道：「十年光陰，彈指卽過，只要你答應宣佈封山十年，不但貴派散失百餘年訪尋無着，祖師手著的劍譜眞本立可獲致重返師門，使整套『梅花劍法』恢復完整再無缺陷，而且還可用這段封山十年的時間，潛心苦練武功劍術，精益求精，更臻上乘！」

說至此處，語聲微頓了頓，道：「十年期滿，華山派重出江湖之日，武功劍術不僅必可壓倒其他門派，足爲七派一帮之冠，並可恢復百五十年前貴派最旺盛時代的威譽！」

兪正浩聞聽至此，心中意念不禁爲轎中人這番似是遠謀深算的言詞所打動，暗自沉吟地想道：「這轎中人之言似甚有理，百餘年來，本派人材凋落，在江湖上的威譽日復不如一日，追究根源，實係由於劍譜失落，最後八大精華絕招失傳之故！倘眞能封山十年的條件，換回八大精華絕招劍譜眞本，埋首潛心苦練十年，門下弟子的武功劍術，必然盡皆精進，而臻大成，豈不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麼……」

他心中意念雖已爲轎中人這番似是遠謀深算的甜言蜜語所打動，但是，仍有些兒猶豫不決。

轎中人究竟是何許人？……

爲何要提出這種條件？……

其用意何在？……

有什麼企圖？……

是不是含有什麼陰謀？……

這些，都是値得考慮的問題，使他不得不加以愼重！

正當他沉吟暗想，心中意念已漸爲聽來似無惡意的甜言蜜語所打動，而又爲許多問題所交織猶豫不決之際，轎中人似窺透了他底心意般地，聲音竟顯得異常平和地緩緩的又說道：「這實在可以說是一個千載難遇的絕好機會，換句話說，也是你華山派由弱轉強十年後傲視江湖，雄踞七派一帮之首的轉捩點，你還猶豫不決什麼呢？……是怕我對你華山派有什麼不利的企圖陰謀麼？你盡管放心好了，我如要對你華山派有什麼不利的企圖，又何必要將你們散失百餘年的劍譜眞本還給你們呢，雖然，我所提出要你們封山十年的條件，似乎太過苛刻，使你們感到難堪，有傷顏面尊嚴而無法答應，其實，我這可完全是存心成全你們的一番好意！」

語聲微微一頓，緊接着道：「希望你明智果決，千萬別放棄這絕好機會，辜負我的一番好意！」

兪正浩聽後，覺得轎中人所言，不但毫無半點惡意，不似含有什麼企圖陰謀，並且句句均極有理，直擊他的心坎，意念搖搖欲動。

但是，他終究是一個修爲功深，遇事沉穩持重的一派掌門人。

他低首沉吟稍頃，心中忽然一動，抬起頭來，雖然看不見軟轎內的是怎樣的一個人，是老是少？是男的抑或是女的？却目注軟轎，滿臉肅容地朗聲說道：「尊駕這番好心美意，兪某衷心至爲感激，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尊駕究竟是那一位武林高手……」

他話未說完，轎中人忽又一聲微笑，道：「何必要知道我的名號呢，況且我又不是什麼名滿江湖，威揚八表的武林高人奇士，說出來，你還不是一樣的不知道。」

兪正浩道：「以尊駕這等排場氣派，定然不是什麼藉藉無名之士，尊駕又何必自謙呢！」

轎中人道：「你一定要知道我的名號麼？」

兪正浩點點頭正容說道：「尊駕果眞將敝派劍譜眞本交還敝派，雖說是以封山十年爲條件，但尊駕仍將是敝派恩人，若然連恩人的名號都不知道，傳出江湖，華山派豈不誤被武林同道視爲不識禮數笑掉了大牙麼！」

驀然，軟轎中突地爆響起一陣聲若珠走玉盤，又如銀鈴似地「格格」嬌笑。

兪正浩驟的不禁意外的愕然一怔！

在他的潛意識裏，一直沒有想到這轎中人竟是一個女的，而且從這銀鈴似地嬌笑聲揣測，可能還是個年歲不大的少女……

嬌笑聲落，軟轎內立時傳出一個嬌甜柔和的聲

音，緩緩說道：「好吧！你掌門人既然如此說，我如再不將名號說出，便是不矯情也矯情了……」語聲微頓，接道：「我名南宮玉燕，至於外號嘛，我們宮中的人送了我一個『銀裳仙子』的外號。」

這又是出於兪正浩意外的一個意外。

在他的料想中，轎中人縱然不是個名滿江湖的人物，起碼也是一個小有名氣之士！

那知，對方說出名號來，却是依然毫無所知，對於「南宮玉燕」四字，更是從未聞聽過。

他不禁緊緊地皺起雙眉，搜索記憶苦思，希望能想出武林一些複姓「南宮」的人，然後再逐一推想揣測下去，便不難弄明白這「南宮玉燕」究是何許人？是什麼出身來歷了？……

可是——

結果他失敗了。

「南宮」。

這是一個極少見的姓氏。

在普天下之間，「南宮」雖算不上是個什麼怪姓氏，但却萬戶難見其一。

兪正浩的腦子裏有如翻江攪海般地苦苦思索，想來想去，始終想不出武林中何時曾有過一個複姓「南宮」什麼的人物！

想不出來，便無法推想揣知對方的出身來歷，是正是邪？其所提封山十年的條件的眞正用意企圖何在？……

他正雙眉緊皺苦思不得之際，忽聽南宮玉燕又嬌聲催促地說道：「你考慮好了沒有？是答應還是不答應？」

兪正浩微一沉吟，道：「請恕兪某見聞淺陋，尚望姑娘能將來歷師門一併見告。」

南宮玉燕聲調驟然一變，語含慍意地道：「你問的太多了。」

兪正浩朗聲一笑道：「姑娘可知道這『封山十年』的條件，關係本派聲譽榮辱太大，兪某身爲掌門，豈可不問問淸楚！」

南宮玉燕冷冷地道：「問淸楚之後便怎樣？」

兪正浩道：「再作考慮決定。」

南宮玉燕道：「我看你還是不要考慮了。」

兪正浩道：「爲什麼？」

南宮玉燕冷峻地道：「眼下你已只有一條路可走！」

兪正浩臉色微微一變，道：「姑娘的意思可是不答應也得答應？」

南宮玉燕哼了一聲，道：「不錯！否則你便休想這劍譜眞本重返師門！」

兪正浩雙眉一挑，心念疾轉，忽然問道：「劍譜眞本姑娘可曾帶在身邊？」

南宮玉燕道：「帶在身上，怎樣？」

兪正浩臉容沉肅地說道：「姑娘如肯將它交還本派，本派自是永感姑娘的大恩不忘！否則……」

說至此處，語聲倏地頓住，「否則」以下怎樣雖未直截地說出，但其言下之意，已是不難料知。

「否則便怎樣？爲何不說下去。」

南宮玉燕雖知其言下之意是什麼，却仍故意緊接着追問了一句。

當然，南宮玉燕這種故意追問之舉，是含有深意的。

她乃是個頗工心計，智慧絕倫之人，從兪正浩的口氣神情中，已經看出除非以武力威脅或可使其屈服外，想要兪正浩輕易的答應以「封山十年」，作爲換取劍譜眞本的條件，實在非常困難！

談到武力，以她眼前所帶的人手而言，無須她自己出手，只要一聲令下，華山派立將血染山石，遍地橫屍，數百餘年的根基毀於頃刻之間！

但是，她不能這麼做，也不敢這麼做，違背她母親的命諭。

她此來之前，她母親曾叮囑告誡她，華山派曾有恩於她「南宮」門中，此行雖是要華山派以「封山十年」爲交換該派散失百餘年的劍譜眞本的條件，實際上完全是一種報恩的行爲，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決不准和華山派人以武力相見，更不准輕妄傷人，而失去報恩的本意！

爲了不違背她母親的命諭，也爲了要達成使華山派封山十年的目的，她只好使用一點心計，讓兪正浩拿自己的話來套住自己了。

兪正浩自是不知這些原因，在她一句追問之下，臉色頓然凝寒地沉聲說道：「姑娘既不肯報出來歷師門，又不容兪某有選擇的餘地，在這等情形之下，兪某爲了本派祖師的手澤劍譜，也爲了本派在武林中的威譽，說不得只好……」

說至此處，語聲微微一頓，臉色突轉和緩地接道：「姑娘還是將劍譜物歸原主的好！」

南宮玉燕道：「聽你的這種口氣，好像我如不肯將劍譜交還給你，你便要恃強奪取，是不是？」

兪正浩臉色沉凝地說道：「姑娘如果不肯，兪某也只好如此了！」

南宮玉燕輕聲一笑道：「兪掌門！你可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俗語，我要如果怕你恃強奪取，便就不來了！」

兪正浩朗聲一笑道：「姑娘雖然不是善者，華山派可也不是怕事之流！」

南宮玉燕突然嬌聲爆發出一陣「格格」大笑。

兪正浩眉頭一皺，沉聲說道：「南宮姑娘！妳

笑什麼？」

南宮玉燕道：「我笑你枉爲一派掌門之尊，竟然連個好歹都不識得！」

兪正浩一怔！問道：「兪某怎地不識好歹？」

南宮玉燕道：「我已經對你說的很清楚了，你不但不相信我的好意，反而竟要恃強奪取，這豈不是不識好歹麼！」

兪正浩哈哈一笑，道：「姑娘的這番好意，兪某心領就是。」語聲一變，沉聲接道：「不過，姑娘的條件，太有損本派的威譽了，兪某實在無法答應！」

南宮玉燕道：「你既然實在無法答應便算了，我又沒有一定要你非答應不可，爲何竟要恃強奪取，難道你們所謂名門正派便是這樣的麼！」

兪正浩乃是個生性正直之人，一時不禁語塞。

南宮玉燕陡又冷峻地問道：「你果眞要恃強奪取麼？」

「哼！」兪正浩輕哼了一聲，朗聲道：「劍譜原是本派散失之物，不知它的蹤跡下落便罷，既已知道，自當必須取回，縱或恃強奪取，也是天經地義之舉！」

南宮玉燕道：「如此說來，你是下定決心，非要強行奪取不可了！」

兪正浩震聲說道：「姑娘不肯將它還給本派，兪某也只有這一條路好走！」

語聲鏗鏘，說的有如斬釘截鐵一般。

南宮玉燕驀又嬌聲發出一陣銀鈴劃空般地「格格」大笑，道：「好！好！我倒要看看你兪掌門的武功劍術，究有多高的造詣火候，竟然決心要強行奪取……」

語聲微微一頓，沉聲接道：「現在我按照我手下人的武學功力，分爲三種，任憑你選擇一種一搏勝負，如何？」

兪正浩問道：「那三種？」

南宮玉燕緩緩說道：「第一種是由你全力向姥姥猛攻三招，只要你能使的她足下移動半步，便算你勝，然後再由她攻你三拐，以接得她三拐爲勝，否則便算你敗！」

兪正浩目光一掃眼前所有的男女老少中，已知南宮玉燕所說的「駝背姥姥」，便是那手拄龍頭鋼拐，一直垂着兩隻眼皮，默立在轎前的黑衣老婦。

他不由得朝駝背姥姥瞥覷了一眼，問道：「第二種呢？」

南宮玉燕道：「我轎前四青衣女婢中，由你選擇一人搏戰，以五十招爲限，分決勝負高下。」

兪正浩道：「如果是平手呢？」

南宮玉燕突然揚聲說道：「如果我是你，我便自行認輸。」

兪正浩又道：「請問第三種？」

南宮玉燕道：「我的四個藍衫少年侍衛中，由你同樣地選擇一人動手，各展所學一決强弱，招數則以百招爲準。」

兪正浩接道：「如也是平手，便也算我輸。是不是？」

南宮玉燕輕聲一笑，道：「對了，以你的身份年齡而言，你總不致于說我這種方式不合理不公平吧！」

以華山派掌門人的身份，比四青衣婢女及四藍衫少年大了將近三倍的年齡而言，兪正浩自是不好意思說出「不公平不合理」的話來。

於是，他只得點頭說道：「姑娘所言自是公平合理得很……」

語聲微微一頓，問道：「兪某倘若僥倖獲勝，姑娘是不是便將本派的劍譜眞本交還與兪某？」

南宮玉燕道：「這還用得着問麼，只要獲勝了，劍譜自然交還給你。」話鋒忽地一轉，冷峻地說道：「現在你可以選擇決定你動手的對象了。」

兪正浩目光緩緩地掃過駝背老婦，四青衣婢女和四藍衫少年等九人一眼，心念不由頓如電閃般地一陣疾轉。

他深知南宮玉燕既是這等說法，四青衣婢女和四藍衫少年又全都身佩長劍，在劍術造詣上必然均皆有着極精深的火候。

尤其是「梅花劍法」的劍譜眞本，既是落在對方的手裏，說不定還都深悉整套劍法招勢的變化奧妙……

果眞如此，動起手來，豈是百數十招之內能够輕易獲致勝績的？

何况對方又只是婢女和侍衛的身份，以他身爲華山派掌門之尊，若眞個選擇他們八人中任何一人爲搏戰勝負的對象的話，不僅有失身份，而且縱然獲勝，也勝得不光榮，不體面，傳出江湖，也必將落入識笑……

他心念方電閃至此，忽聞南宮玉燕嬌聲問道：「兪掌門，你選擇好了沒有？」

兪正浩微一沉吟，朗聲說道：「選擇好了。」

南宮玉燕道：「是誰？是婢女中的還是侍衛中的？」

兪正浩道：「兩者都不是。」

南宮玉燕輕聲一笑，道：「那麼你是選擇了駝背姥姥了。」

兪正浩搖頭道：「也不是。」

「也不是？」南宮玉燕不由一怔！

兪正浩朗聲緩緩說道：「兪某選擇的乃是妳南宮姑娘自己。」

「哦！」南宮玉燕乍聞此言不由甚感意外，但旋忽之間也即明白了兪正浩的心意地「格格」一聲嬌笑，道：「我知道你的心意了，你是想看看我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所以便乘機從我所說的三種方式之外，選擇和我一搏是麼！」

兪正浩一聽南宮玉燕已說中他的心意，臉孔不由微微一紅，心底同時也暗暗驚佩對方的機智。

心意既被對方說破，自是不便否認掩飾，而且也不必要否認掩飾，於是便朗聲一笑道：「姑娘說的不錯，兪某正是這種意思，請姑娘即刻出轎現身，好讓兪某見識見識姑娘的風儀，并領教幾手絕學高招！」

南宮玉燕突然一聲冷笑，道：「兪掌門，你可是不想要劍譜了！」

兪正浩沉聲說道：「劍譜乃本派祖師遺傳手澤，不僅要，而且是非要不可！」

聲沉語決，說的有如斬釘截鐵。

南宮玉燕冷冷地道：「你既然是非要不可，便就聽我良言相勸，在我所說的九人之中選擇一人一搏勝負，這樣，你還可佔一半的希望，否則……」

語聲一頓，接道：「不是我信口狂言，故意拿大話來唬你，憑你的武學功力，安份點當你的華山掌門還可以，如果眞要和我動手爭雄，只怕你連一招都接不下來便就落敗當場了。」

兪正浩聽的臉色不禁勃然劇變！

他雖是修爲功深，涵養有素，一向沉穩持重之人，闕聽南宮玉燕此言，心中也不由的立被激起一腔如雷怒火，驀地仰天震聲爆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道：「如此說來，姑娘定必身負不世奇學，驚人絕技了，兪某雖然功微藝薄，不是姑娘的敵手，但豈可錯過這等瞻仰不世奇學絕技的機會，尙望姑娘莫再驕矜，慳吝賜敎，兪某縱然果眞一招即便落敗，也敗得心甘情願……」

語聲畧頓，一聲冷笑接道：「只怕姑娘還無如此武功能耐！」

南宮玉燕冷冷地道：「你不相信麼？」

兪正浩朗聲說道：「俗語有云：『口說無憑』，兪某如何能够相信！」

的確，以兪正浩的一身武學功力而言，在當今江湖中，已可算得是絕頂高手之流，他當然決不相信會接不下南宮玉燕一招。

兪正浩話聲甫落，驀聞「冬」的一聲震響。

那一直垂着兩隻眼皮，默立着的駝背姥姥突然猛地一頓手中的龍頭鋼拐，激起一蓬火星，震碎了一大山石，癟嘴一張，發出一聲懾人心悸，難聽刺耳的「嘿嘿」乾笑，喝道：「兪正浩！你眞是太也不識得抬舉了，你有多大一點武學功力，竟敢不相信我家少宮主之言，嚕嚕囌囌的要和少宮主動手，看來你大概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給點顏色你看看是絕對不行了……」

她話未說完，兪正浩已是雙眉倏地一挑，瞋目震聲大喝道：「住口！兪某乃是一派掌門之尊，在和妳主人說話之際，焉有妳插嘴的餘地！」

駝背姥姥雖是年已過百之人，但却生就一副烈火般地爆燥脾性，闕言不禁氣的雙目陡睜，精光直若兩股寒電激射，右手龍頭鋼拐不住頓的「冬冬」價響，只震的碎石飛濺，咧開癟嘴怪叫道：「小子！你眞是一點也不害臊，臭美得緊，憑你這麼一個華山派的掌門，也敢在我老婆子面前道身份，擺威風，今天你既然口出不遜，瞧不起我老婆子，我老婆子倒得要替婁南辰敎訓他的徒孫！」

說至此處，口氣一變，沉聲喝道：「小子！快撤出你的劍來，先接我老婆子三拐試試……」

話落，腰幹微微一挺，朝前猛跨上一大步，右手鋼拐掄起，「呼」的一拐，猛朝兪正浩的當頭砸下！

勁風呼呼，拐勢沉重威猛絕倫。

婁南辰，乃華山派上兩代的掌門人，也是兪正浩的師祖。

婁南辰已逝世五十多年，駝背姥姥忽然提起「婁南辰」的名字，兪正浩心中不禁大爲驚震！

在驚震之中，心念立如電閃般地暗忖道：「這駝背老婦是何許人？聽她這等口氣，必然是與婁師祖相識有交情之人……。」

他心念雖如電閃般一掠而過，但是駝背姥姥的龍頭鋼拐已經快如奔雷地出手，勢沉力猛地直朝他當頭砸下。

在這等情勢之下，他已無暇開口發問，只得急忙飄身橫挪六尺避過，口中同時大聲喊道：「且請住手。」

駝背姥姥一收鋼拐，瞋目問道：「小子！爲什麼躲開去，不亮劍接招，是怕我老婆子的鋼拐沉重不敢接麼？」

除開掌門人的身份不說，論年紀兪正浩也已是年過半百之人，駝背姥姥一口一個小子的，使兪正浩着實感覺刺耳難堪，臉孔熱烘烘的發紅，心中滿不是味道。但是又無可奈何，只得皺着眉頭說道：「請問老前輩尊姓大名？已與本派師祖相識，尙望即將名號示告，免得兪某不知因而無禮開罪！」

駝背姥姥「嘿嘿」一笑，道：「小子！你少前倨後恭的和我老婆子攀交情套近，還是先接下我老

婆子三拐再說好了。」說罷，右手鋼拐一掄，便又待出手。

俞正浩見狀，忙又喊道：「且慢！」

駝背姥姥冷冷地說道：「你還有什麼話說？小子！」

俞正浩見駝背姥姥不肯說出名號，知道再問也是白費，遂便反手撤出長劍，目注駝背姥姥朗聲問道：「俞某接下你三拐便又怎樣？」

駝背姥姥微微一怔！旋即「嘿嘿」一聲怪笑，冷冷道：「好呵！小子！你敢和我老婆子談起條件來了。」

語聲一頓，雙目陡睜，寒芒電射地沉聲接道：「小子！只要你能接下我老婆子三拐，便將劍譜還給你！」

俞正浩道：「妳這話能算數嗎？」

駝背姥姥怒聲說道：「當然算數！」

俞正浩微微一笑，道：「妳主人答應嗎？」

駝背姥姥癟嘴微動，正待答話時，南宮玉燕那銀鈴似的聲音已自珠翠軟轎內傳了出來，嬌聲說道：「俞正浩！你儘管放心好了，駝背姥姥在我南宮門中的身份特殊，她說的話和我的話並沒有什麼不同，可以完全算數。」

南宮玉燕話聲一落，駝背姥姥便急忙轉身朝着軟轎彎了彎腰，說道：「多謝少宮主給我老婆子的面子。」

南宮玉燕語聲嬌柔地說道：「姥姥請不要客氣多禮。」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姥姥也千萬別忘了我們此來的目的，和他把話說明好了！」

駝背姥姥躬身敬答道：「老婆子謹遵少宮主命諭。」

說罷，轉過身子目視俞正浩沉聲喝道：「小子！你已經聽清楚了吧，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至此，俞正浩當然已是無話可說，遂即朗聲說道：「尊駕請出拐發招吧！」

駝背姥姥忽然「嘿嘿」一聲乾笑，道：「小子！你不覺得這場賭鬥不公平麼？」

俞正浩不由一怔！問道：「怎樣不公平？」

駝背姥姥道：「你接下了我老婆子的三拐，我老婆子便將劍譜還給你，可是你如果接不下呢？難道便就算了不成？天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俞正浩臉孔不禁一熱，問道：「尊駕意思要怎樣才算公平？」

駝背姥姥沉聲說道：「你若是接不下我老婆子的三拐，便得答應『封山十年』的條件！」

南宮玉燕突然在轎內補充的接道：「劍譜也仍然還給你。」

駝背姥姥接道：「這還是你佔便宜的一場賭鬥，小子！你敢不敢答應？」

俞正浩不由緊緊地皺起了兩道眉頭，心底暗自沉吟起來。

原先，他雖然覺着這駝背老婦在這一羣男女人衆中，顯得有特殊搶眼，但因一直全神貫注轎中人是誰？是何出身來歷上？以致未曾注意她。

自從駝背姥姥突然說出「婁南辰」的名字，他心中方始猛然警覺，這個看來老態龍鍾的駝背老婦乃是個大有來頭的武林前輩。

駝背姥姥對於轎中的南宮玉燕雖然執禮甚恭，而南宮玉燕對她的語氣，却是極其客氣，由此可見，她在南宮玉燕的屬下羣中，確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

更由於南宮玉燕既敢將「劍譜」和「封山十年」的條件，委決於駝背姥姥的三拐，可想而知，駝背姥姥定必身懷超絕的武功，非常身手，其三拐威勢也定必凌厲絕倫，剛猛無儔！

換句話說，也就是憑他俞正浩的武學功力，決然接不下駝背姥姥這三拐，否則，她們決不敢如此大胆……。

俞正浩心中暗暗沉吟，不敢貿然決定答應之際，駝背姥姥已經不耐地「嘿嘿」一聲冷笑，道：「小子！是不敢答應麼？」

冷冷的語氣中，隱含着輕視譏誚之意。

華山派近數十年來雖因人材凋落，在江湖中的威譽日下，但仍有其不可輕侮之氣派，在當今武林七派之中，仍然位居第四，只在少林，武當，峨嵋之下。

俞正浩身為華山派掌門之尊，生平幾曾受人這等譏誚輕視過，縱是涵養功深，素性沉穩持重，此刻也不禁被激的怒火上升，直沖頂門，臉孔頦子全都通紅，雙目圓睜，再也忍不住地厲聲發出一陣長笑，喝道：「老鬼婆子！妳休要倚老賣老的徒逞口舌之利，俞某人今天縱然濺血橫屍當場，也得見識見識妳這三拐，到底有多大驚人的威力，敢於這等狂妄！」

駝背姥姥又是「嘿嘿」一聲冷笑，道：「你答應了麼？」

俞正浩雙眉上挑，沉聲說道：「不錯！俞某如若接不下妳三拐，華山派不但自今天起封山十年，並還附賠上俞某項上的一顆六陽魁首！」

駝背姥姥一聽俞正浩竟自動附賠上項上的人頭，心中不禁一怔！暗道：「不好！這小子分明和當年『婁南辰』那老鬼一樣，是個死心眼兒，寧折不彎的臭脾氣！我老婆子三拐贏他『封山十年』之約，本是一番好意，豈可要這小子賠上一顆腦袋瓜子因而變成惡意，否則，我老婆子非但愧對婁南辰那死老鬼，而且也失去了宮主報恩的本意。這小子一死百了，前往陰曹地府去見那婁老鬼，頂多到閻王面前去告我老婆子一狀，說我老婆子不夠交情，欺負他的徒孫，那倒沒有什麼，我老婆子可也不在乎這些，只不過是難為了我老婆子回去之後，不好向宮主交待而已。

雖說此行是由少宮主率領，一切自有少宮主作主，與我老婆子無關，但，終究難免不受宮主的責怪……」

她心底正暗自忖思之間，忽聞南宮玉燕嬌聲說道：「俞掌門！你是不要活了，還是存心一死而了，想藉一個死來逃避責任？」

在俞正浩心底意思，這一場賭鬥，如果僥倖獲勝，自是無話可說，倘若落敗，因而使華山派蒙上「封山十年」之恥，他雖無以「死」逃避責任之心，却有羞見同門，愧為掌門之意。

因此他乃才賠上一顆六陽魁首，其目的無非是以一死謝罪師門的一己私心。

只是，這種以一死謝罪師門的一己私心，拆穿了來講，無可否認的，仍是一種逃避責任之舉！

南宮玉燕嬌聲驚語的這兩句話，宛似一柄利刃般地直刺透俞正浩的心坎，臉色遽變地怒聲說道：「姑娘休得徒逞口舌之利，欺人太甚，俞某祗不過認為既是賭鬥，條件自應公平允當，所以，俞某才賠上項上的人頭，以示公允，決不佔你們的一點便宜！」

南宮玉燕輕聲一笑，道：「你倒是很公道，很慷慨的嘛！」

俞正浩朗聲一笑，道：「承蒙誇獎，俞某尚還不是貪生怕死之人！」

南宮玉燕話鋒倏地一轉，問道：「你對於這場賭鬥，有幾分勝算把握？」

俞正浩微一沉吟，道：「俞某自信還不致於落敗！」

南宮玉燕冷冷地道：「不管你的自信怎樣，但是我仍要勸你收回你這種表示公允，正直不佔便宜的賭約。」

俞正浩道：「這是俞某自願如此，與姑娘無關，不勞姑娘費心相勸！」

南宮玉燕道：「你雖是自願如此，但是我們却並不領情，不願接受！」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身為華山掌門，領袖一派重任，總應當知道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之分，所謂正直公允，不貪生，不怕死，不應該是毫無義意的枉死，而應該是死得要有價值，死得重於泰山！」

她聲如黃鸝清婉悅耳，不徐不疾，娓娓說來似勸誨，又似輕責，只聽的俞正浩心頭怦然跳動，疑思重重……。

於是，俞正浩心底迷霧再度飛快地升起。

這南宮玉燕究竟是何出身來路？

她為何定要本派封山十年？其企圖用意是什麼？是善意？抑是惡謀？……

是善意，就不該要本派封山十年。

若是惡謀，便不該不管勝負與否，均答應將本派失落了多年，尋訪無着的劍譜交還，並拒絕我自願賠上一顆六陽魁首的條件。

很明顯的，對方此來的目的，除了以交還劍譜作為「封山十年」的條件，並大有以武力迫使本派答應就範之外，却無一絲傷人流血的意思。

否則，我自願賠上一條性命之舉，豈不是正好嗎！

俞正浩心底思來想去，只覺得愈思愈迷惑，越想越不解，始終想不通其個中的道理是何？……

善意與惡謀，有如浪潮般地，沖擊着俞正浩的思緒，竟使他失却了平日的沉穩持重，微微有點紛亂！

只聽南宮玉燕那清婉悅耳的鸝音，又自軟轎內傳出，緩緩說道：「俞掌門！人之智愚乃在于臨時抉擇的一念之間，想來你總不致於是個愚者，不懂得『重於泰山』和『輕於鴻毛』的抉擇吧！」

俞正浩心中忽地靈光一閃，朗聲說道：「多謝姑娘啓我茅塞，俞某謹遵芳命便是。」

說罷，沉神斂氣，抱元守一，雙目精光灼灼地凝注着駝背姥姥，淵停岳峙地抱劍岸然卓立。

駝背姥姥雙目陡睜，寒芒電射地「嘿嘿」一聲乾笑，道：「小子！我老婆子要出拐發招了，你可仔細小心了！」

俞正浩暗中長吸了一口眞氣，朗聲說道：「俞某敬候高招。」

「好！」

隨着一聲「好」字出口，駝背姥姥的右手鋼拐已經快如電掣雷奔地掄起一片如山拐影，威勢沉猛無倫地籠罩着俞正浩的當頭砸下！

俞正浩早已凝功蓄勢以待，口中陡然一聲朗叱，手中長劍疾揮，展出一招「梅花萬朵」絕學，迎着如山的拐影封去！

須知劍乃輕兵刃，鋼拐則為重兵刃，輕兵刃與重兵刃硬接，在輕重相差懸殊之下，吃虧的自是輕兵刃無疑。

是以，凡屬使用劍之類的輕兵刃之人，遇上使

用重兵刃的強敵搏鬥時，若非自信內功眞力深厚精純足以勝過對方，不到萬不得已之際，均極忌和對方的重兵刃硬接硬拚，以免耗自己的眞力，損壞手中的兵刃。

駝背姥姥的龍頭鋼拐，乃純鋼打鑄，粗逾兒臂，重七十二斤，較諸一般江湖人物所使用的鋼鐵枴杖尤重！

拋開兵刃輕重的懸殊不說，以內功眞力而言，俞正浩的內功眞力雖極深厚雄渾，但與駝背姥姥相較，仍然要差遜了一籌還多。

俞正浩雖也明知以自己手中之劍去硬接對方的鋼拐，無異是以自己之短鬥敵之長，實爲武家大忌，縱然彼此功力相若，吃虧的仍必是自己。

但是，爲了這是一場賭約，爲了華山派的劍譜和在武林中的聲譽威信，也爲了他自己掌門人的身份和尊嚴，因此，雖明知是個吃虧之數，也不得不硬起頭皮咬牙硬接對方的三拐！

劍拐接實，驀然響起「噹！」的一聲金鐵交鳴的震響，火星飛濺射中，俞正浩頓感對方的拐勢沉重如山，只震的他胳臂酸痳，腳下馬步浮動，穩立不牢的一個踉蹌，後退了一步。

駝背姥姥一收鋼拐，「嘿嘿」一笑，道：「小子，你還不差，尙能接得住我老婆子七成眞力的一拐，比起崆峒舒明昌那小子來可強得多了。」

俞正浩一聽此言，心中不禁駭然一懍！暗忖道：「這老婆子究竟是誰？功力竟然如是深厚，七成眞力的一拐，勁道便已這等沉猛難擋，如是再加上一成眞力，自己豈不要被震的內腑血氣翻湧，吐血當場……崆峒掌門舒明昌又怎樣了？是敗在這老婆子的拐下，還是已經……。」

駝背姥姥話聲一落，正待掄拐第二次擊出時，俞正浩的心念已迅逾電光火石般地一閃而過，突然問道：「崆峒掌門人怎麼樣了？」

駝背姥姥又是「嘿嘿」一笑，道：「崆峒掌門怎麼樣了，小子，你且別管他，還是先顧顧你自己，小心留神接我老婆子的第二拐吧！」

聲甫落，拐已出。

勁風呼嘯，拐影山湧，威勢較之第一拐更見沉猛！

顯然，駝背姥姥這第二拐擊出，已多加一倍眞力！

俞正浩見狀，趕急猛提一口眞氣，內功眞力貫注劍身，揮劍迎上。

只聽得又是「噹！」的一聲激響，火星飛射中，劍拐已是一觸立分。

俞正浩立被震的胸中氣血上湧，喉部發甜，一股熱血直欲衝腔而出，身形一幌，「登，登，登」接連後退了三大步，眼前金星亂冒，趕忙長劍垂地支住身形，暗中調氣運功，平息下胸中翻湧衝腔的氣血。

華山三劍自掌門人和五老來到之後，雖未再和凌雲蔚動手，却一直各按方位橫劍而立，虎視眈眈地監視着凌雲蔚，以「三才劍陣」將凌雲蔚圍困在核心。

形勢很是明顯，只要凌雲蔚身形一動或是怎樣，華山三劍必然立時發動劍陣攻勢。

在這等形勢之下，凌雲蔚自是不便怎樣，免得華山派人對他再生誤會，因此，也就一直岸然挺立當地，靜作壁上觀。

至於華山五老，他們並沒有十分注意凌雲蔚，也根本沒有把凌雲蔚放在心上，只全神貫注在珠翠軟轎和駝背姥姥的身上。

華山五老對於南宮玉燕和駝背姥姥的出身來歷，雖然也都曾費心盡力地苦思了很久，但結果却也是一無所得。

當然，在駝背姥姥突然說出「婁南辰」三字時，他們的心中，也都和俞正浩同樣地，大爲驚震非常……

在俞正浩答應這場賭約之時，華山五老雖有出言阻止之心，但因權力所限，却又不便阻止。

因爲以輩份言，華山五老的輩份固比俞正浩長了一輩，但俞正浩乃是掌門人的身份，掌門人所決定的事情，若非有背祖師遺訓，違犯倫理道德的規誡外，雖輩前屬長老，也是無權干涉阻止的。

而且，五老也都深知在眼前如此情勢下，在對方這種意含譏誚，咄咄逼人的語氣下，縱是上刀山闖劍林，掌門人爲了維護本派的聲譽威信，也不得不答應下來。

掌門人既然已經答應了，他們縱是出言阻止又有什麼用？……

情形至此，他們除了心底暗自着急担憂，希望掌門人能夠接下對方的三拐獲勝外，也只有乾瞪看着而無可奈何！

俞正浩接過駝背姥姥的第二拐後的這等情形，五老目見之下，心中不禁駭然大驚，急地身形齊動，飄然至俞正浩身旁，低問道：「掌門人怎樣？」

俞正浩尙未答言，只聽駝背姥姥忽又「嘿嘿」一笑，說道：「小子！你確實不差的很，我老婆子這八成眞力的一拐，你接得雖然很勉强，但總算是接下了，現在趕快好好的調息一下，準備接我老婆子的第三拐，我老婆子等你，你盡管安心調息行功好了。」

話落，退身丈外，鋼拐拄地的巍巍站立。

俞正浩雙目微睜，朝五老慘然一笑地搖了搖頭，旋又閤起雙目，就地目垂簾，一心一意地運氣行功。

五老之首杜百宏見狀，兩道長眉緊蹙忖念之間，心中迅速的下了一個決定，臉色神情肅穆，語聲低沉地說道：「四位師弟請替我護法！」

說罷，邁步轉至俞正浩的身後，深吸一口長氣，調勻呼吸，緩緩抬起右臂，一隻右掌平按在俞正浩背後「命門」穴上，閉目垂簾地運息行功起來。

施文傑、金堃、成定邦、倪祖望等四老見狀，頓即全都明白了杜百宏的心意，立時各自暗暗提聚眞氣，凝功戒備護法。

杜百宏的右掌一按上俞正浩的「命門」穴，俞正浩只覺得「命門」穴微微一震，立有一股熱流緩緩傳入體內，耳畔同時響起杜百宏的聲音切沉地說道：「眼下情勢關係本派聲威，存亡太大，只好如此以爲挽救之策，掌門人請趕緊澄神靜慮，使眞氣與我的功力相匯合！」

話罷，便即加緊施爲，內功眞力泉湧地直往俞正浩體內源源湧入。

俞正浩心中雖然頗爲不願杜百宏這麼做，但是此時已是欲罷不能。

同時杜百宏此舉也是挽救這場賭約，轉敗爲勝的唯一的希望與好辦法！

因此，俞正浩只好不言語地，默然使自己的眞氣和杜百宏傳入體內的熱流匯合，引導運行全身。

駝背姥姥乃見多識廣之人，見此情形，焉會不知杜百宏的心意，不由嘿然一聲冷笑，施展傳音入密的功夫，冷冷地說道：「杜百宏，你這主意雖然不錯，但是用來對付我老婆子仍然還嫌差着點兒哩，現在，你縱是將一身功力全部傳輸給他，只要我老婆子使足十成功力發出這第三拐，嘿嘿！結果他還不是一樣的接不下來！」

杜百宏正值傳功緊要關頭，對駝背姥姥所言，此時當然無暇分心置理，同時也甚不相信，掌門人在其傳輸數十年內功眞力之後，會眞果如她所言，仍接不下她的第三拐……

一盞熱茶的辰光之後。

只見杜百宏的額上冒起一顆顆黃豆般大的汗珠，往下直流，臉色逐漸的變白，終而變成一片慘白蒼煞之色。……

但是相反地，原是臉色紅潤的俞正浩的臉上，此刻却是更容光煥發，隱隱地泛現上一層紫氣。

突然，杜百宏的臉部肌肉微一抽搐，身軀微微一抖，緊貼在俞正浩背後「命門」穴上的右掌軟軟地垂了下來。

這時的杜百宏只覺得渾身若虛脫了般的乏力，兩條腿直似有千斤般地沉重！

他勉强挪動雙腿，身子搖搖幌幌地往後退了兩步，雙腿忽地一軟，身子突然向後倒去。

幸得施文傑、金堃二老眼明手快，一見他情形不對，立時齊地飄身搶出，雙雙伸手一左一右的扶住他，才未摔倒。

施文傑低聲說：「師兄，你覺得怎樣？要不要緊？」

杜百宏深深地吸了口長氣，緩緩說道：「不要緊，只要好好的調息一陣子就好了，師弟扶我退到一邊去。」

施文傑、金堃二老依言扶着他退到三丈餘外的地方盤膝坐下。施文傑道：「師兄，你趕快調勻眞氣行功，待小弟加你一臂之力！」

說罷，便走到杜百宏身後盤趺坐下。

杜百宏搖搖頭阻止他說：「師弟不要耗費眞力了，愚兄只是因爲驟減三十年的功力，身子感覺虛軟乏力，經過一陣子調息之後就不妨事了。」

語聲略頓，忽地輕聲吁嘆了口氣，接道：「但願愚兄這三十年的功力沒有白費就好了。」

施文傑道：「師兄請安心調息好了，這三十年的功力不會白費的，定能挽回眼下的危勢，轉敗爲勝。」

杜百宏又輕聲吁嘆了口氣，微微搖頭：「師弟，你不要太自信樂觀，小瞧了這駝背老婦，她若不是極有把握贏得這場賭約，便不會得任憑愚兄臨陣傳輸功力給掌門人了。」

金堃說道：「師兄言雖頗有理，但是你已經盡了最大的心力了，萬一不幸，掌門人若然仍舊接不下她的第三拐的話，也只能說命運使然，氣數注定本派該有這場奇恥大辱，『封山十年』的災難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對方如果遵守約言，將本派的劍譜眞本交還，則本派弟子正可藉此十年封山的機會，潛心勤修內功，研練失傳的八大精華絕招劍術，十年之後，重出江湖，再振聲威，未嘗不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師兄還是暫且放開胸懷，運氣調息吧。」

杜百宏心中也很明白有數，若果眞萬一不幸，仍然不能挽回這場厄運的話，也只好作如此的打算，自我安慰了。

因此，他聞言之後，便即默然不語地深長地嘆了口氣，閤起雙目，狀如老僧入定般自行運勁調氣行功。

這時，俞正浩已是氣返丹田，血歸經脈，緩緩睜開雙目。駝背姥姥「嘿嘿」一聲陰笑，道：「小子，你已經調息好了麼？」

俞正浩扭頭朝杜百宏望了一眼，旋即轉過頭來，雙目陡張，精光激射，有若兩股冷電寒芒地射覩着駝背姥姥，舉步緩緩朝前跨上了三大步，威稜沉聲說道：「三拐已過其二，還餘一拐，尊駕請發拐吧。」

話罷，緩緩舉起長劍，平持胸前，澄神凝功，抱元守一，穩如磐石般嶽峙淵停而立，蓄勢以待。

駝背姥姥陡地縱聲發出一陣震人耳鳴心悸的「嘀嘀」大笑。

大笑聲落，只見她身軀一直，腰幹一挺，週身骨節驀地發出一連串的「格格」爆響，龍鍾老態頓時盡失，背後的駝峯也已倏忽不見，身子竟突然暴長了尺許多高，雙眼稜芒電射，神態威猛懾人。

俞正浩見狀，心底不禁悚然一慄！

他乃內功修爲高深，久經大敵之人，目睹如此情形，就知駝背姥姥這第三拐出手，必然是其一身功力之所聚，其勁道威勢也定必較前二拐更見沉猛數倍難擋……

他心底方自悚然一慄，陡聞「噹」的一聲震響，駝背姥姥右手鋼拐在地上猛然一頓，喝道：「小子，這一拐的威力和前大不相同，你可要特別仔細小心了！」

話落，鋼拐掄處，竟然不帶嘯風聲地疾朝俞正浩的當頭砸下！

駝背姥姥這一拐出手，看似無什威猛力道，拐勢極其平淡無奇，其實却是眞力暗含，深藏有絕妙無窮不可思義的威勢變化。

俞正浩的一身武功火候，雖較駝背姥姥相差頗遠。

但他身爲華山掌門，領袖一派的宗師，又豈是泛泛者流。

駝背姥姥出拐越是這等平淡無奇，俞正浩越是不敢稍有絲毫大意輕敵，更是凝神聚功的目光灼灼地盯着拐勢……

突然，俞正浩口中猛地一聲叱吒，身形微側，振劍疾起，功貫劍身，直朝當頭砸落的鋼拐硬封迎去。

劍拐一觸即分，「噹！」的一聲巨響中，俞正浩立被震的身軀一幌，蹬、蹬、蹬，連退了六七大步，方始勉強拿樁穩住身形。

他身形雖是勉強拿樁立住，但臉色却已泛現灰白，再也無法壓制住內腑被震的翻騰上湧的氣血，忍不住張口噴出一口鮮血。

顯然，在這拐硬接之下，他內腑已受傷不輕。

華山門下弟子見狀，不由全都大驚失色。

成定邦、倪祖望二老急地一齊飄身搶前，分立在俞正浩身旁兩邊，倪祖望急問道：「掌門人傷勢怎樣？要不要緊？」

俞正浩抬手抹了抹嘴角的血漬，微一搖頭，道：「不要緊！」

要知他內功本極精湛，經杜百宏傳輸了三十年的功力之後，已和駝背姥姥相差不遠，是以他內腑雖然受傷吐血，傷勢頗爲不輕，却並非大碍，仍能支撐得住。

這時，駝背姥姥已恢復原先的那種彎腰駝背，右手鋼拐拄地，一副顫巍巍老態龍鍾的樣子，「嘿嘿」一聲乾笑，道：「小子，你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俞正浩雙目忽張，慘然一笑，道：「俞某無能，既已敗於尊駕拐下，自是無話可說，華山派也便從今天起宣佈封山十年，並傳令門下外出的弟子尅日返山。不過……」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尊駕也該遵守諾言，將本派劍譜眞本立刻交還本派，使之物歸原主。」說罷，右手一抬，還劍入鞘，岸然而立。

駝背姥姥癟咀微動，話音尚未出口，軟轎內的南宮玉燕突然發出一聲銀鈴般地「咯咯」嬌笑，接口說道：「這個理所當然，你既已遵諾宣佈封山十年，我們也自必不會失言，將劍譜交還給華山派。接住！」

隨着這一聲「接住」，只見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於轎簾微啓倏闔之間飛出，不徐不疾地直朝俞正浩身前飛去。

俞正浩伸手接住，畧一翻閱之後，便即揣入懷內。

南宮玉燕問道：「俞正浩，你看清楚了沒有，可是你們華山派祖師的手筆眞本？」

俞正浩微一點頭道：「看清楚了，沒有錯。」

語聲微微一頓，冷冷地接道：「芳駕現在目的已達，如無其他事故，可以就此下山離去了。」

南宮玉燕又是「咯咯」一聲嬌笑，道：「事情已了，我們不走，難道還會賴在你華山上住些日子不成。」

語聲畧頓，正待傳令下山離去之時，那一直岸然靜立，作着壁上觀的凌雲蔚，突然發出一聲朗朗長笑，道：「主人雖已下令逐客，但是在下却要請主人原諒在下的放肆，挽留芳駕片刻一談，不知芳駕願否？」

話罷，便即邁開大步，衣袂飄飄，神情瀟洒，舉止儒雅而從容地直朝珠翠軟轎前走了過去。

這時，華山三劍已因掌門人賭約落敗宣佈封山十年，而收劍入鞘，撤去了「三才」陣式，併肩站立在一邊。

華山掌門俞正浩和一衆弟子，因爲不知凌雲蔚要和對方談些什麼？有何用意？是以，一時之間，十多雙眼睛不由全都灼灼地一齊集中在他的身上，盯視着他，心底各自作着揣測、臆料……

突然，駝背姥姥右手鋼拐「冬」地一頓，喝道：「站住！小子。」

凌雲蔚不由脚下一停，只聽南宮玉燕嬌聲說道：「姥姥，別攔阻他，讓他走近一些好了。」語聲微頓，接道：「相公既是有話要談，便請走近一點吧。」

於是，凌雲蔚便又邁步前行數步，在距離軟轎八尺左右處，佇足立定，目注軟轎正待開口說話，却聞南宮玉燕已是聲若銀鈴地問道：「相公有何指教？」

凌雲蔚說道：「有幾個問題，想向芳駕請教一下。」

南宮玉燕問道：「幾個什麼問題？」

凌雲蔚朗聲說道：「第一，芳駕究竟是何人？來自何處？第二，爲何要脅華山派封山十年？目的是什麼？既說是好意，究竟是何好意？第三……」

南宮玉燕接着問道：「第三是什麼？怎麼不往下說了。」

凌雲蔚道：「請先回答在下的第一、第二兩個問題，然後再談第三個好了。」

「好。」南宮玉燕緩緩說道：「相公請聽清楚了，第一，妾身複姓南宮名玉燕，外號『銀裳仙子』，來自阿爾泰山中。第二，迫使華山派封山十年的目的，是爲了交還他們失落百多年的劍譜，要他們利用這十年期間潛心研練武功劍譜，俾得將來重振聲威，並藉以避過眼前的一場厄刼。」

語聲畧頓了頓，接道：「第一、第二兩個問題，妾身已經敬從台命的先回答過了，現在相公可以繼續說出第三個問題是什麼了。」

凌雲蔚聽後，不由劍眉微皺地暗忖道：「這敢情好，說起來她是回答過了，但所答之言，却完全是些不着邊際的廢話，除了多知道一點，她是來自阿爾泰山中外，其他仍是毫無所知……」他暗忖至此，心中忽然一動，問道：「芳駕所言『避過眼前的一場厄刼』，但不知是怎樣的一場厄刼？芳駕可否說得明白一點。」

南宮玉燕道：「此事到時自知。」

凌雲蔚道：「芳駕何必故作神秘，不直截了當的說明。」

南宮玉燕道：「此時說明尚嫌過早。」

凌雲蔚微一沉吟，問道：「華山派如不宣佈封山，便必定得遭厄刼麼？」

「嗯。」南宮玉燕輕嗯一聲道：「十九難逃這場厄刼！」

凌雲蔚道：「芳駕此語不會是危言聳聽吧。」

南宮玉燕道：「當然不是！」

凌雲蔚道：「在下却有點不信。」

南宮玉燕忽地「咯咯」一聲嬌笑，道：「這是件無法求得證明的事情，信與不信，只好任你相公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相公現在該可以說說你的第三個問題了。」

凌雲蔚想了想，朗聲說道：「第三，在下要向芳駕討教幾招絕學。」

南宮玉燕「咯」地一聲輕笑，問道：「相公爲何有此想法？」

凌雲蔚道：「芳駕此問，似乎有些多餘，並且可笑。」

他語意雖含譏誚，南宮玉燕却絲毫不以爲意，語音仍很嬌柔地道：「確是如此麼？」

「哼！」凌雲蔚口中冷冷地輕哼了一聲。

南宮玉燕又是「咯」地一聲輕笑，緩緩道：「相公的武功身手雖頗不弱，足堪躋身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之列，但是却决非妾身之敵，奉勸相公……」

她話未說完，凌雲蔚已是劍眉霍地雙挑，截斷她未完之言，沉聲說道：「只怕未必見得！」

南宮玉燕道：「相公自信足能勝得妾身？」

凌雲蔚冷冷說道：「徒作空言無益，動手一試即知。」

南宮玉燕微一沉吟，問道：「相公一身武學功力和華山掌門相比，自問如何？」

凌雲蔚因華山掌門和其中一衆弟子均在當場，有點不便直言，心下微一猶豫，遂即很技巧的反問道：「芳駕以爲呢？」

南宮玉燕道：「只低不高。」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軒，道：「芳駕憑的什麼下此斷語？」

南宮玉燕道：「憑相公在三才劍陣中所表現的武功身手。」

凌雲蔚淡然一笑，道：「芳駕何不大方現身賜招一試呢！」

南宮玉燕沉吟道：「相公一定要試身手麼？」

凌雲蔚道：「芳駕難道認爲在下不屑賜教！」

南宮玉燕嬌聲一笑，道：「相公太言重了。」

姥姥在旁突顯得不耐地揷嘴說道：「少宮主，這種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小書呆子，和他多費唇舌，說那麼多的廢話作什，他既然骨頭發輕，甘脆還是由我老婆子來給他三拐，讓他見識見識，嚐嚐滋味好了！」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羅永湘伏身棺底，雖射出七巧黃蜂針把偸進靈堂的飛天骷髏歐一鵬射傷，但未傷及要害，終被歐一鵬等逃去，經此一鬧，羅永湘安排好引誘殺害金刀許和嫁禍霍宇寰的兇手入陷的妙計，已告落空，霍宇寰爲查百鯉圖下落，親率鐵蓮姑與林雪貞同往河間府偵查。第三天，魔法師無爲道長回來，他說單家牧場老幼四十多人突然死亡，死者身上無傷無血，神態安詳，死亡時間約在他趕到單家牧場前半個時辰，羅永湘驚聞此變，爲求眞相，立借旋風十八騎中最幼的一名弟子袁大牛飛騎趕往查察——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庸·文　培新·圖

水清山草綠　母慈子孫賢

一路上，羅永湘催馬趕路，卽使中途打尖，也總是草草了事，片刻不肯躭擱。

第二天午後，已經進入西傾山山區。

旁晚時分，抵達一處山谷，遠遠望見谷口一列木柵，柵門上方紮着兩支牛角，用獸皮剪釘成一個斗大的「單」字。

羅永湘突然勒住坐騎，向木柵門內望了好一陣，低聲問道：「大牛你相信世上眞的有鬼嗎？」

袁大牛搖頭道：「朗朗乾坤，有什麼鬼怪。」

羅永湘道：「可是，咱們今天只怕眞要遇到鬼了。」

袁大牛不覺一驚，連忙扭頭四顧，道：「在那裏？」

羅永湘揚手向前一指，說道：「你瞧！那是什

麼？」

袁大牛循着指尖望去，只見谷中有縷輕烟，冉冉浮在空際，答道：「那是人家做晚飯的炊烟。」

羅永湘點頭道：「不錯，的確是炊烟，但附近山區，除了單家牧場之外，別無其他人家，而單家牧場中已經沒有一個活人，那炊烟由何而來？」

袁大牛聽得一怔，忙道：「是呀！人都死光了，誰還在谷裏做晚飯……」

羅永湘又道：「你再看看那木柵門，竟是由裏面鎖住的，如果谷中沒有人，誰會將門上鎖？」

袁大牛越聽越驚，忙道：「三哥，天色快黑盡了，咱們還是回城裏暫住一宵，明天再來吧……」

羅永湘笑道：「你害怕了嗎？」



袁大牛道：「我不是害怕……但是……鬼跟人不一樣，遇上了很麻煩……」

羅永湘道：「你若怕麻煩，現在回頭還來得及，如果不怕，就在這兒等我。」

袁大牛急問道：「三哥，你要到那裏去？」

羅永湘注目望着天際炊烟，緩緩道：「我一定要親眼看看，究竟是些怎麼樣的妖魔鬼怪？」

大牛忙道：「那你就快去快回吧，我在這兒等你。」

羅永湘重重說了一聲「好！」一提眞氣，由馬上飄身而下。

大牛也下了馬，瞪着一雙環眼，不停地東張西望。

羅永湘把轡繩交給大牛，指指道傍樹林，道：「你先把馬匹藏起來，守在這兒不要離開，如果看見有人從谷中逃出來，就替我截住，但千萬記住要留活口。」

大牛連連點頭道：「知道了！」

羅永湘取出鐵骨摺扇，握在手裏，整一整衣衫，舉步向木柵門走去。

剛走了幾步，大牛忽然啞聲叫道：「三哥，你要多久才能出來呀？」

羅永湘道：「怎麼樣？」

大牛道：「你告訴我一個期限，如果過時不見你出來，我好趕回去給二哥報訊。」

羅永湘微微一笑，道：「我想不會太久，倘若我天明以後仍未出來，你就去報訊吧。」

說完，身形一展，越過了木柵。

就在**他**越過柵門的刹那，**他**注意到兩件東西，——一是門頂牛角上纏着兩條黑色喪巾；一是柵門上那把大銅鎖，嶄新透亮，顯然剛換用不久。

這時，天色尚未入夜，夕陽餘暉洒落，谷中景象，淸晰可辨。但見這山谷外窄內寬，佔地十分廣闊，四週山勢環繞如屏，擁着一大片綠油油的草原，用來經營牧場，那眞是再適當不過了。

這說明單家牧場場主單綸，目光獨到，是位精明幹練的人物。

進入谷口，循着車道向左一轉，有一片茂密的林子，繞過林子，眼前景物霍然開朗，整座山谷可一覽無遺。

羅永湘才到林邊，便不由自主停下脚步——因爲**他**忽然聽到了人聲。

那是一羣孩子，在草地上追逐嬉戲的笑鬧聲。

他凝神傾聽了一會，一點也不錯，是孩子們的歡笑聲，其中還雜着婦女的呼喚聲，叫着：「大柱子，二妞兒……別玩了，該回來洗手吃飯啦……」

羅永湘疑雲頓起，連忙躡足穿過樹林，一看之下，不禁楞住了。

林外是一排木屋，屋前有片空場子，六七個男女孩童，正在空場中捉迷藏。

木屋簷下，幾名老婦正閑着喝茶納凉。

另外四五個年輕漢子，有的在忙着趕着牲口，有的正赤裸着上身，在樹蔭下揮斧劈柴……

這情景，跟無爲道長叙述的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眼前見到的都是活人，並非死屍。

一條黃狗忽然發現了羅永湘，「汪汪」叫着，直衝過來，孩子們也停止了遊戲，紛紛圍上來問道：「喂！你是誰呀？不聲不响的躲在林子裏，想幹什麼？」

「大柱子，快去告訴爹，阿黃逮住小偷啦！」

孩子們一嚷，驚動了那邊劈柴的年輕漢子，提着斧頭大步趕了過來，一把揪住羅永湘的衣領，怒目道：「朋友，你是幹什麼來的？」

羅永湘連忙搖手道：「老兄不要誤會，在下是迷途的人。」

那漢子道：「迷途？這兒又不通官道，你怎麼會跑到深山裏來了。」

羅永湘陪笑道：「在下是遊學的舉子，欲赴百拉寺朝拜還願，誰知進入山區以後，就迷失了方向，看看天色已晚，無處投宿，途中見到牧場的路標，所以冒昧尋了來，只求借宿一宵，明早便走，並無他意。」

那漢子道：「咱們谷口的柵門已經下了鎖，你是怎麼進來的？」

羅永湘道：「不瞞老兄說，剛才我在柵門外喚了許久，沒人回應，因此由空隙處鑽進來了。」

那漢子喝道：「虧你還是讀書人，豈不知穿壁踰垣，非姦卽盜……」

羅永湘連連打躬作揖道：「在下一時情急，絕非有意，還望老兄多多原諒。」

這時候，幾名在屋簷前納凉的老婦人也過來了，其中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衣着較爲體面，大約身份輩份都比較高，向那年輕漢子擺了擺手，道：「阿猛，快放手，有話可以好好講，不許對人家這般粗魯。」

那名叫阿猛的漢子急忙答應着鬆了手。

羅永湘整一整了衣衫，拱手說道：「多謝老人家。」

老婦人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陣，問道：「相公貴姓？」

羅永湘忙道：「在下姓羅，四維羅。敢問老人家就是單老夫人麼？」

老婦人點頭道：「不錯，這兒是單家牧場，所

有的人都姓單。聽羅相公的口音，不像本地人？」

羅永湘道：「在下是山西太原府人氏。」

單老夫人「哦」了一聲，笑道：「那眞是巧極了，老身娘家也是太原府的人，咱們竟是鄉親。」

羅永湘連忙躬身道：「鄉長卽尊長，鄉親卽家人，老夫人請受一拜。」

說着，當眞拜了下去。

單老夫人樂得呵呵大笑，道：「不敢當！不敢當！阿猛，快替我攔住羅相公。」

那名叫阿猛的漢子伸手來扶，羅永湘暗中運氣試探，發覺那漢子力氣雖大，並不像個會武功的「練家子」。

單老夫人道：「我一看羅相公的模樣，就知道不是壞人。適才小兒不知，多有失禮，羅相公千萬別放在心上。」

羅永湘道：「原來這位壯士，就是老夫人的令郞？」

單老夫人道：「老身共有七個兒子，數他最小，性子也最魯莽，所以取名單猛。」

又指着身傍孩子們道：「這些都是老身的孫兒女了。」

羅永湘假意吃了一驚，道：「敢問老夫人今年高壽幾何？」

單老夫人道：「你且猜猜看。」

羅永湘故作痴傻，仔細看了半晌，道：「大約快六十了吧？」

單老夫人大笑道：「羅相公，不瞞你說，我大兒子都已經五十四歲了，最大的孫子，去年已娶了媳婦……老身今年整整七十五歲哪。」

羅永湘驚訝道：「這眞是看不出來，老夫人的身子如此健朗，難怪有這麼好福氣，可是我……」

說到這裏，忽然換了滿臉悲戚之色，長長嘆了一口氣，沒有再往下說。

單老夫人詫道：「羅相公爲何欲言又止？」

羅永湘搖頭道：「唉！不提也罷。」

單老夫人道：「彼此旣是鄉親，有話但說無妨，何須忌諱呢？」

羅永湘黯然道：「在下並非忌諱，而是觸景傷情，祗因見老夫人兒孫繞膝，福壽兩全，偶而想到家母的不幸，一時忍不住心酸……」

單老夫人道：「令堂怎麼樣了？」

羅永湘感慨地道：「在下幼年喪父，全靠家母含辛茹苦，扶養成人，自去歲起，家母忽然患了癱病，纏綿病榻，醫藥罔效，是在下割股療疾，在神前許下宏願，只求母親能病體痊癒，寧願捨棄功名，朝拜天下名山寺廟……」

單老夫人截口道：「原來羅相公欲赴百拉寺，是爲了替母還願麼？」

羅永湘一面低頭拭淚，一面答道：「這半年之內，在下已經朝過南北五台和西嶽，現在正準備經百拉寺入川，朝拜青城和峨嵋，然後再順流而下，遠赴南海普陀……」

單老夫人肅然動容，回顧衆人道：「你們都聽見了麼？羅相公爲了母親，不惜捨棄功名富貴，跋涉千里，遍拜天下名山，這番孝心，足可感動天地。你們若能够有羅相公一半孝心，我就算死也瞑目了。」

羅永湘忙道：「人各有命，家母怎能跟老夫人相比。」

單老夫人揮揮手道：「孝子蒞門，這是難得的榮耀。阿猛，去把你哥哥嫂嫂全找來，叫他們都來見見羅相公。」

羅永湘突然由不速之客變成了貴賓，被單老夫人親自接進木屋。

一進屋門，羅永湘便看見裏面供着「亡夫單綸」的神位，立牌日期，距今未逾「五七」，跟鬼眼金沖的記述相符。

不多一會，單家七房兒媳都聞訊到齊了，男女老幼，滿滿擠了一屋子——羅永湘大畧計算了一下，足有四十多人。可是，這四十多口人，全是活生生的，別說死，連一絲病容也沒有。

羅永湘看在眼裏，驚在心頭——他固然深信無爲道長絕不會說謊，那麼，眼前所看到的又如何解釋呢？

單家的人對他倒十分殷勤，刹時間準備了豐盛的酒菜，七個兒子輪流把盞敬酒，婦女們端湯佈菜，忙得團團亂轉，單老夫人雖然不吃酒，也親自陪着閒話家常，一派親切慈祥……

但羅永湘却深懷戒心，菜不敢多吃，酒也不敢多喝，畧飮了幾杯，便推說身子困倦，草草終席。

單老夫人吩咐道：「羅相公遠道而來，一定很辛苦了，大家散了吧。阿猛媳婦去把你爹的書房收拾一下，準備羅相公安歇。」

羅永湘道：「迷途之人，能獲一榻之地，已經感激不盡了，怎敢擾佔塲主的書房。」

單老夫人嘆道：「說句不怕羅相公見笑的話，牧場房屋雖多，只因地處深山，平時並無外客，臨時實在騰不出一間像樣的客房出來，只有先夫這間書房，還算清靜，羅相公別嫌棄，就住一宵吧。」

羅永湘趁機問道：「塲主故世已有多久了？」

單老夫人道：「也不過才一個多月。」

羅永湘趁機問道：「不知患的什麼病症？」

單老夫人道：「據大夫說，是痰壅症。上了年

紀的人，最怕患這種病，一經發病，便來不及施救了。」

羅永湘想了想，道：「場主在世的時候，是否有哮喘的宿疾呢？」

單老夫人搖頭道：「沒有。他比我小四歲，一向身體很好。羅相公爲什麼忽然問起這句話？」

羅永湘道：「在下因侍奉母病，對老人病症畧知一二。據醫書中記載，痰壅症並非絕症，多因長年哮喘而起。如果場主生前沒有患過哮喘病，應該不會因痰壅致死。」

單老夫人一怔，道：「可是，大夫是這樣診斷，難道會有差錯？」

羅永湘道：「不知是哪一位大夫臨診？」

單老夫人道：「就是蘭州城裏著名儒醫，同仁堂的曹老夫子。」

羅永湘喃喃道：「蘭州同仁堂的曹老夫子……曹老夫子……」

唸着，唸着，忽然心中一動，猛記起初到嘯月山莊時，查問鬼眼金冲的病因，金三奶奶也曾提到了同仁堂「曹老夫子」這名字，居然這麼巧，單綸也是請的同一個大夫？

鬼眼金冲詐死，曹老夫子必然知情，難道說，單綸也是詐死的不成？

羅永湘想到這裏，精神突然振奮起來，忙問道：「此地距離蘭州甚遠，場主又患的是急症，延請大夫，如何來得及？」

單老夫人道：「那位曹老夫子並不是特地去延請來的，先夫發病時，他正好在這兒作客……」

羅永湘道：「哦？那麼巧？」

單老夫人道：「祗因先夫生前，極喜收購古董字畫，那位曹老夫子也有同樣嗜好，彼此原是朋友，先夫發病前，曾到蘭州去盤桓了幾天，回來第三日，曹老夫子也由蘭州到牧場來作客，就在那時候，先夫便患了病。」

羅永湘越聽越驚，又問道：「那位曹老夫子是否常來牧場作客？」

單老夫人道：「並不常來，有時一年半載也難得來一趟。」

羅永湘道：「那麼，這次他特地由蘭州趕來，想必有很重要的事了？」

單老夫人笑了笑，道：「誰知道呢？他一來就和先夫閉門不出，談來談去，左右還不是談的那些古董字畫。」

羅永湘心裏暗想：這位曹老夫子既跟鬼眼金冲和單綸都很熟稔，又對古董字畫有相同的愛好，那天嘯月山莊內「百鯉圖」交易，他爲什麼沒有在場呢？

再說，單綸由蘭州返回牧場，是在字畫販子陸逢春被殺的次日，第三天，曹老夫子便趕到單家牧場，緊接着，單綸就暴病身亡……難道眞的只是巧合嗎？

從種種蛛絲馬跡推測，這位曹老夫子可能早已知道「百鯉圖」的消息，甚至可能就是兇手！

但羅永湘想不透，關于曹老夫子的事，鬼眼金冲何以竟隻字不提呢？

單老夫人見他默默無言，只當他太疲倦了，畧坐片刻，便起身告退，自回後屋安歇去了。

書房已經打掃乾凈，枕褥都是新換的，羅永湘躺在床上，却沒有絲毫睡意。

漸漸，人聲已靜，夜色已深。

羅永湘輕輕從床上爬起來，推開窗槅，閃身而出。

他背貼着木屋壁板，運目四望，但見天際浮雲掩月，時間已近子夜，整個牧場寂靜無聲，燈火也已經全熄滅了。

羅永湘辨明方向，一提眞氣，飛身射起，宛如夜鳥掠空，迅速投入廣場邊的樹林中。

脚下一落實地，立卽伏身臥倒，凝神傾聽。

直等了盞茶之久，未見動靜，這才躍起身來，飛步穿出林子，奔向谷口。

出了木柵門，舉掌輕擊三响，低聲叫道：「大牛！大牛！」

路傍一棵大樹上枝葉輕响，探出一個腦袋，應道：「是三哥嗎？我在這兒……」

羅永湘招手道：「快下來！」

大牛撥開樹枝，飛身落地，急問道：「三哥，裏面怎麼樣了。究竟是人是鬼？」

羅永湘道：「現在沒有時間細說，你趕快隨我進去辦一件要緊事。」

大牛啞聲道：「幹什麼？」

羅永湘用手指着道：「你由左邊那片山坡繞過去，穿出一座牛欄，便是木屋的背後，那地方有個小山頭，山上就是墓地……」

大牛吃驚道：「墓地？你是說，那埋死人的地方？」

羅永湘道：「不錯，那兒有一座新墳，埋的就是單家牧場場主單綸，你去將墳墓挖開，把屍首搬出來……」

大牛心底直冒寒氣，吶吶道：「三哥，你是要我去盜墳？」

羅永湘毫不否認的點了點頭，接着道：「你搬出屍首以後，一定要將墳墓重新填好，不可留下痕跡，然後帶着屍首趕快離開牧場，到十里外路邊等

我——記住了嗎？」

大牛道：「記住了。」

羅永湘一揮手，道：「好，快去吧。行動務必要謹愼，不能被人發覺了。」

大牛道：「可是……我一個人去，心裏有些發毛，只怕……只怕……」

羅永湘道：「怕什麼？你一向胆大，莫非還怕鬼？」

大牛忙道：「誰說我怕鬼？我只是……手脚有些發軟罷了。」

羅永湘微微一笑，道：「不要胆怯，我就在附近替你把風，如果有什麼變故，我會隨時帮助你的。時候不早，快快去吧。」

大牛無可奈何，只得硬着頭皮向後山去了。

羅永湘暗中護送了一段路，見他已經繞過樹林：登上後山山頭，才轉身折返木屋。

回到書房窗外，却發現一條人影，提着雪亮的板斧站在窗前。

那人身軀碩壯，赤裸着上身，竟是單猛。

羅永湘吃了一驚，再想退避，已經來不及了，迫得上前含笑招呼道：「這般夜深了，單兄還沒有安歇？」

單猛目光炯炯的道：「羅相公往那裏去了？」

羅永湘笑道：「在下有擇蓆的毛病，一時睡不着，在附近隨便走走。」

單猛冷聲道：「爲什麼不走房門，却由窗口出來？」

羅永湘道：「深夜開閉房門，恐怕驚擾後屋老夫人，這窗口面對茂林，景緻絕佳，在下爲了貪便捷，就由窗口跨出來了……」

緊接着，話鋒一轉，道：「剛才怎麼沒有看見單兄呀？」

單猛冷冷一哼，道：「今晚後半夜輪到我巡夜，適才由這兒經過，見書房窗戶開着，所以停下來看看。」

羅永湘道：「這牧場裏很安靜嘛，夜晚還用得着人巡夜麼？」

單猛道：「總得防範野獸偸吃牲畜，歹徒竊伺財物。」

羅永湘「啊」了一聲，道：「這兒四面環山，豺狼之類的野獸想必是有的，但附近別無人家，宵小之輩大約不致跑到深山裏來吧。」

單猛道：「或許有那種存心不善的鼠輩，假作半途投宿，暗中懷着鬼胎，却也不能不防。」

語聲微微一頓，又陰沉的笑道：「羅相公，我可不是指你，千萬不要誤會了。」

羅永湘仰面笑道：「單兄多慮了，在下不是那種小心眼的人，別說單兄不是指我，就算是指着我說的，只要自己問心無愧，又何懼之有呢！」

單猛點點頭道：「說的是。夜已深了，羅相公請安歇吧。」

羅永湘忙道：「單兄既要守夜，在下也睡不着，難得有個什，何不多聊一會？」

單猛道：「羅相公想聊什麼？」

羅永湘道：「隨便談談，藉渡長夜而已。來！那邊有木椅，咱們坐下來聊聊。」

單猛也不推辭，倒提板斧，拖了一把木椅坐下——斧頭着地時，「噹」地一聲，竟陷入泥中五六寸深。

羅永湘心裏估計，那板斧最少也有七十斤重，絕非普通砍柴的工具，倒像是件外門重兵刃。

當下也不說破，相對坐定，才試探着道：「此地水草茂盛，眞是一片絕佳的牧場，尊府經營整頓，想必也化了多年工夫吧？」

單猛道：「並不太久。從先父手中開始，前後才二十年不到。」

羅永湘道：「在一二十年間，竟能有如此規模，已算很不容易了。當年令尊看中這塊土地，打下這份基業，眼光確有獨到之處。可惜在下無緣，竟未能拜識令尊。」

單猛道：「先父故世才一個多月，羅相公若能早些來，就可以見到他老人家了。」

羅永湘嗟歎了一陣，道：「在下平生最敬慕忠厚持家的長者，今日目覩令府兄弟七人，相處如此和睦，老夫人慈祥可親，妯娌相敬，兄友弟恭，足見令尊是位道德等身的尊長，怎奈蒼天無眼，竟不假年，唉——」

單猛似乎並無多大傷感，反而淡淡的道：「生老病死，人所難免，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羅永湘忽然正色說道：「單兄，有句話在下一直悶在心裏，不知當講不當講？」

單猛詫道：「什麼話？」

羅永湘道：「這是在下心中一項大胆的猜疑，說出來，單兄休嫌唐突失禮。」

單猛道：「有話直言無妨。」

羅永湘肅容低聲道：「在下懷疑令尊並非死于痰壅症，而是被人謀害的。」

單猛變色道：「你怎麼知道？」

羅永湘道：「痰壅症必因哮喘而生，令尊生前並無喘病，不可能染上痰壅症。」

單猛道：「但大夫診斷，確是痰壅。而且，先父臨終時，我們都親眼看見他老人家呼吸重濁的情形……」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梅龍毒鳳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玉龍趕抵少林，終於一步來遲，少林已遭三色老妖塗炭，掌門正果禪師傷重垂危，司馬玉龍不惜拚耗精元，爲正果禪師療好內傷，事後他趕往鬼谷，驀見三色老妖在山頂趺坐療傷，司馬玉龍不特不乘人之危，更助以少林療傷秘丹，正義叱責老妖幾句後，便往找尋鬼谷隱士，相晤後，一番交談，司馬玉龍猜測那鬼谷隱士便是華山上代掌門華山梅叟，趁老人詢問他在武功中以何見長，便把華山金龍劍法演出，並說該派除了傳授劍法外並還送了件東西，華山梅叟猜測定是名貴物件——

奇緣玄功就　援遲浩刦生

司馬玉龍道：「名貴異常。」

白眉老人道：「一枝金龍劍？」

「那種禮物即令該派有意相贈，晚輩也不敢接受。」

白眉老人不禁點了點頭，又道：「華山除了劍，還有什麼名貴東西？」

「老丈一看便知！」

司馬玉龍說着，立起身來，探手入懷，從懷中取出一隻製作精巧的小小錦盒，打開盒蓋，取出一面長約八寸右左，淡紫細絹製作，上面繡有一條金光耀目的金龍的三角小旗，他一手執着牙柄，一手執着旗角，小心地將那面三角旗平鋪在石墩之上。

這便是：「金龍魚玉佛手，銀鏢竹符鐵拂塵」中的「金龍」，華山派的「金龍副符」！

司馬玉龍這一着棋，落子又準又狠。

眞象，大白了。

當下，祗見白眉老人臉色一變，忙自虎皮椅上立起身來，畧整衣冠，肅容向金龍副符恭恭敬敬地躬身一揖，同時低聲說道：「老朽華山梅叟，恭候少俠差遣。」

司馬玉龍連忙還禮道：「五行本代掌門人，司馬玉龍就此參見華山梅叟老前輩！」

華山梅叟，先是一怔，旋即哈哈大笑起來。

「好好好，」他道：「倘幸歷代祖師有靈，老朽沒有在老弟面前托大，不然的話，老朽這副老臉擺往何處是好？哈，哈哈。好極了，好極了，老弟這番一介紹，老朽心中的一團謎，總算不解自破。除五行公孫老兒，誰會有如此大能耐造就成老弟這種罕世奇才？老朽一直悶在肚子裏，這一下總算一解百解了！」

梅叟無意提及五行怪叟，司馬玉龍不禁心中一酸，雙目立潤。

「五行老兒呢？他將掌門一職傳位於你，難道是跟老朽同一心意？」

梅叟顯得很高興，他揮手示意要司馬玉龍仍舊坐下。他說上面這幾句話時，並未抬頭，直到他發覺司馬玉龍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奇怪地抬望過去，這才發現了司馬玉龍的反常神態，不由得大訝道：

「老弟，難道……這是怎麼回事？」

「一言難盡。」

「洞中無日月，現在雖然五鼓將盡，我們又何妨來個夜以繼日？」

於是，梅叟弄來一份酒食，司馬玉龍也將天地帮公開與武林各派作對，五行怪叟爲了成全他，不錯毀去一身功力，遠赴關外天山，作渺茫的採藥復功之行，以及天地帮先後爲禍華山武當和少林的始末，原原本本地，說了個詳細。

等到司馬玉龍說完，已是第二天午后。

這段期間裏，梅叟盤坐靜聽，不岔一詞，一直等司馬玉龍說完了很久，梅叟坐在那裏，仍是不言不動。

司馬玉龍知道梅叟正在作愼重的考慮，便也默不則聲。

又是很久之後，梅叟抬臉道：「這樣說來，老弟正在訪覓老朽的下落了？」

「是的，老前輩。」

梅叟深深的嘆息一聲，低頭自語地喃喃說道：「早知有今日之變，老朽的誓言，也未免立得太早了。」

司馬玉龍當然明白梅叟這句自怨自艾的嘆息的含義，於是，他伸手從石墩上將金龍副符小心收好，重新放入懷中。司馬玉龍這樣做，梅叟並未阻止。司馬玉龍將金龍副符收好，梅叟突然抬頭，雙目中掠過一陣異樣光彩，向司馬玉龍正色問道：「老弟，你並未憑金龍副符向老朽要求什麼是不是？」

司馬玉龍正容道：「是的，老前輩。」

梅叟歡然道：「老弟，謝謝你了。」

「老前輩，誓言是很重要的。我們不但尊重自己的，而且要尊重別人的。以老前輩在武林中之身份地位，如果令人有言而無信之譏，司馬玉龍萬死，不能爲也。」

「老弟！」梅叟喟然道：「忝列一派長者的老朽，在得悉天地帮的猖狂情形之後，本就難辭問罪之責，更何况該帮帮主騙借本派鎭山之寶於前，與師摧殘本派於後？錯就錯在，早於若干年前，老朽即已公開宣稱，從今而後，無論在什麼情况下，老朽也絕不再問武林中的恩怨是非！現在，這種事發生了，在老朽來說，可算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梅叟頓了一下，又道：「不過，老朽既然知道了，假如還跟沒有知道一樣，不聞不問，不但對上清道長及其他各派掌門人說不過去，就是對老朽自己的良心，也感難安！老弟，十日之前，在逍遙谷，老朽說過，如老弟能爲老朽將那幅太極圖的迷津點透，老朽聲言決定有以相報，不知老弟尙還記得否？」

司馬玉龍點點頭。

梅叟高興地繼續說：「這就好了！……經過老朽十日來的苦心參悟，老朽意外地發現，逍遙谷主和唐高宗是方外之交的那位道士潘師正，竟是一位空前的武術內家高手，他的那本看上原頗似道家教義的秘笈，居然記述的是一種曠世不傳的奇學。」

司馬玉龍好奇地哦了一聲。

「那套武學，嚴格一點說起來，它祇有一招，而那一招，也完全藏在最後的那幅太極圖之內！因爲，那本秘笈的前幾頁，祇有九個不同的坐式，和一些難懂的文字，那些坐式和文字，已由老朽在遇見老弟之先，完全悟透，它的目的祇有一個，在培育一口先天之氣！至於那口氣培育起來，究竟如何運用發揮，全書均未提及。起先，老朽失望了好幾天，以爲它是一種道家胎息功夫，目的或許祇在延年益壽，但老弟爲老朽將太極之義一說，老朽又想了一天一夜，結果是大徹大悟！」

「哦？」

「很簡單，老弟，這幾個字也是由你嘴裏說出來的。」

「記不淸了，老前輩。」

「『唯變所適』。」

「唯變所適？」

「老弟，你不是說，繫詞傳云：上下無常，剛柔並濟，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是的，老前輩。」

「好，老弟，說不如做，來，我們先試一遍，然後，解釋起來，也就容易多了。」

梅叟含笑起立。

他吩咐司馬玉龍站在一丈之外，那是一般武林高手們動手過招的最短距離。

然後，他向司馬玉龍點頭微笑道：「老弟，你向老夫發一掌試試看。」

司馬玉龍依言以三成功力向梅叟遙推一掌。

現下的司馬玉龍，其功力已與武林中天字第一號的巨魔三色老妖的功力相差無幾，他發出的這三成功力，別說一般武林人物無法招架，就是換了當今六大名派的掌門人，如不拿出全副力量，也不見得輕易就能抵擋得去。可是，說來也怪，那股掌勁，堪堪迫近梅叟之際，祇見梅叟右掌微晃，一按一帶，立即化狂飈於無形，司馬玉龍感覺自己的一掌，直似弃入無人之境，自己身軀，竟被自己的掌力吸得往前一傾，幾乎跨出半步。

再看梅叟，飄然含笑而立，意態悠閒之極。

司馬玉龍暗暗心驚。

這時，梅叟含笑又說道：「老弟，再發一掌試試。」

司馬玉龍揚掌拍出第二掌。這一掌，他用了五成功力。這一次，梅叟應付的方式不同了。祇見他，仍待掌勁堪堪迫近之際方始出手，而這一次，他僅以右掌照定司馬玉龍的掌勁來勢，微微一顫，立即垂了下去。

司馬玉龍的第一個感覺是：他發出的掌勢在敵方身前驟然停頓了。他止在納罕之際，怪象旋即產生。梅叟的右掌，在微微一顫之後，明明已經垂了下去，可是，現在，却有一股强勁無比的掌風，向他猛撲而來。司馬玉龍迫於無奈，祇好閃身避過。

梅叟哈哈大笑。

二人重新坐下。

坐定以後，司馬玉龍梅叟請教道：「老前輩，您老剛才所用的，究竟是種什麼武功？」

梅叟笑道：「老弟，你覺得老朽適才露的兩手，異常玄奇是不是？哈哈，老弟，你上當了。根據老弟你剛才所發的那兩掌，你老弟現在的功力，並不在老朽之下。老朽如想憑眞本領嬴你，至少至少，也將在百招之外。而老朽剛才之所以輕易地便將老弟的兩掌消去，嚴格說起來，正是老弟之賜，它就是那幅太極圖經老弟爲老朽解釋過後的結果。它究竟叫做什麼武功，道士潘師正大概是由於不想他人知道它是一種武功，而並未在那本秘笈中註明。現在，我們不妨喊它爲『先天太極式』。這種『先天太極式』，就是那本秘笈前幾頁所載的先天眞氣，祇要這種先天眞氣練至十成火候，不限於任何招式，眞氣遝聚身體何處，便能以聚集眞氣之處克敵奏功。」

司馬玉龍不禁問道：「先後兩掌的反應爲何會有不同？」

「事實上，並沒有什麼不同！」梅叟笑得一笑，繼續說道：「那祇是兩種不同的運用方式而已。這種先天太極式，最大的妙用就是能將敵人的掌力全部控制，充份利用。它可以將敵人的掌力化解，也可以將敵人的掌力原封璧還，轉加其人之身。」

司馬玉龍失聲道：「這樣說來，第二掌我豈不是在打自己？」

梅叟笑道：「何嘗不是如此。」

「尚幸我祇用了五成力量。」

「不然你將爲自己的功力而喪胆。」

老少相對一笑。

「老前輩，這種『先天太極式』若與『大乘神功』相遇，則將如何？」

「兩相無害。」

「怎麼說？」

「大乘神功雖具石破天驚之驚人威力，但它能發能收，先天太極式的反彈妙用無法在它身上發揮

。同樣的，會了先天太極式，天下任何凌厲的武功，也將傷它不了，兩種至極相遇，結果却變成兩無是處，說來也是物極必反的現象呢。」

「以先天太極式對付刀劍之類的兵刃呢？」

「一樣。」

司馬玉龍不禁失聲讚嘆道：「這是多完美的武功啊。」

梅叟笑道：「但它也有一種缺點。」

「它有缺點？」

「是的，但也可以稱之爲唯一的優點。」

「不懂……老前輩。」

「這就是說；」梅叟微笑道：「先天太極式是一種王道的武功，它不能憑以主動攻人。就算它能將敵人的功力反彈，除非對手心腸過份歹毒，對你使出了連他自己也無擋駕的亡命絕力，否則，先天太極式，永不傷人。假如對方有超人機智，識破它的本性，那麼，制敵取勝，仍得憑藉本身的眞正功力。」

不知不覺，夜幕又已降臨。

司馬玉龍發覺，他該告辭了。

梅叟似已瞧出司馬玉龍的心意，起身笑道：「老弟尚有要務在身，老朽不便强留，山中簡慢，尚望包涵。」

夏初之夜，繁星點點。

梅叟送司馬玉龍出了鬼谷石洞，司馬玉龍返身一躬，才待稍致告別之詞時，忽見梅叟雙掌上正托着那本陳黃破舊的先天太極式秘笈，秘笈上放着一枝長不盈寸的玉雕寒梅，朝他微微而笑。

司馬玉龍怔住了。

梅叟微笑道：「老朽踐諾，這就是老朽還報之物。」

司馬玉龍期期地道：「老前輩，這，這怎麼可以？」

「拿去吧，老弟，老朽留它，已無大用。這朶玉梅，是老朽對本門行事的表記，先天太極式，你練成了，你如感覺過意不去，你可將它併同這朶寒梅，交予華山本代掌門，她見了這朶寒梅，自然會受了下來的。」

司馬玉龍知道，却之不恭，祇好深深一揖，雙手恭恭敬敬地將兩物接下。

「老前輩，我們何時相見？」

「五月五的岳陽之會，老朽大概不能參加，不過，此後三年，又値老朽雲遊之期，老朽雖然立誓不問江湖是非，但能勸人爲善，並不與老朽誓言相背，有緣之人，千里相見，老弟，今後我們在那兒碰上，那兒便算我們的約會之地也就是了。」

× × ×

司馬玉龍連夜出了鬼谷，下了嵩山。

他，三赴洛陽。

到了洛陽，他添置了一些衣物，恢復了本來面目。

現在，他想，由於他一再易容改裝，可能他的本來面目已經是人們最爲陌生的一副面目了。……於是，某年夏初的洛陽城中，突然出現了一位面如冠玉，丰神奕奕的，年約雙十的風雅少年書生。

白天，司馬玉龍以世家公子身份，出入於茶樓酒肆，古宮名園，希望能與闞人鳳祖孫相逢。夜晚，則自旅店中悄悄走出，找一些荒僻無人之處，勤修先天太極式。自在大雪山服過冰芝，又經桃面騷狐爲他在華山金龍廳打通天地玄關，本身已具超人稟賦，一經入門，自較梅叟更爲容易奏功。所以，不上三五天之後，司馬玉龍即已發覺了先天太極式的妙用，他驚喜地估計，這樣下去，最多再有月餘光景，大概就可運用自如了。

× × ×

且說某年四月中旬剛開始的某一天，洛陽城中，有名的朝元古寺，突然來了七位身披玄黃袈裟的大和尚掛單求住，這七位大和尚，身材高矮胖瘦不一，但每位和尚的臉上，都隱含一股相同的悽苦悲憤之色，他們的袈裟，濺滿塵土，很顯然的，這七位大和尚，一直僕僕於風塵，可能業已經過一段不短的長途跋涉。

朝元寺的住持，在看完七位大和尚的牒文之後，不禁失聲道：「原來是十方寺的衡山七長老，阿彌陀佛，蒼松僧失敬了。」

一點不錯，七位大和尚，正是武林六大名派中的知名之士，以「如來七式」和「七星陣」聞名於武林的，衡山紫蓋峯十方寺的，戒淨、心淨、見淨、疑淨、別淨、行淨、槃淨等衡山七長老。

朝元寺的住持方丈蒼松禪師一面吩咐擺治素席，一面親自領着七長老往雲房暫息。

到達雲房之後，不等蒼松禪師開口，七老中的首座，戒淨大和尚即向蒼松禪師合掌道：「師兄請了！貧僧一行來此，實係應諾幾位武林朋友的一個生死約會，約期則是四月十五，地點便是洛陽朝元寺。不過，師兄請放心，不論此次約會的結果如何，祇要貴寺的師兄弟暑予廻避，則將決不帶損貴寺一草一木。今天已是四月十三，到十五之期，尚有兩天，在這兩天中，務請師兄通知貴寺的知客師兄們一下，如有人前來找衡山七長老，即煩請入與貧僧等相見！」

蒼松禪師臉色微變，合掌一諾而去。

果然，第二天晌午，朝元寺門口便出現了一位

一身青布衣褌的女人。這女人，年約廿四五，雖然僅具中平之姿，但一雙眼神却極迷人，欲笑不笑地，勾人心魂。朝元寺的知客，因有吩咐在先，絲毫不敢怠忽，這時，連忙迎出合掌躬身道：「女施主光臨敝寺，敢問是上香還是許愿？」

青衣女子嬌笑一聲，道：「衡山可有人來？」

知客僧忙道：「有有有，女施主請進奉茗。」

青衣女子遞出一封密柬，搖搖頭道：「不必了，這個，煩神交給那七位大和尚親自拆閱。」

青衣女人說畢又是一聲嬌笑，返身裊裊而去。

青衣女子經過朝元寺前的紫竹夾道時，迎面忽然走來一位身穿天藍長袍，頭戴方巾，面如冠玉，手神奕奕的美少年。美少年見了青衣女子，微微一怔，旋即別過頭去，一面眺望着竹林中的景色，一面低聲吟哦起來。

這時，青衣女子的心頭，也是一震，暗忖道：「好俊的人兒啊，看上去眼熟之至，除了膚色白晳一些，煞是像極黃安見過一面的負心人，唉，佘仁弟弟，你在黃安城隍廟前的那夜說得好，我約你三月初君山相見，你答應儘量不誤約會，到時候，累奴家望穿秋水……唉唉，男人，男人。」

二人業已擦身而過。

青衣女子低頭苦想着：「莫非此人就是佘仁弟弟？唔，有可能。他是個讀書種子，雖然懂得一點點武功，但也沒有遇着明師，對武功一道，又無多大興趣，很可能由於少在外間走動，以致將皮膚保養得白嫩了，不然，天下那有這等相似之人？唔，假如是他而當面錯過，豈不恨煞人？不過，我不認識他，他也該認出我來才是啊！他為什麼不跟我招呼呢？我還不是以前的老樣子麼？難道，難道……他因負約而有愧於心，不敢和我招呼麼？」

於是，青衣女子停步返身，她看到，那個美少年正踱着悠閒步伐，向朝元寺而去。

青衣女子毫不猶疑，雙肩微晃，一步竄上兩丈之遙，飄身來至美少年身後。

美少年正低聲吟着：

草沒橫塘，苔封古刹，才記當遊攜手

不堪回首，弔新碑如玉，孤墳如斗……

美少年對於青衣女子的落向身後，渾似未覺。

青衣女子秀眉微蹙，他不相信，如果此人是她夢寐思念的佘仁弟弟，聽覺竟會滯鈍到此等地步！而且，此人的聲音朗如金石擲地，也和她那佘仁弟弟的微帶嘶啞而略有不同。可是，事已至此，她如不問個仔細，怎肯甘心？於是，她出其不意地低聲喊道：「佘仁弟弟，您怎會跑到這裏來的？」

美少年，猛然回頭，似乎嚇了一跳。祗見他，遲遲疑疑向青衣女子看了一眼，然後躬身一揖道：「萍水相逢，敢問娘子有何見教？」

「你，你，貴姓大名？」

「小生賤名伍衍！伍子胥的伍，大衍之數五十的衍。」

青衣女子不禁嘆了一口氣。

美少年又是一躬，含笑道：「娘子大概看錯人了。」

「是的，」青衣女子喃喃地道：「相公，奴家看錯人了。」

青衣女子說罷，快快掉頭走去。

青衣女子走出竹林夾道，抬臉望天，秋水盈注的媚人秀目突然掠過一陣異樣神情，毅然二度返身。她在心底告訴自己：「這是我出苗疆以來，所見到第一個美男子，我不能放過他。」

而這時，緩步走向朝元寺的美少年，也在心底奇怪道：「無緣無故，楊花仙子黃素英到朝元寺來做什麼？我本來是信步所之，而且我也準備今夜離開洛陽，現在既有天地幫的舵主在這兒出現，我倒不得不到寺中去看個仔細了。」

朝元寺的一間雲房裏，衡山七老，席地而坐。

七老均是合掌垂眉，默無一語，在七老圍成的空地上，放着一份帖子，帖上寫着：

字諭衡山七老：

四月十五三更正，請至草橋楓林內候死。

天地・外堂・韓白・

而這時，朝元寺的方丈蒼松禪師，正在大雄寶殿左側的會客室中，跟一個儒雅英秀的美少年分主賓坐定。

美少年首先傾身問道：「朝元寺為當今武林何支，不知大師肯見告否？」

蒼松禪師答道：「敝寺僧人，無一會武，施主何有此問？」

美少年似乎微微一怔，又道：「貴寺有無於無意中得罪武林中任何幫派？」

蒼松禪師搖搖頭道：「多感施主關注，敝寺實在沒有上述各情。」

美少年又道：「大師近來，可有任何不祥的預感？」

蒼松禪師微現不安之色，但仍搖搖頭道：「也沒有。」

美少年長眉微皺，起身告辭。蒼松禪師恭送於寺門之外。美少年轉身欲去的刹那，忽然探手入懷，從懷中摸出一塊三寸來長，二寸來寬，上面刻着一隻酒葫蘆，業已舊成發亮的紫醬色的竹牌，遞在蒼松禪師手上道：「三天內，貴寺生意外之變，可着人持此牌前往本城悅來棧找我，本人可効微勞，

三天後，本人自當親身來此取回。」

蒼松禪師雖知少林寺和十方寺為武林名派，但朝元寺和武林並無任何淵源，而且，蒼松禪師本人也不會武功，這種情形之下，他當然不會知道此刻他手上這塊武林人物視同瑰寶的竹牌的功用。他感於面前這位美少年的盛情難却，祗好道謝一聲，將竹牌受下。

司馬玉龍納悶地回到悅來客棧。

洛陽城中，行人如蟻，司馬玉龍由於專注於思索朝元寺的疑團，竟忽略了身後那個青衣女子的跟蹤。

蒼松禪師手執那塊暗醬色，上面刻着一隻葫蘆的竹牌，進入後殿雲房。衡山七老，起身相迎。蒼松禪師將竹牌取出，與七老約略說了。蒼松禪師說畢，戒淨長老接過竹牌，以疑訝的目光對竹牌反覆檢視了一遍，然後向蒼松禪師問道：「來人可是一位六十出頭，矮小枯瘦，形同叫化的老人？」

蒼松禪師道：「老人？阿彌陀佛，他是年方弱冠的少年人呢！」

七老驚疑地互望一眼。

戒淨長老道：「師兄，這塊竹牌暫由戒淨保管一天可好？」

蒼松禪師，合掌退去。

蒼松禪師走後，戒淨長老將房門掩上，然後向其他六長老道：「五行令符突然於此地出現，諸師弟意下如何？」

沉默了片刻，七老中的心淨長老毅然悲憤地道：「這次天地幫趁本派掌門人遠赴湘南九疑尋訪本派多年不知音訊的了了師祖之暇，四位香主，連袂突襲十方寺，四空八戒兩位師叔死亡，降龍師叔身負重傷，我輩七老，限於降龍師叔的如意嚴令，不得出手，雖有與四空八戒兩位師叔共亡之志，奈以派規如山，力不從心，尚幸冷面金剛臨行說了句：『貴派如有人心有未甘，四月十五，可至洛陽朝元寺相候』！我等七人，泣跪三晝夜，方獲降龍師叔於病榻上含淚頷首。……如今，執有五行令符者，雖然不是五行公孫長者本人，但這方五行令符，却是不容置疑的，五行門，代有奇人異士，我輩依囑往悅來客棧求援，對付冷面金剛等人，或可有望。」

「不過，這樣一來，便完全違背我們衡山七長老的原意了。衡山七長老，當然不是北邙雙絕中冷面金剛的對手，若僅單憑我們衡山七老之力，我們衡山七老的收場如何？各位兄弟，早已清楚，說不說都是一樣。

「這是我們七人未出十方寺就下定的決心。」

「所以說，將冷面金剛等人應付過去，並不是我輩真正目的。這和一般武林恩怨不同，我們不能在本派同門之外邀請幫手，本派的血債，必須由本派兄弟親手取償。降龍師叔的創傷會痊癒，掌門人會回來，師祖了了上人也可能會找到，衡山派有的是人，一個倒下去，另一個會站起來。衡山全派覆滅，五行門若鑒於武林公義，挺身而出，那是另外一回事。

「這是心淨的一點愚見，不知諸位兄弟是否以為然？」

其他諸老，齊聲唸誦了一聲佛號，誰也沒有異議。於是，那塊五行令符，當晚便到了司馬玉龍手裏，除了朝元寺小沙彌的一聲虔謝，五行令符沒有帶回任何要求。

二更過後，司馬玉龍熄了燈，剛欲掩門外出之際，微聞房外院落中掠過一陣衣袂帶風之聲，以他那種超人的耳目之靈，立即聽出有人在窺伺這間悅來棧了。

司馬玉龍疑心大起，他想，難道天地幫的人物業已發現了他在洛陽的行踪？司馬玉龍略略凝神，立即發覺來人已在自己的房簷上以倒垂簾的身法掛下身軀。於是，他迅速地上了床，拉過棉被，和衣蓋好，側身而臥，一明一暗，他半睜眼皮，便可將來人的一舉一動，收入監視之中。

司馬玉龍知道，來者如是天地幫中人物，則絕非五位金牌香主之一，因為，五位金牌香主人雖狠毒，但在武林中的輩份却是崇高異常，如想找他司馬玉龍的麻煩，將不屑使用此等鬼祟手法。

司馬玉龍屏息靜待。

半晌過去，窗外仍無動靜。

司馬玉龍正在納悶之際，突有一股幽幽細香，撲入鼻中，不禁暗笑道：好下流！

於是，他運起五行神功，施出閉脈大法，將全身真氣凝聚丹田一穴，表面看上去，這時的他，彷彿香睡如死，而實際上，窗內窗外的全部動靜，仍在他的監視之中。又是好半晌過去了，窗戶無風自啓，一條苗條的人影飄然而入。

偷偷看清來人之後，司馬玉龍不禁大出意外。

至此，楊花仙子在司馬玉龍心目中僅有的一點由可憐可憫而引起的好感，也消失殆盡。

楊花仙子點上那盞油燈，同時以身上的披風掩好窗戶，防止光亮外洩，然後，她向他走來。

這種情形之下，可難倒了司馬玉龍。

他，怎辦呢？

若說聽由對方擺佈，隨之而來的場面，可想而知，是相當令人難堪的。若說對她下手吧，像楊花仙子那點能耐，在一般人物來說，也許已算相當不錯，但如放在他司馬玉龍的眼光中，實在不堪一擊

。……他有點不忍……要她死吧，太殘酷了點。要她傷吧，輕傷呢？還是重傷？……而最重要的，桃面騷狐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有着壞聲名，而有着最最完美人格的武林前輩，並且是他的恩人，武當全派的恩人，武林各大派未來的恩人！不管楊花仙子怎會投在她的門下以及她老人家怎會取錄這種不足掛齒的門人，在名份上，楊花仙子，終究是她老人家的徒弟。

猶疑之間，楊花仙子業已走至床前。

香風過處，一雙纖纖玉手，已然撫上司馬玉龍臉頰。

「可人兒，」她如痴如醉地喃喃自語道：「別怨奴家破壞你的清白了，誰叫你生得和那負心人一模一樣呢？唉唉，余仁弟弟，你英姊姊今夜做出這種下流事，是你的過錯？抑或是我的過錯？英姊姊這樣做，是恨你？抑或是愛你？……唉唉。」

聽了這番自語，別是一股滋味，襲上司馬玉龍的心頭。

他，司馬玉龍，越發不知如何是好了。

同時，他發覺她的手開始顫抖，他聽到她的急促心跳，他聞見她噴香的喘息，他接觸到她滾熨如火的粉頰，她勢將緊纏而上的嬌軀……他，司馬玉龍，不能再猶疑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刹那，突然間，一聲冷笑發自窗外。這聲冷笑，無異一帖上佳的清涼之劑。楊花仙子，恨恨一跺脚，一個閃身，躍離床前，伸手搶過窗上披風，探手間，已然摸出一把喂毒金針。她先撈起書桌一方端硯，一掌推開窗門，端硯出手，人也隨之穿窗而出。

窗外，自一聲笑發出之後，一直就很平靜。楊花仙子的種種準備，都好似多餘而不必要的。因爲，她搶身而出，並未遭遇任何阻碍。

司馬玉龍因爲不知道冷笑係何人所發，所以未將閉脈大法解除，他注意着窗外的進展，伺機待動。窗外，自楊花仙子出去後，又是一聲冷笑，跟着，楊花仙子痛呼一聲，旋卽寂然。

司馬玉龍大吃一驚。

雖然他祇是躺在房內床上，但這種聲響已經明白地告訴了他；窗外那位發出冷笑之人的武功，一定高到駭人程度。因爲，他打發像楊花仙子那等不算太俗的身手，居然祇用了一招，而這一招的快、準、狠，可想而知。

又是片刻之後。

就在司馬玉龍打算起床外出勘察的那一刻，窗口有個異常陌生的聲音溫和地低聲道：「朋友，受驚了麼？」

司馬玉龍當然不便答腔。

發話之人見房內毫無反應，不禁輕咦一聲，自語道：「難道那賤人已經做了手脚？」

跟着，火星子一亮，又是一條人影飄然而入。

司馬玉龍更爲吃驚了。

從來人那等輕靈飄逸得出奇的身法上判斷；此人之武功，簡直不在他司馬玉龍之下。

啊啊，他是誰？

跟着，司馬玉龍又是一驚。

因爲，來人進房之後，並未取火點燈，僅朝司馬玉龍臥處約畧瞥了一眼，便卽伸手在黑暗中拿起書桌上現成的紙筆，運腕揮毫，如行文於白晝。沙沙一陣碎响，留言業已擬就。然後，他向司馬玉龍一揚手，司馬玉龍不及預防，週身百穴一震，立卽異常舒暢。他知道，假如他是眞的中了迷魂香或者給人點中要穴，經來人這一手，也會給解除了。

他震驚地想：此人武功，眞是高得可怕。

這時的司馬玉龍，最大的願望便是想跳起身來趕到來人面前，將來人面目瞧個淸楚。

可是，他怎能這樣做呢？

來人像來時一樣，飄然消失。

確定來人確已離去之後，司馬玉龍消去閉脈大法，伸手向桌上一招，卽憑浸和了先天太極式的五行神功，將那張留柬取到手中，神光默運，便已看紙條上寫着：

有我在此，朋友勿驚。

八號房客敬草。

司馬玉龍又驚又喜，當下因爲八號房間就在斜對面，不便多有舉動，悄悄仍將字條放回桌面，和衣而臥。經過這番風波，當夜的功課，他便祇好在床上溫修了。

第二天，天剛亮，司馬玉龍便喊來店伙，要他到八號房間通報，說是五號客人行將拜訪。他沒有向店伙預先查詢八號房客的身份，因爲，那樣做，不是一種磊落行爲。而且，像客店伙計這一流人物，見錢眼開，有錢萬事通，對方若是個工於心計的人，他這邊一查問，對方不難馬上知道。那樣一來，彼此心存介蔕，而這種禮貌上的拜訪，便顯得有點多餘了。

片刻之後，店伙回報道：「八號的相公，恭候相公大駕。」

司馬玉龍點點頭，心下暗忖道：對方也是個少年人？

司馬玉龍畧整衣冠，卽便往斜對面的八號房間走去。

方剛走到八號房前，司馬玉龍立卽怔住了。你道這是何故？原來，人家早在門口含笑拱手相待。

對方是位什麼樣的人物呢？嘿，說得誇張點，對方可算得是他司馬玉龍一生除了自己之外，所見到的，最英俊的一位青年人！

那人年約二十五歲左右，修眉鳳眼，皓齒朱唇，眞個說得上是位人中之龍。那人原本含笑自得，但在看淸了司馬玉龍之後，也不禁斂容一怔，也許他正在問自己，世上眞個還有一位比我更英俊的男人？

大概是惺惺相惜吧，二人對怔了好一會。

最後，還是那人較爲老練，首先含笑拱手道：「在下姓侯，名良玉，朋友貴姓大名？」

「伍衍。伍子胥的伍，大衍之數五十的衍。」

「請裏面坐。」

「打擾了。」

二人相讓入室。

相人有術的店伙，早爲二人泡好了二蓋碗香茗。二人坐定，侯良玉笑道：「伍兄貴庚？」

司馬玉龍欠身答道：「虛度雙十。」

侯良玉笑道：「良玉今年二十五，痴長閣下五歲，祇好喊一聲老弟了！」

司馬玉龍遜讓道：「侯兄高擧，伍衍眞是受寵若驚呢。」

侯良玉的豪爽開朗，給予司馬玉龍一種極爲良好的印象。他本來準備爲夜來之事道謝一番，這一來，反感覺話難出口，因爲，那樣做，就未免太俗氣了。

侯良玉這時含笑又道：「伍老弟英華內蘊，武功方面，顯係內家高手，爲何夜來反被那等不濟事的賤女人所乘？」

司馬玉龍暗暗心驚，但仍强行鎭定着，赧然答道：「武功方面，小弟亦僅畧知一二，若論高手，兄台未免過奬了。」

侯良玉道：「老弟師承，可否見告？」

司馬玉龍道：「家師武當俗家弟子，小弟幼時身體羸弱，所以拜在家師門下，練了兩年大羅掌，若談火候，實在可笑得很。別的不說，單就夜來所遇，兄台卽可想見小弟的武功糟到何種程度了。兄台爲弟退寇，而小弟直至今晨醒來方知，此等身手，實令小弟羡佩。以後，還望兄台多多指點才好。至於兄台爲何派高弟，亦肯有以教我否？」

侯良玉淡然一笑，似對司馬玉龍所稱各節，並未起疑。

「老弟可知以前的武林原爲九大名派。」

「這一點，家師似曾提過。」

「良玉卽爲卭崍派摩天支派傳人。」

「哦？」

「摩天嶺支派的絕學是『穿碑手』，家師卽爲摩天雙老中的摩天瘦叟的傳人。本來，摩天派源出卭崍，卭崍一派，自九派除名有年，愚兄道出門戶，實感汗顏。不過，眼見老弟是個誠樸君子，定不相識，是以方敢直陳。唉！」

侯良玉說至此處，不禁長嘆一聲，又道：「武林人物，最難跳出名位圈外，卭崍一派，當年若非與峨嵋爭主兩川，又怎會落得兩派俱傷，同自九派除名？」

侯良玉這番話，司馬玉龍深受感動。

不過，他也有點奇怪。侯良玉所說的往事，有一大半他是知道的。譬如說，峨嵋、卭崍，原來同爲中原武林九大名派之一。

後來，兩派不知爲了什麼事，傾派相爭，結果，兩派高手，傷亡殆盡，由於人材凋零，便自九派同時除名。還有，摩天派是卭崍支派的這一點，他是知道的。摩天嶺支派的絕學是內家重手法「穿碑手」，他也聽玄淸道長說過。祇有一點，他有些不解，那就是侯良玉所提的「摩天雙老」！

「摩天雙老」，又稱「摩天雙叟」。

那就是：「摩天胖叟」和「摩天瘦叟」。

摩天雙叟出現於武林，約在百年之前；侯良玉自稱是雙叟之一的，瘦叟的再傳弟子，這一點，在年齡上說，是韶令的，但是，據他司馬玉龍所知，摩天雙叟的武功並不太高，充其量也不過跟現在的「衡山七老」，「北邙三瘟」等人差不多。可是，根據侯良玉昨夜進房的身法，以及暗中視物，一招痛創楊花仙子的種種表現，就是當今六大名派的掌門人，也不可能有此功力。

嚴格一點說起來，侯良玉的武功，絕不在他司馬玉龍之下。

難道說，侯良玉能有今日之成就，眞個是俗語所說的「青出於藍」，「冰寒過水」？

這時侯良玉笑道：「老弟，你在想些什麼？」

司馬玉龍驀然警覺，忙笑道：「小弟是想……以侯兄現在的這身絕世武功，重建昔日聲威，何愁無望？」

侯良玉凝視司馬玉龍之面，含笑反問道：「老弟既是今晨醒來時方知夜來之事，從何斷定愚兄的武功『絕世』？」

喝，好厲害。

尙幸司馬玉龍也非弱者。

當下他一笑道：「習武之人，唯一的特點便是耳目較常人聰明，小弟的武功雖然粗淺，但耳目之靈，在未習武功之前，已具超人之稟賦，而昨夜吾兄出手爲弟解警，小弟居然渾然不覺，這份身手，可想而知，何庸取證？」

侯良玉一笑置之，並未續加盤詰。

這時，日已三竿，侯良玉請司馬玉龍到前廳用餐，司馬玉龍爽然不辭。餐畢，侯良玉笑問道：「伍老弟將何往？」

司馬玉龍心中一動，暗忖道：此人身手之高，無可論擬。

現在雖然是初次相識，如果能有進一步了解，為五月五的岳陽之會，多請一位帮手豈不是更好？

計議一定，便試着道：「小弟在洛陽，頂多還有一天的耽擱，其後想到岳陽看個朋友。」

侯良玉高興地笑着接道：「良玉此次出川，係取道子午，經長安東來，心羨雲夢洞庭風光之勝久矣，如蒙老弟不棄，同道而行如何？」

司馬玉龍大喜過望。

他因為不放心朝元寺之事，很想再去看望一下，便向侯良玉道：「小弟想出去買點東西，準備暫時告辭一下。」

「請便！」

侯良玉笑着，拱拱手，逕自走回後院。

「交到這樣的朋友，眞是人生一大樂事。」司馬玉龍欣慰地想着，信步出了悅來客棧。

他選擇較為僻靜的街道，施出移形步，表面上看去，一步三搖，從容瀟洒，實際上，其迅無比。不多一會，朝元寺的紫竹林業已呈現眼前。他在林外，稍為猶疑了一下。他想，像昨天一樣，他就這樣進去，一定仍無所獲。可是，他又不便採取密察方式，他看得出，朝元寺的方丈，蒼松禪師，的確不是武林中人，楊花仙子從朝元寺出來，很可能僅是一種巧合，他若是一股勁兒當件正事來辦，豈非有少見多怪，捕風捉影之嫌？

可是，這種巧合究該作何解釋呢？

難道朝元寺不是一所好地方，是天地幫黨徒的臨時聚會之所？不，絕不可能。第一，蒼松禪師的人生得很方正，朝元寺由這種人主持，絕不會幹出什麼非法勾當。第二，即令蒼松禪師迫於天地幫的淫威，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供給場所，楊花仙子身為舵主之一，身份不算太低，又是一個女流，她公然出入禪寺，就算她自己不在乎，幫中主事人會容她這樣做麼？再者，天地幫中人，祇要是銀牌舵主以上的人物，誰不知道五行令符的名貴，符落他們之手，他們豈有乖乖送回之理？

那麼，楊花仙子怎會從朝元寺走出來的呢？

司馬玉龍昨天就想以這一點責難於蒼松禪師，可是，想了又想，他終於忍住了。善男信女，寺院為進香之所，例所不禁，他特別提出來一問，豈不讓對方大生誤會？

左右為難。最後，司馬玉龍想定了：兩個辦法都用。

現在，白天，他再去看看，如果看不出所以然來，今夜三更後，他再三入朝元寺。

於是，他走進了朝元寺。

依着俗例，他在大雄寶殿上了一炷香，捐了一兩銀子的油錢。然後，他請一位知客僧帶他各處隨喜。知客僧見司馬玉龍出手豪闊，氣宇不俗，而且昨天還和方丈接談過，以為他是洛陽城中世家公子，便問他要不要方丈親自陪同，司馬玉龍搖頭表示不必。

於是，知客側身前導，經正殿，側殿，配殿，經堂，齋堂，而最後到達殿後的一列雲房走廊上。

司馬玉龍默運全神，表面上雖然在從容眺望，而所經之處的數丈之內，任何細微動靜，都無法逃過他的耳目。當他走到走廊末端，那間最大的雲房之前，他似乎聽到一陣碎語聲戛然而止，司馬玉龍的疑心，油然大起。

不錯，那間雲房裏，正坐着衡山七長老。

衡山七長老的交談，正為這陣陌生的腳步聲所打斷。

「大師！」司馬玉龍故意漫不經意地指着那扇緊閉着的室門，向知客僧問道：「我可以進去歇下腳麼？」

知客慌忙答道：「施主，對不起得很，裏面已有客在，換一間如何？」

「那就算了。」

「還請施主見諒，阿彌陀佛，眞是太巧了。」

司馬玉龍淡然一笑。

司馬玉龍暗暗決定，今夜，他一定要來朝元寺，來到朝元寺，第一個要查的，便是這間雲房。

出了朝元寺，已是中午時分，他在外面隨意用了一點酒飯，回到悅來棧，一問店伙，知道侯良玉也在他出去不久之後出去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他想了一下，便回房提筆寫道：

良玉兄，街頭偶遇舊友，約叙別後，久別重逢，恐難遽別，如能回來，也將在半夜之後，恐兄垂注，趕回陳達，茲兄外出未歸，草此不另。

弟伍衍白。

寫畢，出房交給店伙，交代道：「第八號侯相公回來，交給他。」

然後，他再度出了悅來棧，找着一個冷落的茶館，選了一個僻靜的座位，面裏背外，等待天黑。

再說朝元寺中的衡山七長老。

二更方敲，戒淨長老向蒼松禪師合掌一躬：「多蒙師兄盛意欵待，衡山七僧這廂向師兄致謝。」

七長老一致俯身，低誦佛號。

蒼松禪師連忙合掌道：「七老蒞臨，乃朝元小寺之光，佛門一體，七老多禮了……七老事畢，還望重臨是幸。」

「那祇有等結來世之緣了。」

蒼松禪師愕然。

戒淨長老慘然一笑，袍袖微揮，七條玄黃身形，相繼騰身而起，晃眼間，越過正殿殿脊，沒入於一片灰黯之中。

三更正，洛陽橋的楓林。

七位披玄黃袈裟的大和尚，成北斗之狀而立。北斗柄指向三人，兩男一女。

女的，就是楊花仙子。

楊花仙子，花容慘淡，似乎尚有內傷未癒。她的一隻右手，揷在斜襟之內，苗疆騷狐，武學甚雜，但比較為人熟知的，却是暗器，楊花仙子站得稍稍落後，顯然地，她祇是在準備着暗器掠陣。

楊花仙子的前面，左首站的是身材頎長，雙目精光如電，臉上冷板板地毫無一絲人味的天地幫外堂金牌香主，以前北邙雙絕之一的冷面金剛韓秋。右首站的是一個身材瘦小，僅及冷面金剛肩下，十指枯黑如鷄爪，眼皮似睜還閉，曾經匹馬單槍闖遍少林三六座經堂如入無人之境的黑手天王蕭昆。

這時，站在北斗柄端的戒淨長老，低誦一聲佛號，諸老出聲應和，黃影移動，斗轉星移，刹那間，冷面金剛黑手天王均被包入七星陣中。

黑手天王狂妄自大，冷面金剛目空四海，二人均是魔中之魔，如何會將衡山七長老放在眼中？七老移動陣形，兩魔照舊挺立不動，渾似未覺。直至七老已在他們身外圈定，冷面金剛一聲冷哼，黑手天王陰惻惻地一陣陰笑，兩魔各展不同絕學，冷面金剛長身欺步，揮掌直劈斗柄上的戒淨、心淨、槃淨。黑手天王屈指如勾，雙手輪流伸縮，分向斗勺上的疑淨、別淨、見淨、行淨四長老抓去。

若在普通情形之下，一個對一個，衡山七老中的任何一人也不會是冷面金剛或者黑手天王的對手，說得簡潔一點，不出三招，七老便得喪命。

可是，現在的情形稍有不同，七星陣最大的妙用便是七星連環，七位一體，一星受攻，衆星呼應，除非七老中損去一位，便無異於合冷面金剛和黑手天二人之力在鬥七老之力的總和，這樣一來，雙方功力之差，便就不太懸殊了。

晃眼之間，兩魔已各攻出三招，均未奏功。

七老信心大增，七星陣靈活游移，越見神妙。

就在這個時候，站在稍遠的楊花仙子，目注七長老中身材最為瘦小槃淨長老，突然疑心到昨夜在悅來棧破壞她好事的，便是這位和尚。因為，昨夜的侯良玉，曾在臉上蒙了黑紗，除了冷笑兩聲外，並未開過口。侯良玉給楊花仙子匆促間的印象祇有一個：身材瘦小。

這時，她見槃淨長老身手不弱，所處地位在北斗之柄和北斗之勺的中間，像人體連絡上下的腰身一環，極形重要，於是，更為起疑。

當她想起司馬玉龍的那張俊秀臉龐，她的毒念頓起。

於是，一掠藍芒，悄然奔向槃淨長老的腦後厥陰重穴……。

×　　×　　×

三更正。

洛陽城中朝元寺的大雄寶殿上，一條修偉的身形，其疾如電般一閃而過。跟着，大殿後面，雲房的最末一間，屋簷下巧妙地倒勾着一個夜行人。

夜行人，滿臉驚疑。

因為，雖時值更深，雲房中却仍燈火明亮，而且，門扇半開，毫無神秘之處。

雲房中，燈頭伸縮，滿室搖影。

蒼松禪師，踽踽徘徊，喃喃自言：「他們七老赴的是個凶險約會麼？不然，戒淨長老怎會說出那等話來？……阿彌陀佛……草橋，楓林……善哉，善哉……一再聽他們打聽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地處城郊之北，荒涼陰森……阿彌陀佛……我佛慈悲，但願佛祖保佑。」

七老……天地幫……城郊之北……草橋……楓林……啊啊……司馬玉龍心頭一凉。

朝元寺的大殿上，先前那條修偉身形，一掠而出。

四更左右，司馬玉龍終於找着了蒼松禪師自語中的楓林。楓林，遠看上去，像一座迷濛的巨墳。行近楓林，那種出奇的岑寂，帶給司馬玉龍一股不祥預感。他將五行神功運佈全身，一提氣，宛若投林歸鳥，逕向林心撲入。

入林深約五六丈，便是一片寬闊的空地。

現在，司馬玉龍的眼前，呈現着一幕比他在少林所見，更為殘酷的慘象。

七具裹着玄黃裟袈的死屍，顚倒縱橫，和血俯仰。

經司馬玉龍仔細檢視，七具死屍體裏，三具頭蓋碎裂，腦漿塗地，紅白一片，四具胸前背後有着五個相同的窟窿，黑血泛溢。

前者死於渾雄掌力，後者死於餵毒指功。

司馬玉龍立即斷定來人中少不了冷面金剛和黑手天王……七具屍體的中央，揷着一面高可二尺餘的黃底金邊三角旗，旗係上好貢緞製成，四週以銀

線刺繡着日月星辰，中間，則爲織貼的紅字：天地幫！

司馬玉龍仰天一聲長嘆。

爲了愼重起見，他開始作第二遍檢查。在第二遍檢查中，司馬玉龍發覺一點可異之處。那就是：七具屍體除了頭蓋破裂或胸背穿洞之外，無甚大異，祇有身材最爲瘦小的一位長老，除了前胸穿洞，黑血模糊外，雙目眼窩反常下陷，司馬玉龍仔細一看，原來雙目上各揷藍晶晶的銀針一枚。司馬玉龍將那兩枚餵毒銀針小心取出收好，心中頓時恍然大悟，他知道：這位身材特別瘦小的長老，一定是七老中首先喪命的一位，很可能就爲了一老遭遇意外，七星陣方始運轉失靈，減却如來七式的集中威力，方爲兩魔所乘，乘機痛下煞手。

那麼施放這兩枚銀針的，該算是血案主兇。

司馬玉龍恨恨地想道，難道：巫山淫蛟也趕來了？

最後，他決定：不管這兩枚銀針係何人所施放，有朝一日，他定將它分別揷上那人的雙目。

仰臉看天，天已不早。

司馬玉龍强忍心頭一股悲忿，運神功，以一段樹幹，在空地上掘成一個深約二丈的大洞，將七老屍體理好放入，然後堆上土，做成一座簡單的墳墓，在附近一株楓樹上，揭去樹皮，以大力金剛指寫了一行字：十方寺七長老葬此。

然後，他拔起那天地幫旗，抽去銅桿，將旗折成一小方，收入懷中。

回到悅來棧，天色行將破曉。

司馬玉龍先到侯良玉房上聆聽了一會兒，見無異狀，方翻向店前，敲開店門，由睡意矇矓的店伙，帶入五號房安息。

且說楓林中，自司馬玉龍去後不久，又有兩條身形飄身而下。

來者是老少兩女。

少女十五六，亭亭如玉，嬌憨可人。

婦人四十左右，一身青布褂，青布包頭，面目祥和。

少女朝新墳一指，低聲驚呼道：「奶奶，你看，那是什麼？」

青衣婦人皺眉道：「新墳？」

「我來看看。」

「鳳兒，多久了？」

「好似剛堆起來的呢，奶奶。」

「再到附近樹上找找，看有沒有留字？」

「噢，有了，奶奶，在這裏。」

「寫的些什麼？」

「『十方寺七長老葬此』啊啊，奶奶，十方寺，您知道麼？它就是哥哥出家的衡山派啊！」

婦人聽了少女的驚喊，不禁頓足怨道：「都是你這個小妮子不好，又誤了人家七條性命。」

少女披嘴道：「奶奶怎的怨起鳳兒來了？」

婦人微怒道：「不怨你怨誰？白天在南街上見那兩個人，你偷偷告訴我，說你認得其中身材高高的一個，並說他是以前的北邙雙絕之一，現在天地幫中的金牌香主，叫什麼冷面金剛韓秋，人生得心狠手辣，絕情寡義，武功也很高。又說另外一個如鷄爪的瘦小老人好像是你玉龍哥哥述說中的黑手天王，也是金牌香主之一，這二人出現洛陽，必無好事。

「假如依了老身，勢必跟綴到底，他倆能有什麼作爲？

「衡山七老又何至喪生？

「而你，你這個小妮子，堅信你的玉龍哥哥必定也在洛陽。你的根據祇不過是時下洛陽牡丹盛開，你曾跟他說過你愛牡丹的一句話，就以爲他一定要在這個時候到洛陽來找你。

「同時，你還說前些日子在南宮雲台前，老身碰到的那個小叫化就是你玉龍哥哥化裝的，怨老身當面錯過了人，沒有留他片刻，等你回來。問你的根據，你說，你的玉龍哥哥文武全才，學問很博，除了他，絕不能一眼斷出那是東漢中興二八將題名繪像的雲台！

「你看，你多幼稚，難道這世上有學問的人都是你的玉龍哥哥麼？

「之後，你說那二人沒有跟踪的價値，逼住老身失魂似地東奔西走，全憑你的幻想摸索……現在，血案發生了，你還强嘴？」

少女又氣又羞又急地嚷道：「奶奶，您有個完的麼？」

婦人不顧少女的攔阻，繼續說道：「完？早着呢！小妮子，我還要問你，天快亮了，天亮了是四月十六，距離五月五的岳陽之會，也祇剩下半月有零，老身假如是一個人，岳陽再有兩倍遠，也不放在心上，你小妮子受得了麼？

「你到底要不要還在洛陽找下去？還是等到五月五見面？

「哼，要不是老身先數說你妮子一頓，你小妮子不說這座新墳是你玉龍哥哥所造，樹身上的字係你玉龍哥哥所留才怪呢？」

少女賭氣地道：「您又怎知這件血案不是玉龍哥哥善後的？」

婦人聽了，似乎很氣，但瞪了少女一眼之後，終又噗哧笑了。

「好好，」婦人笑罵道：「就算你玉龍哥哥萬能，我們現在動身離洛陽行不行？」

「萬能麼？哼，玉龍哥哥當之無愧。」

「老身將來倒要好好地考他一考呢。」

「奶奶，萬一您先給他難倒了怎辦？」

「小妮子，我來打個賭怎麼樣？」

「嗨……嗨嗨。」

「哈……哈……哈……」兩條身形，晃悠悠拔起，消失。

又是一步之差。

第二天，日上三竿，司馬玉龍方才起床，他因爲心緒激動，一直未曾好睡，總算他在內功修爲上，已根基渾厚，三五夜不眠，並無多大影響。

見了侯良玉，侯良玉笑問道：「老弟，我們什麼時候上路？」

對於司馬玉龍昨夜去往何處，何時歸來，則一字未提。

司馬玉龍心情仍未平復，點頭强笑道：「今天是四月十六，太早了，馬上上路也好。」

侯良玉朝他打量了一眼，訝然道：「老弟眼神有異，莫非有甚心事不成？」

司馬玉龍暗暗吃驚，含混地應道：「也許酒喝多了吧！」

「老弟說不早了，難道在岳陽另有約會？」

「沒有，祇是想在五月五之前趕上龍舟競渡罷了。」

「哦，這樣的。」

侯良玉淡然一笑。

「侯兄，這一路我們怎麼個走法？」

「愚兄業已雇好一輛雙馬快車。」

「又讓侯兄破費。」

侯良玉爽聲笑道：「像伍老弟這樣的人，也要來這一套麼？」

司馬玉龍不好再說什麼。

上了路，侯良玉談風甚健，論古說今，無所不曉，而所提及的，多半是棋琴書畫等文事，對武功則絕口不道，這一點，更令司馬玉龍心折。爲了考查侯良玉的品德，司馬玉龍雖然有很多話要說，但終於强行忍住。

車行兩天，已到魯山地面。

現在是四月十八，距五月五日，僅剩下十七天了。

兩天來，侯良玉的態度，始終保持上車時一樣，不談武林中事。漸漸地，司馬玉龍無法忍耐了。他必須有個抉擇，來判定侯良玉這人是不是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侯良玉的武功，司馬玉龍有自信，他相信他沒有看錯，他和司馬玉龍的情形差不多，年事雖青，造就却是空前絕後。至於人品，大致說來，侯良玉這人也沒有什麼缺點。

祇有一節，令司馬玉龍有些猶疑不決，那就是，這人太老練了，而且，機智過人，莫測高深。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微笑，看上去，好似出自眞誠，令人感到平和親切，但是，細細回味起來，却令人感到它們是那麼的幽邃，那樣深遠。

經過了二天的思考，司馬玉龍決定，不妨試試看。

於是，他首先問道：「侯兄已在武林中行道多久？」

「三二年。」

「到過很多地方吧？」

「中原這塊地方，除了現在要去的兩湖一帶，差不多跑遍了十之八九。」

「會過很多高手吧？」

「這倒沒有。」

「哦？」

「愚兄出身沒落的邛崍支派，」侯良玉慨然嘆道：「自從知道了本派當年和崆峒因了一點莫須有意氣之爭，而結果弄得兩敗俱傷之後，對武事就灰了心。但因天性喜武，湊巧又在武功上有了這麼小小的成就，便成了欲罷不能之勢。於是，愚兄發了願心，要以有限壽年，遊遍神州所有的名山勝水，遊歷期間內，我侯良玉決不主張去找別人麻煩，但假如有那些不開眼的朋友，在我侯良玉面前無法無天，甚或找上我侯良玉頭上來，哼哼，對不起，姓侯的心腸並不怎麼慈悲。」

說到這裏，司馬玉龍發現侯良玉雙目中煞氣怕人，不由暗暗心忖道：「我想的果然沒有錯」。侯良玉本人，這時也似乎發覺到這一點，忙向司馬玉龍藹然一笑，笑得輕鬆自然，令人心寬。一笑之後，他接下去繼續說道：「剛才我的語氣說得那麼可怕，老弟是不是感覺愚兄爲人太狠了點？嘿，說來可笑，不管老弟你相信不相信，前二天在洛陽悅來棧那一夜，算來還是我侯良玉走出摩天嶺的三年來，第一次伸手管他人的閑事呢！老弟，我們也眞是有緣。」

「侯兄對當今武林中的門派熟不熟？」

「熟極了。」

「哦？」

「這樣的，」侯良玉解釋道：「向上之心，人皆有之。我侯良玉既然身列邛崍支派門下，由於邛崍一派已不在當今名派之列，心中多少總不免有點羞辱之感。要重整一派的門戶，並不是一件簡單事，最低限度，我得先對現有之各派有個了解。在這

種情形之下，我對當今武林大勢，那得不熟？」

「當今各門各派，依侯兄之見，如何區分黑白正邪？」

「伍老弟，你當眞不知道？」

「受了年事和師承限制，在目前確是如此。」

侯良玉聽得司馬玉龍這樣說，並沒有什麼不信任的表示，僅朝司馬玉龍隨意瞥了一眼，繼續說道：「老弟，你知道，這是個大題目！愚兄有兩種方式可以回答你，第一，每門每派之內，就有黑白正邪之人。第二，要分黑白正邪，首先必須檢點我們自己是個正派人物，處人行事，對天可表，而我侯良玉不幸投在公認的黑道人物門下，那麼，我侯良玉便成了先天性的黑道人物，有口難辯。再後來，因爲我是先天性的黑道人物的關係，那些公認的名門正派，爲了他們的所謂『武林公義』，殺了我的師兄或師弟，這種情形，報仇是當然之擧，甚或我也還殺了他們的師兄師弟，接着，他們又爲了報他們的仇，而向我步步進逼，這時候，是非恩怨，糾纏不淸，老弟，你如何去分誰對？誰錯？誰黑誰白？誰正誰邪？如果一定指我侯良玉爲非，是否有欠公道？」

司馬玉龍不禁失聲讚道：「侯兄這種解剖，眞是精闢之至。」

一抹難以覺察的笑意，在侯良玉雙目中，微現即逝。

「侯兄，」司馬玉龍又道：「最近武林中出現了一個什麼『天地幫』，侯兄可曾聽人說過。」

「沒有啊！」

「天地幫，無惡不作。」

「哦？」

「該幫自幫主以下簡直集武林敗類之大成。」

「眞有這種事？」

「嘿。」

「伍老弟，你對武林大勢，一無所知，爲何獨對天地幫這個組織這樣熟悉？」

「因爲天地幫目前欠我一顆人頭。」

「目前？」

「是的，目前是一顆，以後將會增加到多少，現在尚不知道。」

「誰的？」

「伏虎尊者。」

「伏虎尊者？」侯良玉沉吟了一下道：「是不是衡山派的四尊者之一？」

「正是他。」

「好，老弟，包在我侯良玉身上。」

侯良玉這樣說着，並沒有追問司馬玉龍跟伏虎尊者的結仇原因。

「不，侯兄，我要親手割下。」

侯良玉笑道：「老弟，衡山派的『如來七式』，威震武林，你老弟在洛陽悅來棧，連一個用迷魂香的毛賊，都對付不了，你用什麼去割伏虎尊者的頭？」

司馬玉龍心中一驚，自知失言。

他故意奮然道：「我還年輕，我不會重投明師麼？」

「練到什麼時候？假如伏虎尊者壽限不能等你怎辦？」

司馬玉龍默然。

侯良玉換了一個話題，笑說：「老弟，魯山到了，再過去可能就沒有市鎭，我們歇下脚來喝兩盅罷。」

司馬玉龍欣然道了一聲好。

魯山這一夜，司馬玉龍幾幾乎身敗名裂。

魯山到了。

這時候，不過是黃昏時分。但爲了前面除去九十里外的魯陽關，別無市鎭，故只好提前落宿。進城後，司馬玉龍挑開篷車窗簾朝向大街兩邊署一張望之下，不禁脫口讚道：「喝，好氣派的地方。」

侯良玉微微一笑道：「當然嘍。」

司馬玉龍訝道：「當然？爲什麼？」

侯良玉微笑道：「這兒是三國時候關東諸將討董卓，袁術的屯兵之處，老弟，你想想看，氣派怎會小得了？」

司馬玉龍暗吃一驚。心想：此人的學識好淵博啊！遠處，一峯微露，在金黃色的晚霞反射之下，顯出一撮鑲着橙黃金邊的灰濛淡影，司馬玉龍心中一動，暗忖道：「我何不再考考他看？」

於是，他伸手一指道：「侯兄，看到沒有，那是不是本縣因它得名的魯山？」

侯良玉不經心地抬臉約署一瞥，然後搖搖頭，淡然一笑道：「不對，那是東南，魯山該在我們身後的東北。」

「那麼，那是一座什麼山呢？」

「彭山。」

「哦？」

「後漢中興名將岑彭的練兵所在。」

歷史，人人會讀，而每個人所讀的歷史，都是相同的。但要能做到見景生情，背史如數家珍，信口道來，毫不牽强，實非奇才不辦。……對於侯良玉這種駭人才華，司馬玉龍不禁大爲嘆服。

他們住進一家東昇老棧。東昇老棧的規模相當大，前後共計三進。

於是，店伙將他倆領入了最後一進。

最後一進，進門後是座花圈，翠竹如林，搖曳生姿。林間另闢了無數不同圖形的花圃，遍植着各種不同的花星，異香襲人，淸幽雅靜。地方雖大，一共也只有三處客房，對面一處，左右各一處，三處均是欵式相同的一明兩暗。

侯良玉怡然色喜，偏臉向店伙問道：「好，就這裏吧。……那一處空着？」

「都空着。」店伙陪笑欠身道：「這一進的房錢稍爲……是的，普通一般客官都……是的，是的，……所以，現在都還空着……是的，是的，是的，小的這就去拿水來。」

侯良玉揮手撵走嚕嚕索索的店伙，朝司馬玉龍淺淺一笑道：「老弟，這兒比第一進你中意的那兩間如何？」

司馬玉龍赧然一笑道：「好，當然好。」

「只是房錢貴了點是不是？」

「走在外面，能省何不省點？」

侯良玉一拍司馬玉龍肩胛，哈哈笑道：「跟愚兄走在一起，假如爲銀子担憂，那你可算是自尋煩惱了。」

店伙帶着兩個下手，端來兩盆水，以及一些梳洗之具，司馬玉龍和侯良玉，各人分據一房，片刻之後梳洗完畢。

征塵皆滌盡，二人均是容光煥發，不亞兩塊名玉。

侯良玉向店伙吩咐道：「伙計，好菜好酒，多弄點來，快一點。」

司馬玉龍笑道：「什麼，侯兄想喝酒？」

侯良玉詫然道：「難道你不會喝酒？」

「喝醉了怎辦？」

「誰要你喝醉？」

「你不是叫他們多弄一點麼？」

「那就算了，伙計，酒免啦。」

「不，」司馬玉龍笑阻道：「小弟說着玩罷了，男子漢，三盅五盅，活血安神，何傷大雅？」

頓飯光景，酒菜備齊。

侯良玉向站在牆角靜候吩咐的店伙擺擺手道：「伙計，你請便吧。咱哥兒倆，都不是擅酒之徒，有了這兩大壺，儘够了。我們喝喝談談，也不定到什麼時候才能散席，你去兩邊房間將床鋪理理好，就可走了，不經叫喚，此地毋須再來，碗盞明兒再收拾不遲。」

店伙諾諾而去。

店伙走後，司馬玉龍擧杯笑道：「來，侯兄，我敬你，敬你的文武兼才，淵博超人。」

侯良玉擧杯神秘地一笑道：「不，我敬你。我敬的理由，完全跟你敬我的理由相同。」

司馬玉龍心下暗驚，表面上，仍然鎭定地笑道：「侯兄這樣說，豈非自討識人欠明之譏？」

侯良玉哈哈笑道：「承蒙褒獎，原璧奉還。」

「怎麼說？」

「識人欠明的，是你，不是我。」

「哦？」

侯良玉道：「我侯良玉向以相人有術，百不失一而自豪。」

「能爲小弟擧個例子麼？」

「例子就在眼前。」

司馬玉龍心頭一震。

侯良玉朝司馬玉龍迅瞥一眼，若有所事地咬了一下下唇，旋即展顏笑道：「來，伍老弟，先乾了這一杯！」

二人對乾了。

司馬玉龍心想：這位侯良玉，實在是他生平僅見的第一奇人，我司馬玉龍的一切秘密，似乎就被他識透，他之所以不肯將它拆穿，很可能怕一經道破，令他司馬玉龍臉上掛不住。所以司馬玉龍又想，君子待人以誠，還不如由我自己說出來的好。司馬玉龍以爲：我司馬玉龍一身淸淸白白，事無不可對人言。過去，只爲武功不够火候，才改容易裝以掩避天地幫人物的眼目，現在，身居五行掌門，這種身份除了對天地幫幫主金蘭一人尙有暫守秘密之必要外，本身的一切，已沒有一點不可公開。老實說，假如侯良玉來路不正，對我司馬玉龍懷有惡意，兩三天來，日夕相處，肌膚相接，有的是下手機會，他要動我的惡念頭，早就該動了。他旣沒有那樣做，那就證明他對我並無不善之意，這種情形下，我若不掬誠相待，將來如何邀人家共參五月五日的岳陽之會？當下，司馬玉龍盤算已定。

他爲侯良玉斟滿空杯，二次擧杯笑道：「說下去吧，侯兄，你說完了，再聽我的。」

侯良玉微笑道：「你知道我有很多話要說，我也知道你有很多話要說，你對我的身世，一定想得很多，而我，對你的身世，也同樣想得不少。目前的情形是我們彼此均在不斷地向對方試探，而希望第一個了解對方。……是不是這樣的，伍老弟？」

司馬玉龍坦然地點一點頭。「說得更爲露骨一點。」

侯良玉微笑着繼續說下去道：「我倆自第一次見面之後，就一直在相互欺矇對方，從我們各人道出來的假名假姓開始……這一點，請老弟聽淸，別生誤會，我說的是『相互』，這個『相互』，包括了你，也包括了我。」（以下轉入第一六二頁）

兩期完武俠奇情小說

詭計（下）

朱羽 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魏星磊因其兄押鏢失事，致使劉長凱家人全遭汪洋大盜金龍海所殺，連同擬呈交開封督帥的一隻雙龍玉杯失去，事後金龍海爲洛陽府總捕李雲濤所捕，判處秋後處決，魏星磊爲探查雙龍玉杯，不惜施展詭計，把金龍海劫出死牢，詎正要押解金龍海尋回玉杯，突遭金龍海暗算，危急間，得姚小紅拯救脫險，姚小紅問知魏星磊劫獄動機，自願助其完成，兩人遂押着金龍海至山間一石屋，向金龍海迫問雙龍玉杯下落，金龍海詭稱已將雙龍玉杯藏在關外，姚小紅不予置信——

詭施金蟬計　巧弄黃雀謀

姚小紅截口道：「魏兄！你爲人未免太忠厚了，這事交給我辦。」

「姚姑娘……」

姚小紅沒有理他，轉身向金龍海走過去。冷冷問道：「吃飽了吧？」

金龍海貪婪地道：「再來幾個吧！」

「沒問題，一定管你吃飽。」姚小紅又幌動了流星鎚，「先告訴我，那隻雙龍玉杯藏在何處。」

「關外盤龍嶺。」

咚！流星鎚敲上了金龍海的左膝蓋。

金龍海立刻痛得額頭上流出了冷汗。

「說！」姚小紅這時候媚態盡失，其神情活像一個母夜叉。「玉杯藏在何處？」

「關外……」

咚！流星鎚這回敲上了金海龍的右膝蓋，痛得金龍海連連在地上打了幾個滾。

魏星磊連忙趕過來，道：「姚姑娘！萬一弄傷了他，怎麼趕路呢？」

「讓他騎馬，不能騎馬的地方我揹他，行了吧！」一轉身，她又面對金龍海沉叱道：「快說！玉杯藏在何處？」

金龍海哭喪着臉道：「我說的是眞話呀……」

咚！金龍海左臂拐肘處又捱了一鎚，其勢之快，根本不容躲閃。

金海龍目中射出忿恨的光芒，但他鐐銬加上，又是遇上刁蠻的對手，根本無可奈何，突然，他目光中的怒火消失，喟嘆了一聲，道：「姑娘！我金

海龍一生從未服人，這回總算服了妳啦！」

「那就說眞話吧！」

「我說出眞話來，妳也未必置信。」

「信不信是我的事！快說。」

「我……根本就沒有看見什麼雙龍玉杯。」

此語一出，魏星磊和姚小紅不禁相互一覷。

魏星磊問道：「金龍海！七馬坡前的案子可是你作的？」

「不錯。」

「劉家一十七口老小也是你殺的麼？」

「不錯。」

「刦得何物？」

「黃金五十兩，紋銀三百，明珠一顆，以及女人用的首飾一箱。」

「沒有見到玉杯？」

「眞的沒有見到。」

「鬼話！」魏星磊一腳踢了過去。

姚小紅小腳一抬，却將他的脚勾住了。漫聲道：「魏兄別發火呀！」

魏星磊呼呼地道：「妳相信他的鬼話？」

「他這句話倒有些相信。」轉過身去，姚小紅又問道：「金龍海！想想看，你打刦劉家時，大概是什麼時辰？」

金龍海想了一想，道：「夕陽將落未落，約莫申、酉之交。」

「去年冬月，那天可曾下雪？」

「沒有下雪，天却冷得很。」

「你露面時，可曾遭到抵抗？」

「在二輛大車的前頭，有一個跨刀的漢子，見我一露面，拍馬就走。」

姚小紅回頭看了魏星磊一眼，後者有訕訕的表情。

姚小紅又接着問道：「金龍海！七馬坡附近的地勢你可熟？」

「當然熟。」

「我問你，七馬坡前後有那些可歇宿集鎭？」

「前路有朱家老店，離七馬坡十里地，過七馬坡四十里是雙龍集……」

「慢點！」姚小紅揚了揚手。「冬月的天氣够冷的，行旅客商鮮有摸黑走夜路的。申、酉之交，你還有耐心等在七馬坡？」

「實不相瞞，我是一路跟下來的。」

「噢？他們是什麼時候過朱家老店？」

「申末光景。」

「那時天已快黑了，他們爲何不投店？」

「不知道。」

「過七馬坡的山路好走嗎？」

「難走得很。申末過朱家老店，待趕到雙龍集，最快也要到三更天。」

「金龍海！你說的都是實話？」

「句句實情。」

「你賭個咒。」

「我這輩子已經注定沒有好下場，賭什惡咒也沒有用，如果我說了半句假話，我下一世投胎作牛馬。」

姚小紅打了個眼色，把魏星磊叫到門邊，低聲問道：「魏兄！你和令兄從小就住在一起麼？」

魏星磊嘆了口氣，道：「看姑娘也是古道熱腸的人，也就不相瞞了。家父和家母意氣不和，早年分居，家兄隨父，在下隨母。十一歲那年，家母身故，在下蒙紅葉門郭老英雄收留學劍。二十歲離開師門，東遊西走，直到今年三月前往京師才與家兄相遇。」

「哦！劉家被刦的事是令兄告訴你的？」

「他終日長吁短嘆，藉酒澆愁，被我苦苦追問，他才說出了原委。」

「竭力追回玉杯，是誰的主意？」

「是在下的意思。」

「令兄有何表示？」

「他……」似有猶豫，而魏星磊的語氣頓了一下。「家兄認爲事過境遷，而且他已含疚離開了雙錢鏢局，此事不追究也罷。」

姚小紅皺了皺眉頭，道：「我看魏兄氣宇軒昂，必是心地正大之人，又何況是紅葉劍派的弟子，所以我要說句直言，令兄身爲雙錢鏢局的當家武師，也非泛泛之輩，怎會一見攔路刦財之人，刀未出鞘，就拍馬而逃，這……」

魏星磊接道：「在下也曾問過家兄，據他說，金龍海的惡名太大，自知不敵，何必戀戰。人皆有求生本能，無可厚非。不過太欠缺學武者風範，在下也感到慚愧。」

姚小紅沒有接下去，復又走到金龍海面前，問道：「你行刦無算，是否每次別人一見到你就拍馬而逃？」

「每次我都遭到頑強的抵抗，只有七馬坡前才遇到這個胆小的鼠輩。」

「也許他認識你，自知不敵……」

「哈哈！」金龍海乾笑了一聲，「不瞞姑娘說，江湖上沒有認識我金龍海的。」

「這話怎講？」

「見過我面的，非死不可。」

「那個拍馬而逃的漢子就見過你，而他却沒有死。」

「他並沒有見到我的眞面目，我行刦時一向以黑巾蒙面。」

「哦！」姚小紅明亮的眸子轉了一下，又接着問道：「你從何時何地跟上那二輛大車的？」

「京師。」

「噢！」

「姑娘！」金龍海很自豪地道：「我是江洋大盜，並非跳樑小賊，作起案子來自然與衆不同。我有不少眼綫埋伏在京師。曾經作過鹽務大臣的劉家舉家南遷，自然有兩文。想不到只有黃金五十，白銀三百，如今還惹上一個什麼雙龍玉杯的麻煩。」

「在洛陽大堂上，尹大人可曾問過你在七馬坡前作的案子？」

「問過了。」

「你怎麼招供的？」

「好漢作事好漢當，還有什好賴的？人命十七條，紋銀三百兩，黃金五十兩，首飾一批，就這麼多了。」

姚小紅將盛裝茶葉蛋的竹籮放在金龍海的面前：道：「姓金的！你是條漢子，只要你說實話，我絕不會虧待你。來！茶葉蛋管你吃飽就是。」

× × ×

出小屋，向東，是一條潺潺小溪，溪旁一簇簇搖曳生姿的竹林。

姚小紅和魏星磊順着小溪漫無目的地走着，誰也沒有先打開沉默，似乎各有各的心事。

魏星磊突然嚷叫了一聲：「糟啦！」

嚷聲中掉頭就跑。

姚小紅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問道：「你怎麼啦！」

魏星磊道：「怎能將金龍海一個人放在小屋裏？萬一他……」

姚小紅笑瞇瞇地道：「放心！他跑不了，我在他膝蓋骨敲了兩鎚，可不是只要他痛，順便還點了他的麻穴哩！」

「哦！」魏星磊的江湖歷練似乎嫩得多了。

「魏兄一離京師就打好主意要將金龍海從大牢中刦出來麼？」

「那時候還沒有主意。這主意是前兩天才想到的。」

「魏兄是何時離開京師的？」

「三月中。」

「如今是五月，已經有了兩個月啦！可有京師的消息？」

「沒有。」

「我在月初還打京師溜了一趟，倒聽說了一些事，魏兄要不要聽聽？」

「噢！」魏星磊就是有多笨，也該聽出了她話中的弦外之音。不禁停下脚步，眼光直楞楞地盯在她的臉上。

姚小紅也站住了，順手折下一根竹枝，在溪水中划着。語調就像說故事似的：「約莫是四月初吧！金龍海處斬的案卷到了刑部。聖上一方面念在劉長凱一家老小盡被殺戮，再一方面金龍海的供詞是說劫到了紋銀，黃金少許，這証明劉長凱並不是貪官，就將他放了出來，而且許他復職，重任淮河督辦鹽務。而劉長凱則以『哀痛之身，恐貽公務』爲由堅辭。聖上終於恩准了。」

「哦——」魏星磊吁出一口氣，兩眼盯在她的臉上，看了許久，才慢吞吞地問道：「姚姑娘！妳怎麼知道如此詳盡？」

「咦！」姚小紅無瑕地笑道：「昨晚我就告訴過你了，我是個愛管閒事的人呀！」

「只怕不是這樣吧！」

姚小紅嬌媚地笑道：「你又要東猜西疑了。說正格的，你追索那隻雙龍玉杯，一方面固然是想爲令兄減輕一點內疚；另一方面則因爲劉長凱身繫獄中，那隻玉杯可說是他的活命之物。如今劉長凱業已獲釋，你難道還要窮追不捨？」

魏星磊心頭一震，身形暴退，手握劍把，沉聲道：「姚小紅！我發覺妳的居心叵測。」

「哈哈！」姚小紅聲如銀鈴般笑了起來。「魏兄如果拿我當壞人，那可眞的成了普天之下最大的傻瓜了。」

「不管妳是好人壞人，請走。金龍海是在下從洛陽大牢中刦出來的，由在下來善其後……」

姚小紅沉下了臉，截口道：「魏兄，你這話說晚了一點，可惜我方才已經與洛陽總捕打過照面，並答應五日之內，將金龍海送回去，我可不能一走了之。」

「那麼在下抽身事外。」

「也不行。別忘了人是你刦的。」

「那……該怎麼辦？」

「繼續追你的玉杯。」姚小紅說完之後，掉頭就走。

魏星磊遇上這樣一個潑辣的丫頭，眞是沒有主意。他反覆地思索一個問題：「這丫頭究竟是什麼來路。」

姚小紅在前面走，他在後面跟。二人又回到了小屋。

一進門，她就尖聲嚷叫。魏星磊趕上去一看，原來金龍海不見了。

魏星磊連連跺脚，道：「妳不是說他逃不了的

嗎？……」

姚小紅搖手阻止他的話，同時流盼四顧，似乎有所發現。

就在這時，嗖嗖連聲，有六個蒙面健壯漢子閃身而出，將他倆圍住了。

魏星磊拔出了長劍，姚小紅也甩動了流星鎚。

對方並沒有立即蜂湧而上，顯在伺機而動。

姚小紅道：「各位是那條道上的，咱們可沒有樑子呀！若是咱們在這兒碍着事，儘管打聲招呼，咱們抽身遠走就是。」

對方六個人一個也沒有吭聲，其中一個手持鬼頭刀吆喝了一聲。六個人立刻分兩起撲上，以三對一，殺了起來。

魏星磊為人雖然厚道，江湖練歷也不够，然而紅葉劍派的劍法却甚是潑辣，晶光閃處，慘呼迭起，不旋踵間，對付他的三個人都已踣地不起。

姚小紅自然也不含糊，流星鎚已然擊破了兩個傢伙的腦袋。另一個拔腿想溜，剛一轉身，她手上的牛筋索已然套上了那傢伙的頸項。

魏星磊唯恐她趕盡殺絕，連忙叫道：「姚姑娘！留下一個活口好問話。」

姚小紅手裏的牛筋索一收，嚶叫道：「這不是活的難道還是……？」

她的話突然楞住了，原來被她用牛筋索套着的那個傢伙，胸口揷着一把短刀，幾乎齊根而入。最後一個活口也被滅掉了。

毫無疑問，隱密處還藏得有對方的人。

「追！」姚小紅發一聲喊，抖腕收回牛筋索，人已縱了出去。

魏星磊也相繼縱出。

二人在山林間搜索了將近半個時辰，也毫無所獲，重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姚小紅一面喘吁，一面去搜索死者的身上，那六個壯漢每個人身上都帶着兩枚銅錢，別無其它。

魏星磊喃喃道：「每個人只帶兩枚銅錢，這是什麼意思？」姚小紅將十二枚銅錢托在手心，沉吟不語，突然大叫道：「哦！雙錢鏢局。」

魏星磊疾聲道：「妳說什麼？」

「這些人都是雙錢鏢局的。」

「這……這怎麼可能？」

「魏兄！」姚小紅奚落地笑道：「你認為不可能的事太多了，你真是天下第一號大傻瓜。」

「我……」魏星磊的雙眉幾乎皺到一起去了。

姚小紅仰望晴空，喃喃道：「金龍海此去凶多吉少，可惜呀可惜！」

「姑娘為他可惜？」

姚小紅道：「我為自己可惜，忘了問他最緊要的一句話。」

「什麼話？」

「他是怎麼落網的？」

「這我清楚。新春，金龍海來到了洛陽，到書寓裏找樂子，酒醉後，被李雲濤親自逮住了。」

「李雲濤怎知金龍海在書寓裏找樂子？」

「據說有人密報。於是李雲濤唆使書寓的兩個姑娘暗中在酒裏下了迷藥。」

「兩個姑娘？」姚小紅問得很仔細。「是金龍海一個人到書寓去找樂子，由兩個姑娘陪侍；還是有人和金龍海一塊兒去？」

「對了！是兩個。」

「只逮着金龍海？」

「嗯！聽說另一個跑了。」

「哼！」姚小紅冷笑了一聲。「魏兄！你可知道彭督帥因何要提解金龍海到開封去？」

「不……不知道。」

「我知道，不過你千萬別吃驚。」頓了一頓，姚小紅又接着說道：「一方面是因為彭督帥根本就沒有在劉家見過什麼價值連城的雙龍玉杯，所以要親自問問金龍海，看看他到底刦得玉杯不曾；另一方面，則是我的請求，因為我要向金龍海查問許多事。」

「你！……」魏星磊驚異不勝。

姚小紅笑了笑，道：「誰知道被你一擾，局面大亂。不過也有好處，使我無意中獲悉了不少機密事。」

魏星磊的兩眼像鵝蛋，身子像木頭，既沒動，也沒說話。教任何人在這情況下也會大大發楞的。

突然，不知從何處傳來一聲呻吟。

是躺在地下的六個人當中還有活的麼？

他們瞧瞧，那是絕無可能的事。

「星……磊……」呻吟變成叫喚。

發自松林之中，魏星磊立刻縱了過去。

姚小紅也同時縱起，高聲叫道：「魏兄當心有詐。」

魏星磊可顧不了那許多，他聽得出，那是親人的召喚；最後的召喚。

他們衝進松林時看到了一團血，不！那是一個人。身上最少有十幾處創傷，血流遍全身。滿面污泥，雙手抓滿了草根。他吃力地在爬，即使爬一寸，爬一分，他也沒有停下。

他是魏星磊的哥哥魏星豪。

魏星磊衝過去抱起他，右手抵上他的命門，灌注一股內力，傷者毫無血色的面龐逐漸紅潤起來。

魏星磊抑住悲戚，語氣盡量平穩地道：「哥哥

！快說，說出你想要告訴我的話。」

他不愚蠢地打算救他的哥哥，他明白，如此重的傷勢是救不活的。

「我……對不起魏家的祖宗……」

「快不要說這些。」

「兄弟！我……也對不起你……」

「快說，是誰殺了你？」

「在……七馬坡前，我……遇賊落荒而逃，那不是我的本意。是……」咳出一口血，魏星豪才又接道：「是東主臨行時吩……吩咐的……我……非常難過，可是……我只是鏢局的伙……伙計……」

「哥哥！你還知道什麼？」

「我……」也許魏星豪還知道一些什麼秘密，但他在沒有說出來之前已經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天地無聲，宇宙變色，太陽也沒入了雲裏。

魏星磊放平了他哥哥的屍骸凝視天際，默默無語。

良久，他才大吼道：「詭計！這完全是一個詭計。」

姚小紅一點女兒家的忸怩情態也沒有，她走過去扶着魏星磊的手臂，溫柔地道：「魏兄節哀！你說對了，這的確是一個詭計，不過天理昭彰，惡人是逃不出羅網的。」

「妳！妳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姚小紅點點頭，道：「我知道。不久你也會明白。」

× × ×

金龍海的屍體在洛陽南城被發現了。李雲濤心上的巨石落下了一半；他還担心彭督帥方面的懲戒，他倒不在乎自己丟官，只要不連累尹大人，他也就心滿意足了。

意外得很，當開封督帥府派來的捕快向陽一行歸去之後，督帥大人來了一封公文，只是畧微說了幾句訓斥尹大人的話，並沒有追究金龍海脫獄的責任。看來，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已經過去了。

其實，有心人還在追查內中的隱情哩！

× × ×

七月！榴花謝了，桂花又在結蕊。時序運轉，人們已漸漸忘記了金龍海被刦的案子了。

在開封以南的山麓中，打從五月初以來，這兒就是動工興建莊院，護河、城垣，工程非常浩大，不知是那位朝廷大臣，或者殷商富賈要在這兒歸隱納福。日夜趕工，到了七月末，莊院大抵已經造就了，只有少數工匠在整修庭園，播植花草，看進展，是就誤不了莊院主人於八月仲秋在園中玩菊賞月的。

這天擦黑光景，莊院護河前來了一匹快馬，馬上人約莫四十餘歲，雖是風塵僕僕，却精神奕奕。

想必是熟人，馬匹剛臨河邊，莊院裏面就放下跳板。過了護河，翻身下馬，早有下人接過韁轡。一個老管家哈着腰，恭敬地道：「蔡爺！劉大人在廳堂中候着啦！請吧！」

姓蔡的來客似乎很神氣，沒說什麼，大搖大擺地向內走去。

莊院新建，一切規模初具，雖如此，廳堂中仍是佈置得富麗堂皇。牆上掛滿了字畫，几上擺滿了古玩。

廳中坐着一個五十來歲的男人，小眼勾鼻，薄唇，一臉的奸像。他向來客迎過去，笑道：「玉棠兄！一路辛苦！」

蔡玉棠嘿嘿笑道：「劉大人太客氣啦！為大人辦事，辛苦也是應該的啊！」

他口裏說得非常謙卑，神情表現得却非常倨傲。大模大樣地在上座坐下。

下人獻過了茶，退出，掩上了廳門，那位劉大人才低聲問道：「京師裏的風聲如何？」

「風平浪靜。」

「那就好！」劉大人輕咳了兩聲，才又壓低了聲音接道：「那個魏武師的弟弟，以及那個姓姚的丫頭，玉棠兄，可曾查到他們的下落？」

蔡玉棠神情不屑地一擺手，道：「不成氣候的乳臭小兒，理他作甚？」

劉大人神情凝重地道：「那姓魏的功夫了得，他哥哥不明不白地死了，他能就此罷休？還有那個姓姚的丫頭，也好像大有來頭哩！」

「大人儘管在這兒享清福，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就是。準錯不了。」蔡玉棠拍着胸脯。

劉大人嘿嘿笑道：「玉棠兄！算我交朋友長眼睛，我記在心裏就是。咳……帶來了麼？」

「大人可是說那二十萬兩銀子？」

「小數目。可是我要靠那筆銀子養老哩！」

蔡玉棠冷笑道：「大人未免也太客氣了，在淮河督辦鹽務一十三年，一年十萬兩銀子的進賬吧，也該有一百三十萬兩銀子，這二十萬兩銀子又算得了什麼，賞給我買酒喝吧！」

劉大人的面色沉了下來，道：「玉棠兄！這未免太過份了吧！淮鹽北上都是雙錢鏢局押運，你算算看，這些年來你賺了多少？」

蔡玉棠皮笑肉不笑地說道：「雙錢鏢局倒是蒙大人提拔不少，不過，咱們也抽成孝敬了大人。這是水幫魚、魚幫水的事。」

「好！」劉大人的臉色鐵青。「我劉長凱在官場中沒有栽，倒在江湖上栽了。蔡玉棠！你既然分

文未帶，又何必老遠地從京師跑來？」

「只因有下情回禀。」

「說！」

「若不是蔡某人心生一計，大人也未必能在這兒享清福。此事雖已過去，但後患無窮，蔡某人得趕緊作隱退之計……」

劉長凱自然聽得他的弦外之音，截口道：「蔡玉棠！不要說下去了，那二十萬兩銀子，够你養老的。」

「不瞞大人說，這幾個月來，有不少江湖上的朋友風聞前來打抽豐，那二十萬両銀子已經開銷得差不多了。」

「噢！」劉長凱的面色已經非常難看。

「所以，蔡某人請大人再賞賜一點。嘿嘿！萬一蔡某人混不下去，豈不連累劉大人丟臉。」蔡玉棠竟然連威脅的話也說不出來了。

「哈哈……」劉長凱放聲大笑。「蔡玉棠！虧你還是個老江湖，眞是瞎了你的狗眼。你以爲我姓劉的是刀上魚？俎上肉？」

他一語方落，大廳之外立刻就閃進來四個手持刀劍的漢子，看他們的烱烱目光，都可稱爲當今一流高手。

蔡玉棠不禁暗暗吃驚，但他畢竟是老江湖，反而嘿嘿笑道：「大人何必來這一套。」

劉長凱沉叱道：「是你自尋死路。」

蔡玉棠目光左右一掃，冷冷道：「高手環伺，蔡某人可能難逃死路。不過這一着棋，蔡某人早已料定，所以，在京師已安排一着伏兵。若是蔡某人八月仲秋不回，就有人到刑部舉發你的詭計。」

這一招的確很厲害，劉長凱不禁楞住了。半晌，他才緩和了口氣道：「你我相處了多成，我倒不想爲了區區幾文錢而鬧翻。說吧！你打算怎樣？」

蔡玉棠一見威脅生效，自然不會放鬆，語氣强硬地說道：「求大人再賞賜紋銀二十萬両，以維生計。」

劉長凱那裏忍得住，大吼道：「將這厮拿下，碎屍萬段。」

四名漢子立刻蜂湧而上，刀劍並舉。

蔡玉棠倉促拔劍應戰，同時大聲道：「劉大人！你不要自投絕境。」

劉長凱冷冷道：「我大不了毀去莊院，易地隱居，無論如何也要將你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碎屍萬段。」

蔡玉棠的一柄長劍雖然威勢無比，却無法抵擋四名高手的聯手圍攻。相拆五招，他已退至廳堂一隅，敗象畢露。

突然，一聲嘯吟，一道人影自窗外躍飛而進。

只聽得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那四名高手已有兩人斷臂。另外兩人閃避得快，雖未受傷，衣衫却被利劍削去了一大幅。

不速之客昂然而立，原來他是魏星磊。

蔡玉棠站在魏星磊的背後，自然沒有看清楚他是誰。猶自喜孜孜地道：「朋友！多承相助，蔡某感激，二十萬両銀子有你一半就是。」

廳堂門呀然而開，手裏幌着流星鎚的姚小紅出現了。她笑嘻嘻地道：「劉長凱！你的詭計被我識破啦！」

劉長凱倉惶地道：「姑娘……」

姚小紅搖手制止對方說話，接着道：「你聽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貪贓枉法，家財萬貫，被人舉發落監。你自知日久天長，難免一刀，於是和蔡玉棠暗中連絡，訂下了一條苦肉之計。」

劉長凱猶自逞强地道：「什麼苦肉之計。」

「七馬坡前的刼案，一十七條性命。」

「那是我劉家的老小啊！」

「哼！我查得淸淸楚楚的，你一家老小在離開京師就換了車，換上了化錢僱來頂替的人。」姚小紅將目光望向蔡玉棠，接道：「蔡玉棠在未開雙錢鏢局之前，也在黑道中混，和金龍海是拜把兄弟，唆使金龍海在七馬坡前刼殺人。然後又騙他到洛陽書寓尋樂，你却通風報信，使他落案。由於金龍海在七馬坡前刼得的財物微乎其微，使朝廷誤信劉長凱是個淸官而將他釋放。嘿嘿！眞是好詭計。」

蔡玉棠道：「姑娘！可別將我扯進去，這事我一些兒也不知道啊！」

姚小紅冷笑道：「哼！我眞有些爲金龍海叫屈，他雖然作惡多端，却不失爲一個義氣漢子。臨上公堂問了斬刑，還沒有提到你一個字。而你却一劍送了他的終，你眞够狠的。」

蔡玉棠神色一變，揚聲道：「劉大人！你我相爭，必然使漁翁得利。一致對外吧！」

劉長凱大喝道：「來人啦！」

人影閃動，廳外又衝進來十幾個健壯漢子。

魏星磊長劍指着蔡玉棠道：「姓蔡的！先兄受你擺佈多年，最後還要被你所殺，這筆血漬今天要結算了。」

姚小紅高聲喊道：「魏兄！千萬不能殺他。他是劉長凱貪贓枉法的見證人啊！」

「哈哈！」劉長凱暴笑道：「你這小丫頭片子，看你能否見到明朝的太陽。大夥兒一齊上，將他碎屍或段。」

「慢着！」姚小紅躍上了一張茶案。朗聲道：「劉長凱！你雖然貪贓枉法，大不了問個斬罪。若是拒捕官兵，就要誅連九族了。」

「官兵？誰是官兵？……」

劉長凱一語未落，突然一個莊丁衝進來嚷道：「大人！不好了！彭督帥率領大隊官兵已經進了莊院啦！」

劉長凱大呼一聲：「天滅我也！」飛身向石柱衝去，姚小紅眼尖手快，牛筋索已套上了他頸項。

蔡玉棠也想溜，却敎魏星磊的利劍逼住了。

× × ×

火把通明，大隊官兵押着人犯浩浩蕩蕩地在官道上列隊而行。魏星磊和姚小紅漸漸落了後。

魏星磊道：「姚姑娘！妳這個沒爹娘的孩子可神氣哩！方才督帥大人還向妳道辛苦。」

姚小紅翻翻眼，道：「誰說我沒爹沒娘？」

「妳自己說的呀！」

「那只是騙騙你罷了，我爹是京畿總捕姚重威，聽說過沒有？人稱『金毛猴子』。」

「哦！久仰了。」

「朝廷雖然放了劉長凱，却仍然敎我爹暗查。我就將這樁差事攬下來了。」

「你爹竟然放心讓妳出來辦這麼大的差事。」

「他不放心，又怎麼樣？我喜歡的事，誰也攔不了。」

「妳那麼覇道嗎？」

「嗯！」她突然偏過頭，凝視着他。「對了！你的劍法還不錯，到我爹手下幹一名捕快吧！」

「不行。我寧願東走西蕩。」

姚小紅瞪眼竪眉地道：「你非幹不可。」

「爲什麼？」

「因爲我喜歡你……。」

（續完）

梅龍毒鳳

（本文承自第一五四頁）

司馬玉龍暗暗心折，忙道：「是的，侯兄，小弟的眞名是……」

侯良玉搖手止住司馬玉龍的話頭，笑道：「慢一點，老弟。姓名只是一個人的符號，朋友相交，貴在知心，知名僅爲其次。現在，我們相處已有三數天之久，彼此這樣熟了，眞名實姓慢一點知道並不打緊。」

司馬玉龍點點頭。

侯良玉微笑着又道：「現在，話入正題，讓愚兄先舉例證明一下老弟的欠缺知人之明。」

司馬玉龍笑喊了一聲：「好！」

「在進城之初，」侯良玉自動乾了一杯，笑說道：「你說這座城很够氣派，我信口說它當年曾一度爲三國時袁術的屯兵之處。這一點，愚兄知道，你兄弟對此史實一定也相當清楚，只是一時沒有想及而已，等我出口，你當立即明白。之後，你大概對我的博聞强記感到驚訝，立時起了想知道我是不是有點眞才實學的念頭，所以，你接着指着『彭山』問『魯山』，想試試我究竟知道多少？……哈哈……是不是，老弟？……當時，你滿以爲我被矇在鼓裏，其實呢，你的用意我早在你開口之後就明白了。如此說來，究係何人欠缺知人之明？」

司馬玉龍長嘆一聲道：「侯兄這份精明，眞令人嘆爲觀止。」

侯良玉大笑道：「老弟且慢屈服，良玉是個恩怨分明的人，你剛才既然考過了我，現在可輪到我考你了。」

司馬玉龍聽了，很覺有趣，忙笑道：「好好，不過，答不上又將如何？」

「罰酒三杯。」

「太多了。」

「一杯也好。」

司馬玉龍笑道：「請侯兄先給個範圍，好讓小弟心理上有個準備如何？」

侯良玉笑道：「當你指着彭山問魯山之前，你有沒有先通知我準備一下？」

「那個答不上不罰酒呀！」

「那是暗考，現在是明考，嚴格說來，你佔的便宜已經够大的了。」

司馬玉龍先將自己的酒杯斟滿，端在手裏，做好待喝的姿勢，然後抬頭笑道：「好了，來吧。」

侯良玉微微一笑，然後緩緩一字一字地道：「天——長——路——遠——魂——飛——苦——接下去！」

司馬玉龍眉目倏展，心想，這有何難？當下，寬心地放下酒杯，朗聲接吟道：夢魂不到關難，長相思，摧心肝。

侯良玉點點頭，笑喊了一聲好。

「侯兄，我們就以唐詩爲範輪流問難如何？」

「好極了，答不上的，一律罰一杯。」

司馬玉龍笑道：「我先來。」

侯良玉點頭道：「好！」

「古來聖賢皆寂寞。」

「惟有飲者留其名。」

司馬玉龍點點頭。

侯良玉笑道：「輪到我了吧？」

「當然。」

「背後何所見？」

「什麼？」

「背後何所見？」

司馬玉龍皺着眉頭唸下去道：「珠壓腰際可稱身。」

「輪到你啦，老弟。」

司馬玉龍胸脯一挺，昂然吟道：「一身轉戰三千里。」

「一劍會當百萬師。」

侯良玉續罷，立即吟道：「當君懷歸日。」

司馬玉龍搖搖頭，並不作答。

侯良玉催促道：「接下去呀！」

「接不下去。」

「那就快喝酒！」

「我又不是答不上，為什麼要喝酒？」

「憑什麼證明你答得上？」

司馬玉龍恨聲低唸道：「是妾斷腸時……不來了。」

「為什麼？」

「侯兄唸的，脂粉氣太濃，沒有意思。」

「你能說它們不是好詩句麼？」

司馬玉龍星目微轉，忽然計上心來，當下在心底暗笑一聲，朗聲吟道：「天意如是即如是。」

「什麼？」

「天意如是即如是。」

侯良玉臉色微變，立即低頭沉思起來。司馬玉龍嘴角噙笑，不住地催促着快接。半晌之後，侯良玉將自己面前一杯酒端起，默默地端起，仰脖一口喝乾。喝完酒，侯良玉抬臉皺眉道：「良玉自信對唐詩宋詞元曲都曾涉獵，為何獨對這句『天意如是即如是』一點印象沒有？」

司馬玉龍忍笑强裝正經地道：「唐詩成家者，何止千數，偶而遺忘一兩句，算得什麼？」

「此句源出何詩，老弟肯見教否？」

司馬玉龍哈哈大笑道：「你問我，我又問誰？哈哈……哈哈……我不是已經說得明明白白麼？……天意如是即如是！」

侯良玉先是一怔，旋即會過意來。他已明白上了對方大當，這下如何肯依？

只見他，一手按壺，朝司馬玉龍笑喝道：「怎麼樣？是自己領罰呢？還是由我動手用强？」

司馬玉龍知道這一關無法善了，只好雙手連搖，陪笑求饒道：「我自己來，我自己來。」

「自己喝，三杯。由我動手，五杯。兩條路，由你選。」

「天哪，這豈不是商鞅作法自斃？」

「差不多。」

司馬玉龍無可奈何地一氣乾了三杯。

就這樣，笑笑鬧鬧，初更方起，二人手中的三斤壺，均已消去一半。他們喝的，是上好陳年百花露，酒色微碧，入口芬芳，醺唾而溶，酒性遲緩而醇烈。因為第三進院落是特等客房，和前面遠遠隔絕，這時候，明月初升，花弄月影，冷暖宜人，正是，一二知己，把酒消夜的大好良宵。司馬玉龍的酒力雖然有限，但因為興緻好，他也並不覺得怎麼樣。

司馬玉龍和侯良玉兩人的人品，本就生得英俊異常，這時，三分酒意上臉，燭影搖紅，燈光下，越發顯出了二人的冠玉微沾酡紅，直似古畫中人。

司馬玉龍平均起來雖然比侯良玉多喝了兩杯酒，但因為侯良玉那一杯喝得太寃枉，這是他的傑作，他一想起來，就忍不住要笑。他雖為一代文武兼具的奇才，但仍保有一顆赤子之心，潔白無瑕，尤其是畧為有了一點酒意之後，心中更是坦蕩無物。……所以，他並沒有注意到侯良玉對他時時偷傳的諦視。

二更鼓響。

侯良玉含笑道：「弟弟，還來不來？」

「不來了，眞的不來了。」司馬玉龍搖了搖頭笑道：「假如侯兄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怎辦？」

「那麼，我們談談武林趣史如何？」

「好，好。」

侯良玉笑道：「從什麼地方說起？」

司馬玉龍道：「當然從我們本身啊。」

「我不叫侯良玉。」

「我也不叫伍衍。」

「且慢，」侯良玉突然正色阻止道：「關於姓名方面，我們暫且到此為止。」

「為什麼？」

「為了一個誓言。」

司馬玉龍訝道：「什麼，誓言？」

「是的。」侯良玉咬唇沉吟了一下道：「良玉曾經對自己許過愿心，除了本門本派的人，誰能見得了良玉的眞面目而又知道了良玉的眞姓名，就得永遠相處在一起。」

「須臾不離？」

「是的，須臾不離！」

「除了夫婦，多好的朋友也辦不到呀！」

「所以我不願意先將眞姓名說出來，就是這個緣故。」

「眞怪。」

（未完待續）